民國叢書

第二編

·68·

美學·藝術類

書學概論

陳康著

書學史

祝嘉著

上海書店

書學史

祝嘉著

于序

中國文字，雖不能確知其創造之時代與作者，然以今日所發見甲骨文字之美備言之，可知其來源必甚古遠。而卽以此時爲起始，迄今已有四千年之歷史。此四千年之中，由籀而篆，而隸，而草，而行楷，其書體之演變，以及各期各體作者之貢獻，豈可無一詳備縕管之記載，以著其進步之跡象，而爲世界文字史，與研究文字學研究文字之改革者之參考？而固不限於書法也。

世界文字，類皆起於象形而進爲標音，中國亦然。故六書以象形指事居前，而形聲次之。第中國文字至此期後，不復另製標音符號，周秦以降，保持不變，遂成爲半義半音之特異字體，而在國家政治文化落後之時，遂有歸咎於文字之不盡善者矣！

標音文字，優點甚多；然此半義半音之字體亦自有其半義半音之特長。以吾土地之廣，人民之衆，歷史之久，方言之殊，交通之限，而國家之統制，民族之結合，文化之傳播，所利賴之者良多。且歷史既久，載籍浩繁，習便爲安，而必欲廢棄漢字，改用標音，亦甚不

易！但吾人於此世界學業一日千里，時間競爭劇烈之際，亦何可因循苟安？對於楷書書寫之遲緩，略不注意。而吾國文字逐步演進之方法，以及列祖列宗過去所作語言文字與書法之啓示，更不可不爲深入之探討也。

近十年來，余所致力於書道者，則爲草書。意謂欲解除漢字楷體書寫之繁難，此固有茂密完美之組織，甚可負其『兼功並用』之使命，故提倡標準草書，且有專書印行。經此整理，益發現古人創作精神之偉大，技巧之練達；而此至足寶貴之遺產，可以立濟吾人之困窮者，不知接受，至可慨惜！因思各體書中，必皆有甚豐富之寶藏，以遺吾人，而有待於發現也。

今春王君德亮函示祝君嘉所著此書，閱之甚爲興奮；且欲請其於歷代之草書作家，再爲加詳，而竟未獲討論之機會，亦憾事也！

書學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詳，有志於書道者，手此一編，可免於搜檢之勞；而於文字改良，謀猶孔多之今日，尤爲需要。余亦深知整理文字之艱難者，故樂爲之敍。三十一年八月，于右任書於山洞。

自序

予家學之文昌，先君寶齋公，諱聲璞，性嗜書畫，每有所得，必張於四壁，暇則尋玩，每忘寢食；予少常侍左右，耳擩目染，因癖嗜焉。民國五年，予負笈羊城，游順德胡仁陔先生之門。先生固工書，善學魯公，參以何子貞翁松禪，而自成一家，絳帳春風，與之俱化。間亦喜購碑帖，展玩不倦；顧校課紛繁，苦無暇晷，雖慕古人，未之學也。已而去羊城，奔走衣食，幾廢筆硯。迨十七年春，浮海而南，遊南洋諸邦，端居無俚，偶讀包氏藝舟雙楫，康氏廣藝舟雙楫諸書；又見友人張叔仁日臨北碑，見獵心喜，自十九年冬，遂訪購古碑多種，每晨起必展玩臨摹焉。二十年夏，以先君多病，北歸。先君病中，見予日臨六期碑，甚喜；病亟，見予侍側，猶屢問『汝今日臨碑乎？』對曰：『未也，俟父愈，當日日臨也。』嗚呼！先君竟於雙十節晨不起。爾後雖小有成，安得其莞爾一笑邪？今棄小子適十年矣！十年來，予羈旅都門，遂有搜購金石文字，縱覽書學金石學諸書之志。乃見書學之示入門者，執筆既各有主張，姑置勿論！而運筆之法，多語焉不詳，初學者無從領悟；高論者、則又超

起玄箸，或窮年而不得其解。予既耽此，臨池而倦則觀書，觀書而倦復臨池，偶有所得，掇管記之，日積月累，遂有實其一得之愚，以就正於方家之意。二十四年春，而書學付梓。二十六年夏，而愚盦書話殺青。倭寇犯淞滬，予踉蹌出都，而鄂而湘、而桂而蜀，萬里萍踪，圖籍多失，猶攜古碑數百種自隨，悲憤愈深，而嗜之愈篤。今歲，始有意於書學史之作，而書籍闕如。陳思之書小史，厲鶚之玉臺書史，書家小傳也；書小史僅至五季而止，玉臺書史且限於閨閣。米芾書史、則書評也，一小帙耳，一鱗一爪，未足以盡書史之用。今人馬宗霍書林藻鑑，所列書家雖衆，然重在品評，所錄各家評語，有多至數十則者，蓋以符其藻鑑之名，非書史也。其有一二譯著，原出東手人，所見不廣，更不足道！予因檢簿錄，集史籍，得書學金石學及題跋等書數百種，心有所好，每亦忘倦；一鐙如豆，尙覺其明，每至漏夜，手不停揮，不數月而稿成，約得二十五萬言。依朝代爲序，首論是代書體之演變，法書之流傳，或詳考證，或加品評，稍抒己見；後列書家傳記，並舉其關於書學之著述，文短僅數千言者，則依史家通例，錄入本傳中；自謂於書學之微言精義，亦網羅且盡矣。予少生於窮鄉，長役於口腹，東西南北，見道已遲；惟天旣生予碌碌無所長，而獨賦予以此癖，愈窮而嗜之愈深，遇譏評則充耳若無所聞，予亦有類於狂者乎？何顚連困苦之不以爲意也？上繼吾

父之志，下縱一己之欲，可以使予忘於飢渴炎冷之相逼，豈非天下之一大快事也哉？是編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予惟求足以快吾意而已，他非所計也。有人焉，以爲不無可取，匡謬補遺，俾成完璧，則賢者之事也，予之幸也，非予之責也；有人焉，以爲不足觀，而以之覆醬瓿，當束薪，以免貽誤學者，則亦賢者之事也，予之幸也，非予之責也。螾笛蛙鼓，安知非其自鳴得意者乎？亦各適其性而已。是爲序。民國三十年雙十節、文昌祝嘉。

書學史

第一章 唐虞以前之書學（公元前二二〇六年以前）

史記封禪書載管仲對桓公之言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焉。」韓詩外傳亦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可見古代封禪，皆有文字刻石，故管仲孔子，得而考之。而七十二家，首爲無懷氏，據漢書古今人表，無懷氏尙在伏羲之後十餘君。而莊子胠篋篇所述十二君，雖無無懷氏，然伏羲卽至神農，則無懷氏應在伏羲之前。今姑無論其在前在後 不得而數者，旣云萬數，則當有在伏羲之前者。而伏羲畫八卦爲文字之始，及倉頡造字之說，當不足信。易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繫辭傳有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並不云屬於何人。荀子解蔽篇云：「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觀此，則所可信者，極其量不過倉頡曾有功於文字而已。凡偉大之事業，決不能無所依據而突然成

功，亦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藏事；不過有偉大之作者出，能集思廣益，因勢利導，加以刪定之而已。余於倉頡之造字，及史籀之作大篆，李斯之作小篆，程邈之作隸書，王次仲之作楷書，皆作如是觀。證之管仲孔子之說，則倉頡之前，必有文字，各以其意爲之，不謀而合，雖小異而大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觀埃及古代象形文字，若「日」「月」「山」「水」之類，幾與我國無異，況同國同種之人乎？此等象形文字，又幾與繪畫無異，此卽書畫同源之鐵證。故余意文字必非倉頡一人所造，倉頡刪定之，而歸於一，後世遂以造字之功歸之倉頡耳。倉頡於古文旣有刪定之功，以名歸之，亦無不可；然學者不能不知其源流也。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云：「文字之變流，皆因自然，非人造之也。」蓋亦有見乎此矣。

倉頡以前之文字，乃爲代結繩而作，尚無意求其佳妙，故此期純爲文字學之時代，而非書學之時代。然相傳神農見嘉禾八穗而作穗書，黃帝見景雲而作雲書，少昊作鸞鳳書，帝堯作龜書，頗有求美善之意　豈書學之嚆矢歟？鄭樵通志略載倉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倉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云云，事不足信，姑存疑可也。

第二章　三代之書學（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二五六年計一九五〇年）

第一節　夏朝之書學（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一七六六年計四四〇年）

夏禹時代，洪水之患已平，且承唐虞之澤，日臻文明，書學自當日昌。陳思書小史稱禹因九牧貢金，鑄鼎象物，故作鐘鼎書。象鐘鼎篆，此殆鐘鼎文之先河；然鼎已無存，書亦不可考矣。衡山岣嶁峯，有神禹碑，計七十八字，相傳爲夏禹所刻　雖韓退之劉禹錫有詩以詠其事，殊不足信；原碑無存，爲楊愼升菴摹釋，其字與大篆異，多不可識。馮雲鵬金石索尙有「出令聶子星紀齊春其尙乙巳」十二字，係摹自汝帖、絳帖，字近大篆，惟不知所出。楊愼金石古文亦載廬山紫霄峯石穴中，禹刻凡七十餘字，可辨者「鴻荒漾余乃攆」六字，餘不可識云云：此皆不足信，姑妄聽之耳。

第二節　商朝之書學（公元前一七六五年至一一二二年計六四四年）

商代書學，已甚發達，書法之可得而考者，首推甲骨文。甲骨文，清光緒二十五年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之殷墟，又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侯家莊發掘殷代陵墓，獲大龜七版，更為可貴。考古者競起研究，學書者爭相臨摹，而甲骨文學，幾代碑帖學之席矣。所可惜者，希世之寶，為外人捆載而去，且著有專書，我國學者尚多借鏡，亦可恥可憾之事也。自甲骨文之發現，於書學之收穫殊多，據中國藝術論叢董作賓殷人之書與契，及田野考古報告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二篇所載，從甲骨上字畫之刻漏處，發見其先書後刻，而刻字則先直後橫；從刻漏之畫，發見朱書與墨書，因得窺見三千年前之眞蹟，誠幸事也。董氏且證明書寫之工具為毛筆，甲骨文字大者如拇指，小者如蠅頭，非毛筆不能書，董氏之說，自屬可信。且日人編印之書道全集附有中國書道史，亦有銅器銘乃用毛筆寫而後刻之說：筆墨且流行於三千年之前。則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認為孔子之物，亦可信也。甲骨為殷代之卜辭，字先書而後刻，刻後又施朱墨，精心塗飾，使其色澤燦爛，則其力求美觀可知；不然，鐵筆一揮，即可琳琅滿目矣。董氏且將殷代書法分為五期：第一期、自般庚至武丁，約有百年，書法雄偉，其書家有韋、亘、㱿、永、賓；第二期、自祖庚至祖甲，約四十年，書法謹飭，其書家有旅、大、行、即；第三期、自廩辛至康丁，約

十四年，書法頹靡，此期書者，皆未署名；第四期、自武乙至文丁，約十七年，書法勁峭，其書家有狄；第五期、自帝乙至帝辛，約八十九年，書法嚴整，其書家有泳、黃。董氏見甲骨文多，故能言之如此。而甲骨文之書籍，出版日衆，自鐵雲藏龜以下，指不勝屈。容媛金石書錄目，民國二十五年出版，所收亦有四十五種，且印刷之術，後來居上。好書者，道若大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無煩縷述也。

商代鼎彝，以年代較遠，存於今者，當不及周代之多。宋薛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其書以紹興十四年刻，所收雖有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漢器四十二：共五百十一器；除夏器不可靠外，商器亦多爲周器。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所載商器七十七，周器九十。其餘張廷濟之淸儀閣集古款識，陳介祺之東武劉氏款識，錢坫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容庚之武英殿彝器圖錄等：所收亦寥寥無幾；況殷器未盡有銘，卽有銘，亦多僅一二字。楊愼金石古文，曾載商鼎銘云：『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秖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秖離其咎也。』三十五字。比干墓銅銘：『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靈，玆焉是寶』十六字，但不知有無實據。故欲硏究殷代之書學，仍以甲骨文爲康莊，而鐘鼎文輔之也。商周二代之器，最易混淆，鑑別名家，

亦每棘手，陳彬龢譯大村西崖著中國美術史云：『庚辛癸子孫舉木田中非等字，或爲當時帝王之名，或紀年代先後之序；更有立戈、橫戈、禾斧、矢車、兕龍、虎獸之形，及人之持戈戟旂刀干等之款識，殆爲商器之特徵。』又云：『銘文中之人名有祖乙小乙武乙天乙等字者，亦可斷爲商器。』然紹興內府古器評云：『世人但知十干爲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爲其家廟而作耶？』觀此，則遇有以十干名之器，又當審愼鑑定，勿孟浪認爲商器也。

商代書家，除甲骨文中所見之史官外，尙有務光。韋續墨藪云：『殷湯時仙人務光，作倒薤書，今薤葉篆是也。』事無可徵，姑附於此。

第三節　周朝之書學（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二五六年計八六六年）

周承商之文明，賢聖之君六七作，禮制大備，藝事之進步，自不待言。故周代鐘鼎之製作，較商代爲精，而銘文亦漸趨於繁，不若殷代之簡陋矣。鐘鼎之銘，或在其外，或在其

內，或在其緣，或在其底，原無一定之位置；而銘文之最長者，當推毛公鼎與散氏盤。毛公鼎文長四百九十七字，散氏盤文長三百五十七字，字多完好，誠書學之至寶也。惟周正權散氏盤銘楚風樓釋文，認散氏盤爲商代之物；然銘文之長，於周器中尙不多見，況求之殷代乎？且其書法雄偉無匹，恐非東周以後之器，豈西周之物歟？是盤，吳玉搢金石存名之爲乙卯鼎，以銘中有「辰在乙卯」之句也。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名之爲西宮槃，以文中「西宮」二字凡三見也。至散氏盤之名，則出於阮元也。金石古文錄齊侯鎛鐘銘，三百二十三字，齊侯鐘銘，三百零二字。黃公渚周秦金石文選評，錄盂鼎二百九十字，克鼎二百八十五字，彔公鐘二百五十九字等，亦不爲少。其餘如矢令彝、齊仲姜鎛、頌鼎、齊侯壺、師虎敦、召伯虎敦、虢季子白盤、宗周鐘等，在百字以上者，指不勝屈；百字以下者，則誠更僕難數也，是項彝器之記載，向有專書，如吳大澂之愙齋集古錄，鄒安之周金文存，王國維之國朝金文著錄表，鮑鼎之金文著錄表補遺，及郭沫若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等，所載特詳，可任披覽，茲不復贅。

周代書法之可考者，除鐘鼎外，尙有石刻。歐陽修集古錄載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山上。」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云刻石；趙明誠金石錄亦云「吉出癸巳」四字

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刻反類小篆，則以爲周穆王所刻，尚不足信。馮氏金石索，曾載此四字，筆畫殊遒勁也。延陵季子墓碑，字大數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世傳爲孔子所書，說見董逌廣川書跋，原碑無存，僅有翻刻。豐坊書訣曰：『先師孔子題季札墓曰：「烏乎有吳君子」，止六字，亦大篆，視石鼓差小。王深寧云：孔世譜魯哀公使宰我聘於越，越王勾踐問孔子，宰我具言其聖；是時夫子在陳，勾踐因使宰我聘之。夫子行至延陵，聞殺大夫種，遂題札墓而返乎夷儀。唐殷仲容，妄加「延陵之墓」四字，效漢人方篆，大徑尺，非孔子之舊也。』所載殊詳，不知何據。王應麟困學紀聞載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季札之墓，秦存展季之壟。』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安足信以爲眞？又比干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世以爲孔子書，載在金石索，字與分書無異，亦難置信；鄭杓衍極，謂孔子所書者，比干盤銘也。周代石刻最可寶者，當推石鼓文。自來學者，關於石鼓文時代之考證，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然認爲周代之物，當不大謬。茲略舉諸家之說，以見梗概。石鼓文，唐宋諸賢，皆以爲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歐陽修雖設三疑，然仍信昌黎之說，以爲非史籀不能作。乃金人馬定國，嘗考石鼓文字畫，以爲宇文周時物，顧亭林亦附和之；然此說最不可信，以唐賢去宇文周尚近，證據必多，未有不知者也。

此外鄭樵通志略，列入秦代，謂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定爲秦文公時物，馬敍倫石鼓文疏記亦然；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史記十二諸侯表，秦文公元年爲周平王六年，平王之上，爲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之上卽宣王，相距不過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作於秦襄公八年，襄公八年，平王元年也，相距更近。且先秦亦周世也，所異者，出於秦臣之筆，抑太史籀之筆耳。關於石鼓文之著錄，除上舉羅馬二氏外，尙有楊愼石鼓文音釋，陶滋石鼓文正譌，李中馥石鼓文考，劉凝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任兆麟石鼓文集釋，張燕昌石鼓文釋存，吳東發石鼓讀，許容石鼓文鈔，楊世春石鼓文鈔，莊述祖石鼓文然疑，馮承輝石鼓文音訓考正，周庠校補石鼓文音訓，趙烈文石鼓文纂釋，沈梧石鼓定本，尹彭壽石鼓文匯，吳廣霈石鼓文考證，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強開運石鼓釋文等十八種。阮元曾摹浙江天一閣所藏北宋本參以明初本，刻石置於杭州及揚州，可見石鼓文之爲學者之所重視矣。吾丘衍學古編云：『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蝸匾，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是也。』至於書體，當爲籀文。廣藝舟雙楫稱石鼓文如金鈿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石鼓旣爲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爲書家第一法則，以愚見書體已漸趨於工整，不若殷周鐘鼎文宕逸，氣韵亦不及鐘鼎文之雄偉；然李斯雖稱爲小篆之祖，亦難望其項背。主石刻之

盟壇者，舍此而誰。鼓數有十，其一已成沒字碑，尙有二鼓亦僅存數字，實則七鼓耳。石質極堅，亦非其他石刻之所可比擬，故尙有二三鼓，以今拓較之宋拓，不差一字，亦云奇矣。今拓所存，尙得字二百四十三，半泐者七十，漫漶者十八，碩果僅存，誠書學之瓌寶。然十鼓舊藏北平，國土淪亡，荊棘銅駝，何日得摩挱故物乎？不禁擱筆三歎也！秦詛楚文，計三百四十八字，雖筆勢稍弱，而神韵尙可追踪鐘鼎，當非僞物；據金石索所載，當作於惠王後元十三年，亦可寶也。文明漸啓，人事日繁，文字之用日廣，於是假借轉注，隨事物而增多；惟人事旣繁，字體勢不能不漸趨於簡，各以意省之，亦多不謀而合，遂小異而大同。至周宣王之世，太史籀專工文字之學，加以整理而删定之，著大篆十五篇，卽所謂「好書者衆矣，而獨傳者一也。」此若沈約之於聲韵學，聲韵非沈約所制作也。抑籀爲宣王太史，或出於宣王之命，書成以王令行之，有若康熙字典乎？張懷瓘書斷云：「大篆者、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施之無窮也。」認大篆爲史籀所作，相傳已久矣。此外周文王史史佚撰鳥書，又隨武王東觀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因作魚書，因騶虞作虎書，又作迴鸞篆；宋司馬作轉宿篆，象蓮花未開形；魯秋胡妻因浣蠶，作蟲書，亦曰蟲篆：文獻不足徵，姑妄聽之耳。

第三章　秦朝之書學（公元前二四六年至二〇七年計四十年）

秦代祚短，況承六國喪亂之餘，兼以摧殘文化，焚書坑儒，百藝之事，止有大興土木，潤色宮庭，書學自無人提倡之者；然天才學力，終不以生非其時而埋沒，李斯程邈實光燄萬丈，照耀壇坫者也。晚周諸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幷天下，李斯有同文之奏，乃罷其不與秦合者，然後書體乃定於一，其功亦不可泯也。秦書有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除李斯小篆與程邈隸書作於秦外，皆取之於古也。秦代高文典册，皆作小篆，若始皇詔版、二世詔書可見，而權斤及量則皆隸書，可知此時隸書，尙未登大雅之堂也。許愼說文自序曰：『斯作倉頡篇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觀此，則倉頡篇之作，亦同於沈約之四聲韵譜，加以整理之成一專書而已。小篆，非李斯一人之力之所能作也。

李斯，上蔡人，相秦始皇滅六國，後爲趙高所構陷，腰斬咸陽市。精大篆，爲小篆書之祖。見於金石索寰宇訪碑錄等書者，有始皇玉璽，然幾經摹刻，魯魚亥豕，相去已遠。繹山

碑亦經徐鉉摹刻，已非故物。之罘、碣石、瑯琊臺、會稽等刻石亦然。其原刻惟秦山石刻可信，明末尚存二十九字，今僅存十字，而完好者惟八字矣。寶刻類編所載尚有始王朐山碑、祀巫咸久湫文，金石索所載尚有淳化帖刻十八字，絳帖刻四十二字。漢書藝文志謂：李斯、趙高、胡毋敬作秦篆，文字多取史籀篇。又云『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章續墨藪載李斯用筆法曰：『夫書功之微妙，與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上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則删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裹結，終藉筆力輕健。蒙恬造筆經，猶用簡略，斯更修改，望益於世矣。夫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鷹望鵰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遊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見矣。斯善書，自趙高以下，咸見伏焉。』斯書秦皇紀功石云：『吾死後九百四十二年間，當有一人替吾蹟焉。』

趙高，官車府令。張懷瓘書斷稱其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書，書法已無可考矣。

程邈，字元岑，下邽人。書斷云：『程邈隸書之祖也。相傳邈善大篆，初爲縣之獄吏，得罪始皇，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員之筆法，成隸書三千字；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其書便於官獄隸人佐書，故曰隸書。』然此亦不過編纂之功，隸書非程邈所作，如

上之論倉頡、李斯同。前人已有隸書起於周代之說，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棺，惟三字是古文，餘皆隸書可信，非好立異也。

第四章　漢朝之書學（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一九年計四二五年）

書至漢代，體已屢變，計有七種，吾丘衍學古編字源辯字云：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倉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即今偏旁是也。畫文象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以銛利鈎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云。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末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書，即得之矣。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爲挑法，與秦隸同名，而實異寫法。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

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末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便可考其先後耳。」漢代享祚既長，學術百藝，亦大有進步，以書學言，承前代之遺規，各體皆備於斯，有承先啓後之功，誠書學之黃金時代也。何以言之？小篆草創於秦，不久而滅亡，漢代倘重視之，每用以書碑額及甎瓦可見也。隸書在秦代僅用於權斤量及徒隸之事，至漢習之者多，遂爲通用之體，高文典册，無不用之矣。故後人稱小篆爲秦分，隸書爲漢分，蓋有故也。至於楷法行草，亦創於漢代，四體書勢云：『王次仲始作楷法。』宣和書譜云：『自隸法掃地，而眞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者之間者，行書有焉，漢末劉德昇實爲此體。』觀此，則各體之書，皆備於漢，後世無以復加，守轍循塗而已，余故曰，漢代爲書學之黃金時代也。古人云：「物極必反」，師弟相承，則日趨退化，無足怪也。文以漢爲高，後世未有能勝漢者，以其學漢也；詩以唐爲高，後世未有能勝唐者，以其學唐也；詞以宋爲高，後世未有能勝宋者，以其學宋也；曲以元爲高，後世未有能勝元者，以其學元也。故事已至於至善，非大變無以爭勝，書學何獨不然？周之大篆，秦之小篆，漢之隸，晉之行草，宋齊梁陳隋之楷法，已臻極軌，不能再進，後人從而師之，且轉相師，又何怪乎江河之日下也？讀史以資鑑戒，余以爲研究書學之史亦然，學者當取法乎上，勿隨流俗

轉移也。

自漢以降，年代距今漸近，豐碑摩崖，字小者大亦逾寸，且字之完好者尚多，書學有此，不患無師，翁方綱兩漢金石記載之詳矣。此外甎瓦之存者亦多，甎瓦之有字，始於秦，盛於漢。秦有十二字瓦、衞字瓦、羽陽宮瓦，書皆小篆。漢代亦然，因勢盤屈，書尤奇特可喜，如「長生無極、與天無極、長生未央、千秋萬歲、長無相忘、延年益壽、億年無疆」等，皆爲易見之物，俱無年月可考，然要之皆兩漢物也。最可貴者，爲是代之竹木簡，於光緒年間發現於西北各地，爲英人所得，攜歸英倫，法人沙畹爲之考釋，羅振玉復向沙氏索得影片編印，名曰流沙墜簡，皆漢人之墨蹟，以視碑刻，相去又何如也？

第一節　西漢之書學（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七年計二一四年）

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秦代挾書之禁，至惠帝而始除；故文化之發展，自讓東漢，而書學亦不能與東漢比盛。西漢石刻之存於今者，尚有魯孝王刻石，僅有「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及趙廿二年羣臣上壽刻石。又金石索載阮元於揚州甘泉山惠照寺亂石中得三石：其一漫滅無字，其一有「中殿第廿」四字，其一有「第百卅」三字，認爲

西漢之物，可謂碩果僅存者矣。此外陶宗儀古刻叢鈔，著刻漢建平郫縣石刻，字闊六七寸，計二十九字，金石索亦認為西漢之物，然原石不可得而見矣。西漢石刻，寥寥如此，無怪歐陽修集古錄之不載。而趙明誠金石錄，亦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一闕，葉昌熾語石且云，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年，尚未能信以為真也，宋尤袤硯北雜記云：「西漢石刻文，自昔好古之士，固嘗博採，竟不之見，聞自新莽惡稱漢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礱之，仍嚴其禁，」不然，何西漢石刻之鮮也？

西漢金文，馬宗霍書林藻鑑所舉，有齊安鑪銘、孝成鼎銘、元延銷銘，皆與秦權量同意。承安宮鼎銘、建昭雁足鐙款、杜陵壺銘，尤廉悍近楷。此外刀劍鏡鑑，亦常有銘，書多小篆，見於陶宏景之刀劍錄，徐元潤之銅仙錄。余以為金文至漢已還衰竭之勢，不足多述，故漢代書學，當以石刻為代表也。西漢之末，王莽居攝之年，尚有二石，皆小篆書，漢代之書，雖以隸為貴，然亦可取也。其一為上谷府卿墳壇，文曰：「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十三字，其一為況基卿墳壇，文曰：「況其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十二字，——況基，即祝其也。

新莽篡漢，國號曰新，十有四年而亡，書學無足紀者。莽當居攝之年，即損益八體為六

體：曰古文、曰奇字、曰篆字、曰左書、曰繆篆、曰鳥蟲書，名雖異而實同。石刻傳於今者，雖有萊子侯刻石，計三十五字，然體勢殊薄弱，且乏醇古之氣，與河平三年刻之麃孝禹碑，同爲贋鼎也。古泉學者，多稱莽爲我國第一鑄錢手，則新莽之書學，將於泉幣中求之乎？

西漢能書者，據史籍所載，亦有武帝、元帝、蕭何、司馬相如等，而以蕭何爲尤顯焉。

武帝，姓劉，名徹。陳思書小史云：『靈芝產於宮房，旣作芝房之歌，因述靈芝之書焉。』

元帝，名奭。漢書本傳，稱其多才藝，善史書。

孝成許皇后，漢書外戚傳稱后聰慧，善史書。

蕭何，沛人，官丞相，封酇侯。書小史云：『何善篆隸，作未央宮，制度弘壯，覃思三月，以題蒼龍白虎二闕，觀者如流。何便禿筆書，時謂之蕭籀。』馬宗霍書林紀事云：『何善筆理，嘗與張子房陳隱等論用筆之道。』書法正傳載其筆法云：『漢相國何，善篆籀，其論筆道云：「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正在腕前，文武貴在筆下，出沒須有起伏，開闔藉乎陰陽。每欲書字，喻若安營下寨，穩思審之，方可用筆。筆者心也，墨者意也，書者容

孔安國、魯人。尚書序稱其定孔子舊宅壁中所藏科斗文字之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李陵、字少卿，隴西人。宋史高昌國傳云其曾於馬騣山望鄉嶺上石龕題字。楊愼墨池璅錄稱其入神品。

張安世、字子孺，杜陵人。漢書本傳載其以善書爲給事尚書。

張彭祖、安世之子。章續九品書人論列其行草書於品上下。

史游，元帝時官至黃門令，作急就章。張懷瓘書斷稱其爲章草之作者。僧夢英稱其翦刀篆，已造其極。

王尊、字子贛，涿郡人，官至東郡太守。漢書本傳稱其能史書。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時爲河南太守。漢書本傳稱其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爲榮。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精筆札，漢書游俠傳云：『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書小史稱其博學，多識奇字。平帝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記字於未央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倉頡訓纂篇三十四章，以續倉頡重複之字。

馮嫽、楚主侍者。漢書西域傳稱其能史書。

第二節　東漢之書學（公元二五年至二一九年計一九五年）

光武中興，武功既盛，文事亦隆，書家輩出，百世宗仰，摩崖豐碑，幾遍天下，字大常一二寸，且多完好，有志者，俯拾皆珠玉矣。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所載，及酈道元水經注所引，皆達百餘種。朱傑勤秦漢美術史所載一百七十餘種，可謂至富；然多不署名，故無從考作者爲誰，書體多爲隸書，而小篆亦廁席其間焉。東漢石刻，最著者，當首推熹平石經。後漢書儒林傳：『熹平四年，迺詔諸儒生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後世多認爲蔡邕作，董逌廣川書䟦云：『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所載各經殘碑，尚有千七百餘字，原刻今無可考。朱竹垞經義考以蔡邕所書爲一字石經，差爲可信；然存於今者，亦寥寥無幾矣。摹爲圖者，當以金石索所載爲最多，不下五十種，雖縮而小之，不足臨摹，而典型尙在，開卷瞭然，誠有功於書學者也。孝山堂郭巨石室畫像、殆爲西漢石刻，然題字曰：「安吉平原隰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云云，書爲隸體，雄健疏宕，氣韻尚古。永建

爲順帝年號，書東漢時所刻也。尊楗閣道碑、刻於建武，——建武爲光武年號，東漢初年所刻也。漢中太守鄐君開通褒斜谷道碑、刻於永平六年，筆如龍蛇，畫細而氣厚，結體尤爲奇古，與魯孝王刻石俱爲分書，隸之古者也。中嶽泰室神道石闕銘、隸書篆額，元初五年刻。中嶽少室神道石闕銘、文額俱篆書。少室東闕題名、隸書，無年月。開母廟石闕銘、篆書，延光二年刻，字逾二百，漢人篆書之最著者也。堂谿典嵩高請雨銘、隸書，熹平四年刻。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永和二年刻。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隸書篆額，漢安二年八月刻。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隸書，建和二年十一月刻，瓌偉宕逸，漢碑之翹楚也。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卒史碑、隸書，永興元年六月刻。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隸書，永壽二年刻，畫細不見其薄，畫肥不覺其腫，參錯其間，氣象千萬，誠奇觀也。泰山都尉孔宙碑、隸書，篆額，延平七年七月刻，畫如常山之蛇，綿延迤邐，獨往獨來者也。孔謙碑、隸書，永興間刻。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隸書，建寧二年三月刻，此碑合前後二碑，幾及千字，氣象和穆，亦可寶也。漢淳于長夏承碑、隸書，篆額，建寧三年六月刻，雄偉無敵，精彩飛動，亦別開生面者也。李翕黽池五瑞圖石刻、隸書，此刻以圖爲主，故字數極少，無年月。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隸書，篆額「惠安西表」四字，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刻。李翕析里橋郙閣

頌、隸書，建寧五年二月十八日刻。成陽靈臺碑、隸書，建寧五年五月刻。同隸校尉楊淮表紀、隸書，熹平二年二月刻，疏宕若石門銘，已近楷書矣。司隸校尉魯峻碑、隸書，熹平二年四月刻。西嶽華山碑、隸書，篆額、延熹八年四月刻，原石已佚。衞尉卿衡方碑、隸書，隸額，建寧元年九年刻。玄儒先生婁壽碑、隸書，篆額，熹平三起正月刻，原石已佚。白石神君碑、隸書，篆額，光和元年刻、武氏祠石闕題字、隸書，建和元年三月刻。武梁祠畫像題字、隸書，建和元年三月刻；武梁祠畫像題字以畫為主，故畫雖多，而字仍少也。蕩陽令張遷碑、隸書，篆額，中平三年二月刻。小黃門譙敏碑、隸書，篆額，中平四年七月刻。山陽麟鳳碑、隸書。漢安仙集題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會仙友』十二字。漢永壽石門殘刻、隸書。聞熹長韓仁銘、隸書，篆額，熹平四年十一月刻。竹邑侯相張壽殘碑、隸書，洪适隸釋所載，尚有隸額。漢永初殘石，即安陽四種，正直雄偉，子游秀韵，劉君元孫亦具深趣，以石有六，故亦稱安陽六種，皆隸書。州輔殘碑、「定册帷幕有安社稷之勳」十字，隸書，原石已佚。石獸膊題字「天祿辟邪」四字，小篆。竹葉陽碑、隸書。魯相謁孔廟殘碑、隸書。漢高祖大風歌、曹喜懸針篆，書法奇古。金石索所不載者，尚有郎中鄭固碑、隸書，延熹元年四月刻。漢祀三公山碑、書在篆分之間，元初四年刻。三公山神碑書、隸，年月殘缺。三

公山碑、隸書，光和四年四月刻，亦屬佳妙。至蜀中沈君闕、馮君闕，幾與眞書無異，書勢細長，若長江之水，萬里浩蕩，亦奇作也。

小篆稱秦分，隸書亦稱漢分，歐陽修集古錄以八分爲隸，後人遂分亦稱隸，隸亦稱分，分與隸遂混爲一，不能別而爲二矣。或謂分由隸出，或謂隸從分變，莫衷一是。張懷瓘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則分先於隸矣。包世臣曰：『中郎變隸作八分，』則隸先於分矣。康有爲曰：『秦篆變石鼓體而得其八分；西漢人變秦篆長體爲扁體，亦得秦之八分；東漢又變西漢而增挑法，且極扁，又得西漢八分；正書變東漢隸體而爲方形圓筆，又得東漢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稱，則八分原非專名也。今人以之稱隸，已成專名，則此分書當在篆隸之間，西漢之體也。東漢變西漢而增挑法，遂爲隸書。總之：篆隸之名，當時無此稱，書體既異，後人名之以別之耳。故康有爲又云：『古者書但曰文，不止無篆隸之名，卽籀名亦不見稱於西漢也。』

草書初創於漢，其時已有非之者，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後漢趙壹非草書曰：『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祕

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邪，人無其釁，奸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思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擡扶柱桎，詰屈犮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爲楷，私相取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速，今反難而遲，失旨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以相若耶？若西施心病捧胸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

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書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曆，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幽深，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道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乎？』趙壹所論，固屬偏激；然狂草之難曉，實等古籀。以書法論，可謂能鎔籀篆隸楷於一鑪，而自出機杼者也。用於今之世，可與甲骨鐘鼎，異曲同工，分主壇坫之盟。若求簡捷，而便於用，則舍行何求？故行書者，當創於草書之後，鑒於草之捷而不便也。

漢碑書者，多不署名，其可考者：武班碑爲紀伯允書，郙閣頌爲仇紼書，衡方碑爲朱登書，樊敏碑爲劉懆書。漢末之碑，常附會爲蔡邕書，多不可信。然書家輩出，史籍班班可考焉。

光武帝、名秀，長沙定王發之後。蔡希綜法書論云：『其手賜萬國者，皆一札十行，細

書成文。』

章帝、名炟，光武帝之孫，明帝之子，後世稱爲章草之作者。劉熙載書槪云：『章草未指章帝，前人論之詳矣。世誤以爲章帝，由見閣帖有漢章帝書也。或謂章帝時，杜度善草，帝貴其迹，詔上章表令作草體，時號「章草」。』

安帝、名祜，章帝之孫。後漢書本紀稱帝十歲好學史書，和帝嘗稱之。

靈帝、名宏，後漢書蔡邕傳云：『帝好學善書，自作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尺牘辭賦及工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

章德竇皇后，後漢書本紀稱后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

和帝陰皇后，後漢書本紀稱后少聰慧，善書藝。

和熹鄧皇后，後漢書本紀稱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家人號曰諸生。是時萬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順烈梁皇后，後漢書本紀稱后少好史書，常以列女圖置於左右，以爲鑒戒。

左姬、字小娥，安帝生母也。後漢書淸河孝王傳稱其善史書，喜詞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淸河第。

北海敬王睦、敬王興之子，光武兄伯升之孫。後漢書宗室傳稱其少善史書，當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章。

樂成靖王黨、明帝子。後漢書孝明八王傳云：『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

杜度、字伯度，或云原名操，避魏武帝諱改名度；或云章帝時京兆杜陵人。衞恆四體書勢稱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草書，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陳思書小史稱其工篆隸，明帝建初中爲祕書郎，善懸針垂露之法，後世則之。河洛遺語云：『小篆爲質，垂露爲紀。題署五經，印其三史。以爲楷則，傳芳千祀。』

王次仲、或云秦時人，或秦時亦有王次仲其人。序仙記稱次仲變倉頡書爲今隸。四體書勢稱次仲始作楷法，今隸，卽楷法也。

師宜官、南陽人。四體書勢云：『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自矜其能。』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鄭杓衍極稱伯英聖於一筆草。以有道徵，不至。善隸行草，又妙於作筆，見蔡邕筆勢，遂作筆心五篇。其草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氣派通達，行首之字，

往往繼其前行。家之衣帛，書而後染；臨池學書，水爲之黑。韋續九品書人論，列其草書於品上上。宣和書譜尚載其草書冠軍帖，章草消息帖。後漢書張奐傳云：『芝及弟昶並善草書，至今稱之。』

張昶，字文舒，伯英之季弟，爲黃門侍郎。四體書勢稱文舒書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侯。書小史稱其博學好著述，能書，工書。四體書勢云：『邕善篆，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後漢書邕本傳載：熹平四年，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學晚儒，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張懷瓘書斷論飛白書云：『案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徑丈，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其由。』按：漢靈帝熹平中，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眇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

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豔飄蕩之極，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其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其爲狀也，輪囷蕭索，則虞頌以嘉氣非雲；離會飄流，則曹風以麻衣似雪，蓋能窮其神妙也。衛恆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蕭灑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馮武書法正傳載蔡邕書說曰：「蔡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焉，寫李斯並史籀等用筆勢，喈得之，不飡三日，唯大叫歡喜，若對千人，喈因學之，三年，便妙得其理，用筆頗異當代，善書者咸異焉。喈自書石經於太學，觀者如市。」於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先散懷抱，任意姿情，然後書之；若縮閒務，雖中山兎豪，不能佳也。先默坐靜思，隨意取擬，言不出口，心不再思，沈密神彩，若對人君，則無不善矣。字體形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春夏秋冬，若鳥啄形，若蟲蝕木，若利戈刃，若強弓矢，若水火，若樹雲，若日月，縱橫有象，可謂書矣。」又載蔡邕石室神授筆勢云：「邕嘗居一室，不寐，恍然見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邕女琰，字文姬，述其說曰：「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

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矣。」『書斷注載其大篆贊云：『體有大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隤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摛華豔之紈素，爲六藝之範先也。』又隸書勢曰：『鳥跡之變，乃爲佐隸，蠲彼繁文，崇玆簡易。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以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書法正傳云：『其造行書，鍾繇師之，所謂行押書也。』書斷云：『行書者，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又云：『德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豐贍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書小史載其有雅材，尤工古文。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無已，歎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衞恆長於古學，方造林，未見，則黯然而伏。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宏曰：『常以斯道將絕於此，何意東海衞君，復能傳之，是學不

墜於地矣。」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彪之子，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之西漢書。書小史稱其九歲能屬文，好古，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邊境稱爲名將。書小史稱其善章草書，班固稱之曰：「因得伯張書藁，筆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者也。」

蘇班、平陵人。書小史稱其五歲能書，爲伯張稱歎。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閤祭酒。書小史稱其尤善小篆，規模李斯，甚得其妙。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至濟北相。書小史稱其善小篆，章草始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著有草書勢。書斷注載其言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迹，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周旋齊迫。兼功幷用，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

不離。奮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崔實、字子眞，瑗之子。書斷稱其草有父風，張茂先甚稱之。

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羽林監。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著聞三輔。張伯英與同郡太僕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賜亦杜陵人，時稱工書。

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官至敦煌太守。書小史云其與羅暉並以能草書，見重關西，矜巧自與，衆頗惑之。與張伯英素相友善。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書小史稱其特工八分，擅名漢末。又精作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留侯之後。後漢書本傳，稱超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書斷云：『超工章草，擅名一時，字勢甚峻，吳人以皇象方之。』

孫敬、字文寶。書小史稱其家貧好學，少時嘗晝地爲書，遂工篆隸；家貧傭書，後有金帛，洛陽咸稱善書而得富者也。

仇靖、字漢德，下辨人。洪适隸續云：『西狹頌題名，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遺詞，皆斯人也。』

仇紼、字子長，下辨人。歐陽渠集古錄目云：『郙閣頌漢仇紼隸書。』顧藹吉隸辨云：『郙閣頌後刻年月及書撰姓名，其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紼，豈作碑錄時，其三字猶未闕耶？』廣藝舟雙楫云：『郙閣古茂雄深，得秦相筆意。』

朱登、字仲條，樂陵人。隸釋云：『衡方碑末，有小字門生朱登題名。』書槩云：『漢碑嚴密如衡方，隸之盛也。』

紀伯允，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云：『隸釋載武班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

唐綜、魯人。書小史云：『當漢魏之交，夢蛇繞身，寤而狀之，而爲蛇書。』

王綺，九品書人論，列其正隸草於品上上。

皇甫規妻，後漢書列女傳云：『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書斷稱規妻馬夫人有才學，工隸書。九品書人論，列其行隸於品中中。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後漢書列女傳云：『曹操欲使吏就夫人寫書，文姬曰：「男女有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

第五章　三國之書學（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六四年計四五年）

三國鼎立，不過四十餘年，戎馬倉皇，實無心於藝事；然書法則承漢末洪流，大家輩出。三國之中，魏爲最盛，吳次之，蜀斯下矣。葉昌熾語石云：三國魏碑，有受禪表、上尊號、孔羨、范式、王基、曹眞及李苞閣道而七。孔羨碑、黃初元年立，張稚圭掘圖經以爲梁鵠書。受禪、奏進二碑，亦相傳爲鵠書，或云鍾元常筆。按：勸進諸臣中有臣繇名，則以爲太傅書者近之。吳皇象天璽紀功碑已亡，葛祚僅存碑額。禹陵窆石、樂史云：赤烏中刻，然無年月；惟禪國山及九眞太守谷朗碑尚完好可信耳。蜀無片石，侍中楊公闕、錢竹汀宮詹定爲褚千峯僞作；近出之章武石琴題字更依託不足信；吳蕭二將祠堂記亦僞。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摹刻尚有八百一十九字。細玩三國之碑，黃初之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則純爲隸書，雖力追東漢，然雄厚之氣漸泯矣。吳天璽碑、以方筆作篆，勢險韵厚，瓌偉無匹，自成壁壘，曹魏諸碑，當爲却步，惜纖武不易耳。是碑分三段，亦名三段碑，原置江寧城南孔廟尊經閣，嘉慶十年毀於火。原拓已值數百金，翻刻者多，以北平黃泥牆刻爲最精，稱黃

泥本，以拓數紙卽毀，故亦不易得也。谷朗幾與眞書無異。若葛祚碑額，則純爲眞書，眞書石刻，當以此爲最古者矣。觀此，吳固未嘗無人，惟蜀則無聞焉。魏碑於語石所舉七種之外，尙有郃陽殘碑，膠東令王君廟門碑，黃初瓦。吳於碑外，亦有太平甎、永安甎、寶鼎甎，皆甚名貴，此皆見於寰宇訪碑錄者也。

三國書家，皆生於漢末，實東漢人也。雖去古漸遠，失其雄厚之勢；然天才學力，實足以繼往開來。名論讜言，亦書學之金科玉律，故敍其人，兼述其言焉。

魏

太祖武皇帝、姓曹名操，字孟德。庾肩吾書品稱其筆墨雄贍。書斷稱其雄逸絕倫。今陝西褒城十三種中，尙有「袞雪」二字，字大逾尺，下署魏王二字，相傳爲曹操書，雄贍飛逸之譽，信不誣矣。

文帝、名丕，字子桓，武帝之長子。書斷稱其善飛白書，時於宮中戲爲之。

高貴鄉公、名髦，字彥士，文帝之孫。陳思書小史稱其少學夙成，工草隸。

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之弟。宣和書譜稱其胸中磊落，發於筆墨，此章草書鶡雀賦，

今爲御府所藏。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舉孝廉爲郎。衞恆四體書勢云：『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魏武以爲勝宜官。』洪适隸釋云：『魏隸可珍者四碑，鵠修孔廟碑爲之冠。羊欣云：安定梁鵠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出鵠手。』

邯鄲淳、字子淑，潁川昆陽人，官至給事中。書小史稱其志行清潔，才學通敏，書則八體悉工，師於曹喜，尤稽古文大篆八分隸書。自杜林衞宏以來，古文泯絕，由淳復著，太祖甚敬異之。正始中書古文篆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定。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又云：『淳篆書師曹喜，略究其妙。蔡邕善篆，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

衞覬、字伯儒，諡敬，河東安邑人，官至侍中。書小史稱其工古文篆隸，草體傷瘦，筆迹妙絕。四體書勢云：『魏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嘗寫淳古文尚書，還以示淳，淳不能別。』廣藝舟雙楫云：『敬侯受禪表，鴟視虎顧，雄偉冠時。』聞人衞敬侯碑陰云：『魏羣臣上尊號奏，鍾元常書；魏受禪表，衞覬金針八分書。』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杜人，舉孝廉爲郎，歷官侍中尚書僕射，封東亭武侯；魏國初建，遷相；明帝卽位，遷太傅。書小史稱其善書，師曹喜劉德昇蔡邕。書斷云：其眞書絕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於人心，未足多也。元常之帖傳於今者，尙有數種：一、賀捷表，宣和書譜云：『楷法，今之正書也，鍾繇賀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一、宣示表，王僧虔書錄云：太傅宣示墨迹，爲丞相始與寶愛，喪亂狼狽，猶以此表置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愛，納諸棺中，遂不傳。所傳者乃右軍臨本，梁武帝所謂勢巧形密，勝於自運者也。一、薦季直表，馮武書法正傳載鍾繇薦季直表，至元甲子分湖陸行直字季道，以厚貲購得於方外友，旋失去二十六年，至正九年又得之，高古純朴，超妙入神，上有河東薛紹彭印。黃初至今二百餘年，方見於世，從前鑒賞家並未齒及，神物顯晦，蓋有候也。先朝又歸沈石田家，或疑爲唐人書，然書法非元常不能也。一、丙舍帖，書法正傳云：『原跡無存，張彥遠謂右軍暮年臨此，筆法彌老，亦僅有臨本矣。』書法正傳載其用筆法云：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魏太祖等議用筆，於韋誕坐中見蔡邕筆法，自搥胸盡靑，因嘔血，魏

太祖以五靈丹活之。苦求邕法，誕不與；及誕死，繇使人發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於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臨死，乃囊中取出以授其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然最妙八分也。點如山頹，滴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蔚者矣。

鍾會、字士季，繇之子，魏末爲鎮西將軍。書品云：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眞草皆成。梁武帝云：『鍾會書有十二意，意外奇妙。』竇臮述書賦曰：『觀士季之軌轍，審鍾家之超越。將望古而偕能，與象賢而蹈拙。如後生之可畏，實氣蓋乎前哲。』

毛弘、字大雅，武陽人。書斷云：『弘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弘善古文隸書章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書小史云其能史書，眞行又妙。四體書勢云：『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昇，俱善行書，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楷模。』宣和書譜云：『鍾繇、胡昭行

書同出劉德昇之門；然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瘦勁，故昭卒於無聞，而繇獨以行書顯。」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官至侍中。書小史稱其服膺於張芝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明帝時凌雲臺初成，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誕甚危懼，乃誡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以御給筆墨，皆不任用，因奏云，「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綺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衞臻、字公振，陳留人。書斷云：「臻隸與章草，可亞王濛。」

張揖、字敬仲，清河人。書小史稱其工楷書，有名魏世，與韋仲將相善，亦其亞。揖嘗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有益者也。

劉廙、字嗣恭，安陽人，官至黃門侍郎。書小史稱其妙草書，文帝器之。

虞松、字叔茂，會稽人，官至中書令。述書賦云：「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媄。如空凝斷雲，水泛連鷺。」

宋翼，書小史云：鍾繇弟子也。翼常作書，平直相似，狀如算子，繇叱之；翼三年不敢

見繇，乃潛心改迹。翼初書惡，晉太康中有人于洛下破鍾繇墓，翼得筆勢論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官至尙書僕射。書斷云：『畿及子恕並善行草。』

王明山、太原人，凌之子。魏志王凌傳注云：『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

吳

大帝、姓孫名權，字仲謀，吳郡人。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南齊王僧虔嘗得大帝及景帝歸命侯法書，上之齊高帝。

後主皓，黃伯思東觀餘論云：『皓上晉武帝表章草書，字畫高古。』陶宗儀書史會要云：『皓善小篆飛白。』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書小史稱其工八分、篆、及章草。書斷云：『象草書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師杜度。右軍隸書，以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衆相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八分雖雄逸，力乃均于蔡邕，而婉冶不

逮，通議傷于多肉矣。集慶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天發神讖碑體兼篆籀，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繇諸書無論也。』廣藝舟雙楫云：『天發神讖碑，奇偉驚世。』宣和書譜云：『今御府所藏，有章草急就章一篇。』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爲孫權軍師。吳志本傳云：『昭善隸書。』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官至侍御史。吳志本傳云『紘善楷篆書，嘗與孔融書，自篆，融遺紘書曰：「前勞手草，多爲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張宏、字敬禮，吳郡人。書小史稱其篤學不仕，嘗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善篆隸，其于飛白絕妙當時，飄若遊雲，激若驚電，飛仙舞鶴之態，蓋有類焉。

蘇建，江寧府志云：『蘇建書吳後主紀功碑，非篆非隸，最爲奇古。』廣藝舟雙楫稱封禪國山碑、渾勁無倫。

賀劭、字興伯，吳興人，官至太子太傅。述書賦云『賀氏興伯，同時共體。瘠而不疏，逸而寡禮。等殊皇賀，品類兄弟。』

朱育、山陰人。會稽典錄云：『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沈友、字子正，吳人。張勃吳錄云：『衆言友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蜀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位至丞相。鄭杓衍極云：『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先主作三鼎，皆篆隸八分書，極其工妙。』書小史稱其篆隸八分，今法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陰陽」一字殊工。宣和書譜云：『亮善書，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今御府所藏，有草書遠涉帖。』

諸葛瞻、字思遠，亮之子。書小史稱其善書畫。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先主定江南，爲宜都太守；定益州，進車騎將軍。陳繼儒太平清話云：『飛不獨有八分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二十二字，銘殊佳，書未可信也。』楊愼丹鉛總錄云：『涪陵有張飛刁斗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環詩云：「人間刁斗見銀鈎。」』

譙周、字元南，巴西人。蜀志本傳稱其尤善書札。

劉敏，永州府志云：『敏善草書。』

第六章　晉朝之書學（公元二六五年至四一九年計一五五年）

晉代書學，接漢魏之光餘，名山之石刻如新，書家之墨蹟尤在，讜論名言，多親聞而目見，師承不遠，自易步武。況世好清談，浮雲富貴，百念旣空，自能專工藝事，脩然塵外，韻勝度高之譽，非無因也。然晉代沿魏之舊，亦禁立碑，故石刻殊少。晉雖亦有石經之刻，見顧炎武石經考，然已無存。孫夫人碑、太公呂望碑，乃其著者，蓋亦屈指可數矣。晉賢書法之傳於後世者，惟藉縑與紙；而書之體，則爲行與草。然縑紙之壽，不過千年，況頻經兵燹乎？雙鈎摹刻者，淳化閣帖，已有魯魚亥豕之譏，文字且謬，況書法乎？淳化爲閣帖之祖，而竟如此，況淳化以下乎？故晉人之書雖工，晉人之能書者雖衆，居今之世，欲研求晉代之書學，反不如東漢之易者，以碑刻不可多得也。近出之流沙墜簡中，除漢簡外，間亦見晉人眞蹟，誠幸事也！

第一節　西晉之書學（公元二六五年至三一六年計五二年）

晉初書家，以衞瓘索靖並稱，晉書稱其俱善草書，時人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又晉書荀勗傳載勗領祕書監，立書博士，置子弟教習，以鍾胡爲法，可見晉賢書學用功之深與倡導之勤也。以晉代書家之盛，惜有立碑之禁，石刻無多。而簡牘妍麗，片紙流傳，人爭寶之。墨蹟既不可得，棗木傳刻，失眞久矣。且西晉簡牘之傳於今者，亦不多覯，故以書學言，雖作無晉論可也。西晉碑之傳於今者，據寰宇訪碑錄所載：有潘宗伯等造橋題字、隸書，泰始六年五月刻，與魏刻盪寇將軍李苞開閣道碑相連，拓者常同拓之，蓋摩崖也。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隸書，泰始六年十二月刻。楊紹買冢地莂、行書，太康五年九月刻。太公呂望表、隸書，太康十年三月刻。郭巨石室泰山高全明題名、隸書，永康元年刻。郭巨石室庾其連題名、隸書，泰安二年刻。郭巨石室侯泰明題名、隸書，永興二年刻。永嘉殘刻、隸書，永嘉四年三月刻。寰宇訪碑錄所不載者，尚有南鄉太守鄭休碑、眞書，泰始六年刻，皆異寶也。此外尚有征東將軍軍司馬劉韜墓志、驃騎將軍韓府君神道碑，皆隸書，無年月，姑附於此。西晉甎文，傳於今者，尚有數種，若泰始甎文、太康甎文、元康甎文、虞天元甎文、湯猛甎文、永興甎文、永嘉甎文、陽武亭侯墓甎文、建興甎文，除湯猛爲篆書外，皆爲隸書，亦見寰宇訪碑錄。王云：索靖書毋丘興碑，或比中郎，

則不得而見之矣。帖雖歷經翻刻，面目全非，然慰情聊勝於無。今所傳者，尚有月儀帖、出師頌，索靖書也。平復帖，陸機書也。七賢帖，嵇康、王戎、山濤、阮籍、阮咸、劉伶、向秀竹林七賢所書也。書史云：「七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貞觀字印印入御府。」廣川書跋云：「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劉伶書尤怪詭。」如此者，雖宣和書譜尚有記載，蓋亦寥若晨星矣。

西晉承漢魏之流風遺俗，能書者衆，天才學力，不讓前賢，遂能繼武先哲，大啓風氣。東晉之盛，皆受其賜。所可述者，頗不乏人，紀其人兼錄其言，以爲學者法焉。

景帝、姓司馬名師，字子元，河內溫縣人。陳思書小史稱其善正書。

文帝、名昭。書小史稱其善正書。竇臮述書賦云：「挹子元之瓌蹟，高子上之雄神。質縟文備，才苞古眞。或寄詞達理，任道懷仁。或仰則鍾繇，平視衛鑠。如晴郊駉焉，維岳降神。」

武帝、名炎，字安世。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宣和書譜稱武帝喜作字，於草尤工，落筆雄健，挾英爽之氣，毅然爲一代祖，豈齷齪戲筆弄墨之末以取勝者？御府所藏有我師爲善、消息二草書帖。

武元楊后、名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晉書本傳稱后善書。

齊獻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張懷瓘書斷云：『獻王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述書賦云：『偉哉齊王！手蹟自親，翰墨之外，仁賢是優。重則突兀嵩華，輕則參差斗牛。』

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魏明帝時爲黃門侍郎；晉武帝卽位，官至太僕，乘輿上殿。書斷云：『曾工於藁草，甚有古質，乏於風味。』

荀勖、字公曾，潁川人，在魏爲大將軍掾，入晉位至尙書令。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勖多才藝，善書畫；鍾會常詐作勖書，勖書亦會之亞也。

楊肇、字季初，滎陽宛陵人，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潘岳楊使君誄稱其『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落紙如雲。』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官至中散大夫。書斷云：『叔夜善書，妙於草製，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如臨不測之淵，使人神淸；登萬仭之巖，自然意遠。』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官至步兵校尉。廣川書跋云：『昔於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

康書，皆入作者閫域。」

阮咸、字仲容，籍之姪，官至散騎侍郎。書小史稱其工行草書。

王戎、字濬仲，瑯琊臨沂人，官至侍中。書小史稱其善隸行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武帝時爲侍中司徒。述書賦云：『巨源正書，朴略仍餘。染翰忘筌，寄情得魚。若拔賢草澤，匿銳茅廬。』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官至建威參軍。九品書人論列其行草於品中上。書小史云：『伶善行草書。』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官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見七賢帖。

衛瓘、字伯玉，覬之子。晉書本傳：『瓘與索靖俱善草書。』書小史稱其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索靖得其肉。」伯玉採張芝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鴻鵠奮飛，飄飄乎清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爲艱。章草，入妙品。

衛恆、字巨山，瓘之子，官至太子黃門侍郎。書斷稱其祖述飛白，造散隸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瀟灑於隸書。又善章草，及草書。其古文過於父祖，體合風雅，調合絲桐，探異鈎深，悠然獨往。博採古今文字，得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恆常玩

之，作四體書勢；幷造散隸書。又稱：弟宣善篆及草，名亞父兄。弟延亦工書。子寶字叔寶，俱有書名。家風，四世不墜。墨藪載其四體書勢曰：『昔有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轉注者，以老爲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用篆書，燒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家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讚其美。媿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故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

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其文乃曜，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以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蓴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岡。蟲蚑蚑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所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宜觀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初分天下，丞相李斯乃損益之，罷其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曰下邳人程邈爲獄史，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甚善之，出爲御史大夫，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書也。自秦壞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校文字部，改

定古文，後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是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愼撰說文，用篆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有蔡邕，採斯喜之法，爲古今雜行；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倉頡循。聖作則，制述文。體有六，篆爲眞。行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擊，雁飛鳥振。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眇斜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而不可得見，指撝而不可勝言。研桑不能索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藝學之所先。嘉文德於弘懿，慍作書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概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書，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隸書。篆隸書，篆之捷也。上谷

王次仲始作楷法，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壁，顧觀者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而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懸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宜次仲法，然鵠之用筆，其書勢也。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而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皆學於劉德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世云。作隸書勢曰：「鳥跡之變，乃爲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勢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嶄若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言。研桑所不

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初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度稱善；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爲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珍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時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翰墨，惟作佐隸，舊定是删。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同於卒迫。兼功兼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規，圓不副矩，抑揚左右，兀若疏崎。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兎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黭點黕，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糺結，若杜伯揵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知遠而望之，摧然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所論

蓋分勢、篆勢、隸勢、草勢也。

索靖、字幼安，燉煌龍勒人，官至征西司馬。書小史云：爲漢張伯英之離孫，蓋其姊之孫也。鄭杓衍極云：「衞瓘自言，我得伯英筋，恆得伯英骨，靖得伯英肉。靖矜其書名，爲銀鈎蠆尾法。」書斷云：靖善章草及草書，出於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則過於衞瓘，然窮兵極勢，揚威耀武，觀其雄勇，欲陵於張，何但於衞？王隱云：靖草書絕世，學者如雲，是知趣者皆然，勸不用賞。時人云：精熟至極，索不及張；妙於作姿，張不及索。蕭子良云：其形甚異，又善八分，韋鍾之亞。毋丘興碑，是其餘跡。寶刻類編尙載有陳武王碑，亦其遺跡。書斷載其草書狀云：「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旣工，書契是爲。損之草隸，以崇簡易。草書之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思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著絕藝於紈素，垂百代之殊觀。」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仕魏，歷中書黃門侍郎，武帝受禪以佐命功，封鉅平郡公。書小史云其爲漢蔡邕外孫，博學能文，善書。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官至司空壯武公。書斷稱其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宣和書譜稱其作字尤工草書，不在模倣，其規矩氣度，似其人物。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官至司隸校尉。書斷稱其善於篆隸，皆入能品，見重時人。唐人評云：『傅玄書如項羽投戈，荊軻執戟。』

王允、字信之，官至衞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草隸。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累遷侍中河南尹。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呂忱、字伯雍，任城人，官至善陽王典祠令。書小史稱其善書，博識古今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表上之。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亦許愼之亞也。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書小史云：『杜度即其六世之祖也，祖畿，魏爲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並善行草書。預博學通敏，尙文帝妹，官至鎭南將軍，特進當陽侯。』書斷云『預祖畿父恕，並善行草，三世善草書，時人以衞瓘方之，稱杜預三世焉。』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書小史稱其家世儒學，少學鍾胡及彭琴，遂善隸書。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官至後將軍。書小史載其善行書，吳亡，與弟雲俱入洛。

陸雲、字士龍，官至大將軍司馬。書小史稱其善行草隸。

陸玩、字士瑤，吳郡人。宣和書譜云：『玩，機從弟，弱冠有美譽，喜翰墨，尤長於行草。時瑞星見，親書表賀，其筆力瘦硬，有鍾繇法，雅重而有典則。』

張越、字仲治，燉煌人，官至太子舍人，梁郡刺史。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官至齊王冏大司馬。書小史稱其善屬文，工草書。述書賦云：『季鷹有聲，古貌磅礴。雖無名驗，攀附張索。如凝陰斷雲，垂翅一鶚。』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累遷中書侍郎。書小史稱其博涉經傳，有俊才，善隸書，作隸書勢一篇行于世。書斷注載其言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

蔡克、字子尼，陳留考城人，官至成都王掾。書小史稱其工草書。述書賦云：『子尼簡約，片月孤峯。千歲之下，森森古容。』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官至太尉。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越石偉度，秕穢翰墨。如不伐樹而愛人，未問鼎而在德。』

劉輿、字慶孫，琨弟。晉書本傳，稱其善書記，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

王衍、字夷甫，戎從弟，官至元城令，累遷司徒，後爲石勒所害。宣和書譜云：『衍作

行草尤妙，初非經意，而灑然自得於規矩之外。」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拜太子舍人。書小史稱其工草隸書。

江瓊、字孟琚。北史江式傳：「瓊家世陳留，晉初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書小史稱其善蟲篆訓詁。

劉聰、字玄明，前趙主。書小史稱其好學，善屬文，工草隸。

劉曜、字永明，前趙主。書小史稱其善屬文，工草隸。

第二節 東晉之書學（公元三一七年至四一九年計一〇三年）

晉初書家，衛索並稱，皆號善草。瓘承庭訓，又採張芝之法；幼安則張芝之離孫，亦傳芝之法。故衛索之草，實同一源，雖各以筋肉見長，或以筆勝，或以法勝，初無二致。馬宗霍書林藻鑑云：王廙得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每寶玩之，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瓘則傳其子恆，恆從妹衛夫人，爲右軍師。而北史又稱崔悅與盧諶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故知衛索兩家，實南北所同之祖，劉熙載謂皆並籠南北者，可謂有見。自五胡之亂，晉室南遷，王謝郗庾四家，隨之渡江，書人輩出，南朝風流，千古美談。

既禁立碑，只傳簡牘，而紙壽不過千年，不堪歷劫，故流傳自少。唐太宗好逸少書，所獲晉帖獨多，宣和書譜所載御府之藏，已難與媲美矣。蘭亭一序，考證且有專書，若桑世昌蘭亭考十二卷、俞松蘭亭續考二卷、翁方綱蘇米齋蘭亭考八卷，連篇累牘，不厭求詳，其爲人間至寶可知。惟今所見者皆唐人臨本，已非右軍遺跡。阮元揅經室集云：其原本無鉤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龍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搨本耳。然歐之定武，褚之神龍，原刻亦不易見矣。淳化閣帖、雖稱爲諸帖之祖，然原刻既爲雙鈎上石，且經翻刻，魯魚亥豕，文義且乖，書法當不足道。王虛舟淳化祕閣法帖考正，論之詳矣。故學者居今之世，而欲追摹王謝，亦難矣哉！然靈光巋然，亦有二三墨蹟，可得而見焉。王羲之之快雪時晴帖，計有「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思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二十八字。奉橘帖，計有「平安脩載來十餘人，近集存想，明日當復悉，由同增慨！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遲復奉告。羲之中冷無賴，尋復白。羲之白：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六十六字，中有五字已不可辨。王獻之之中秋帖，計有「十二月割玉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三十二字。送梨帖、「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十二字。是等墨蹟，後人亦有疑其僞者，然張翼亂眞，右軍幾不能別，買王

得羊，當時已有牘鼎，不過流傳有緒，卽僞亦屬晉賢之佳作，可毋疑也。晉雖禁碑，然石刻間亦有之，西晉旣有郛休碑，東晉亦有保母志，王獻之書，興寧三年刻；枳楊府君碑、隆安三年刻；爨寶子碑、大亨四年刻，卽義熙元年刻；孝女曹娥碑、元嘉元年刻；侯君殘碑、永和己卯刻：書皆高古，不僅以稀爲貴也。寰宇訪碑錄所載尙有兪龍暐、大興、楊吉、太宰、咸和、義臺、永和、升平、杜氏、太元、義熙等十六甎文，皆隸書，亦可藉以考晉賢之書法也。此外前秦尙有廣武將軍碑及碑陰，鄧太尉祠碑、白石神君碑陰、主簿程疵家題名四種。廣武將軍分意甚深，端朴可喜，亦附於此。

東晉書家最盛，王謝郗庾四家，箕裘之傳，尤爲美談；君主后妃宗室之能書者，亦不乏人；而筆法之流傳，尤可紀焉。

元帝、名睿，字景文。竇臮述書賦云：『述能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豪翰英異。如發硎刃，虎駭鷃貽。懦夫喪精，劍客得志。』

明帝、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陳思書小史稱其幼而聰哲，有對日之奇雅，好文辭，善書畫。

成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述書賦云：『成帝則生知草意，穎悟通諳。光使畏

魄，靑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覩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

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母弟。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述書賦云：『康帝則幼少閑慢，迥出凡境。驅馬安車，不尙馳騁。』

哀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簡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書小史稱其工行草書。

孝武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述書賦云：『眞宰孝武，不規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

安僖王皇后、名神愛，瑯琊臨沂人，中書令獻之女也。張懷瓘書斷云：『后王獻之女，亦善書。』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元帝之子。書小史稱王善正書。述書賦云：『赳赳道叔，遠淳邈俗。全姓名而孰多，議風度而不足。元子憚其威武，吾徒遵其軌躅。』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道子雅博，縣密纖潤。露輕藏沉，假曲蹻峻。猶尺水之含衆象，小山之擬萬仞。』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官至丞相。書小史稱其少有風鑒，識量淸遠，善草隸，元

明二帝並工書者，推獎於茂弘。王僧虔云：「導書甚有楷法，師學鍾衞，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懷鍾尙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所愛，遂以入棺。」述書賦云：「業盛瑯琊，茂弘厥初。衆能之一，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芳後車。風稜載著，高致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戲魚。」

王恬、字敬豫，導之子，官至後將軍，會稽內史。書斷云：「恬工於草隸，當世難以爲比；尤長於臨效，率性而運，則復非工。」宣和書譜云：「恬善隸書，於草尤妙，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

王洽、字敬和，恬之弟，官至中書令。李嗣眞書後品云：「逸少謂領軍弟書不減吾，吾觀可有十紙，信佳作矣！體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書斷云：「洽書兼諸法，於草尤工，落簡揮豪，有郢匠成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

王劭、字敬倫，洽之弟，官至車騎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王薈、字敬文，劭之弟，官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王珣、字元琳，洽之子，官至給事黃門。宣和書譜云：「珣三世以能書稱，家範世學，

珣之草聖，亦有傳焉。』

王珉、字季琰，珣之弟，官至中書令。晉書本傳：珉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書斷云：『珉工隸及行草，時人謂之小王之亞也。自導至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衞二氏。』述書賦云：『繩繩宜爾，傑出季琰。露鋒芒而豁懷，傍禮樂而無檢。猶搏扶搖而坐致，超峻極而非險。』米芾書史云：『王珉眞草，有鍾張法。』書斷注載其行書狀云：「邈乎若嵩岱之峻極，燦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蔑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娩，縱橫流離。」

王廞、字伯輿，薈之子，官至司徒左長史。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溫溫伯輿，亦扇其風。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慢正，精彩冲融。已高天然，恨乏其功。如承奕葉之貴胄，備夙訓之神童。』

王敦、字處沖，導從父兄，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討平杜弢之亂，進大將

軍，拜侍中丞相：其後謀篡逆，明帝討之，病死。宣和書譜云：『敦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筆勢雄健。』

王邃，字處重，敦從弟。宣和書譜云：『邃作行書，有義獻法，婚事一帖尤爲人所知，流傳至今，布置婉媚，結構有法。』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官至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庾肩吾書品云：『王廙爲右軍之師。』書斷稱其工草隸飛白，祖述張衞遺法。過江在右軍之前。世將書與荀勖畫爲明帝師。其飛白志氣極古，垂鵬鶚之翅羽，類旌旗之卷舒，時人云：「王廙飛白，右軍之亞。」

王曠，導從弟，羲之之父也，官至淮南太守。書小史稱曠善行隸書。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曠與衞氏，世爲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衞夫人，以授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將軍會稽內史。書小史稱其少有美譽，善書，爲古今之冠。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峯造極？其所措意，皆自然萬象，無以加也。張懷瓘書議云：『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資自然，風神蓋代。然草書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員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眞行故也。』劉熙載書槩云：『羲之

之器量，見於郗公求壻之時，東牀坦腹，獨若不聞，宜其書之靜而多妙也。經綸見於規謝公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宜其書之實而求是也。然右軍之書以蘭亭爲至善，得唐若臣而名益顯，於是後人有蘭亭記、蘭亭考、蘭亭續考之作，而蘭亭一序遂如日月經天，千秋萬世，照耀壇坫矣。』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序。逸少雖精勤，然方在壯年，安得有如此佳作？恐爲五十三之誤。若魯一同右軍年譜云：四十七歲三月三日修禊於山陰之蘭亭，揮豪製序，於理可信。不然，右軍晚年，豈無得意之作，而尤寶之耶？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冑，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幷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禮，揮豪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珍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承良裘，

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所臨眞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俱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便於拜墓，因移此寺與右軍墳及右軍叔薈以下塋域於山陰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崇釋教，故榜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尙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眞亂本。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爲闇檻，以貯蘭亭，寶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眞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在辯才所，乃降勑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勑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廷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尙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

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衣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才遙見翼，乃問曰：「檀越何來？」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意投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堈面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餘，請各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若葉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翌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閒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一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楷法，自幼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謂曰：「詰旦可攜來。」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才熟詳之曰：「是卽是矣，然

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眞蹟，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眞跡豈在？必是響搨僞作耳。」才曰：「禪師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觀。」及翼到，師乃於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拓書也。」紛競不已。自示翼之後，不復安於梁檻上，幷蕭翼二王諸帖，借留於几案之間。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至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密，與其徒無復疑間。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其徒曰：「翼遺帛子在案。」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徑往永安驛。告驛長淩愬曰：「我酒御史，奉勑來此，有墨勑可報汝都督。」時都督齊善行，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不知所措。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才乃至，見御史乃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才聞語，身便絕倒，良久始蘇。翼卽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悋，俄以其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以入己，迴造三層

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才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歡粥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者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尚直錢數萬也。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我心之所存。付永明溫超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修禊而撰此記。」觀此，知蘭亭眞迹，已入昭陵。溫韜發陵待序之說，殊不足信。陳繼儒妮古錄云：蘭亭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爲神龍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故所傳者，唐賢之臨本耳。石刻之中，當以定武本爲第一。然定武本有二，以余所見當以宋仲溫所藏定武蘭亭肥本爲最佳；然是本又有謂出于湯普澈者。蘭亭之翻刻特多，展大縮小，蘭亭之名愈衆，蘭亭之面貌愈失。桑世昌蘭亭考所載在六十種上，當作唐人書觀之可耳。據周越法書苑引尚書故事云：唐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而張彥遠蘭亭考云：「褚遂良撰右軍王羲之

書目內行書五十八卷，共二百六十帖，以蘭亭序爲第一。後跋云：正書行書，自貞觀八年，河南公褚遂良於禁中西堂臨寫之際錄出，唐初有史曰實錄，此之標目，蓋其類也。可見其收藏之富矣。

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其自論書曰：「吾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尤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意，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汪挺書法粹言，載其題衞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多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書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書。若平直相似，狀若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迹，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籐；每作一放縱，如驚蛇之透水。翼先書惡，晉太康中有人破鍾繇墓，遂

得筆勢論。翼乃竊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其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雖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書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遂成書耳。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勿傳非其人也。』　韋續墨藪載

其筆勢傳曰：『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及年十二，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笑不答。母曰：「亦看用筆法否？」父見其幼小，恐不能祕之，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今藉用之，使待成人晚矣。」父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

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三分。」　又載其筆勢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秦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哂之無力；蔡尙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反，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才記姓名，學未該贍，聞見人寡，故使功成不就，虛費精力者也。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貽諸子孫，以為模範。先取崇山絕仞中兔豪，八九月收之。其筆長一寸，筆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硯取端州斧柯石，澀潤相兼，又浮津耀墨。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慮意思，揮襟作之，屈曲眞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而不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得而述之。夫書大須存思，予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論書骨，皆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序而論之。夫書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如鵠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或如流水科斗，或似壯士利劍，或如婦人纖麗。先構筋

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密繁疏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復曳；每作一字，皆須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牽豎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鈎；或上大如稈葉，或下細如針芒，或轉側如飛鳥，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豎須令作一行直看，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使毫露浮怯，生新筆爽爽若神。爲一字須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筆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而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須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緩急？止如烏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皆須遲，欲烏之脚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作書。若直點急牽急裹，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汪挺書法粹言載其論書曰：「凡書須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踠脚剔斡，上捻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韻。凡字處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橫貴乎纖，豎貴手粗，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

不可孤露形影。作字之勢，在乎精思熟察，然後下筆。掠不宜遲，磔不宜緩，脚不宜斜，腹不宜促，啄不宜賒，角不宜峻，不宜作稜角。二字合爲一體，竝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複不宜大，密勝乎疏，短勝乎長。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密，密則疴瘵纏身；不宜疏，疏則似溺水之禽；不宜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短，短則似踏死蝦蟆。此乃大忌，不可不愼！莫以字小易，而忙於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力不等，生死相混。倘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墨藪又載其筆陣圖十二章幷序曰：「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作筆陣曰：「予告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略修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諸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其便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蹤，難爲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以迷人。故辯其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之心，勿揚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諸知友。窮研篆籀者，省功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之者，兩月即見成功；大無靈性者，百日亦亂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珍，學之祕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始克有成，精研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略。吾作此

本初成之時，有丹楊僧求吾不復與，後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云失矣。」創意章第一：「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揚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戈旆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頓角者，戲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偏正脚手，二偏少得形勢，三偏須似本趣，四偏須加遒潤，五偏兼加抽拔。如其生澀，筆下不滑，兩行一度創臨。唯須筆滑，不得計其偏數。」啓心章第二：「夫欲學書之法，先研墨，凝神靜思，預思字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如算子上下方正，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嘗作此書，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畫一波，常過三折筆；每作一點，嘗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鐵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趣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其成文，妙似蛇龍之宛轉，勇要鸞鳳之徘徊，擺撥似驚雷之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鏗鏘，啓發其善心，能使昏迷之輩，漸覺稱心，博學仁儒，顯然開朗。」視形章第三：「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

精，調和筆墨。鋒纖來往，疏密相當。鉞點銀鈎，方圓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說蹤由，永傳古今。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闇塵之視錦。生而知者發憤，學而悟者忘食。此卽妙中加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爲先。盡說安危，務以平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字之大小，難得其形勢，大字促之令小，小字放之使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長舟之截小渚；竪則直，若春筝之抽寒谷出。」點說章第四：「夫著點皆須磊落，似大石之當於衢路，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瓣，又如栗子，存如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其儀。但得多少，學者開悟。」處戈章第五：「夫處戈之法，落筆峩峩，如長松之倚谿谷，似欲倒也，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鬥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鈎之釣水。稜層切於雲漢，倒載殞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謐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敝，繡綵亂而錦文翻。夫以屈脚之法，彎彎如角弓之張：見烏爲烏之類是也。」健壯章第六：「夫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柱之類是也；踠脚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引急牽如雲中之電，日月目因之類是也。踠脚峋幹，上捻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申鈎，方剛對敵；麒麟鬥角，虎凑龍牙；筋節努

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剔剔精思，祕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宜截向下。趣義常存，無不省悟。」教悟章第七：「日月目因之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廂復宜麤於左畔。橫畫雖纖，竪畫雖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得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者，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觀形章第八：「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側筆者之，押筆者入，結筆者撮，憩筆者俟失，息筆者逼逐，蹙筆者將之，戰筆者合之，厥筆者成機，帶筆者盡，飜筆者先。然疊筆者劣，起筆者不下，打筆者廣度。」開要章第九：「夫作字之法，甚是爲難，鋒銛來去之則，反復往還之法，可宜熟尋觀察，然後下筆作書。捺不宜遲，遲則失力；磔不宜緩，緩則鈍；脚不宜賒，腹不宜促，促則太闊；家字頭不宜斜，斜則失；囘角不宜峻，峻則擂。二字合爲一體者，竝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複不宜大，密則勝疏，短則勝長。」節度章第十：「夫學者作書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並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復不宜傷疏，疏則似溺水之禽；傷長則似死蛇掛樹，傷短則似踏死蝦蟆：此乃大忌，不可不慎也！」察論章第十一：「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

有迴鸞返鵠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牋於紙上。徼筆則峯煙雲起，如刀劍之相成，落紙則押楯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食，歷載彌年，乃今稱美也。」譬成章第十二：「學書有十二種，若欲教書者，要以本緩緩臨之，定其形勢，不可失於規矩。若擬目下，要急取其多少；但勢形須快健，手腕方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欲入經書，須得大小字相則。莫以字小易而忙行草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不可使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無目；一畫失所，若壯士之無肱。樂毅一本，書之祖宗，學此得成，自外皆能，勿以難學而慢之也。」』馮武書法正傳載其述天台紫眞傳授筆法，曰：『天台紫眞因及余曰：「子雖至於斯，仍未至於斯。若書之器，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似七寶之貴，垂萬古之名。陽氣明而華壁立，陰氣大而風神生。把筆抵鋒，肇於本性。力圓則潤，勢疾則澀。法以緊而勁，逸以險而峻。內盈外虛，起不孤，伏不寡。面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敬茲法也，書妙矣。」言訖遂隱。予遂鐫石，以爲陳迹。』頗近神話，恐出後人僞託。總之，以上所引，未必盡出右軍之手，然皆書學之金科玉律，故並載之。

王玄之、羲之長子。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王凝之、字叔平，羲之次子，官至左將軍，會稽內史。書小史稱其工草隸。

王徽之、字子猷，凝之之弟，官至黃門侍郎。書小史稱其善正草書。

王操之、字子重，徽之之弟，歷侍中尙書，豫章太守。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

王煥之、操之之弟。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黃伯思東觀餘論云：『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

王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書小史稱其淸峻有美譽，尤善草隸，兼妙丹青。書斷云其幼學父書，次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至于行草興合，若孤峯四絕，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爾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若大鵬搏風，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盡，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尙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了不介懷。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事。子敬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也。米芾書史

云：『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品；八分，入能品。』梁武帝書評云：『王獻之書，絕衆超美，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子敬爲中書令，卒於官，族弟珉代居之，故時謂子敬爲大令，珉爲小令。

王濛、字仲祖，太原人，官至長山令，哀靖皇后父也，追贈光祿大夫。書斷稱其隸書章草入能。隸書法於鍾氏，狀貌似而筋骨不備，衞臻陶侃並其亞也。宣和書譜云：「濛論章草，作人字法，趯之欲利，按之欲輕，世以濛爲知言。世所存者多行書。』

王修、字敬仁，濛之子，官至著作郎。書小史稱其善隸書。嘗求右軍書，乃寫東方朔畫像讚與之，始欲窮其妙，而未盡其美。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述、字懷祖，太原人，官至中書令。述書賦云：『懷祖通文獻之情，高利迅薄，運屬欹傾。猶鳥避羅而勢側，泉激石而分橫。』

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官至侍中中書令。書小史稱其善行草。

王允之、字深猷，官至衞將軍，會稽內史。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

王綏、字彥猷，坦之之孫。書小史稱其善正行草。

謝尚、字仁祖，陳郡陽夏人，官至散騎常侍。述書賦云：『謝氏三昆，尙草特峻。猶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虛刃。』

謝奕、字無奕，安之兄，官至安西將軍。述書賦云：『達士逸蹟，乃推無奕。豪翰云爲，任興所適。』

謝安、字安石，尙之從弟，位至太傅。書斷云：『安學草正於右軍，尤善行書。』述書賦云：『能事雅量，未歸安石。至夫蘊虛靜，善草正。方員自窮，禮法物性。猶恆德之仁智，應物之龜鏡。恨其心懼景興，書輕子敬。塞盟津而捧土，損智力有餘病。』孫過庭書譜云：『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官至散騎常侍。宣和書譜云：『萬作書自得家學，清潤遒勁，風度不凡，於行草甚長。』

謝藻、字叔文，會稽人，官至中書侍郎。述書賦云：『叔文法鍾，纖溥精練。用筆雖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遵鴻，等窺巢之乳燕。』

謝璠伯，官至散騎常侍。書史會要稱其善行草。

謝發、書史會要稱其善行草。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書小史稱其善隸書。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位至太宰。書斷稱其草書卓絕，古而且勁。述書賦云：『道徽之豐茂宏麗，下筆而剛決不滯。揮翰而厚實浮沈，等漁父之乘流鼓枻。』

郗愔、字方回，鑒之子，官至司空。書品云：『愔草正並馳。』書後品云：『郗李超邁，過於羊欣。』書斷云：『愔善衆書，雖齊名庾翼，不可同年，其法遵於衛氏。尤長於章草，濃纖得中，意態無窮，筋骨亦勝，若鴻鵠奮六翮，飄然游乎太虛。』

郗曇、字重熙，愔之弟，官至北中郎將。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密壯其姿，撫躊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揚眉。』

郗超、字景興，一字嘉賓，愔之子，官至中書郎。書後云：『嘉賓與王庾相埒，是則高手。』述書賦云：『景興當年，曷云世乏。衆草輕利，脫略古法。躊因心而詎何？爲吏士之所多！惜森然之俊爽，嗟薎爾於中和。』

郗儉之、字處約，曇之子，官至太子率更令，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郗恢、字道胤，儉之之弟、官至鎮軍將軍。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述書賦云：『處約道

胤，家之後俊。狂草勢而兄優，謹正書而弟潤。俱始登於學次，慚一虧於九仞。』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之兄，官至太尉。書小史稱亮工行草書。述書賦云：『強首慢轉，逸足難追。翰斷蓬征，拖蔓葛垂。任縱盤薄，是稱元規。』

庾懌、字叔豫，亮之弟，官至衞尉將軍。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述書賦云：『遺古效鍾，叔豫高蹤。雖隱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愛畫龍。』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官至中書監。書小史稱其善書。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官至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書斷云：『翼善草書隸，名亞右軍，殊爲世重。』述書賦云：『積薪之美，更覽稚恭。名齊逸少，墨妙所宗。善草則鷹搏隼擊，工正則劍鍔刀鋒。愧時譽之末盡，覺知音之罕逢。』書史云：『見稚恭眞蹟，筆勢細弱，字相連屬。』

庾準、字彥祖，亮之孫，官至豫州刺史、西中南將。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荒蕪快利，彥祖爲容。似較狡兔於大野，任平陂之所從。』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官至侍中大將軍。晉書本傳稱其善正書，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述書賦云：『雍容士行，季孟公旅。肌骨閑媚，精神慢舉。如辭山登朝，混

迹雜處。』

劉超、字世踰，瑯琊臨沂人，官至衛尉零陵忠侯。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體大法殊，實推世踰。稟天然而自強，亂帝札而見拘。猶朝廷宿舊，年德相趨。』

顧榮、字彥先，吳郡人，官至驃騎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彥先尙質，無而不有。猶崆峒之士，世俗誰偶？』

任靖，書品云：『任靖嬌名。』陶宏景云：『右軍書中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衞軍參軍任靖書。』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官至車騎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李志、字溫祖，江夏人。楊愼墨池鏁錄云：『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勾人，官至侍中驃騎大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望之之草，緊古而老。落紙筋槃，分行羽抱。如充仞多士，交連雜寶。』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官至鎭南大將軍。述書賦云：『思遠草藁懸解，筆墨無在。眞率天然，忘情罕逮。猶羣雀之飛廣廈，小魚之獻大海。』宣和書譜稱思遠亦善章草。

熊遠、字孝文，豫章人，官至大將軍長史。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孝文剛

斷，謹正擬豪。古體雖拙，今稱且高。如賁胄之躍駿，武賁之操刀。』

范汪、字玄平，順陽人，官至安北將軍，贈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善正書，有謝瓜啓傳於世。述書賦云：『順陽筆精，吾見玄平。近瞻元常，俯覷國明。利且掩薄，多能似生。如班輸之運斧，乏棟梁之經營。』

范寧、字武子，汪之子，官至中書侍郎。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武子正筆，頗全古質。去凡忘情，任樸不失。猶高人之與釋子，志繇道而秉律。』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米芾海岳名言云：『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

許邁、字叔玄，丹陽人。書史會要稱其有晉人風致，而尤清逸。

劉惔、字眞長，沛郡人，官至丹陽尹。書斷稱其善行草書。述書賦云：『眞長草令稚恭之爽塏，正邇越石之羈束。輕浮森峭，穠媚藻縟。落衆木於秋杪，狎羣鷗於水曲。』

孔偘、字敬思，會稽人，官至大司農。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孔愉、字敬康，偘之從弟。述書賦云：『敬思敬康，二孔殊芳。思行則輕利峭峻，類斲蚪逸駿；康草則古質鬱紆，如落融摧枯。』

丁潭、字世康，會稽人，官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善正草書。述書賦云：『若夫返古不忘，吾推世康。似無逸少，如稟元常。猶落泰階之萱莢，掇祕府之芸芳。』

劉瑴、字季舒，會稽人，官至光祿大夫。述書賦云：『季舒纖勁，循古有體。過稀難平，唯署一啓。』

戴逵、字安道，譙郡銍人，隱居不仕。書小史稱其善書畫。總角時，以鷄子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妙絕。又云：『子顒並傳其業。』

李充、字弘度，夏鍾武人，衞夫人之子，累遷中書侍郎。晉書本傳稱充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

李式、字景則，充之從兄。書斷云：『式、衞夫人猶子，官至侍中，甚推其叔母善書。右軍云：「李式是平南之流，亦可比庾翼。」』

李廞、字宗子，式之弟。王愔文字志云：『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

張嘉、字子勝，吳郡人。書斷稱其善隸書。

張澄、字國明，嘉之子，官至光祿大夫。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國明勵躬，鍾氏遺風。壯利纖薄，守雌知雄。如道門之子，仙路時通。』

張彭祖、澄之子，官至龍驤將軍。書斷稱其善隸書，右軍每見彭祖縑素尺牘，輒存而玩之。兗齊雖賢，若仲尼不言，未能舉遠，亦猶彭祖附青雲之士，不泯於世也。

荀輿、字長胤，潁陰人，官至國子助教。書小史云其工隸書章草。嘗寫狸骨方一紙，右軍見以爲絕倫，擬效數十通；云：「此乃天然，功弗可及也。」書斷云：『隸書草書，俱入妙。墨妙至此，時人不稱，猶伯樂之顧，則價增十倍。然觀其意趣，不先於衛夫人，當是右軍中年所賞，若暮齒而見，應不至歎服也。』

劉劭、字彥祖，彭城人，官至衛史中丞，累遷侍中。書小史稱其善小篆，妙工飛白，不及張弘，亦一時之冠也。書斷注載其飛白贊云：『倉頡觀鳥，悟迹與文。名繁類殊，有革有因。世絕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貌豔藝珍。若乃較折毫芒，纖微和惠。素翰冰鮮，繭墨電掣。直準箭飛，屈擬蠖勢。』

柳詳，書斷稱其善飛白，彥祖之亞也。

張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書小史云其尤善草隸，劣於王恬。時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眞。」述書賦云：『君祖馳馭，藝忝介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僞亂眞，而未可爲據。正企鍾而悠邈，草師

王而莫著。』宣和書譜云：『翼正書學鍾繇，草書學羲之，皆極精妙，當時與王修江澄輩竝馳爭先。』

康昕、字君明，胡人，官至臨沂令。書後品云：『康昕巧密精勤，有翰飛鶩眄之體。』法書要錄云：『昕善隸書，王子敬歎其能。』書斷云：『康昕善正草書，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輒以己書貨之，世人或謬寶其迹。』

惠式道人、右軍之甥也。書小史稱其學二王書。歐陽通云：其書與王無別。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次道淳實，寡於風彩。自是雄姿，翰墨俱在。如士大夫之京華遊處，參貴胄而膚質未改。』

劉訥、字行仁，瑯琊人，官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行仁靡雜，唯鍾是師。悅端閑於高軌，能終始於淸規。雖帶偏薄，亦能鄰幾。若鳳雛始備于五彩，長松僅攀乎一枝。』

劉璞、字子成，南陽人，官至光祿勳。書小史云：『璞善行草書。』述書賦云：『猗與子成，徇蹟過名。正隸敦實，藁草沈輕。元常高風，雖疏復呈。猶不考擊之鐘鼓，含律呂之音聲。』

劉懷之、字元寶，沛國人，官至御史中丞義成伯。書小史稱其善行草八分，太元中，孝武帝令八分題諸門榜。述書賦云：『元寶剛直，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凌突子敬，病於輕肆。同變武而習文，若訪龍而獲驥。』

韋昶、字文休，京兆人，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書斷稱其善古文大篆，見右軍父子書，云：「二王未是知書者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為絕世。

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官至侍中護軍。書小史稱灌善行書。述書賦云：『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移古風。與伯輿之合極，若子敬之童蒙。猶富禮樂之世胄，備神彩於厥躬。』

沈嘉、字長茂，吳郡人，官至吳興太守。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長茂草勢，既捷而疏。慕王不及，獨斷所以。猶鷙鳥擊搏而失中，因蹭蹬于古墟。』

溫放之、太原人，嶠之子，官至黃門侍郎。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放之率爾，草健筆力。豈忘保持？足見準則。猶片錦呈巧，細流不極。』

許靜民、高陽人。書斷云：『靜民善題宮觀額，得方直之體。其草稍乏筋骨，亦景則之亞也。』

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尚南康公主，官至丞相大司馬南郡公。述書賦云：「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翰墨，猶帶眞淳。似山林之樂道，非玉帛之能親。」宣和書譜云：「溫墨蹟見於世者尤少；然頗長於行草，字勢遒勁，有王謝之餘韻。」

桓玄、字敬道，溫之子，官至義興太守。書品稱其筋力俱駿。書斷云：「玄嘗慕小王，善於草法，譬之於馬，則肉翼已就，蘭筋初成，畜怒而行，日可千里。」述書賦云：「敬道耽翫，銳思豪翰。依憑右軍，志在凌亂。草狂逸而有度，正疏澀而猶僤。如浴鳥之畏人，等驚波之汛岸。」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桓溫殷仲容參軍。書小史稱其善書，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謂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時人號爲三絕，謂癡、書、畫也。

諸葛長民、瑯琊人，官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述書賦云：「長民則全效子敬，便與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猶運。凌所師而小薄，壯若己而不紊。猶豁其流而冰開，殷其轡而雷奮。」

袁山松、陳郡人，官至吳郡太守。書小史稱其博學善書。梁武帝云：「袁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殷仲堪、陳郡人，官至冠軍將軍，荊州都督。書斷云：『仲堪書亦王敬仁之亞。』

陳暢、滎陽人，官至祕書令史。書小史云其善八分書，晉宮觀城門，皆暢書也。

楊眞人、名義，字羲和，弘農人。述書賦去：『楊眞人之正行，兼淳熟而相成。方員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之若驚。』

宋斑、廣平人，官至相府叅軍。書小史稱斑善行書。述書賦云：『宋斑精緊，足光利用。習古者或以爲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璞散而分形器，務成而立賦頌。』

羊忱、字長和，泰山人，官至徐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庾肩吾云：「聲摛豪翰，動合楷則。」

羊固、字道安，泰山人，官至臨海太守。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書小史稱其善正書並草，與崔悅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子偃孫邈，並有書名。

盧循、字子先，少名元龍，諶之曾孫，官至征虜將軍、廣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

虞安吉，九品書人論列其正草大篆於品上下。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恆之從妹，李矩妻。書斷云：隸書尤善，規矩鍾公。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唐人書評稱其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海浮霞。書法正傳載其筆陣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暗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功成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以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並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豪，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丶」如高峯墜石，磕然實乃

崩也；「丿」如陸斷犀象，「丨」如萬歲枯藤，「㇏」如崩浪奔雷，「亅」如百鈞弩發，「𠃌」如勁弩筋節：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

郗夫人、王羲之之妻，郗鑒之女。書小史稱其甚工書，兄愔弟曇謂之女中仙筆。

謝夫人、字道韞，王凝之之妻，奕之女。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甚為舅氏所重。

傅夫人、郗愔之妻，書品稱其善正書。

李如意、廣漢人，王獻之之保母。保母志稱其能草書。

第七章　南北朝之書學（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九年計二〇四年）

自晉室東遷，南北之局已定。劉裕受晉禪，統御南方，國號曰宋；拓拔珪翦滅諸胡，雄據北方，國號曰魏。南朝則自宋而齊而梁而陳；北朝則魏分爲東魏西魏，而繼之以齊周。二百年間，南北對峙，各自爲政。南朝禁碑，豐碑罕覯，縑素流傳，簡牘爲多；北朝喜佛，懸崖絕壁，造像刻石，千載如新。故南朝之書，多藉帖以傳；北朝之書，則託石而壽。以此之故，阮元因有南北書派論之作，以碑屬北，而帖屬南。其言曰：『南派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啓牘；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若言之成理者。然帖宜行草，以妍麗見長；碑宜分隸，以嚴整相尚。各有體裁，不能相假。是書雖能分派，而不能以地限之也。拙著愚盦書話曾論之云：『若謂碑爲北派，則南朝蕭梁諸闕，貝義淵始興王碑，以及滇南之爨龍顏、爨寶子將何以處之乎？且寶子之奇古，有類靈廟碑；龍顏之高美，有類靈廟碑陰；始興王之嚴整，有類溫泉頌也。至張伯英、索幼安之草書，意態揮灑，則又帖之流亞。張、酒泉人也，索、敦煌人也，又將何解乎？阮氏實未之審也。』今再申而論之：南朝書

法，源出王氏父子；北朝書法，源出崔悅盧諶。然二王崔盧，固同出於鍾繇衛瓘索靖，實同一宗。且魏孝昌六十人造像，神采超俊，直與簡牘無異也。述書賦謂劉珉遐師右軍，趙文深趙孝逸皆師子敬，尤見北人實與南人同法。以書體之異，故目爲之眩耳。晉代之碑，雖已漸由隸書變爲楷書，然楷書至南北朝始大盛行，而楷法至南北朝亦已登峯造極，不能再進。自隋以降，江河日下，漸入薄弱呆板之途，而不能自拔矣。故求楷法必於南北朝碑中求之。康有爲廣藝舟雙楫曰：「古今之書，惟南碑與魏碑可宗。可宗者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況摩崖豐碑，皆書丹刻石，典型尙在；北朝墓誌，久藏地下，出土如新，無異眞蹟，最爲可學。學書者得此，可謂五嶽歸來，唐以後書皆丘陵矣。」故南北朝書學，最爲可述者也。

第一節　南朝之書學（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計一七〇年）

南朝國勢不振，然書家猶盛，非北朝所能比擬。竇臮生唐之世，獲見眞蹟者，尙有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俱列入述書賦中。惟禁碑之令，至齊未改，

故石刻至少，簡牘流傳，雙鈎上石，棗木傳刻，面貌已非，安問書法？故欲深究南朝之書學，仍必於碑刻中求之也。據寶刻類編所載梁碑十一，檀溪寺禪房碑、許瑤書，許長史舊館壇碑、陶宏景書，開禪寺知藏法師碑、蕭挹書，三絕碑、蕭子雲書，改墮涙碑、劉靈書，羅浮山銘、蕭世貞書，侍中始興忠武王碑、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貝義淵書，慧遠法師碑、張野書．吳延陵季子二碑、王僧恕書。陳碑一，尼慧仙銘、陳景哲書。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所載梁碑有八，不同者天監輒文、石井欄題字、吳平忠侯蕭景神道闕、焦山瘞鶴銘四種。廣藝舟雙楫所載，梁有二十種，蕭梁石闕及碑十種，綿州造像五種，石井欄及題記五種。陳碑二種，新羅眞興大王巡狩管境碑及趙和造像記。南碑雖少，然實足與北碑抗衡，滇南爨龍顏碑，康有爲所稱爲如軒轅古聖，端冕垂裳，列於神品之首者也。瘞鶴銘摩崖，豐筋多力，其章法則奇逸飛動，變化萬端，可與石門銘竝駕，列於神品，夫復何愧？康有爲列於妙品下，何也？是碑以書者不署名，故有謂爲王右軍書者，有謂爲顏魯公書者。以之屬右軍，身分固尙相稱；以之屬魯公，恐未必有此神韵魄力。近代以之歸陶宏景，遂無異議。余證之以天監石井欄題字，筆法相類，如出一手，當可無疑。貝義淵始興忠武王碑修矛長戟，所向披靡，完好者幾及千字，亦書學之瓌寶也。蕭梁諸闕，若太祖文皇帝神道、雄偉無匹，實足與泰山

金剛經婕美。其他若臨川靖惠王神道碑之寬厚，南康簡王之儁秀，吳平忠侯神道之雄健，亦可貴也。葉昌熾語石記南朝一則引錢竹汀語云：「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為街道，為所毀無疑，嗚呼！此亦斯文之浩劫已。」觀此，並證之嚴觀江寧金石待訪目，則南朝之碑，當不止此數也。

南朝承東晉之餘澤，篤好書法，上自帝王，下至士庶，浸淫成風，書家亦盛，故紀其人，兼述其言，以為學者之法則焉。

宋（公元四二〇年至四七八年計五九年）

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陳思書小史云：「帝素拙於書，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帝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美。」武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竇臮述書賦云：「宋武德輿，法含古初。見答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豪巨麗，載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於焉以扇。猶金玉鑛璞，包蘊貴賤。」

文帝、名義，武帝第三子也。張懷瓘書斷稱其善隸書及行草，規模大令，自謂不減於

師。道心難微，深索幽遠，若冷冷水行有巖石間眞聲。又稱其隸書入妙，行草入能。述書賦云：「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己達於縱橫，攀王媚於緊細。向精專而習熟，幾可與之興替。倘瞻擊水之鵬搏，且幷聞天之鶴唳。」

孝武帝、名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書斷稱其善眞行草書。述書賦云：「孝武則武威哉難，翰墨馳聲。雖稟訓而已高，恨一簣而未成。徒忌人之賢己，冀及父之令名。與思話而權強，追彥林而愧恥。若夷狄之佳麗，慕顏容於桃李。」

明帝、名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也。書小史稱帝善行書。述書賦云：「太宗徽音，用壯之心。遺棄鄙野，不無高深。快突俗工，匠古憐今。冠桓梨之下果，怯鸞鳳之珍禽。」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南平休玄，篳力自全。切齒結構，老成天然。比夫鳥在轂，龍潛泉。神采卓爾，文詞粲然。」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休茂倘冲，已工法則。長于用筆結字，短於精神骨力。性靈可觀，運用未極。猶彘雛鵠子，初備羽翼。」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莒人，官至侍中司徒。南史本傳：「穆之便尺牘，裁有閑暇，手目寫書。」書小史稱其善隸草書。述書賦云：「道和閑雅，雖古踹眞。慢正尤德，高蹤絕

塵。若昂藏博達之士，謇諤朝廷之臣。」

朱齡石 字伯兒，沛人，官至雍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善尺牘。

朱超石、齡石之弟。南史本傳稱其兄弟並閑尺牘。

王弘、字休元，瑯琊人。南史本傳云：『弘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

王曇首、弘之弟，僧虔之父也。書小史云：『幼而素尚，兄弟分財，唯取圖書而已。文帝時，爲侍中驍騎將軍。善行草。』宣和書譜云：『曇首草字，行筆痛快。』

王微、字景玄，弘之弟。書小史稱微善屬文，工書，尤善行草。嘗獨處一室，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世祖以貞栖絕俗，贈祕書監。

王裕之、字敬弘，廙之曾孫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淮水茂族，敬弘不墜。故朝遺風，翰墨兼至。旣約古而任逸，亦遺能而獨駛。精翔埏埴於昔人，全朴略而成器。』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官至中散大夫，義興太守。書斷稱其師資大令，時亦衆矣，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之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摵若嚴霜之林，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繹飛馳，可謂王之藎臣，朝之元老。沈約云：

敬元尤善於隸書，子敬之後，可謂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也。述書賦云：『敬元親得法於子敬，雖時移而間出。手稽無方，心敏奧術。奪磅礴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纍得師骨。遇其合時，髣髴唐突。猶圖騏驥而莫展，索眞仙而非實。』

孔琳之、字彥林，會稽山陰人，欣之子，官至太常卿。書小史稱其善隸行草書。書斷云：「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沫，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云：羊眞孔草，又以縱快比於桓玄。述書賦云：『孔則愈於緊速，病於枯偏。超舉之餘，窺羊及肩。猶蓬瀛心想，漢武風傳。』

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書斷稱其與羊欣憲章小王，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魏武臨戎，縱橫制敵。其行草書，倜儻時越羊欣，若周才取之，則直正懸隔。述書賦云：『競其鋒利，又覩薄氏。纖圓克成，骨力猶稚。精彩潤密，乃誠莫貳。淹友凌師，抑亦其次。雖鍮無金價，而珉實玉類。』

謝靈運、陳郡人，玄之孫，母劉氏，子敬之甥，官至祕書監侍中康樂侯。書斷云：『模憲小王，眞草俱美，若石蘊千年之色，松標百尺之柯，雖不逮師，吸風吐雲，簸蕩山岳，其

亦庶幾。」述書賦云：「靈運秀骨，快利不拘，威儀或揩。猶飛湍激石，電注雷迅。」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官至會稽太守。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方明寬和，隱媚且潤。如幽閒女德，禮教士胤。」

謝惠連、方明之子，官至司徒府法曹參軍。書小史稱其幼有詞學，族兄靈運深所歎服，書畫並妙。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官至中書令。書小史云：「晦善書。」

謝莊、字希逸，官至中書令。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蕭思話、南蘭陵人，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書斷稱其學於羊欣，得行草之妙，雖無奇峯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上方琳之不足，下比范曄有餘。述書賦云：「思話綿密，緩步娉婷。任情工隸，師羊過青。似鳧鷗雁鶩，游戲沙汀。」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官至太子詹事。其自序云：「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書斷云：「蔚宗工於草隸，小篆尤精，師範羊欣，慕其俊拔。」

張裕、字茂度，齊郡人，官至會稽太守。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述書賦云：「茂度逸翰，景初淸規。或大言而峻薄，或寡譽而矯奇。並心輕二王，蹟及宗師。擬鶴鳴而子和，殊

鯉退而學詩。」

張永、字景初，裕之子，官至征西將軍。書小史稱其善隸書行草。嘗對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臣體。」

謝綜、陳郡人，述之子，范曄甥也，官至太子中舍人。書小史稱其善隸書。王僧虔云，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每不重羊欣，欣亦憚之。然書法有力，少媚好。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書小史稱其善書翰。文帝嘗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酒。」

顏竣、字士遜，延之之子，官至右將軍，揚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顏氏儒門，士遜墨妙。大令典則，中散風調。薄首孔肩，體格惟肖。如鶩弦履險，避地膺峭。」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書小史稱其前後辟召皆不就，少文妙，善琴書圖畫，行草尤工。書後品云：「宗炳放逸屈慍，頗斅康許。量其直置孤梗，是靈運之流也。」

王思玄、瑯琊人，官至南康太守。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蔓衍枝派，思玄不忘。穩厚而無法度，淳和而蓄鋒鋩。猶君子之自適，順時行藏。」

桓護之、字彥宗，洛陽人，官至寧朔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桓公護之，神凝筆遲。富雅景，乏士規。猶門寒道高，衣薛言詩。』

駱簡、字正祖，丹陽人，官至鉅野令。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述書賦云：『翩翩正祖，恭己法則。師資小王，深入閫域。安知逸氣？未詳筆力。猶驥異眞龍，紫非正色。』

龐秀之、官至江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二王變古，法有所屬。兢兢秀之，欽翰謹束。如仙童樂靜，不見所欲。』

巢尙之、字仲遠，魯國人，官至寧朔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仲遠循常，繇衷適俗。企彥琳之牆仞，遵茂度之軌躅。豈聞一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

裴松之、字世期，沙東聞喜人，官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善書。述書賦云：『世期旁通，偏強斷利。參方回之章法，得敬元之草意。匪庖丁之解牛，同君子之不器。』

徐爰、字長玉，南瑯琊人，官至中散大夫。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長玉龐慢，神閑態穠。荷小王之偉質，錯明帝之高蹤。猶執德而風塵不雜，發言而主義攸從。』

徐希秀、爰之子，官至驍騎將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希秀之蹟，敬叔之倫。正則謹促有度，草則拘檢龐仲。如儉德君子，齊朝士人。』

江僧安、陳留人，官至太子中庶子。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江侯僧安，捷利而乾。貌兼輕媚，體出多端。猶廣庭之卉木，小苑之峯巒。』

賀道力、會稽人，官至吳興令。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道力草雄，員轉不窮。壯自躬之體格，疲逸少之遺風。猶立言而逍遙出世，驗迹乃夙夜在公。』

陶隆、丹陽人，弘景之祖。華陽隱居錄稱其善寫行書。

陶貞寶、字國重，弘景之父。華陽隱居錄稱其善藁隸書，書體以羊欣蕭思話爲法。

顏廷之、字弘道。顏眞卿家廟碑稱其善草隸書，有風格。

王愔，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善草書。

王道迄、吳興烏程人。書小史稱其善隸書。

史稜，九品書人論列其行隸品中上。

王藻，書史會要稱其工行草書。

謝夫人，書斷云：『孔琳之妻謝氏，亦善書。』

齊

（公元四七九年至五〇一年計二三年）

高帝、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南蘭陵人。書斷云：『帝善行草，篤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筋骨。嘗與王僧虔賭書，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述書賦云：『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鬱拔，勝草負正。猶力稽牛刀，水展龍性。』

武帝、名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書史會要云：『武帝工行草，嘗覩落英茂木，作瑞書，爲詞紀之。』述書賦云：『世祖宣遠，象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筆力而有膽。莫顧陳式，率由胸襟。能騁逸氣，未忘童心。若橫波束薪，泛濫淺深。』

廢帝鬱林王昭業、字元尙，文惠太子長子也。南史本紀稱其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書小史稱其工左右書，左右射。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高帝諸子傳云：『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墨，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上學字，遂工篆法。』

衡陽王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也。書小史云：『七歲出繼衡陽王，性好學，善屬文，工正書。嘗手自書細書寫五經，都爲一卷，置於巾箱，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

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書小史云其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蓄于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爲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工書，爲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闇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闇黎、鋒小名也。

竟陵宣王子良、字雲英。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子良則良知未善，心遠蹟邇。家風若遺，古則翮鄙。雖有力而無體，將從貞而自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

王僧虔、字簡穆，曇首之子，瑯琊臨沂人，官至尙書令。齊書本傳云：『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書斷云：『祖述小王，尤尙古直，若谿澗含冰，岡巒被雪，雖極淸肅，而寡於風味。子曰「質勝文則野，」此之謂乎？』述書賦云：『僧虔密緻豐富，得能失剛。鼓怒駿爽，阻負任強。然而神高氣全，耿介鋒芒。發卷伸紙，滿目輝光。才行兼而雙絕，名實副而特彰。如運籌決勝，威震殊方。』馮

武書法正傳，錄其筆意贊云：『書道之妙，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筆相忘，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爲筆意贊曰：「剡子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豪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橫釘。虛專要帖，毆門崢嶸。開張鳳翼，聳擢芝英。粗不爲重，細不爲輕。纖微向背，豪髮如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王慈、字伯寶，僧虔之子，官至侍中冠軍。書小史稱其善行書。書斷亦稱其善隸書。

王志、字次道，慈之弟，官至侍中吏部尙書。梁書本傳云：『志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述書賦云：『伯寶次道，並資義訓。兄則雜而外兼，稟家君於己分。弟則纖薄無滯，過庭益俊。並能寬閒墨妙，逸速毫奮。比達士與君子，人不知而不慍。』

王儉、字仲寶，僧虔之猶子，官至尙書令。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仲寶同夫季舒，署名莫窺牆仞。』

王僧佑、字胤宗，儉之從弟，官至黃門郎。南史本傳稱其工草隸。

王融、字元長，臨沂人。齊書本傳云：『融母謝惠宣女，教融書學。』

王晏、字休默，弘之孫。李嗣眞書後品稱其如奇石當徑。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宋末與高帝同掌樞密，齊臺建，以佐命功授司徒中書監。書小史稱其善草隸書。述書賦云：「彥回無節，筆翰亦爾。快利不拘，足用而已。如垂枝楓柳，仰葉杞梓。」

褚賁、字蔚先，淵之子，官至祕書監。書小史稱其善隸書。述書賦云：「蔚先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遯，志傲侯王。」

劉休、字弘明，沛郡人，官至御史大夫。書小史稱其善隸書。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人，官至太尉尚書令。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述書賦云：「非禮不言，從容始昌。如碩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有素，筆精源長。」

劉係宗，丹陽人，官至寧朔將軍，宣城太守。書小史稱其尤工行草。

蕭惠基、思話之子，官至左僕射。南史本傳云：「惠基善隸行書。」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書小史稱其少有志貌，不以武業自居，好讀子史，善隸書。

到僞、字茂謙，彭城人，官至太子洗馬、御史中丞。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茂謙壯而不密，騁志恆俗。輕師模，任縱欲。如勇夫格獸，經越林麓。」

顧寶光、吳人，官至司徒左曹掾。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寶光諧之，同調合

韻。差池去就，羽翮齊振。依蕭附王，俱曰慕藺。論氣骨而胡壯，驗精神而顧峻。猶岸柳之先春，得地連於河潤。」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官至度支尚書。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紀僧眞、建康人，書小史稱其善行書。官至高帝冠軍府主簿。初高帝在領軍府，令僧眞學上手蹟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能復別也。」

紀僧猛、僧眞之弟，官至晉熙太守。南史僧眞傳、稱其兄弟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官至司徒左長史。書斷云：「融書兼衆體，於草尤工，如風舞春林，甚有媚好，齊梁之世，殆無以過。」述書賦云：「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寶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恆規而涉往，出衆格而靡繼。如寒路蓬轉，摩霄鶴唳。」

謝朓、字玄暉，陳郡夏陽人，官至吏部郎中。書小史稱其風華黼藻，獨步當時，工草隸蟲篆。書斷云其書甚有聲，草殊流美，亦猶薄暮以上，餘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

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其性善書畫，傳其祖業。

劉瑱、字士溫，彭城人，南史本傳云：「瑱篆隸丹靑，並爲當世所稱。」書小史稱其多

才藝，工書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官至司馬從事郎中。南史本傳云：「繪善隸書，嘗撰能書人名一卷。自云：善飛白。」書品云：「劉繪書範，近來少前。」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官至中書郎兼著作。南史本傳云：「顒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衞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

張大隱，書後品云：「張益州參小令之體。」

蘭靜文，書後品云：「蘭生正書，甚爲鮮緊，亦有規則。」

梁（公元五〇二年至五五六年計五五年）

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南蘭陵人。書斷云：「帝好草書，狀貌雖古，但乏於筋骨，無奇姿異態，稍減於齊高矣。」述書賦云：「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文勝質而辭寡，明察衆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愜雕蟲。」書法正傳載其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云：「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密、謂合也，鋒、謂端也，力、謂體骨也，輕、謂屈也，快、謂牽也，補、謂不足也，損、謂有餘也，巧、謂布置也，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筆墨之妙。羲之有過論，後主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逸少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覺，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神機。肥瘦古今，豈易致言？眞迹雖少，可約而推：逸少致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書者，畫虎也，學元常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巧思，思盈半矣。」

韋續墨藪載其書評云：「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羣鳥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王羲之書，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是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張芝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蕭子雲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壯士彎弓；雄人獵虎，心胸猛烈，鋒刃難當。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也。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似刻金銀，乃有舒懸勢。王獻之書，絕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何？王僧虔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也。索幼安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顏倩書，如貧家奠果，無妨可愛，少乏珍羞。阮研書，如貴胄

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也。王褒書、悽斷風流，而勢不稱貌，意深工淺，猶未當妙。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舉翮而自退也。鍾會書、有十二種，意外奇妙。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蕭特進書、雖有家風，而風流勢薄，猶如大小王，安得相似？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也。范懷約、眞書有力，而行草無功。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意態便生。柳惲書、縱橫廓落，大體不凡，而意未備。郗愔書、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難，疏散風義，不無雅素。庾肩吾書、畏懼收歛，少得自充，劾未精能，去蕭蔡遠矣。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愛風範，然不寒乞也。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張融書、如辯士對敭，獨語不回，得心會理。薄紹之書、亦有一家風氣，未爲冠絕也。』

簡文帝、名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也。書小史稱其工行書。述書賦云：『簡文慕鍾，不暇有害。憿景喬而舍古，肩邵陵而去秦。』

元帝、名繹，字世誠，武帝第十子也。南史本紀稱帝工書善畫。述書賦云：『孝元不拘，快利睢盱。習寬舒於一體，加緊薄而小殊。』

武德郗皇后、名徽，高平金鄉人也。書小史云其父曄，太子舍人，母宋文帝女，尋陽公

主也。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書斷云其尤工尺牘，隸書更變古法，甚有媚趣。述書賦云：『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惠達，旨趣尤昧。擅時譽而徒高，考遺蹤而罕逮。』

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齊豫章王嶷第九子也，官至侍中。書斷稱其善草行小篆，諸體兼備，特妙飛白，意趣飄然。述書賦云：『景喬潤色鍾門，性情勵己。豐媚輕巧，纖慢旖旋。詩雖易其國風，賜豈賢於夫子？猶鸞窺鏡而鼓翼，虎不咥而履尾。』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書小史云：『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舟次候之，望船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書法正傳載其十二法：一曰潔，二曰空，三曰整，四曰放，五曰因，六曰改，七曰省，八曰補，九曰縱，十曰收，十一曰平，十二曰側。馮簡緣曰：「蕭子雲十二法，與張旭十二意，大同小異。蓋魯公得法於張長史，長史得法於陸彥遠；彥遠，張之舅也，其父陸柬之得法於歐陽詢，詢得法於虞世南；世南得法於智永，永親受法於子雲；子雲

得之王僧虔，僧虔得之羊欣；欣是子敬甥，故得二王的傳。窺流溯源，則長史之法，大率不外乎子雲十二法。子雲之法，大率不外乎元常意外十二妙。然細玩之，子雲十二法，比長史更周密。其曰潔者，所謂如印印泥，筆畫圓淨也。其曰空者，即黑白分明也；一字有一字之空處，一行有一行之空處，一幅有一幅之空處也。其曰整者，即形體端嚴，不止筆畫多，即一筆兩筆者，亦要配立不傾斜也。其曰因者，乘上勢也。其曰改者，避重複也，一字之中，亦有重筆，不可不變。曰縱者，斂之反也。曰收放者，對筆畫而言也。曰平者，隱重也。曰側者，取勢也。」

蕭特、字世達，子雲之子，官至太子舍人。南史蕭子雲傳云：「特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衞恆衞瓘。」

蕭幾、字德玄，累遷新安太守。南史本傳稱其善草隸書。

蕭賁、字文奐，子良之孫，官至河東太守。書小史稱其幼好學，有文才，能書畫。嘗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蕭堅、字長白，邵陵王綸長子。南史梁武帝諸子傳稱其善草隸。

蕭確、字仲正，堅之弟，廣州刺史永安侯。書斷稱其善行草書，尤工正書，公家碑碣、

一皆使之。述書賦云：『仲正寬而壯，賒而密。婆娑蹣跚，綽約文質。稟庭訓而微過，任天然而自逸。若衆山之連峯，探仙洞而不一。』

蕭駿、字德款。南史本傳稱其善草隸。

蕭挹，東觀餘論云：『挹雖不以書名世，其小楷猶有鍾王遺範，古雅可喜。』

王彬、字思文，僧虔之子，志之弟，官至吏部尙書祕書監。南史本傳稱其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章，爲天下寶。」

王筠、字元禮，僧虔之孫。宣和書譜稱其尤工行書。

王籍、字文海，僧佑之子，官至佐唐侯相。南史本傳云：『籍甚工草書，筆勢猷放，蓋孔琳之流亞也。』述書賦云：『文海緊快，勢逸氣高。未忘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於朝野，嗤遁迹於蓬蒿。』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人。南史本傳稱其少工藁草。

陸杲、字明霞，吳郡人，官至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南史本傳稱其少好學，工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韵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述書賦云：『陸杲迅熟驍捷，遺能任縱，便無風稜。如郊坰羽獵，狘狘奔騰。』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官至諸王府侍讀。永明中辭祿，遂止勾曲山，自號華陽隱居。南史本傳云：『弘景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工草隸。』書斷云：『弘景書師鍾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眞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述書賦云：『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研。載窺逸軌，不讓眞仙。猶龍髯鶴頸，奮舉雲天。』東觀餘論云：『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眞君眞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瀟雅，若其爲人。』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其與梁武帝論書，書凡五通，武帝答四通，皆名言也。著有古今刀劍錄。

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書斷云：『研善書，其行草出於逸少，精熟尤甚，勢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時稱與蕭陶等各得右軍一體，而研筋力最優。比之於勇，則披堅執銳，所向無前；論之於談，則緩頰朶頤，離堅合異。有李信王離之攻取，無子貢魯連之變通。可謂力過弘景，雄蓋子雲。』述書賦云：『文幾纖潤，穩正利草。輭媚橫流，姿容娟好。若其抑阮袞般，庶幾同塵。似泉激流於懸磴，木垂條於晚春。』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官至北中郎諮議參軍。南史本傳云：『家貧，嘗傭書以養母，善楷隸。』書小史稱其幼聰慧，及長，篤愛墳籍，工屬文，善楷隸，聚書至萬卷，率

多異本。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官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書小史稱其善屬文，工草書。宣和書譜云：『約作草書亦工，下筆超絕。』

江淹、字文通。釋適之金壺記稱其墨妙筆精。

柳惲、字文暢，河東人，官至吳興太守。南史本傳稱：『惲善尺牘。』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官至吏部郎，掌著作。書斷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體雜闕利，覩夫彥昇。構牽掣而無法，任胸懷而足憑。猶注懸泉，咽凝冰。』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官至國子祭酒。南史本傳云：『鈞善隸書，爲當世楷法。』書斷云其尤工行草，范雲任昉並稱美之。述書賦云：『季和慢速，風規所屬。員轉頗通，骨氣未足。』

傅昭、字茂遠，北地人，官至祕書監。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茂遠捷銳，足以自給。彥和連環，迅不可及。如過雨之奔驚雷，飛燎之赫原隰。』

朱異、字彥和，吳郡人。書小史稱其尤善草書。

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官至太常卿，慧曉之子。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武帝詔以爲黃門侍郎不起。書小史稱其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書射棊算並一時之絕。

丁覘，洪亭人，官晉安王侍讀。書小史稱其殊工草隸。書斷云：『丁覘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永草。」』

到沆、字茂瀣，彭城人，官至北中郎諮議參軍。南史本傳，稱其工篆隸。

袁昂、字千里，陳郡夏陽人，仕齊，爲祕書監，黃門侍郎；入梁官至中書監。書小史云：『昂以孝稱，善書書，嘗著書評一卷。』法書要錄載其古今書評云：『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亦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頗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綸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

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氣骨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絕壁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尙書令，袁昂啓。勅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躍天門，虎臥鳳闕。簿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晤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官安成王法曹參軍，後不仕，與處士張孝秀居東林寺。書小史稱其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經二千餘卷。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書小史云其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廬山，居東林寺。博極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攻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

孔敬通、官至東宮學士。書小史云：『通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風流，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又創為左右書，當時座上酬答，無有識者，庾元威見而達之，遂呼為衆中清閒法』。

庾元威、字少明。書小史稱其善蟲篆，及雜體書，作論書一篇行於世。法書要錄載其論書云：『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為宜，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表章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己巳莫分，東柬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讀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疎漪，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有寒士自陳簡於掌選，詩云：「伎能自寡薄，支葉復單貧。柯條謐垂景，木石詎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效顰終未似，學步豈知眞？實云亂朝緒，是曰斁彝倫。俗作於茲混，人途自此淪。」離合之詩，緜來久

矣，不知譏刺，爰加稱贊，是其第六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官，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過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答人借車，還曰「不具」。眞本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許乃告絕私弔，答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攣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爲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來。許愼門徒，居然嗢噱；衞恆子弟，寧不傷嗟？謀誤衆家，豈宜改習？書字之興，緜來尙矣。沮誦倉頡，黃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倉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爲五十五章，爲三倉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爲中卷，和帝永和中賈升郎更續記彥均爲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衙人，故人稱爲三倉也。夫倉雅之學，儒博所宗，自景純注解，轉加敦尙。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倉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

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係，梁初復有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譏駁，余忽橫議，實不自許，敬俟明哲，定其可否。而字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四家。許愼穿鑿，賈氏乃奏說文；曹產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俱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字弗全體。周禮以鷄斯爲笄纚，禮記以相近爲禳祈，致令衆議叢殘，音辭駭乎，蓋繇程邈變隸，流傳未一。鄭公詩譜，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丹陽五官丘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擿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少値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畺字，不依羲獻妙迹，不逐陶葛名方；作蒓虀不斅晉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螢露。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倣，家藏紙貴；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爲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刁斗出于古器，忝辱繇乎內典。散隸露書，終是飛白。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

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書、汲冢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頑書、籀文書、奇字、繆篆、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隸、塡隸、蟲食葉書、科斗書、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隸、飛白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四十種，皆純墨。龜文書、節文書、眞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蟲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鸞隸、蛇龍文、隸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兎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以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緣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押書、檝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眞草之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有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爲妙。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不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

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書瑞應圖，千古卓絕！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獬廌、周穆狻猊、漢武神鳳、衞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縢玉英、玄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服、可爲翫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植，制一部焉；此乃靑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有。復於屛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鄙子，凡百屛風，傳者愈謬，併懷歎息！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愈精，丹靑轉妙，乃有此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之亡婦，王嫱繇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開談者，一筆之外，僅可彈雀；顧長康稱爲三絕，終是半癡人耳。雜體旣資於書，所以附於書末。」

徐僧權、東海人，官至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書小史稱其以善書，知名。

劉孝綽、字孝綽，繪之子，彭城人，歷官祕書監。南史本傳云：「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兼善草隸，自以書迹似父，乃變爲別體。」

范懷約、吳郡人，官至東宮侍讀。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梁武帝云：「懷約眞書有力，而行草無功，故知簡牘非易。」述書賦云：「翛翛懷約，任己作制。若孤陋儒生，辛勤一

藝。』

江蒨、字彥標，濟陽考城人，官至光祿大夫。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彥淵氣懦，任力或滯。猶翮短風高，升沈靡制。』

江祿、字彥遐，蒨之弟，官至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書小史稱其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人。書小史云其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遂工楷隸。朱履貞書學捷要云：『珍少孤貧，以釘畫地學書。』

顏協、字子和，瑯琊臨沂人，爲湘東王記室。南史本傳稱其工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眞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

庾肩吾、字愼之，自號玄靜先生，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書斷稱其才華旣秀，草隸兼善，歷記專精，遍採名法，亦可謂贍聞之士也。然志雖奇古，而手不副情，文勝質史，是之謂乎？述書賦云：『肩吾通塞，併乏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聞師阮，何至遼夐？使鉛刀之均鋒，稱並利而則佞。』法書要錄載其書品論云：『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爻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

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加士，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月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繁從省，漸失潁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首仰立；塡飄板上，繆起印中。波囘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趣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疎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書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隸體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蓬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

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為略論，總名書品。張芝伯英、鍾繇元常、王羲之逸少三人，上之上。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蠶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峯巒間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張，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欠尺，驗於成字。眞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君端策，故以述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豪；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之上。崔瑗子玉、杜度伯度、師宜官、張昶文舒、王獻之子敬五人，上之中。論曰：崔子

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索靖幼安、梁鵠孟皇、韋誕仲將、皇象休明、胡昭孔明、鍾會士季、衛瓘伯玉、荀輿長胤、阮研文幾九人，上之下。論曰：幼安斂姿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豪，須張華左紙；孔明動見楷模，所爲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駈駕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功拙兼效，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胤狸骨方，擬而難進；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張超子並、郭伯道、劉德昇君嗣、崔寶子眞、衛夫人茂猗、李式景則、庾翼稚恭、郗愔方回、謝安安石、王珉季琰、桓玄敬通、羊欣敬元、王僧虔簡穆、孔琳之彥琳、殷鈞十五人，中之上。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費鹹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眞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道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著愛好，終得肩隨。此十

五人，允爲中之上。魏武帝曹操孟德、孫皓吳主元宗、衞覬伯儒、左伯子邑、衞恆巨山、杜預元凱、王廙世將、張彭祖、任靖、韋昶文休、王修敬仁、張永、范懷約、吳休尙、施方泰十五人，中之中。論曰：魏武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淸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遞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鄴下，同年後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羅暉叔景、趙襲元嗣、劉輿、張昭、陸機士衡、朱誕、王導、庾亮元規、王洽敬和、郗超景興、張翼、宋文帝、康昕、徐希秀、謝朓玄暉、劉繪、陶弘景通明、王崇素十八人，中之下。論曰：叔景元嗣，並稱四州；劉輿之筆札；張超之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功；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效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於山谷；王崇素靡倫，書筆傳於黑闇。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姜詡、梁宣、魏徵玄成、韋秀、鍾輿、向泰、羊忱、晉元帝景文、識道人、范曄蔚宗、宋炳、謝靈運、蕭思話、薄紹之敬叔、齊高帝、庾黔婁、費元瑤，孫奉伯、王眘、羊祜叔子，二十人，下之上。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楊經、諸葛融、楊潭、張炳、岑

淵、張興、王濟、李夫人、劉穆之道和、朱齡石、庾景休、張融思光、褚元明、孔敬通、王籍文海十五人，下之中。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尙文情，披其蘩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尤爲下之中。衞宣、李韞、陳基、傅廷堅、張紹、陰光、韋熊、張暢、曹任、宋嘉、裴邈、羊固、傅夫人、辟閭訓、謝晦、徐羨之、孔閭、顏寶光、周仁皓、張欣泰、張熾、僧道人、法高道人二十三人，下之下。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跡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尤爲下之下。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州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北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之爾。」

韋仲、京兆人。南史顏協傳稱其善飛白書。

謝善勛、會稽人。南史顏協傳稱其能爲八體古文，方寸千言。

貝義淵、吳興人。廣藝舟雙楫云：『貝義淵書始興王碑，則長鎗大戟，實啓李更。其碑千餘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爲異寶。』

周弘讓、汝南人，官至太常卿光祿大夫。述書賦云：「弘讓迅快，放誕可觀。利疾速

著，筆墨輕乾。若里居僻陋，臺木樛盤。』

王崇素，書品云：『崇素臁倫，書筆傳於里閭。』書後品稱其時象麗人之姿。

斛斯彥明，書後品云：『斛斯筆勢，咸有由來。』

滿懿，富陽人。述書賦云：『滿懿押署，結體則斂，如磐臥虎。』

陳

（公元五三七年至五八九年計三三年）

武帝、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書小史稱其涉獵史籍，善行草書。述書賦云：『爰及陳氏，霸先創業。盤桓有威，牢落無法。等王師憑怒，挫衂攻劫。』

文帝、名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書小史稱其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善行草書。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宣帝長子也。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述書賦云：『嗟文煬而不知，徒染豪而敗法。』

武宣章皇后、名要兒，吳興烏程人。書小史稱其少聰慧，美容儀，善書，能誦詩及楚辭。

後主沈皇后，名婺華，吳興武康人。厲鶚玉臺書史稱其獵經史，工書翰。述書賦云：『沈氏后德，名標婺華。允光覩署，獨美可嘉。如晚晴陣雲，傍日殘霞。』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書小史云：『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蹟，事覺，其書並沒官，藏於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法。』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也。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也。書小史云其陳亡入隋，爲臨洮大守，善行書。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也。書小史稱其善行書。宣和書譜云：『策之雅意翰墨，作字勁舉，而行草尤工。』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也。書小史稱其善行書。述書賦云：『高疎壯浪，復覩伯謀。並如策馬馳逐，葦航泛浮。』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書小史稱其能眞書。述書賦云：『叔齊鬱然，名押而已。』

長沙王叔懷、宣和書譜云：『叔懷行書，筆畫圓整，其論梅發一帖，字嫵媚而藏勁氣。』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官至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書小史稱其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尤善丹青；時王褒能書，俱爲宣城王賓友，人號二絕。述書賦云：『接武隨波，雷同野王。如巽饒肥之挺質，俱竹柏之凌霜。』

徐陵、字孝穆，東海人，官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書斷稱孝穆善正書。述書賦云：『孝穆鄙重，剛毅任拙；猶偏裨武夫，驍勇智劣。』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官至右衛將軍。書小史稱其涉獵文史，善書翰，工楷隸。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仕梁爲彭澤令，入陳遷尚書度支郎。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

謝貞、字元正，陳郡人，南史本傳稱其工草隸蟲篆。

王克、瑯琊人，官至尚書僕射。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名劣筆健，乃逢王克。通流未精，疏快不忒。猶腐儒宿士，運用自得。』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官至度支尚書。南史本傳稱其善尺牘，工草隸。述書賦云：『翩翩濟陽，茂世希祥。任樸無聞，適俗不忘。父輕而迅，子懍而剛。』

蔡徵、字希祥，景歷之子，官至中書令。宣和書譜云：『蔡徵草書，筆力遒勁，頗合規矩。』

孫瑒、字德璉，吳郡人。南史本傳云：『瑒尤便書翰。』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官至光祿大夫，領右驍衛將軍。南史本傳稱其善草隸。述書賦云：『快哉伯武！心空手敏。古風若遺，令範惟允。如平郊逸驥，晚景飛隼。』

蕭乾、字思惕，蘭陵人，官至五兵尚書。陳書本傳稱其善草隸，得叔父子雲之法。

蕭引、字昇休，蘭陵人，官至正威將軍。陳書本傳稱其善隸書，爲當時所重。

江總、字總持，濟陽人，官至尚書令。宣和書譜稱其作行草，爲時獨步，以詞翰兼妙得名。述書賦云：『坡陁總持，獨步方外。甘率性而乘異，非接武於興會。若時逢隱淪，卒不冠帶。』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官至侍中尚書右僕射。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仲倫則快速無度，馳突不疏。尺題已終，筆勢仍餘。似逸籠檻之乘鳥，委飛鳥之所如。』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官至信威晉熙王府長史。南史本傳云：『凝工草隸。』宣和書譜云：『凝行書尤擅一時。字畫秀潤，可追步晉人。』

丁覘，書小史稱其善正書，宣帝於太極殿內作鼎，刻忠臣烈士名，詔覘書之。

謝嘏、字含茂，陳郡人，官至侍中中書令。書小史稱其工行草書。述書賦云：『含茂悠悠，薦臻同德。迫時季而陵替，俱道喪於翰墨。徒麋鹿爲先後，非勝負可差忒。』

袁憲、字德章，陳郡人，官至右僕射。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德章率爾，流浪急速。骨氣怎高，風神入俗。符縱志而失道，等潰河與顛木。』

賀朗、會稽人，官至祕書監。書小史稱朗善行書。述書賦云：『賀氏曰朗，雖非動人。不事筆力，獨阻學貧。若宦游旅泊，衣化風塵。』

伏智道、昌平人，官至鎮北長史。書小史稱其善草書。述書賦云：『知道則寬疏弛慢，無可取則。削凡常，病窒塞。獨岸陸縱獺，艱辛騁力。』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官至侍中征北將軍。南史本傳稱其工隸書。

劉覘，書小史稱其好文學，工草書。

庾持、字元德，潁川人。陳書本傳稱其善書記，以才藝聞；又善字書，屬辭好爲奇字。

陸繕、字士儒，吳人。宣和書譜云：『觀其草書風度，亦可以見其人物之飄逸云。』

鄭仙、宣和書譜云：『失其世系，官至東宮洗馬。幼通經史，尤善草字，深慕鍾王之

法、而得其旨，觀其用筆俯仰屈折，而筋力有餘。」又云：『如伯意喜用禿筆，豈其鋒藏詘古、而至是耶？』

釋洪偃，會稽人，釋道宣續高僧傳、稱其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鈎。

第二節　北朝之書學（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九年計二〇四年）

石刻以北朝爲至多，書體亦以北朝爲至備，眞書至此，盡善盡美，無以復加，故講碑學者，舍北碑無門。康有爲廣藝舟雙楫舉其要者，亦達百六十餘種，而珍貴之墓志，出土日多，尙未能盡舉焉。北朝文物，本不如南朝之盛，而碑刻幾無不工，後人頗爲致疑，康氏論之曰：『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姸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與晉世皆當書之會耶？何其工也！譬江漢遊女之風詩，漢魏兒童之謠諺，自蘊蓄古雅，有後世學士所不能如者。』康氏述歐陽永叔之言曰：自隋以前，碑志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畫往往工妙。又述張南軒之言曰：南海諸番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若古鐘鼎款識，諸國不同，蓋風氣初開，爲之先者、皆有奇質之氣，此不待於學也，其理豈在斯乎？康氏以爲碑莫備於北朝，因考其有書人者，列爲十家：寇謙之嵩高靈廟碑、蕭顯慶孫秋

生造像、朱義章始平公造像、崔浩孝文皇帝弔比干墓碑、王遠石門銘、鄭道昭雲峯山四十二種、貝義淵始興王碑、王長儒李仲璇修孔廟碑、穆子容太公呂望碑、釋仙報德像。並許之曰：十家體皆迥異，各有所長，瘦硬莫如崔浩，奇古莫如寇謙之，雄重莫如朱義章，飛逸莫如王遠，峻整莫如貝義淵，神韻莫如鄭道昭，超爽莫如王長儒，渾厚莫如穆子容，雅朴莫如釋仙。是中惟始興王爲南碑，而北朝居其九焉。北碑頗多，然可約之爲二種：龍門二十品、除法生北海優塡王外，餘皆純爲方筆，十餘種同爲一體，雄強無匹；鄭道昭雲峯石刻，純爲圓筆，四十餘種同爲一體，神韻高古。此外魏孝昌六十人造像，神彩超俊，有南朝啓牘之疏放妍妙，可以闢阮氏北派拘謹拙陋之論，而解氈裘之嘲矣。他若張黑女志、司馬景和妻墓志，亦有啓牘之美，何曾見其拙陋乎？魏崔揚碑、民國初年出土，兼有鄭文公、嵩高靈廟、石門銘、爨龍顏諸碑之長，尤爲可寶者也。惟南北朝碑，別字殊多，北朝猶甚，故趙之謙有六朝別字記之作；然漢碑別字已多，踵譌承謬，其由來遠矣。是類別字，各自爲政，各碑所見幾無同者，甚至有不可識者，豈亦有秦同文以前之遺風歟？北碑既少翻刻，絕壁之造像，拓本如新；出土之墓志，字如初製。蓋墓志本置棺下，而加以蓋，故少殘缺；且北碑皆書丹於石，僅次眞蹟一等，不若帖之雙鈎摹刻，易失眞也。北碑既盛，爲法書之冠冕，而榜書尤

冠絕古今焉。榜書，古稱署書，今稱擘窠大字，蕭何用以題蒼龍白虎二闕，覃思三月，觀者如流水，然筆蹟無存；曹操之袞雪玉盆、寥寥數字，未成門戶。則榜書之始，當推北魏。此後江河日下，不復有其雄渾古穆矣。白駒谷純爲方筆，額曰：「此白駒谷。」文曰：「中岳先生熒陽鄭道昭遊槃之山谷也」十九字，字大盈尺，亦鄭道昭所書，於雲峯石刻之外，大顯身手，誠擘窠之奇蹟，不可多得者也。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字大逾尺，完好者尚有一千一百餘字，純爲圓筆，尤爲奇寶。此外岡山尖山鐵山薙山諸摩崖，字亦盈尺，凡數百字，與金剛經同爲一體，然不署名；惟薙山般若碑、經主爲梁父令王子椿、武平元年造，爲齊碑無疑。可知金剛經等，亦齊刻也。而南朝之太祖文皇帝之神道等石闕，字數雖少，然氣韻簡穆，亦當占一席地也。

北魏 （公元三八六年至五五六年計一七一年）

北朝書家，未盡見於史籍，多籍石刻以傳，故於姓字之外，無從考其事跡，幾不知爲何許人也。然其不朽之作，實臨池者之異寶，流芳千載，原非僥倖；其他書法高古，而不署名者尚多也。

崔悅、字道儒，清河武城人。陳思書小史稱其善草隸，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故魏初重崔盧之書。諶傳子偃，偃傳子悅，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

崔潛、悅之子。書小史稱其善隸草，常爲兄渾等誄，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郎王遵業買書於市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

崔宏、字玄伯，潛之子，官至吏部尙書。北史崔浩傳、稱其善草隸，爲世模楷，行押特盡精巧；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翰，故世無遺迹。

崔浩、字伯淵，宏之子，官至司徒。北史本傳稱：『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廣藝舟雙楫云：『弔比干文瘦硬峻峭，其發源地絕遠，自尊楗褒斜來，上與中郎分疆而治，必爲崔浩書。』又許之云：『弔比干文，若陽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

崔簡、一名覽，字仲亮，浩之弟，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北史崔浩傳稱其以善書，知名。

崔衡、字伯玉，清河人，官至內祕書中散。北史崔浩傳、稱其學崔浩頗亦相類，當時詔

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

崔光、字長仁，清河人。北史本傳云其家貧好學，傭書以養父母；表定石經，勘校殘闕，欲修補之。

盧玄、字子眞，范陽涿人。書小史云其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玄父邈以上兼善草迹；玄子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魏衞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盧晏、位給事黃門侍郎。書小史稱其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官至符節令兼著作郎。書小史稱其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之亂，遷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式少專家學，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榜題字，皆式書也。延昌中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以許書說文爲本，上篆下隸。

江順和，式之兄子，官至征虜將軍。北史江式傳稱其工篆書。

江強、字文威，陳留人。江式傳云：『強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書小史稱其善正隸書。

谷渾、字元沖，昌黎人，道武時爲內侍左右；太武時累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北史本傳稱其在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

竇遵，頓丘衞國人，位至濮陽太守。北史竇瑾傳云：『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子僧演，以善書拜庫部令。』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官至中書侍郎。書小史云其以工書，受勅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太昌子。

沈法會，兗州人。書小史稱其能隸書，宣武在東宮勅法會侍；會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劉芳、字伯友，彭城人，官至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北史本傳、稱其篤志墳典，傭書自給，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撰急就篇續注音義三卷。

劉懋、字仲華，芳之從子，官至太尉司馬。北史本傳稱其善草隸書，識奇字。

郭祚、字季佑，太原晉陽人。官至征西司馬雍州刺史。書小史稱其涉獵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尤善行書。

柳僧習，官至潁川太守。書小史稱其敏於當世，特善正書。

柳楷、字士則，河東解人，位至撫軍司馬。書小史稱其善草書。

夏侯道遷，譙國人，歷華瀛二州刺史。書小史稱其遍覽書史，閑習尺牘。

庾道，潁川人，位至中郎將。書小史稱其歷覽史傳，善草隸。

曹世表、字景昇，魏郡人，孝昌中爲尚書右丞，遷東南道行臺。書小史稱其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

孫伯禮，武邑人，位至國子博士；惠蔚之子。書小史稱其善隸書。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爲太學博士。書小史稱其有志行，學博才清，工隸草，解音律。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官至中山內史平北將軍。北史本傳稱其善草隸書。

王由、字茂道，世弼之子，位至東萊太守。書小史稱其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官至尚書左丞。書小史稱其善屬文，工尺牘。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書小史稱其有才學，敏慧機巧，工畫善行草書及雕刻。官至將作

大匠、太常少卿、前將軍、都水，兼此四官。

劉仁之、字山靜，歷任將軍，西兗州刺史。魏書本傳云：『仁之真草筆迹，頗號工便，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人。朱履貞書學捷要云其幼爲牧羊奴，以壺漿倩人書字於路旁，時書地學之，游雅牘之教以書，仕至太鴻臚。

李思穆、字叔仁，官至營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工草隸，爲當時所稱。

沈嵩，吳興人，官至司馬。書小史稱其善行書。

呂溫、字晞陽，壽張人，官上黨太守。書小史稱其善隸書。

盧淵，官至祕書監。書小史稱其工書，傳鍾法，有能名。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官至右丞。魏書本傳云：『忠之頗有筆札，尤善行草。』

穆洛，王昶金石萃編云：『武德鎮魏修義橋石像碑，書碑者穆洛。』魏書官氏志云：『丘穆陵氏，後改穆氏也。』

鄭道昭、字僖伯，開封人。包世臣藝舟雙楫云：『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當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

字，才惠公誌，出其手也。』又云：『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眞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瑛乙，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廣藝舟雙楫云：『雲峯石刻，體高氣逸，密緻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像無盡。若能以作大字，其穠姿逸韻，當如食防風粥，口香三日也。』又云：『白駒谷之體，轉折點畫，皆以數筆成一筆，學者不善學，尤患板滯，更患無氣，此是用方筆者。方筆寫榜書最難，然能寫者，莊雅嚴重，美於觀望，非深於北碑者，寡能爲之而無弊也。』

王遠，畢沅關中金石記云：『遠不以書名，而石門銘超逸可愛。』廣藝舟雙楫列於神品；且評之云：『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岩，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籠也。六十人造像、鄭道昭、瘞鶴銘、乃其法乳，後世寡能傳之。蓋仙人長生，不食人間煙火，可無傳嗣。必不得已，求之宋之山谷，或嘗得大丹學飛升者；但力薄終未能凌霄漢耳。』

王長儒、任城人。郭宗昌金石史云：『李仲璇碑、筆力勁駿，如偏面驕嘶，又如瓣髮章甫，殊俗揖讓。』廣藝舟雙楫云：『李仲璇如烏衣子弟，神采超俊。』黃易云：『李仲璇修

孔廟碑側有一行，知是王長儒書。」

蕭顯慶，孫秋生造像書者。廣藝舟雙楫云：『莊茂則有若孫秋生長樂王太妃侯、溫泉頌。』

朱義章，始平公造像書者。廣藝舟雙楫云：『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

穆子容，字山行，代人。畢沅中州金石記云：『太公呂望表，穆子容書丹於石，書法方正，筆力透露，爲顏眞卿藍本。』

寇謙之，昌平人，嵩高靈廟碑書者。廣藝舟雙楫云：『靈廟碑，如入收藏家，舉目盡奇古之器。』

盧伯源，范陽人。北史盧玄傳云：『伯源六世祖諶，法鍾繇書，子孫傳業。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皆其所題。』

黎廣，河間人。北史黎景熙傳云：『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世傳其法。』

李夫人，厲鶚玉臺書史云：『高愼妻李氏，趙郡李徽伯女，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

李彪女，玉臺書史稱其幼而聰令，彪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

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後宮咸宗師之。

北齊（公元五五〇年至五七七年計二七年）

趙隱、字彥深，南陽宛人，官至司徒。書小史稱其性聰敏，善書計，後徵補大丞相功曹，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

張景仁、濟北人。北史本傳云其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

姚孝標，魏郡人。北史崔浩傳云其工書，知名於時。

崔季舒、字叔正，挺之從子，官至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書小史稱其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

杜弼、字輔玄，曲陽人。書小史稱其幼聰敏，爲征虜府默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隸札，每爲時輩所推。

韓毅，魯郡人。書小史稱其工正書，神武用爲博士，以教彭城景思王浟。

元行恭，河南洛陽人，官至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書小史稱其美姿貌，兼俊才，善正

行書。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書小史稱其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尺牘。

劉珉、字仲寶，彭城人，官至三公郎中。書小史稱其善行草書。李嗣眞書後品云：『珉書如顛波赴海，狂瀾爭流。』竇臮述書賦云：『蕭條北齊，浩汗仲寶。劣充凡正，備法緊草。遐師右軍，斂爾蘇道。究千變而門一，乘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島。』

劉玄平，珉之子。書小史稱其高蹈不仕，隋贈貞範先生，善行草書。述書賦云：『玄平嗣芳，訛俗名揚。』

殷英童，書小史稱其善楷隸書，兼工畫。

李鉉、字寶鼎，南皮人。北史本傳云：『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章，月餘便通。齊神武妙簡碩學，以教諸子，與工書人韓毅等同在東館。』

李繪、字敬文，趙郡人。北史李渾傳載其六歲便入學，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通急就章。

劉逖、字子長，彭城人。書後品云：『劉黃門書，如落花從風。』

賈德冑，博陵人。北史齊孝昭諸子傳云：『德冑教樂陵王百年書。』顏之推、字介，協之子。北齊書本傳云：『之推工尺牘，兼善於文字。』書小史稱其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大象末，爲御史上士。

慧朗，北齊隴東王威孝頌云：『慧朗至能草隸，世人稱朗公書者是也。』

魏夫人，韋續九品書人論列其正行書於品下下。

北周

（公元五五七年至五八一年計二五年）

趙文深、本名淵，避唐高祖諱，改字德本，南陽宛人。書小史云其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太祖以隸書紕繆，令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及隋文帝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尙難反，亦改習褒書，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于碑榜，餘人獨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初成，文

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郡守。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北史本傳云其從祖廣魏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從崔宏崔浩受學字義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小異。周文徵入關，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東閣，歷官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趙仲將，彥深之子，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于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史本傳稱其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

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官至司空。周書本傳云：『梁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書小史稱其博觀經史，雅好屬文，侯景亂，武陵王紀稱帝于蜀，以撝爲益州刺史；周王代蜀，撝降，歷少傅蔡陽郡公。撝善草隸，名亞於褒。

蕭慨，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孫。書小史稱其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歷著作郎，待詔文林館，終於司徒從事郎中。

寶慶，扶風平陵人，襲封陳公。書小史稱其有姿儀，性和厚，工草隸。

寶璡，慶之弟。書小史稱其亦工草隸，頗解音律，官至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梁散騎常侍肩吾之子。書小史稱其幼而俊邁，博覽羣籍，善行書，仕周位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柳弘，字匡道，河東人，官至御正下大夫。書小史稱其少聰穎，亦善草隸。

泉元禮，上洛人。書小史稱其少有志氣，好弓馬，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累遷征東將軍。

薛愼，字佛護，河東汾陽人。書小史稱其好學能屬文，善草書；歷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

薛溫，字尼卿，河東汾陰人，道衡之兄。北史薛道衡傳，稱其尤善隸書。

沈遐，北史趙文深傳云：「周文帝以隸書紕繆，命趙文深、黎景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

裴漢、字仲霄，聞喜人。周書本傳稱其善尺牘。

單于斯彥，九品書人論列其行草書於品下下。

第八章　隋朝之書學（公元五八一年至六一七年計三七年）

隋雖統一南北，然以祚短，書家實皆南北朝人，此期亦卽書學之末運，氣韻漸弱，章法漸齊整，不復有飛逸雄強之美矣。今人之所謂六朝，常指吳東晉宋齊梁陳，建都於金陵者而言。書學上之所謂六朝，則爲晉宋齊梁陳隋也。康有爲廣藝舟雙楫論書，以此爲界。其言曰：「六朝筆法，所以過絕後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爲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往；自唐以後，局促褊急，若有不終日之勢，此眞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爲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後之書疏；唐以前之書茂，唐以後之書凋；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後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後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後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後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後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後之書斂。」所論甚是，此卽唐論之所以作也。自來書法，其始也，遒麗天成，千變萬化，不可端倪；其終也，專講整齊，圓規方矩，幾若算子，古意漓而俗氣盛，遂亦不足觀矣。大篆、若鐘鼎款識，率多大小錯綜，長短參差，奇逸飛動，似欹實正，至石鼓

已漸趨整齊；隸書、若魯孝王刻石、石門頌等，率多大小錯綜，長短參差，奇逸飛動，似欹實正，至曹魏受禪表上尊號，已漸趨整齊；楷書、若石門銘瘞鶴銘及六朝諸碑，率多大小錯綜，長短參差，奇逸飛動，似欹實正，至隋之龍藏寺、蘇孝慈墓志等，已漸趨整齊。書愈工整，則格愈卑，氣愈薄，力愈弱，故康氏有觀其書而可知其時代之說，即此理也。隋碑若曹子建，尚能縱其筆勢，不失其雄健之美。龍藏寺康氏雖稱其統合分隸，並弔比干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璇諸派，荟萃爲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隋碑第一也。以上評語，可謂推崇備至；然其雄強比之魏靈藏楊大眼爲何如？而美比之爨龍顏暉福碑爲何如？神韻比之石門銘鄭文公爲何如？高古比之嵩高靈廟爨寶子爲何如？儁秀比之李仲璇六十人造像爲何如？雖云集成，亦不過具體而微，但見其薄弱，不可同日而語也。隋碑據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所載有百種，以造像記爲多；廣藝舟雙楫舉其要者，亦有四十餘種，不可謂少也。

隋代祚短，統一南北，不及三十年，故是代書家，實皆南北朝人，或官於隋，或卒於隋，並列於此。

煬帝、姓楊名廣，高祖第二子也。陳思書小史稱其少敏慧，好學，善屬文，好飛白書。

大業記云：『煬帝將幸江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惜別，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飛白題二十字，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離別只今年。」』二王書錄云：『大業末，帝幸江都，祕府圖書，多將從幸，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其間得存，所餘無幾。弒逆之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為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書小史云其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善屬文，工草隸。

盧昌衡、字子均，范陽人，官至禮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北史本傳云其風神澹雅，博涉經史，工草行書。竇臮述書賦云：『昌衡跌宕，率爾而作。雖蔑法而或乖，乃由衷而不怍。似野筍成竹，長風隕籜。』

閻毗，榆林盛樂人。書小史云其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絕。周武帝時拜儀同三司；隋文帝愛其才藝，令侍東宮，官至朝散大夫，將作少監。

趙孝逸、湯陰人，官至四門助教。述書賦云：『文深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竇蒙注云：『文深師右軍，孝逸效大令，甚有功業。當平梁之後，王褒入國，舉朝貴胄，皆師於褒。惟此二人獨負二王之法，俱入隋；臨二

王之迹，人間往往爲貨耳。』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官至著作郎。北史本傳稱其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書後品云：『虞綽鋒穎迅速。』

丁道護，譙國人，官至襄州祭酒從軍。書小史稱其善正書。歐陽修六一題跋云：『啓法寺碑、丁道護所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經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道護不古不今，適媚有法。』

丁道眞，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善草書。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官至內史侍郎。書小史稱其博學有高才，善草隸。

房彥謙、字孝冲，清河人，官至司隸刺史。北史本傳稱其解屬文，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述書賦云：『彥謙草力，浮緊循常。糟粕右軍之化，依稀夫子之牆。如螢星榆之衆象，無月桂之孤光。』

史陵，張懷瓘書斷云：『褚遂良嘗師史陵，蓋當時名筆也；然史亦有高古，傷於疏瘦。』趙明誠金石錄稱其善正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人。宣和書譜云：『道衡未聞以善書稱，觀其和南正書一帖，亦

非泯泯衆人之筆。』

孟弼，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青州舍利塔下銘，孟弼八分書，甚佳。』

韋霈，京兆人。隋書經籍志云：『開皇中，搜訪異書，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

賀混，韋續九品書人論列其行草書於品下中。

釋智永，會稽人。書小史稱其工草隸。馮武書法正傳云：『智永爲羲之之七代孫，妙傳家法，爲隋唐學書者宗匠。住吳興永欣寺，登樓不下四十餘年，積年臨書千字文，得八百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取而瘞之，號退筆塚。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云：『智師千文，筆筆從空中落，從空中住，雖屋漏痕，猶不足以喩之。』翰林禁經云：永字八法，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智永發其旨趣，授虞世南。』米芾海嶽名言云：『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俱備。有眞迹，自顚沛書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釋智果，會稽人。書斷云：『智果工書銘石，隋煬帝甚善之，其爲瘦健，造次難類，常

謂智永師曰：「和尙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夫字有萬象，玄鑑於心，好其體質而布其意；且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淸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武，虛張夸耀。果隸行入能品。述書賦云：「智永智果，禪林筆精。天機淺而恐泥，志業高而先成。或拘凝重，蕭索家聲。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猶能作師門之領袖，爲當代之準繩。並如君子勵躬於有道，高人保志而居貞。」書法正傳錄其心成頌云：「囘展右肩，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宣臺尙」字是。長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寶其典」字是。峻拔一角，字方者擡右角，「國周用」字是。潛虛半腹，畫稍粗於左，右亦須著，遠近均勻，遞相覆蓋，放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間開間闔，「無」字四點；四畫爲綜，上開下闔也。隔仰隔覆，「並」字隔二，「畺」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迴互留放，謂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並放，變換垂縮，謂二竪畫，一垂一縮，「幷」字右縮左垂，「斤」字左縮右垂是也。繁則減除，王書「懸」字虞字「毚」字，皆去下一點；張書「盛」字改皿從血。疎當補續，王書「神」字、「處」字，皆加一點，「却」字卩從阝是也。分若抵背，「卅册」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鍾王歐虞皆守之。合如對目，「八」字「州」字之類，皆須潛相矚視，孤單必大，一點一畫，成其獨立者

是也。重並仍促，「昌呂爻棗」等字上小，「林棘絲羽」等字左促，「森淼」等字兼用之。以側映斜，擎爲斜，磔爲側，「交欠以入」之類是。以斜附曲，謂乀爲曲，「女安必互」之類是。單精一字，力歸自得，鄉背仰覆，垂縮迴互不失也。盈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行行皆相映帶，聯屬而不背違也。」

釋敬脫，書小史稱其善正書，能用大筆寫方丈字，天然遒勁，不加修飾，當時謂之僧傑。

釋述，書斷云：「釋述釋特，與智果並師智永，述困於肥鈍，特傷於瘦怯，皆不得中，而智果差優。」

第九章　唐朝之書學（公元六一八年至九〇六年計二八九年）

書至於唐，雄厚之氣已失，江河日下，非天才學力之所能挽回。太宗雖篤好書法，天下靡然從風，士大夫講之尤力，書家雖盛，已無六朝楷模，盛極而衰，大勢已去，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馬宗霍書林藻鑑云：『唐代書家之盛，不減於晉，固由接武六朝，家傳世習，自易爲工。而考之於史，唐之國學凡六，其五曰書學，置書學博士，學書日紙一幅，是以書爲教也。又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其三曰書，楷法遒美者爲中程，是以書取士也。以書爲教仿於周，以書取士仿於漢，置書博士仿於晉，至專立書學，實自唐始，宜乎終唐之世，書家輩出矣。』然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則評之云：『鑽承陳隋之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幾若算子，截鶴續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唐代之重書學，及書家之盛，雖不能非議，而不復能推陳出新，止求齊整，有類算子，亦終不能爲其解嘲，此康氏之所以卑唐也。是代楷法，遠不及隋，然石刻流傳，則較前代爲多。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所載不下三千種，舉其著者，莫如昭陵二十

九種；葉昌熾語石云：『昭陵爲唐碑淵藪，撰人書人，皆極一時之選，學書者、所當奉爲楷模也。』次則翁方綱蘇齋唐碑選，所載有五十種，亦屬精選。然虞世南之孔子廟堂碑，顏師古之慈等寺，歐陽詢之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九成宮醴泉銘，褚遂良之三藏聖教序，佳搨多不易得矣。惟開成石經、尙稱完好，唐人書之佳者也。唐初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雖尙有六朝遺意；然較之龍藏寺、則更爲薄弱，自知才力不逮，守轍循塗，不復敢縱其筆勢矣。惟李邕之端州石室記，尙不失其爲雄厚，唐碑之翹楚也。顏眞卿、柳公權，雖負盛名，取其著者，若顏之郭家廟碑、中興頌、八關齋會報德記、麻姑壇，柳之玄祕塔、陰符經序，不但古意已失，而且俗氣甚盛，此米元章所以有醜怪惡札之誚也。以愚見唐代楷書，誠不足道，行草尙有可觀。行書聖教序雖佳，然乃懷仁集右軍書而成，固無論矣。顏之裴將軍爭坐位，柳之蘭亭詩，皆有可觀；李之雲麾將軍，尤爲險勁；至顏之祭姪稿墨迹，則雄深雅健，奇逸飛動，定武蘭亭肥本尙未足以爭勝也。孫虔禮書譜、則純爲晉法，雖無新意，然亦藉此以存晉人之面貌。張旭狂草，尙能特立獨行，不落前賢窠臼，號稱絕倫，詢無愧色。懷素雖粗獷，然氣滿神旺，常縱其筆勢，時至於尋丈，繞紙一周，毫無倦容，亦屬奇觀，可謂能自立門戶，不寄前人籬下者也。李陽冰以篆鳴於唐代，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天地山

川、日月星辰、雲霞草木，皆有所得，然薄弱太甚，前人已有燒筆尖之誚。望漢之三公山開母廟石闕，固當興歎，即方其本朝季康浯溪銘、瞿令問峿臺銘之雄健，亦不逮遠甚，況唐以前乎？其所書謙卦銘，謙字篆法無一同者，牽強已甚，殊不足觀，若謂如此方稱善變，曷不一觀石鼓乎？亦可以自愧矣。故唐代書學雖盛，書家雖衆，亦不過如此而已。

唐代君主，能書者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故是代書家之衆，反過於前，而論書之作，亦誠汗牛充棟矣。故敍其人，並錄其言焉。

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陳思書小史稱其性寬仁，善書，尤善行草，工而且疾，結字不拘常體，而筆迹韻媚可愛。竇臮述書賦云：『我巨唐之膺休，一六合而闡幽。武功定，文德修。高祖運龍爪，陳睿謀。自我雄其神貌，冠梁代之徵猷。』竇蒙注云：『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焉。』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也。書小史稱其聰明英異，有大志，兼資文武，博通羣書，善屬文。工隸書飛白，得二王法，尤善臨古帖，殆于逼眞；貞觀初、銳意臨翫右軍眞迹，人間購募殆盡。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十八年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座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

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竟釋其罪。』述書賦云：『太宗則備集王書，聖鑒旁啓，雖躡閫井，未登階陛。質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綜法禮。』馮武書法正傳載其論書云：『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爲公子時，頻遭敵陳，義旗之始，乃平寇敵。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陳，卽知強弱；以吾弱御其強，以吾強衝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陳，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又筆意云：『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眞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死畫，方盡書之道也。』又指意云：『夫字以神情爲精魄，神若不和，則無態度也；以心爲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毫爲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用，神氣冲和爲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芒，用鋒芒不如冲和之氣，自然手腕虛，則鋒含沈靜。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虞安吉云：「夫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眞，可圖其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於

效顰，未入西施之奧室也。」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損豪側管，則鈍慢而肉多；竪筆直鋒，則乾枯而無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又論筆法云：『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和之謂也。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澀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竪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郤，貴蹙鋒而緩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豪。側不得平其筆，勁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須蹲其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而疾罨；磔須戰筆發行，得意徐乃出之。夫點要作稜角，忌圓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士」字是也。凡橫畫必上仰下覆，「志」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合掠即掠，「戶」字是也。「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擊之；「爻」須上磔衂鋒，下磔出之，不可雙出；「多」字四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躙躒，則古秀而

意深；拙在手輕浮，則薄俗而直置。採摭精能，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於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鑒徒懸於闇矣。』

高宗、名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也。朱長文墨池編、稱其雅善眞草隸飛白。法書要錄云：『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蹟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醜，子敬姸而少力。今觀聖蹟，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

中宗、名哲，高宗第七子也。書小史稱其善飛白，嘗寫昇中述志碑，今見存焉。

睿宗、名旦，高宗第八子也。書小史稱其性淳和，長而温恭，好學，通訓詁，工草隸書。述書賦云：『睿宗垂文，規模尙古。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以窺戶。』

玄宗、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書小史稱其孝友慈仁，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好圖書，工八分章草，豐茂英特。述書賦云：『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吞鯨。』

肅宗、名亨，玄宗之子。宣和書譜云：『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草書，爲時矜式。肅宗行書，亦有家法。』

代宗、名豫，肅宗之子。宣和書譜云：『代宗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

德宗、名适，代宗之子。宣和書譜云：『羣臣章奏批答，翰墨落落可觀。』

順宗、名誦，德宗之子。唐書本紀稱其寬仁，喜學藝，善隸書。

宣宗、名忱，憲宗之子。宣和書譜云：『宣宗精於聽斷，其手寫詔勅，爲時榮遇。諸宗承襲太宗之學，皆以翰墨流傳，至宣宗後以行書稱。』

竇后，隋令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舊唐書本傳稱其善書學，類高宗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爲規誡。

武后、名曌。唐書本紀云：『天授元年，后自稱皇帝，改國號周。長安五年，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書小史稱其好飛白書，自題昇仙太子廟碑額。后好書，嘗墨制問石泉公王方慶求其祖父書；方慶進十一代祖導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后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敍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爲榮。述書賦云：『武后君臨，藻翰時欽。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書小史稱其少好學，能書畫，尤長正行書。述書賦云：『漢王童年，自得書意。夙承羲獻，守法不二。』張懷瓘書斷云：『金玉其姿，挺生天骨，襟懷宣

暢，灑落可觀；藝業未精，過於奔放，若呂布之飛將，或輕於去就也。」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書小史稱其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參定同異，尤善書畫。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書小史稱其篤學善草隸，通音律。

魏王泰，書斷云：「魏王魯王，即韓王之倫也。」

曹王明，太宗之子。書小史稱其特善飛白，不減其父。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曹王明行書絕時，飛白亂王右軍，有唐以來一人而已！」

岐王隆範，睿宗之子，追册惠文太子。書小史稱其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爲盡禮。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述書賦云：「惠文靡倦，博好敦勸，恨夫有始無終，灰燼成空。苟權存而投閑，徒榮沒而昇宮。尙可謂梁園筆壯，樂府文雄。累聖重光之盛業，六書一藝之精工。」

臨川公主，太宗女。唐書本傳稱其工籀隸，善屬文。

晉陽公主，太宗女。唐書本傳稱其臨帝飛白，下不能辨。

房玄齡、字喬齋，臨淄人，隋司隸彥謙之子，官至司空文昭公。唐書本傳云其幼警敏，

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後圖形凌煙閣。述書賦云：『房文昭則雅而能和，隱而不訛。精神正氣，胸臆餘波。若蘋萍異品，共泛中河。』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歷太子率更令。書小史云其幼孤，陳中書令江總收養之，教以書記，聰悟絕人，博覽古今。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尤妙古篆，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揚夷狄。』書斷云：『詢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飛白冠絕，峻於古人，猶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籠之勢，風旋雷激，操舉若神。眞行之書，出於太令，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風神嚴於智永，潤色寡於虞世南。其草書迭蕩流通，視之二王，可爲動色；然驚其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雅之致。』書法正傳載其書法云：『瑩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虛。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即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須怒降爲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勿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其八法曰：『丶如高峯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勁松倒折、落掛石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斷犀角，

乀一波常三過筆。」其付善奴訣曰：「每秉筆必在圓正，重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面俱備，長短合度，粗細折中，心目準程，疎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字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付善奴祕訣。」

歐陽通，詢之子，累官殿中監。書小史云其早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仿，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豪，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述書賦云：「學有大小夏侯，書有大小歐陽。父掌邦禮，子居廟堂。隨運變化，爲龍爲光。」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餘姚人，官至祕書監永興公。書小史稱其性沈靜寡慾，博達古今，善正行草書，出於大令。太宗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於浮屠智永，遂究其法，爲世祕受。書斷云其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行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存焉。絕頂危峯，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及其暮齒，加以遒逸。述書賦云：「永興超出，下筆如神。不落疏慢，無慙世珍。然則比文幾而老成，與貞白而德鄰。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法書要錄載其書旨述云：「客有通玄先生好求

古迹，爲余知書啓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余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見聞，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敍之。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蒼史，仰觀俯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思宣王史籀，循科斗之書，採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獨或參用未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鐘鼎，或書於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朴略微而歷禩，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善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以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眞楷猶得精研。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舍，儀則尙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滋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

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數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絕，而旨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書法正傳載其筆髓云：『一、原古：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多門，定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王衞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一、辨應：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爲臣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動之事，執生死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所使，蹟不拘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一、釋眞：筆長不過六寸，促管不過三寸，一眞二行三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也。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只所不能云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晴天；波擊平勻，如微風搖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鈎，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所趨，無間巨細，皆虛散其筆，鋒圓毛蕤，按轉易也。一、釋行：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於頓挫磅礴，若猿獸搏噬；進退鈎距，若秋鷹迅擊。

故覆筆搶豪，乃接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施外拓，而環轉紓結也；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筆掉聯毫，若石寶玉瑕，自然之理也。亦如長空遊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實而復虛。右軍云：「遊絲斷而能續，皆契天眞，同於輪扁也。」又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一、釋草：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叢鈎，柔毫外拓。右爲外，左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如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如騰猿過樹，躍魚透泉，輕兵逐虜，烈火燎原。或氣雄不可抑，或勢逸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違筆意也。契妙欲書之時，當收其視聽，絕慮凝神，正心和氣，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則顛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氣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物象而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住。故知書道玄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於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也。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圓，豈由其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聽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暢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傳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斯徹。又同鼓琴輪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

而應。學者心悟於至妙，書契於無爲，苟涉夫浮華，終昧於斯理。一、勸學：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不學即沒代而無聞矣。且會稽竹箭，湛盧斷割，不括而羽之，淬而厲之，終不見其利用之材矣。右軍云：「躭之玩之，功積丘山；」張芝學書，池水盡黑。當學其雅趣，求其眞意，無圖其形容，滯其體質，此貴乎心意專精，必有誠意也。予中宵之間，夢呑筆，不覺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斯源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不得其門而入，則苦學而難成。故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喩遠，必因蹄而得兎，務欲其要妙，啓其戶牖，庶後來君子，思而敏之矣。」

虞纂，書斷云：『纂世南族子，書有叔父體則，而風骨不逮。』

虞煥，世南之孫。述書賦云：『纂煥嗣聖，體多拘檢。如彼蹴趺，亂其琬琰。』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陽翟人，官至右僕射河南公。書小史稱其博涉文史，工隸楷書，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書斷云：『遂良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眞書甚得媚趣，若瑤台靑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甚有餘態。』述書賦云：『河南專精，克儉克勤。伏膺告誓，銳思猗文。恐無成如

書虎，將有類於效颦。』

曹憲、揚州江都人，官至祕書學士。書小史稱其精於古字，於小學家尤邃，漢杜林衞宏以後，古文泯絕，至憲此學復興，撰桂苑珠叢一百二十卷，體製擬顧野王玉篇。

顏師古、字籀，京兆人，官至祕書監、宏文館學士。書小史稱其少博覽，精訓詁學，善屬文，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性所篤愛。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原。

顏勤禮、字敬，師古之弟，官至著作郎。書小史稱其幼而朗悟，識量弘遠，工於篆籀，尤工訓詁。

顏昭甫、字周卿，勤禮之子。書小史稱其少聰穎，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凡所注釋，必令參定。爲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書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能讀之。

劉仁軌、字正則，陳留尉氏人，位至尚書左僕射。書小史稱其工正行書，少好學，值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書空畫地，遂有能名。

陸柬之，吳郡人，虞世南之甥也，官至太子司儀郎。書小史稱其善正行草書。書斷云：『柬之少師世南，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羲之表奏，蔡邕爲平子後身。晚習二王，尤尚其

古；中年之迹，猶有怯懦；總章以後，乃備筋骨，殊矜質樸，恥夫纖靡。故暴露瑕疵，雖爲時鄙，罔也不恤，尤善運筆，至者興會，則窮理造微。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以此爲少也。』

楊思道、字景猷，華陰人，官至侍中中書令。書小史稱其清警有才思，善草隸，工詩。

上官儀、字游韶，陝人，官至西臺侍郎。書小史稱其工文詞，涉貫墳典，善書。楊師道上官儀、劉伯莊、並師法虞公，過於纂矣。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京兆鄠人，官至吏部尙書鄖國公。書小史云：『開山涉書，工爲尺牘。』

李懷林，洛陽人。書小史稱其工臨寫，善草隸，好爲僞迹。述書賦云：『爰有懷林，厥跡疏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高風甚少，俗態尤多。吠聲之輩，或浸餘波。』

薛純陀，後改名純，太宗時官至祕書。書斷云：『薛純陀學歐陽詢草書，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

孫過庭、字虔禮，吳郡人，官至率府錄事。書小史稱其博通古今，獨秀文華，善正行草書。書斷云：『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雋拔剛斷，尙異好奇，凌越險阻，功用雖少，而

天才有餘。眞行之書，亞於草矣。嘗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旨趣也。」述書賦云：「虔禮凡草，閭閻之風。千紙一類，一字萬同。如見疑於冰冷，甘沒齒於夏蟲。」嘗著書譜云：「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醇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不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

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崖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應，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內，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豪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事，曾不傍歸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姸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求其本，楊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豪釐，論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挺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鑑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

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眞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乎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書；眞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察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於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眞，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從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功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尙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

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敍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年，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眞僞，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以往，代祀綿遠，名字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迹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霧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眞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逸少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

意乖言拙，詳其旨意，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協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彷彿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令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之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絕，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明，多從散落，歷代孤殆，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

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强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豪釐，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其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易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豫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麤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詣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則少而可勉。勉之而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旣知平正，務追險絕；旣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險夷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尙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

忽勞逸以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峯芒。察之者貴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容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掩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掩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之闕，而體質存焉。若遒勁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狠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淬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

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行分；中出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几，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冰而非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衆矣，妍蚩雜

糅，條目紛紛。或重述篇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錢毅，書小史稱其善小篆飛白，風流敏麗，太宗甚愛其能。

薛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河東人，官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唐書本傳：『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述書賦云：『少保師褚，菁華卻倍。超石鼠之效能，愧隨珠之掩類。』廣藝舟雙楫云：『薛稷得於賀若誼碑，而參用貝義淵恣肆之意。』

魏叔瑜、字思瑾，徵之子。唐書魏徵傳稱其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

魏華、字茂實，叔瑜之子，官至太子左庶子。書小史稱其世業淸素，尤好書翰，初與薛稷俱師於褚，後習右軍行草，其迹遂過於師。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官至禮部尙書。書小史稱其工草隸、行書及章草，高宗嘗以絹素令寫文選一部覽之，祕愛其法，賚物良厚。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所撰草字雜體數萬言，傳於世。黃伯思東觀

餘論云：『行儉以書知名，而世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甚怪放。劉無言云：「行儉所書千文，亦工。」』

姜協，秦州上邽人，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書小史稱其善篆籀。

殷令民，陳郡人。趙明誠金石錄云：『令名與其子仲容，皆以能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蹟存者，惟裴鏡民碑，筆法精妙，不減歐虞。』

殷仲容，令民之子，官至禮部郎中。述書賦云：『殷公王公，兼正兼署。大乃有則，小非無據。麒麟將騰，鸑鳳欲翥。題二牓而迹在，歎百川而身去。』注云：『仲容、令民之子，奕世工書，尤善書額；書忭州安業寺、京師袁義開業資聖寺、東京太僕寺、靈州神馬觀額，皆精妙曠古。』

王知敬，懷州河內人，官至太子家令。書斷云：『知敬工草及行，尤善章草，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衞，毛翮足以飛翻，若冀大略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述書賦注云：『知敬工正行，善署書，與殷殊塗而同歸，兼善草書。天后詔一人署一寺額，仲容題資聖，知敬題清禪，俱爲獨絕。洛川長史德政二賈碑，卽知敬之迹，極峻利豐秀。』

王知愼，知敬之弟，官至少府監工。書小史稱其工書畫，與兄知敬齊名。

宋令文，虢州弘農人，高宗時爲驍衞將軍，東臺詳正學士。書斷云：「奇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志欲究能，力用雖殷，筋骨終寡；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若高卿比權量力，則騶忌之類徐公也。」書小史云：「公有三子，之問以文詞知名，之悌有勇力，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宋之遜，令文子。呂總續書評云：「之遜眞行書，天性卓絕，而功未逮。」

王紹宗，字承烈，廣陵江都人，官至祕書少監。書小史稱其少貧，任俠，嗜學，工草隸，客居僧房，寫書取庸自給。書斷云：清鑒遠識，才高出羣，言則祖述子敬，欽羨柬之，其中小眞書體象尤異，沈邃堅密；雖草不逮陸，而古乃齊之；其行草及章草，次於眞。晚節之草，則攻乎異端，度越繩墨，薰蕕同器，玉石兼儲，苦以敗爲瑕，筆乖其指。嘗與人云：「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水墨之積習，常清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以後密訪知之，嗟嘆不少，將以余比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思而已。」」述書賦云：「王祕監則首末全貞，尊道重德，或終紙而結字，或重模而足墨。護落風規，雄壯氣力。措清鬱而祖述，屢見傷於有識。如曲圃鴻飛，芳園桂植。」

王嗣宗，書斷云：「承烈隸行章草入能，兄嗣宗亦善書，況之二陸，則少監可比德於平

原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書斷云：『少卿習右軍之法，脂肉頗多，骨氣微少，修容整服，尚有風流，可謂堂堂乎張也。懷瓘先君強仕之年，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先君書之。高嘗爲人書五十紙，先君戲換五紙，又令示高，高竟不辨；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三紙；客曰：「猶有在」。高熟視之，終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強」。』

李思訓，唐宗室也，官至武衛大將軍彭城公。書小史云其早以藝稱，高宗甚重之，書山水得名，亦能隸草，李邕書其碑云：「思訓書工神於鄭陸，墨妙聖於鍾王。」

鍾紹京，虔州贛人，官至戶部尚書、太子詹事。舊唐書本傳云其以工書直內閣，則天時，明堂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牓，皆紹京所題。朱長文墨池編云：『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眞蹟藏家者，至數十百卷；然自書微怯，不足逮前輩云。』

賈膺福，曹州宛句人，官至太子中舍人。金石錄稱其八分書筆法精妙，小楷尤工妙可喜。

顏元孫，字聿修，昭甫之子。書小史云其少孤，養于舅殷仲容家，尤善草隸。仲容以能

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牋盈几，輒令代遺，得者欣然，莫之能辨。玄宗出諸家書迹數十卷，曰：『聞公能書，可爲定其眞僞。』公分別以進，玄宗大悅，賜牋藤筆墨衣服等物。著干祿書行於世。

顏惟貞、字叔堅，元孫之弟，官至太子文學。書小史云其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

杜審言、字世簡，襄陽人，官至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書小史云其性滑稽，雅善五言詩，工草隸，嘗謂人曰：「吾文章當以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官至黃門侍郎。唐書本傳云：『才貌淸雅，工草隸，大小八分，善琴奕，士貴其多能。』書斷云：『藏用書，幼尙孫辟，晚師右軍，雖闕於功績，閑於體黯，八分之製，頗傷疏怯。』續書評云：『盧藏用八分書，如露潤花姸，煙凝修竹。』

魏哲，書小史稱其善章草，及應命而作，略無凝滯，功夫越於子潛，而氣魄不逮也。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書小史稱其以善草書得名，亦甚能小楷，自言我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又觀公孫氏舞劍氣而得其神。性嗜酒，每飲醉，輒草

書，揮筆大叫，或以頭搵墨中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唐書本傳云：『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述書賦云：『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能於學知，遂獨荷其顛稱。』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云：『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後終其身而名後世。』韋續墨藪載顏眞卿述其十二意筆法云：『予罷秩醴泉時，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儆宅，憩止已一年，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竟不蒙傳授使知之。人或問筆法者，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於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於洛下相見，眷焉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得絹屏素本數軸，亦嘗請論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矣。」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從裴儆從長史言語，儆前請曰：「既承九丈奬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則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久

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坐床，而命僕居乎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功眞草，今以授之，可須思眇妙。」乃曰：「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曰：「嘗聞長史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笑曰：「然。」又曰：「直爲縱，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爲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爲疎，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而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其鋒劍健之謂乎？」曰：「力爲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輕爲曲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之謂乎？亦謂轉角爲闇過之謂乎？」曰；「決爲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擊，銳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不足，子知之乎？」曰：「豈謂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救之之謂乎？」曰：「損爲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謂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爲大小，子

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爲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妙，言有所不能盡也。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治之妙，遂爾雷同。獻之書謂之古肥，張□書謂之今瘦，古今殊異，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鍾繇巧趣精細，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蹟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楚人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絕，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歟？儻著巧思，思過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息，自當妙筆。」眞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何以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口傳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在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聞乎？」長史曰：「予傳子筆法，得之於老舅陸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功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公，「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始而不悟，後於江島見沙地平淨，令人意銳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須用鋒，

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成功之極矣。其草用筆，悉如畫泥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於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思功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余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書法正傳載其永字八法並五書軌則云：『側不貴平，勒不貴臥，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峻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罨，磔趯趯以開撐。」頓筆，先縮鋒駐努，令頓下衂之，其垂露懸針，即衂之餘勢，抽筆成懸針，住筆成垂露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隱天台華峯，號曰白雲先生。書小史云其開元中召至京師，敕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籀，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著坐志論八篇，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賀知章、字季眞，會稽人，官至祕書監，自號四明狂客。書小史稱其善草隸，嘗與張旭遊於人間，凡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幛，忽忘機興發，筆落數行，如蟲豸飛走，雖古之張索不如也。述書賦云：『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絢采，實一望而寫憂。邕容省闥，高逸豁達。解朝服而歸鄉，斂霓裳而辭闕。」

宋儋、字藏諸，廣平人。書小史稱其高尚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善

書。竇蒙述書賦注云：『作鍾體而側戾放縱，跡不副名，開元末，衆場中後輩多師之。』

李璆、隴西人。書小史稱其性疏達，輕財重諾，善書。述書賦云：『宋儋李璆，擅美中州。李師王而意淺，宋祖鍾而體流。』

吳道玄、初名道子，陽翟人。書小史稱其工書，善畫，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

鄭虔、字弱齋，鄭州滎陽人，官至著作郎。書小史稱其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之，日取葉學書，歲久殆遍，玄宗愛其才，爲置廣文館爲博士。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盧鴻、字顥然，其先范陽人。書小史稱其隱居嵩山，博學，善篆籀及楷隸。開元初備禮徵至東都，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

陸堅，洛陽人。書小史云：『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名堅，官至祕書。堅善書，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

李巖，趙州高邑人，歷官兵部侍郎。書小史稱其善草隸。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官至工部侍郎。唐書本傳云其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

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焉，世號連綿書。述書賦云：『呂公歐鍾相雜，自是一調。雖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險峭。其於小楷，尤更巧妙。』

梁昇卿，書小史稱其善小篆八分。續書評云：『昇卿八分，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卻。』

郭謙光，官至國子監丞。書小史稱其善八分，初不見稱於唐人，獨歐陽公修盛稱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史李四家。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工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閒媚，爲伯喈中興。述書賦云：『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續書評云：『韓擇木八分書，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書小史稱其善行書，以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文章書翰，公直詞辨，義烈英邁，皆一時之傑。續書評云：『李邕書如華岳三峯，黃河一曲。』歐陽修六一題跋云：『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陳繼儒眉公書畫史云：『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遺人追視，宛如夢中，今名攝魂碑。』則又神怪不可信者也。宣和書譜云：

『邕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學右軍行法，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裴休見其碑云：『觀北海書想見其風采。』楊愼丹鉛錄云：『李北海手刻者數碑，後書「黃鶴仙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自刻而託此名也。』

蕭誠，蘭陵人，官至右司員外郎。書小史稱其工正書，善摹勒，開元中時尙褚薛，誠爲之最善。李邕每不重誠，誠因采西山野麻，號郡士穀，造五色斑文紙，作王右軍書帖與之，邕覽翫不悟，謂其眞迹，誠因道其所撰，邕乃歎服。述書賦云：『員外蕭公，名成於薛。安西變體，光潤愉悅。』六一題跋云：『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裴大智碑及獨孤册碑，字體同而最佳。册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

蕭諒，誠之弟。書小史云：『諒亦善書，世謂誠眞諒草。』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官至太子詹事。書小史稱其工八分書。素與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爲時人所重。家多法書，亦善正隸，頗有獻之之法。

史白，廣陵人，官至諫議大夫。書小史稱其善飛白。

史惟則、原名浩，字子華，白之子，官至殿中侍御史。書小史稱其工八分，頗近鍾書，發筆方廣，字形峻美，亦爲時所重。尤善篆籀飛白。述書賦云：「史侍御惟則，心優世業，潛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

史懷則，惟則之弟。書小史云：「懷則亦善八分。」

蔡有鄰，濟陽人，官至胄曹參軍。述書賦注云：「有鄰善八分，始拙弱，至天寶之間，遂至精妙。」六一題跋云：「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

田琦，雁門人，武德功臣兵部尚書德平之孫，歷官豫蘄許等州刺史。書小史稱其工八分小篆書署書圖書。述書賦云：「赫赫許昌，翰苑文房。徵前賢而少對，當聖代而難方。」

顧誡奢，官至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書小史稱其善八分，杜甫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

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鈎深法更祕。』東觀餘論云：『誠奢書呂肅公碑，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韋陟、字殷卿，京兆萬年人。書小史稱其風格秀整，善文詞，書有楷法，常以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惟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續書評云：『韋陟書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

韋斌，陟之弟，官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書小史稱其少修整，好文藝，善隸書，與兄陟齊名。

衛包，京兆人，官至尚書郎。書小史稱其工八分古文小篆，通字學，兼象緯之術。述書賦云：『衛包蔡鄰，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宣和書譜云：『包作書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

蘇詵、字廷言，丞相瓌之子。書小史稱其善八分。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彥雲將為其師建碑，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數字耳。五郎文，六郎致石，七郎書。』瓌大笑不言，而心服其公。——五郎頲也；六郎，冰也；七郎，詵也。

鄔彤，錢塘人，爲金吾兵曹參軍。書小史稱其善草書，時人比之張旭，蓋親得張公之旨。續書評云：『鄔彤草書，如寒雅棲林，平岡走兔。』書法正傳載古今傳授筆法云蔡邕得之於神人，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浩傳顏眞卿，眞卿傳鄔彤，彤傳韋玩，玩傳崔邈。然韋玩崔邈，名殊不顯。

徐安貞，初名楚璧，書小史稱其善隸書。開元中爲中書侍郎，嘗參李右相議，後林甫用事，恐罪累，乃逃隱於衡嶽，爲掇蔬行者，而病啞不能言。數年後，因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已二三人矣，徐乃跨梁而過，掌事人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以手畫地曰：『口雖不能言，昔年曾學大書，願試書。』及題數行，羣僧悅服，因遣盡書之。後李邕過寺，見其題處，大驚，召之，同載而歸。

胡霈然，安定人。書小史稱其工行書八分小篆。六一題跋云：『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上黨佛寺書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迹尤工，非石刻比也。』東坡題跋云：『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

爭學二王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爲工妙，以宗盟復有家藏也。」

李造，隴西人，官至起居舍人武都公。書小史稱其善隸書，入能品。

李潮，杜甫之甥。書小史稱其善八分小篆，杜甫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顚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六一題跋云：『唐世八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史惟則也。』

徐嶠之，字惟嶽，越州人，官至廣平太守。書小史稱其善正行草書，名冠古今，無與爲比，常以其法授子浩。嶠之神道碑云其初獻策十八篇，進書六體，明皇手詔答曰：『得所進書，甚可觀覽，回鸞顚鶴，墜露凌雲，既極臨池之工，足方懸帳之妙。』

徐浩，字季海，嶠之之子，張九齡之甥，官至彭王傅、會稽郡公。唐書本傳云：『嘗書四十二幅屛，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述書賦云：

「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姬姹鍾門，逶迤王後。」朱長文墨池編云：「浩善正書八分眞行，唐之工書者多，求其三葉嗣名者，惟徐氏云。」法書要錄載其書法論曰：「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尙矣。程邈變隸體，邯鄲淳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眞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以降，自鄶無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韶齔，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硯，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弈，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展令大，大蹙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百英臨

池學書，池水盡墨；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肯研精覃思，心目注想，時復閒本，驗顧短長，可致佳境爾。鍾太傅坐則畫地數步，臥則書被穿表，由是皆翰墨之龜鑑耳。」

徐璹，浩之子。書小史稱其幼勤學，善眞行書，能識別書畫。徐浩古蹟記云：「臣長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眞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蹟，亦常勝人。」書法正傳載東海公璹筆法云：「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靜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大指節，礙其轉動，而指塞掌，絕其勢力，況執之愈急，則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爲也。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於輕健；輕則須沈，便則須澀，謂藏鋒也。不澀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太流則成浮滑，浮滑則俗；故點畫須依筆法，然後書同古人之迹，而合於作者矣。欲書，當先看紙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眞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存用筆法。難書之字，預於心中布置，然後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可臨時無法，任筆成形。」

徐峴，浩之次子。書小史稱其善正書。墨池編云：『峴善書，工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稱於人，其書信有父風。』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官至尚書右丞。書小史稱其工草隸，善畫，能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述書賦云：『詩入國風，筆超神迹。李將軍世稱品絕，淵微已過；薛少保時許美潤，英氣合極。』

王縉、字夏卿，維之弟，官至丞相。書小史稱其善草隸書。述書賦注云：『王維詩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勝於李思訓；弟縉文筆泉藪，善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時。』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大匠。書小史稱其工於小篆，初師李斯繹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變化開闔，龍蛇盤踞，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自言得篆籀之宗旨，「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數。述書賦云：『通家世業，趙郡李君。繹山並鶩，宣父同羣。洞於字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氣感風雲。』廣藝舟雙楫云：『少溫篆法出於繹山，僅以瘦勁取勝，若謙卦銘益形怯薄，破壞古法極矣。』書法正傳載其筆法曰：『夫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又

載其翰林密論用筆法二十四條云：「一、「、」點法口訣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左，以大指齊頓作報答，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按筆收之；又觑下其筆，含濡其鋒，壓輪簇心，然後收筆，填在員半，禁經云：「點如利鑽鏤金」，是也。又半蟻法，「宜」字上用之，爲避其旁點，又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右軍云：「作點皆須磊磊如大石之當衢」；又「點不變謂之布棊」，貴變通也。更有打點單以指迊筆，似打物之勢，甚難用也。二、「一」畫法、口訣云：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即用名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即用中指鉤筆澀進，復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也。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頭勢起，使芒角不失適潤，借勢不策不鱗勒，稍徐收之，取古勁枯澀，無求銛利，凡在字上宜用之。擡筆法，初緊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右按觑，古經云：鍾書「宜示」字長畫用。又「畫不變爲布算」，行草法云：「勢須險策，露鋒飛動爲勝。」三、「三」三畫法口訣云：上潛鋒平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遞相解摘，古經云：黃庭經「三關」字用。草法：上觑側，中策，下奮筆橫飛，遞相聳峙，以險利爲勝。四、「丨」懸針法口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攊筆緊馭，澀進如錐畫石，禁經云：「懸針如長錐綴地」，是也。又「契」字下

雙筆，須一努一垂，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趯，或外掠而中努。右軍云：「懸針垂露，難爲體制；」衞夫人云：「如萬歲之枯藤」，臨池訣云：「懸針法，蘭亭『年』字，蓋其勢也。」張敬玄云：「『中』字中畫，宜掉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宜直下筆使挑，不宜停筆。」五、「丨」垂露口訣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始築筆而極力，終駐鋒而作勢；』又『無垂不縮，』此云頓筆，以摧挫爲功；右軍云；『竪若春筍之抽寒谷，』是也；臨池訣云：「『玉露本篆脚，名玉筋，如古釵倚物也。」六、「⺄」背拋法口訣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取而蹲趯之，不欲出，須暗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右軍云：「援毫蹲節，輕重有準；」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而後趯也。」七、「㇏」抽筆法口訣云：左彎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勢卷而執駐，揭摘出而暗投，若使拋必流滑凡線；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留；」又「入」字第二筆云：「搬引抑拽，」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八、「㇂」背趯法口訣云：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云：潛鋒關勒勢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古經云：「鍾書『哉』字用。」又永禪師澀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

勢以中指遣之，按筆至下，以名指衂鋒潛趯，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筆䟃䟃如長松之倚谿谷；」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顧。」章草法：潛按徵進，輕揭闇趯，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脚宜斜筆直抽，直若綠上簣下自成也。」九、「氵」散水法口訣云：上衂側，中偃，下潛挫趯鋒，古經云：黃庭樂毅同用。柳宗元云：「散水兩縱，黃庭宗之，」是也。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要遞相顯異，若頻有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相附屬，爲上中潛鋒暗衂，下峻趯潛遣，蓋鍾法也。行書：勢微按而鈎揭，以輕利爲美。十、「冫」冰法口訣云：上側覆殺，下繁而趯之，須相承揖，並連衂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勢提遣，若緩滯則爲病也。十一、「灬」烈火法口訣云：「衂衄闔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抵筆潛衂，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右經云：鍾書「然」字用。十二、「灬」聯飛法口訣云：暗衂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絕也。禁經云：「聯飛如雁陣當秋，樂毅論「燕然」字用之；」虞永興筆用其半勢，蓋中斷也。十三、「宀」顯異法口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書按筆，勢須相顧，出告誓文；又上點側，橫畫勒，左一筆擺鋒，右峻啄輕揭，告誓「實」字用，虞永興用之。行法：以闇峻

飛動爲美；章草法：擬於圜峻飛動，其餘險側，務在露鋒鈎裏，忌緩滯也。十四、「辶」平磔法口訣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卷不可使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磔磔如生蛇渡冰，」是也。鍾元常每作揭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爲波爲磔，貴三折而遣豪。」十五、「乛」勾裏法口訣云：圓角趯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趯之。顏魯公云：勾裏法，用筆如紙下行，「日月目因岡罔向」字皆用之。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勢，亦不宜稜角努張，與是體俗也；非特「固」字，但有轉筆，一切貴其圓潤。十六、「亅」句努法口訣云：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右軍云：「迴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衛夫人謂之勁弩法，「勻均勿」字皆用之。十七、「小」奮筆法口訣云：左側而獨立，中趯折而右鈎，古經云：鍾書「宜示」字下用，若中豎則左右鬭趯而潛趯，又簇鋒捷進，爲「系」字下三點，是也。十八，「彡」衫法口訣云：上平點，中啄，下趯側。十九、「乙」外臂法口訣云：左峻掠，中潛趯鋒挫，右蹲鋒外擲。二十、「丨」豎畫法口訣云：擡筆豎策。挫鋒上下豎直也，「倘肯」字中豎畫用。二十一、「ᄀ」八會頭其脚法口訣云：左潛揭而右啄，「會」頭用如上法，左啄右側「其」脚用之。二十二、「ㄟ」暗築法口訣云：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築，「月」字「其」字內兩點用。二十三、「ㄚ」衰筆法口訣云：須按鋒上潛下趯；又按上鋒下蹙趯云：「兮令」

等字是也。二十四、「乂」縮出法口訣云：上磔衂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也。蓋避雙出也。又「㦮」字上縮鋒作勢，下出鋒作趯，張云：「㦮如東棘。」』墨藪載其論篆云：『吾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緬想聖達論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有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持束為束，亦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累聖，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維新之命，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

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書小史稱其明易象丹青，善草隸，與王維、李頎為詩酒丹青之友。

李權，淮安王神通之曾孫，歷官金州刺史。述書賦注云：『權工八分，弟楓工小篆，姪平鈞亦工小篆。』述書賦云：『溫良之德，書畫兼美。誠依仁以游藝，同上善之若水。』

荀望，畢沅中州金石記云：『永泰寺碑頌，荀望正書，結體茂密，不減蘇靈芝，而無書名，何也？』

鄭遷，官至凌儀尉。述書賦注云：『鄭遷及弟邁、逾，並工八分。』述書賦云：『滎陽昆弟，內外光華。揮毫美利，自是一家。幼弟曰逾，丹青大誇。信斲玉而剖石，卽揀金而披沙。』

張懷瓘，海陵人，爲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參軍。書小史稱其善正行草書，撰評書藥石論、書斷、書估等書行於世。弟懷瓌亦善書，官至盛王府司馬待詔翰林。墨池編云：『懷瓘高自矜，謂其眞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於數百年間。』法書要錄載其書估云：『有好事公子頻紆雅顧問，及自古名書，頗爲定其差等，曰：可謂知書矣。夫丹素異好，愛惡罕同，若鑒不圓通，則各守封執，是以世議紛糅，何不製其品格，豁彼疑心哉？且公子貴斯道也，感之乃爲其估。貴賤既辨，優劣了然，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爲標準。如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眞書，偏帖則爾。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

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卽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或萬，惟鑒別之精麤也，他皆倣此。近日有鍾尙書紹京，亦爲好事，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眞書一字。崔張之迹，固乃寂寥矣，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藁行之間，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子弟爾。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諸體；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及其業成之後，神用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然時有敗累，不顧疵瑕，故減於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爲神俊，父爲靈和，父子眞行，固爲百代之楷法。然文質相沿，立其三估；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估者，篆籀爲上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上估但有其象，蓋無其蹟。中估乃曠世奇蹟，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尙書，薰蕕同器，假如委諸衢路，猶可字價千金。其杜度崔瑗，可與伯英價等；然志乃尤古，力乃微大，惟婀娜不逮於張芝衞瓘，可與張爲弟。索靖則雄逸過之，且如右軍眞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是以價齊。中估古遠，稀世非無障差。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乃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其耳，但以王書爲最，眞草一槩，略無差殊，豈悟右軍之書，自有十

等。黃帝史、周宣史、鍾繇、張芝、王羲之、崔瑗、衛瓘、索靖、王獻之以上九人第一等。蔡邕、張昶、荀勗、皇象、韋誕、鍾會、度德比義，並崔張之亞也，可微劣右軍行書之價，以上六人第二等。曹喜、邯鄲淳、羅暉、趙襲、崔湜、劉德昇、師宜官、梁鵠、胡昭、荀爽、張彭祖、張弘、傅玄、魏武帝、曹植、吳孫皓、孫權、應璩、徐幹、張昭、嵇康、何曾、衛覬、杜預、楊肇、樂廣、劉恢、司馬攸、衛恆、衛夫人、衛玠、李式、王敦、郗鑒、郗愔、韋昶、桓玄、王翼、王導、王洽、王珉、謝安、庾翼等，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庶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張嘉、庾亮、郗超、王珣、戴若思、衛瓘、僧惠式、王修、張翼、戴安道、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孫興公、王允之、宋文帝、宋孝武、康昕、王僧虔、謝靈運、羊欣、薄紹之、孔琳之、蕭思話、張永、蕭子良、齊高帝、蕭子雲等，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續短，智永力勁，可敵右軍草書之一，以上二十九人第四等。張越、張融、陶弘景、阮研、毛喜、僧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可敵右軍草書四等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以上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會意，數倍相懸。大凡雖則同科，物稀則貴。今妍古雅，漸次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淳漓之謂也。凡九十六人，列之如右。五等之外，蓋多賢哲，聲聞雖美，功業未遒，空有望於屠龍，

竟難成於畫虎，不入流品，深慮遺材。天寶十三載正月十八日。」又載其書議云：「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尙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體間出。玄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迹有祕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言達微，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敍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眞正藁草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崔瑗、張芝、張昶、鍾繇、鍾會、韋誕、皇象、嵇康、衞瓘、衞夫人、索靖、謝安、王導、王敦、王廙、王洽、王泯、王羲之、王獻之。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十數人，各能聲飛萬里，榮耀百代。雖逸少筆迹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若爲評者數家，既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勢？彷彿其形，似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乏研精，不述賢哲之殊能，況有丘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

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志昏蔽，混白黑於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理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旨，無形之相。夫誦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陂；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材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眞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將第三，子敬第四，士季第五，文靜第六，茂弘第七；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英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敬和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書、子玉第一，伯英第二，幼安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季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獵其中，宜爲第一。草書：伯英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仲第四，世將第五，仲將第六，士季第七，逸少第八。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知，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

氣；無戈戟銛銳之可畏，無物象生動之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眞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爲眞行一槩，若所見與諸子常同，則何煩有論？今製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顏能面質，冀合規於玄匠，殊不顯於聾俗。夫聾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鑒旁觀，如三歲嬰兒，豈敢斟量鼎之輕哉？伯牙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與眞有異，眞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蕭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間，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在於季孟之間。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

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宜，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然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於瓦礫，或價貴重於連城，其八分卽二王之右也。子敬歿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亦含情，言惟敍事，披封不覺欣焉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鄰於神化。然此論雖不足搜索至眞之理，亦可謂張皇墨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愚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身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

慕其爲人。嘗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二紙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意者覽此論，當亦悉心矣。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元年四月日張懷瓘述。」

又載其書斷三卷，凡二萬餘言。卷上：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章書、行書、飛白、草書，作者九人，附者四人，讚十首，論一首。卷中：三品總目；優劣：神品十二人，傳附九人，妙品三十九人。卷下：能品三十五人，傳附二十九人：凡一百七十四人，評一首。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若乃思賢哲於千載，覽陳迹於縑簡，謀猷在覿，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之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陰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峯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爍燿爚，離披爛

熛，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呼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疎，有似夫孝子承順、愼忠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固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鐘鼓欽之，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使夫觀者玩跡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啓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停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能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且其學者，察彼規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於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於手，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己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與靈通，筆與冥運，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鼇之勇，不能盡其力，雖鬬應籙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於豪間，逸氣彌於宇內，鬼出神入，追虛捕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復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爲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有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於醜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己，悉爲鑒

不圓通也。亦由蒼黃者唱首，冥昧者唱聲，風議混然，罕詳孰是。及兼諸文字始祖，各執異端，臆說蜂飛，竟無稽古，蓋眩如也。懷瓘賢蔽愚蒙，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輒欲芟夷浮議，揚搉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紛拏之詰。考窮乖謬，敢無隱於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於玄匠。爰自黃帝、史籀、倉頡，迄於明皇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敘其源流之異，著十讚一論；較其優劣之差，爲神妙能三品；人爲一傳，亦有隨事附者；通爲一評，究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錄如此，庶儒流君子，知小學亦務焉。」

書法正傳載其玉堂禁經云：『夫人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功勢既明，則務遲澀；遲澀分矣，無繫拘跼；拘跼既亡，求諸變態之旨，在於奮斫；奮斫之理，資於異狀；異狀之變，無溺荒僻；荒僻去矣，務於神彩；神彩之至，幾於玄微，則宕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矩，隨其工拙，以追肥瘦之體，疎密齊平之狀，過乃戒之於速，留乃畏之於遲，進退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速造玄微，未之有也。今論點畫偏旁，用筆向背，皆宗元常逸少，兼遞代傳變，各有所由，循其軌範，並列條貫。用筆法：夫書之爲體，不可專執，用筆之勢，不可一概，雖心法古而制在當時，遲速之態，資於合宜。凡筆大法，點畫八體，備於永字。側不得

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其鋒，得勢而出，策須背筆仰而策之，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疾罨，磔須趯筆戰行右出。八法起於隸書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以下，傳授所用八體，該於萬字，墨道最微，不可遽明。又先達八法之外，更立五勢，以備制度。「門」一曰鉤裏勢：須圓角而傚鋒，「网闳田」字用之。「刀」二曰鉤努勢：須圓角而趯鋒，「均勻旬勿」字用之。「、」三曰衮筆勢：須按鋒上下衄之，「今令」字下點用之。「丨」四曰儓筆勢：須竪策之，鍾「上」字用之。「一」五曰奮筆勢：須嶮策之，草書「一二三」字用之。又有用筆腕下起伏之法，用則有勢，字無常形。一曰、頓筆，摧鋒驟衄是也，則努法下脚用之。二曰、挫筆，挨鋒揵進是也，則綿頭上三點用之。三曰馭鋒直揗，是有點連物，則名暗築，「目其」是也。四曰蹲鋒，緩毫蹲節，輕重有準，「是一乙」等用之。五曰踳鋒，駐筆下衄是也。夫欲趯者，必先蹲之，「乃以」是也。六曰衄鋒，駐鋒暗接，「是烈火」用之。七曰趯鋒，緊御澀進，如錐畫石是也。八曰按鋒，囊鋒虛闊，草書磔法用之。九曰揭筆，側鋒平發，「人天」脚是，如鳥爪形，又一、烈火異勢：从、此古烈火勢，出於正體，書於銘石，則或用之。法以發勢潛築，迅激而勁側，從字頭僉字脚用之。灬、此名各自立勢：勢則抵背潛衄，視之不見，考之則彰，乃鍾法郎「繇」白「然」字下是爾；後王

逸少行不怠，隸用之。灬、此名聯飛勢：似連綿相顧不絕，法以暗䶍而微著勢，以輕揭而潛趯，乃右軍變於鍾法，而參行諸法，則樂毅論、「燕」字「無」字時或間爲；後遵用之，至今不替。灬、此名布棊：俗勢凡拙，不可爲也。二、散水異法：氵、此名遞相顯異意，以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法以剛側而中偃，下潛挫而趯鋒，則右軍黃庭樂毅論用此也。氵、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則相附，此蓋鍾法。上氵以潛鋒暗矚，下以迅趯而捷遣，右軍遵用之，於眞隸常所爲之。氵、此行書法：以微按而餉揭，意以輕利而爲美，鍾張二王行書，並用此法；又用此「乁」也。乚、此草書法：法以借勢捷遣而已矣。若失之以緩滯，卽以爲病，甚矣，不可不愼也！三、勒法異勢：一、此名鱗勒，鱗勒之中，勢存仰策而收；雖言仰收，無芒角，芒角則失於遒潤矣，鍾王以下常用之。一、此名借勢，法以不仰策及鱗勒，但用古勁枯澀，無求銛利，則其妙也。右軍通變以避駢勢，夫爲眞隸，必先用之。一、此名平布，凡俗不可用也。乛、名草法，勢以險策捷坐，鋒露飛動而已。四、策變異勢：ニ此名遞相顯異，何者？兩橫行而不可一概，理資變異。各狀殊工，法以上背筆而仰策，下緊趯而覆收，則鍾書常用此，逸少參而用之。ニ、此名借勢，不務策勒，但取古澀而已；雖云古澀，用筆之意，不忘仰覆之理。ニ、此名章草，草書之勢，法以險策飛動，鍾張二王、章草草書

常用此。二、名布算，時俗所貴，非墨家之態，戒之！五、三畫異勢：三、此名遞相解摘，何者？三畫用筆相類，不求變異，則涉凡淺。法以上畫潛鋒平勒，中畫背筆仰策，下畫緊趯覆收，此蓋王法，則黃庭經「三」門三字用之。三、此名遞相疎峙，蓋行者用之，法以上勒側而中策，下奮筆而橫飛，鍾張二王行草，並依此法。三、此名峭峻勢，亦草書之法，嶮利爲勝。三、此名畫卦勢，俗鄙不可用。六、啄展異勢：人、此「人入」等法法此，左罨略而迅利，右潛趯而戰行，行勢盡而微著，揭出而暗收，脫若便拋，下虔流滑，則冥於凡淺。梁庾肩吾書論云：「將欲放而更留，」謂此人，此名交爭勢，蓋行草法也。法以衄鋒啄掣，捷利疾進爲勢；若交急意存力敵，若或失之於鈍滑，斯可愼也！陳僧智永常用此法。人、此名章草之法，法以潛按而微進，輕揭而暗收，趯之欲利，按之欲輕；輕則滑勁而神清，肥乃質滯而俗鈍，王濛草善於此法。七、乚脚異勢：乚、此名外略法，蹲鋒緊略，徐擲之，不欲速，速則失勢；略不欲遲，遲則緩怯。此法蓋鍾法，稍涉於八分散隸，則歐陽詢守而不替。乙、此名蠆毒法，法以引過其曲，微以踤其鋒，又以徐收而趯之，不欲出，出則暗收如芒刺爲善。庾肩吾書論云：「欲挑還置，」謂駐鋒而後趯也。乙、此名俗勢，愼勿爲之！八、宀、頭異勢：宀、此名若跡，夫上點旣駐筆挫鋒，左右亦須挫鋒，橫畫亦須挫鋒，何者？勢須

順，戒在反異，則王書告誓「寔」字之宀，是也。宀、此名各相顯異，上點既側，橫書則勒，左衄筆而擺鋒，右峻趯以輕揭，則王書告誓「容」字之宀，是也。宀、此行書法，法以圓而飛動爲妙。乛此章草書之法，其於嶮側，務在露鋒；其於鈎裏，忌之緩滯。人不得法，則失之於忽微爾，切愼之！九、倚戈異勢：乚，此名折芒勢，法以潛鋒緊趯，趯意盡，乃潛收之而趯擪之，鍾繇「哉」字用，是也。乀、此名禿出勢，上下縮鋒，雖言縮鋒，亦須潛趯而頓衄，則虞世南常用此法。乚、此名借勢，既不潛趯而暗趯，法以利勁而捷遣，則虞歐用此法。乀、此名背趯，時用之，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故右軍有言曰：「上俯而過矣，下衄曲而就之，」則告誓後「載」字，是也。十、頁脚異勢：頁、此狀上書平勒而仰收，其次暗築而傲鋒，左右謂之鈎裏，其中布點，廊以更美。夫以上竦而仰策，則中偃而平收；夫以策而再竦，則左啄而右側，故鍾張二王應從頁並用之。頁、此名斗折，不仰不策，點不偃不收，並謂之壘塹，張長史名之窗櫺，非書家所爲也。十一、垂針異勢：丨、此名頓筆之法，以摧挫爲工，以乃古法，鍾元常守而不失，改爲垂露。丨、此爲懸針，古無此法，右軍書曲水序、「年」字緣向下頓筆，「歲」字上畫藏鋒，與「年」字頓相逼，遂改垂露爲頓筆，直下垂針；後人立懸針，相承遵此也。十二、結裹法；夫言抑左昇右者，「圖國圓圄」

等字，是也。夫言舉左低右者，「崇豈嵩」等字，是也。夫言促左展右者，「尙執常寬宣」等字，是也。夫言左右揭腕之勢者，「令人入」等字，是也。夫言上下不齊之勢者「行何川」字，是也。夫言用勾裏之勢者，「冈岡白田」等字，是也。夫言欲挑還置之勢者，「元行乙寸」字，是也。夫言用鈎弩之勢者，「均匀旬勿」等字，是也。夫言將欲放而更留者，「人入木火」字是也。』　又載其書評云：『若眞書古雅則元常第一；若眞行姸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章草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曰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則大令。』又曰：『學鍾張殊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拙矣；不得放中之矩，不知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　又載其用筆十法云：『凡工書點畫，體理精玄，約象立名，究之可悟，豈不以點如利鑽鏤金，畫似長錐界石？倣茲用筆，坐進千里。夫書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兼備，此爲書法，苟守一途，卽爲未得。夫用筆豈止於偏傍向背，其要在蹲馭起伏；識勢豈止於散水烈火，其要在權變改製；裹束豈止於虛實展促，其要歸於互出：曉此三者，始可言書。今作成頌，以盡精旨。一、偃仰向背，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二、陰陽相映，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必須相應，

左右亦然。三、鱗羽參差，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之狀。四、峯巒伏起，起筆蹙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五、眞草偏枯，兩字或三字，不得眞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六、斜正失則，落筆結字，分付點畫之法，須依位次。七、遲澀飛動，勒鋒側筆，字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爲得法。八、射空玲瓏，謂烟感識字，行草用筆，不依前後。九、尺寸規度，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有凝重之態。十、隨字變轉，如蘭亭一筆作懸針，其下「歲」字則變垂露；又其間一十八個「之」字，各別其體。」

又載其論執筆法，草書論云：「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折；若能自由，既不能轉運迴旋，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

又載其評書藥石論云：「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是。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氣，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渾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栖衡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怡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惟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

則肥密可也。自此以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結察之者，必如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膭，佈置偪側，有所不容，稜角且形，況復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蔑然，以濃淡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瞥之以皮肉，若露筋骨，乃是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敍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章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易，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目開心，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憒。古人妙迹，用思沈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也。夫學鍾王，尙不能繼虞褚，況他者哉？」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或云隴西成紀人，官至翰林供奉。豐坊書訣云其大字得陶隱居

梁昭明之法，而雄逸秀麗，飄飄然有仙氣。山谷題跋云：『李白在開元天寶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宣和書譜稱其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

顏允南，字去惑，惟貞之子，眞卿之兄，官至國子司業。書小史稱其少以詞藻擅名，工草隸書。

顏眞卿，字清臣，臨沂人，官至太子太師封魯國公。書小史稱其少勤學，孝敬，有文辭，善正行書，結筆濃秀，尤尙字學，可謂書之大雅矣。六一題跋云：『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先後傳世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東坡題跋云：『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書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言也。』又云：『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魯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於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

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麤云。』阮元揅經室集云：『魯公楷法，亦從歐陽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以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書小史稱其性高邁，不拘，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眞子，亦以自號。與魯公友善，工草書，迹甚狂逸；亦善圖山水，自爲漁歌書之，甚有逸思。

韓滉、字太冲，京兆長安人，官至左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書小史稱其工隸書章草，得張旭筆法，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

張從申，官至大理司直。述書賦注稱其志業精絕，工正行書，握管用筆，其於結字緊密，近古所無；恨歷覽無多，聞見遂寡，右軍之外，一步不窺。東觀餘論云：『從申書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眞不及行耳。然唐人有晉韻，殊可嘉尚。』書小史云：『其兄從斯監察御史，從義從約，灼然有才，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張氏四龍。」』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官至國子司業。蘇頌魏公題跋云：『張籍書，世罕傳者，

予頃遊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蹟與詩刻，今覽此帖類皆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度，尤可信也。』

劉繪，彭城人，爲延安都督。書小史稱其善書。述書賦云：『延安君快速不滯，若縣流得勢。三原君則婉媚加密，似垂楊應律。』——三原君，明若山也。

明若山，平原人，爲京兆三原縣大理評事。書小史稱其善書。

竇蒙，字子全，扶風人，官至國子司業。述書賦云：『吾兄書包雜體，首冠衆賢。手倦目瞽，瞬息彌年。比夫得道家之深旨，習閬風而欲仙。』

竇臮，字靈長，蒙之弟，官至刑部員外郎。書小史稱其詞藻雄贍，草隸精絕，著述書賦一篇，兄蒙爲之注。法書要錄載其述書賦上下二篇，凡七千四百六十言。序曰：『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浸乎競美，自時厥後，迭代沿革，樸散務繁，源流遂廣，漸備楷法，區別妍蚩。洎於我唐天寶，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而興復京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往往偶見，祛積年之遐想，該此生之新觀，雖欣鄙夫之幸遇，實爲吾君之痛惜。恨沈草莽，上達無階，因記彼而周求，願沽諸而善價。然爲監臨動靜，公私貿遷，徒暫披翫，終歸他室。今記前後所親見者，幷今朝自武德以來，迄于乾元之始，翰

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亦書之，並錯綜優劣，直道公論，或理盡名言，即外假興喩，雖闕標舊品，而畢寄斯文，刊訛誤於形聲，定目存於指掌，其所不覩，空居名額，並世所傳搨者，不敢憑推，一皆略焉。」　其兄蒙旣爲之注，復撰述書賦語例字格一篇附於後。語例云：「吾第四弟倚蕃君，字靈長，翰墨廁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同賦三殿蹴蹹賦，以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咨爾可編策書，中使王人，榮耀戚里，龍章鳳篆，寵錫儒門。及乎晚年，又著述書賦，總七千四百六十言。精窮旨要，詳辨祕義，無深不討，無細不闡。徵五典三墳，考九邱八索，詩騷禮易，文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緒語立言，曲申幽奧，一字一句，數義旁通。倚蕃君學究天人，才通詁訓，注解分析，皆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今明哲，正文呼字，尊貴長老，各言其親；或取便引宮，或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字，五言四言，而於其以之閒，或六或八。改時革命之際，舉一相從，慮學者致疑，仍施朱點。發此則語之理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幷注二百四十句。且褒且貶，還同謚法，披文感切，撫已崩摧。手跡宛然，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考義銘心，言笑在目，一披先折，痛貫肝腸，兩眼旣枯，哀纏骨髓。」字格

云：「鵬鶚向風，自然騫翥爲忘情；鴛鴻出水，更如容儀爲天然。天仙玉女，粉黛何施爲質樸；錯綜雕文，方申巧妙爲斲磨。一舉一錯，盡有憑據爲體裁；迴翔動靜，厥趣相隨爲意態。前濃後薄，半敗半成爲不倫；欲北還南，氣脈斷絕爲枯槁。宜師一家，今古不雜爲專成；志立乃就，非工不精爲有意。衣冠踏拖，若行若止曰正；劍履趨鏘，如步如驟曰行；電掣雷奔，龍蛇出沒曰草；草中隸古，蹴踏擲行曰章；非意所到，可以識知曰神；理絕名言，潛心意得曰聖；經天緯地，可大可久曰文；回戈挽弩，擒虎拿豹曰武。千種風流曰能，百般滋味曰妙，功業雙絕曰精，除去常情曰古，蹤任無方曰逸，超然出衆曰高，精彩射照曰偉，無心自達曰老，超能越妙曰喇，力不副心曰嫩，闕於圓備曰薄，筋力露見曰強，結構平正曰穩，興趣不停曰快，深而意遠曰沈，圓合密緻曰緊，舉止閑詳曰慢，若無所歸曰浮，間不容髮曰密，涉於俗流曰淺，筆墨相副曰豐，字外情多曰茂，體外有餘曰麗，裁制絕壯曰宏，氣感風雲曰實，筆道流便曰輕，瘦而有力曰瘠，違犯陰陽曰疎，不依緻巧曰拙，質勝於文曰重，文過於質曰纖，骨清神潔曰貞，少古多今曰艷，頓挫穎達曰峻，旨趣調暢曰潤，不期而然曰險，下筆不猛曰怯，無端羞澀曰畏，透迤排打曰妍，意居形外曰媚，藏鋒隱迹曰訛，運用精深曰細，過猶不及曰熟，別負英威曰雄，氣候不足曰雌，若滅若沒曰飛，肅穆飄逸曰

爽，如欲奔飛曰動，一家體度曰成，動合典章曰禮，宜有周備曰法，從師約法曰典，可以傳授曰則，唯守一門曰偏，無復光耀曰乾，逐乏風彩曰滑，波瀾驚絕曰駛，流浪不窮曰放，輕翾超殊曰拔，孤雲生遠曰閑，勝勢風起曰鬱，翔集難名曰秀，興致不濃曰束，五味皆足曰穠，峻中勁利曰峭，有初無終曰散，自少妖妍曰質，本宗淡泊曰魯；龜臨洞穴，沒而有餘曰肥；鶴立喬松，長而不足曰瘦；力在意先曰壯，疎散無檢曰寬。』

喬龜年，書小史稱其善小篆，養母至孝；大歷中，每爲人寫大字，獲其錢以供甘旨。

王行滿，畢沅中州金石記云：『行滿書名不顯，竇泉述書賦亦無其人，觀其用筆，端方緜密，倬有姿致，不在遂良之下。』

瞿令問，書小史稱其善八分倒薤，藝兼篆籀。瞿仲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云：『令問所書窊尊銘，結體遒勁，所用古文，皆有依据；然無一字杜撰，以此見公篆學之精深，實於唐宋諸儒中，卓然可稱者。』

齊皎，高陽人，官至澤州刺史。書小史稱其曉音律，善大篆，工小楷，筆迹雄壯。

林傑，字智周，閩川人。書小史稱其精琴棋，善草隸，俱自天然，不因師授。

袁滋，字德深，蔡州人，官至兵部尙書。書小史稱其強學博記，工篆隸，有古法。

吳通玄、海州人。宣和書譜云：『通玄善書，於行草尤長，當時名臣碑刻，得其書則誇以爲榮；至於文藁，斷幅殘紙，人爭傳之。』

吳通微、通玄之弟。書小史云：『通玄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通微工行草書，翰林習之，號院體。』

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人，官至吏部侍郎。書小史稱其才行有餘，工書有楷法。六一題跋評其遊道林嶽麓寺詩云：『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山谷論書云：『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眞復奇偏，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官至吏部尚書，追封昌黎伯。豐坊書訣云其書似顏魯公，流傳墨蹟，有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嵩山天封觀刻石、惠林寺題名、華嶽寺題名。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司馬。書小史稱其少精敏，文章卓偉，善書，家蓄晉魏尺牘甚富。六一題跋云：『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書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鄭杓衍極云：『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

柳宗直、字正夫，宗元之從弟。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善書。

裴潾，河東聞喜人，官至兵部侍郎。書小史稱其篤學善隸書。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少師。書小史稱其能文章，善正書，體法遒媚。休早隸於河內，後登顯位，乃建剎於彼，目爲成化寺。尋授太原節制，經由是寺，寺僧粉壁陳筆硯，俟公親題之，公神色自若，以衣袖搵墨以書之，字勢奇絕。

柳公權、字誠懸，華原人，官至太子少師。書小史稱其善正行書。初爲夏州李聽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召見，謂之曰：「朕常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穆宗政闕，嘗問公權筆法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者。」墨池編云：『公權正書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蓋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遒勁豐潤，自名一家。』趙崡石墨鐫華云：『柳書筋骨太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爲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笑其不能用右軍筆也。』

柳公綽、字寬公，公權之弟。米芾稱其書不俗於兄。

柳仲郢、字諭蒙，公權從子，官諫議大夫。書小史稱其幼嗜學，工草隸，札節九經之史，晉魏以下南北史，分門上下，凡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行書，當時甚賞其工。

盧肇、字子發，宜春人，狀元及第，官歙宣池吉四州刺史。書史會要云：『肇以文翰知名海內，而工於書札。』書法正傳載林韞撥鐙說云：『韞咸通末、為州刑掾，時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謂我書，但求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拘，拘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法也。吾昔受教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久羅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敢復傳於智者。』

盧知猷、字子暮，范陽人，官至太子太師。書小史稱其器度渾厚，文詞贍麗，工草隸，有楷法，落筆飛翰，人爭摹倣。

司空圖、字表聖。宣和書譜稱其行書妙盡筆意。

張弘靖、字元理，河東人。法書要錄序稱其幼學元常；自鎮蒲陝，迹類子敬；又處台司，乃同逸少：書體三變，爲時所宗。

張文規，弘靖子。法書要錄序稱其少耽墨妙，備盡楷模。

張彥遠、字愛賓，文規子。法書要錄本傳云：『彥遠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書既出，累世縉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藏積圖書，如鍾張衞索王羲獻而下，每至成軸；彥遠旣世其家，乃富有典型，而落筆不愧作者。更撰歷代名畫記爲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於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唐玄度、字彥升，官至翰林待詔，沔王友。書小史稱其善小篆，名於一時，筆法柔弱，無復前人之比，而流俗妄稱，惜之。東觀餘論云：『玄度十體中，作飛白書與散隸相近；但增縹渺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

于僧翰，河南人。墨池編云：『僧翰以八分稱於咸通間，繩規甚備。』宣和書譜云：『僧翰與貝泠該俱擅名江左；僧翰師韓擇木之體，字勢姸美，參用篆法，故比泠該爲勝。』

周稱、字德升，汝南人，官至尚書左僕射。書小史稱其長于史學，尤工小篆，見稱於一時，字畫頗佳，傷于柔媚。

陸希聲、吳人，位至宰相。書小史稱其善屬文，工書得其法，凡五字，擫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其法謂之撥鐙法。宣和書譜云：『希聲家世有書名，六世伯祖柬之以草書高天下，四世祖景融、博學工書擅名，至希聲一出，遂能復振家法。』

杜荀鶴、字彥之，池州人。宣和書譜云：『荀鶴書筆力遒健，猶有晉唐遺風。』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書史會要稱其楷隸行草無不工。鄭杓衍極云：『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東觀餘論云：『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宣和書譜云：『居易書豐年洛下兩帖與雜詩，筆勢翩翩，與時名流相後先。』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累官尚書左丞。宣和書譜云：『稹楷書風流蘊藉，挾才子之氣。』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書史會要云：『島八分似韓擇木。』

牛僧孺、字思黯，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墨池編云：『僧孺師法元常，落落不俗。』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官至太尉，封衞國公。墨池編云：『德裕祖述顏公，毅然有法。』

杜牧、字牧之，萬年人，官至中書舍人。宣和書譜云：『牧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裏。』

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溪生，河內人，累官工部員外郎。宣和書譜云：『商隱四六藁草，筆畫雖眞，本非用意；然字體姸媚，意氣飛動，亦可尙也。』

陳惟玉，荆州人。六一題跋跋碧落碑云：『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者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董逌廣川書跋云：「篆書奇古，行筆精絕，不類近世篆學。」蓋指此碑也。』

蘇靈芝，武功人。宣和書譜稱其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墨池編云：『靈芝頗好書石蹟，與胡霈然相上下。』石墨鐫華云：『靈芝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見，見

靈芝田仁琬德政碑，可以得其概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爲多，尙不及王縉書王淸源公碑。而宣和書譜擬之李海伯施，李海不足論，但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釋辯才，智永弟子，俗姓袁氏。何延之蘭亭記云：『每臨永禪師之書，逼亂眞本。』

釋懷仁，周越古今法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委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眞迹，咸萃其中。』廣藝舟雙楫云：『聖教序懷仁所集右軍書，位置天然，草法秩理，可謂異才。』

釋懷素、字藏眞，俗姓錢，長沙人。書小史云：『懷素疏放，不拘細行，頗好筆翰，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穿。吏部尙書韓陟見而賢之，曰：「此沙門札翰，當震宇宙大名。」授筆法於金吾兵曹鄔彤，鄔彤嘗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淩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顏魯公嘗問師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師有自得之乎？」師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廣川書跋云：『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搏虎，皆在氣未全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終身不衰也。』宣和書譜云：『懷素精於翰墨，當時名流，如李白、戴叔倫、竇臮、錢起之徒，舉皆有詩美之，狀其勢以爲若驚蛇走虺，驟雨狂風，人不以爲過論。又評者謂張長史爲顛，懷素爲狂，以狂繼顛，孰爲不可？及其晚年益進，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玆亦有加無已，故其學之者，亦若是也。』

釋高閑，烏程人。書小史稱其善草書，師懷素，深窮體勢。廣川書跋云：『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鬼神；觀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釋亞棲，洛陽人。宣和書譜稱其善作字，得張顛筆意，自謂吾書不大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婺州蘭溪人。書小史稱其善歌詩，工草隸，南士皆比之懷

素。宣和書譜稱其作字尤奇崛，至草益勝，嶄峻之狀，可想見其人。

釋䛒光，俗姓吳氏，永嘉人。書小史稱其善書，受撥鐙法於陸希聲，自後書法頓長。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因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地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蘇頌魏公題跋題送䛒光序云：『䛒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獨不聞於後世，筆迹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輩湮沒無聞，不知幾何人耶？』觀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尋常僧流也。

釋洪偃，書小史稱其博學儒釋，風姿秀整，能講唱詩篇，草隸皆極精妙，時人以其貌義詩書，謂之四絕。

釋湛然，俗姓戚氏，呂總續書評云：『湛然眞行書，子雲之後，難以比肩。』書史會要云：『湛然師鍾繇，工眞行。』

釋夢龜，宣和書譜云：『莫知其系，天復中寓東林寺，作顛草奇怪百出，雖未可以語驚蛇飛鳥之迅，而筆力遒勁，亦自是一門之學。』

釋文楚，宣和書譜稱其喜作草書，學智永法，顛沛造次，不忘於懷，久而擺脫舊習，有

自得之趣。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洽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

釋齊己，俗姓胡氏，益陽人。宣和書譜稱其留心書翰，傳布四方，人以其詩并傳，筆跡洒落，得行書法。

釋元雅，宣和書譜稱其好古嗜學，於科斗小篆各爲千文，以隸書識其側；其科斗小篆，筆意淳古，而隸書復灑然不惡，亦不謬於用心也。

釋景雲，宣和書譜稱其性識超悟，尤善草法，初學張顛，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

鍾離權，字雲房，羽士也。宣和書譜云：『權嘗草其所爲詩，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自論其書，以爲學龍蛇之狀云。』

房璘妻，高氏，六一題跋云：『高氏書安公美政頌，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又於高氏書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云：『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

劉秦妹，歸馬氏。書小史稱其善臨蘭亭及安西帖，咄咄逼眞。述書賦云：『馬家劉氏，

臨效逼斥。安西蘭亭，貌奪眞蹟。如宓妃遺形於巧素，再見如在之古昔。』

吳彩鸞，宣和書譜云：『女仙鸞自言西山吳眞君之女。太和中進士文蕭客寓金陵，南方風俗，中秋月夜，婦人相持，婆娑月影中，最爲盛集，蕭往觀焉，而彩鸞在歌舞場中作調弄語以戲蕭。蕭心悅之，伺歌畢，躡蹤其後。至西山中，忽有靑衣燃松明以燭路者，彩鸞蕭遂偕往；復歷山椒，有宅在焉。至其處，席未暖，而彩鸞據案如府司治事，所問皆江湖溺死人數。蕭他日詢之，彩鸞初不答，問至再四，乃語之，「我仙子也，所領水府事……」言未旣，忽震雷迅發，雲物晦冥，彩鸞執手扳伏地，作聽罪狀，如聞謫詞云：「以汝泄機密事，罰爲民妻一紀。」彩鸞泣謝，諭蕭曰：「與汝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蕭拙於爲生，彩鸞乃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十錢，爲餬口計；然不出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爲也。錢囊羞澁，復一日書之；且所市不過前日之數。由是，彩鸞唐韻，世多得之，歷十年，蕭與彩鸞遂各乘一虎仙去。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餘，全不類人世筆，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十有三，唐韻平聲上，唐韻平聲下，唐韻上聲，唐韻去聲，唐韻入聲，唐韻上下，唐韻六。』事涉神怪，殊不可信。然其墨蹟，屢見於著錄者不下十餘家，則又實有其人；抑女子能書者少，且有異能，而附會之歟？

薛濤、字洪度，蜀樂妓。宣和書譜稱其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

謝自然、華陽女眞。沈汾續仙傳云：『幼而入道，善筆札，能屬文。』

柳夫人，崔簡妻，宗元伯姊。柳河東集稱其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

崔瑗，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嫁爲郎州員外司戶薛巽妻。柳河東集稱其善筆札，讀書通古今。

楊夫人，柳州宗元室。書史會要稱其善翰墨。

金鸞，書史會要云：『白氏金鸞居易女，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終南紫石刊之。』

封絢，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玉臺書史稱其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賊悅封色，欲取之，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遂遇害。

第十章　五代之書學（公元九〇七年至九五九年計五三年）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爲時不過五十餘年。其時王建孟知祥稱帝於蜀，爲前蜀後蜀；劉巖稱帝於粵，爲南漢；劉崇稱帝於晉，爲北漢；高季昌稱王於荊南，爲南平；楊行密稱帝於淮南，爲吳；李昇稱帝於江南，爲南唐；王審知稱帝於閩，爲閩；馬殷稱帝於湘，爲楚；錢鏐稱帝於浙，爲吳越：是爲十國。五代祚短，疆土復小，日尋干戈，幾於馬上治天下，實無暇於臨池。然唐代之流風未遠，遺澤猶存，工書者亦未嘗無人，楊凝式、王文秉、李鶚其著者也。後蜀南唐君主皆好文章藝事，後蜀且有石經之刻，追踪前代。顧炎武石經考云：『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餘經於石，石凡千數，盡仍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葉昌熾語石云：五季羣雄石刻，流傳之富，首推吳越，南漢次之，西蜀南唐又次之，楚閩諸國，等於自鄶。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命徐鉉刻帖四卷，名昇元帖，實在淳化閣法帖之前。其時書家，則周之郭忠恕，南唐之徐鉉，後蜀之王著，皆大有功於宋代之書學者也。

五代雖祚短，然諸國君臣，能書者頗不乏人，故亦不可無述焉。

梁太祖、姓朱名全忠，碭山人。宣和書譜云：『梁太祖批答賀表行書，字體純熟。』

梁末帝、名友貞，太祖之子。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梁末帝善弄翰墨，多作行書批勅，大者盈尺，筆勢結密，有王氏羲獻法。』

周世宗、本姓柴名榮，太祖養子。書史會要云：『周世宗神武之略，氤氳盤礴，發於筆端，其運用處過人甚遠。』

南唐元宗，姓李名璟，初名景通，字伯玉，昇長子。陸游南唐書云：『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

南唐後主、名煜，初名從嘉，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山谷題跋云：『觀江南李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陶穀清異錄云：『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作大書，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馮武書法正傳載其書述云：『壯歲書亦壯，猶霍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陵沙漠，目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峯，畏日烈景，從橫炎炎，不可向邇，其任也如此。老來書亦老，若諸葛亮、董戎、韋叡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揮軍，不見其風骨，而豪素相識，筆

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能惟所能者，可以言之。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並鍾王家傳於歐顏褚陸等，流於此矣。然世人罕知其道，孤以幸得受誨於先生，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授要訣，然後研切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安得不祕而寶之？所謂法者：擫壓鉤揭抵導送，是也。此字今有顏魯公墨迹，尚存於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書此以記之。』所稱先生者，釋䛒光也。

吳越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巨美，臨安人，皮光業錢王廟碑：『武肅王翰札，花隨腕下，星逐毫飛，鑄者游雲，細疑垂露。鉤刀向背，未饒索內芝筋；點畫方圓，高掩崔肥趙瘦。就中濡染碑額，益見呈露鋒芒；四方仰之神蹤，一代稱之墨寶。王逸少若見，甘避雁行；蕭子雲如逢，大慚蟬翼。』

吳越忠懿王、名俶，初名宏俶，鏐第七子，文穆王元瓘之第九子。宣和書譜云：『俶善翰墨，善顚草，斡旋盤結，不減古人。』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唐相涉之子。陳思書小史稱其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三代，佯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致仕。其書法自顏以入二王之妙，時人以楊風子呼之。宣和書譜云：『凝式善作字，尤工顚草，筆跡獨爲雄強，與顏眞卿行書相上下，自是當時翰

墨中豪傑。黃山谷詩曰：「世人日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不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已到烏絲闌。」廣藝舟雙楫云：『楊少師變右軍之面目，而神理自得，蓋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

羅治威、字端己，魏州貴鄉人，仕梁累拜太師中書令。書小史稱其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人。書小史稱其少好學，事後唐爲宰相，晉時以太子賓客罷歸洛陽。嗜八分書，尺牘訓答，必札其蹟。

李鶚，後唐清泰中，仕至國子丞。書小史云：『九經印板，多其所書，當時頗貴重之，其筆法蓋出於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高。』

李從曮，茂貞之子。書小史稱其善書畫，仕後唐，襲爲鳳翔節度使。

韓熙載，仕南唐官至中書侍郎。書小史稱其才俊氣逸，工書畫，特善八分，冠絕當時。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入宋位至散騎常侍。書小史稱其好字學，善篆隸，初學李陽冰，後得李斯繹山碑，潛思改作，遂逼其勢。朱長文墨池編云：『徐鉉精於字學，蓋陽冰之後，篆法中絕，而鉉於危亂之間，能存其法，初雖患骨力歉陽冰，然其精熟奇絕，點畫皆有

法。及入朝見釋山摹本，自謂得師於天人之際，搜求舊迹，焚擲略盡。較其所得，可以及妙。』書法正傳載徐鉉小篆云：『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側，故鋒常在畫中。』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云：『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撫斯相繹山碑，僅得其肤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遊之妙，徒想像於荒煙榛莽間，重以增慨！』

徐鍇，字楚金，鉉之弟。宋史徐鉉傳云：『鍇善小學，嘗以許愼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

薛貽矩，字熙用，聞熹人，仕梁累官自僕射至司空。宣和書譜稱其喜弄翰墨，正書得古人用筆意；觀其贈晉光草書序，秀潤可觀，一時學者，亦鮮儷焉。

柳應辰，洪邁容齋四筆云：『應辰書鄂州摩崖，字徑二尺四寸，筆勢淸勁。』

豆盧革，河東人，唐莊宗召拜左丞相。宣和書譜稱其正書雖有隱者態度，然其點畫，同爲一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

盧汝弼，字子諧，范陽人。宣和書譜稱其留意書翰，作正書取法有歸。當五季士風凋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振所學，誠不易得。

楊邠，魏州冠氏人。宣和書譜稱其作正書，雖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粗爲可觀。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官至太子少師。宣和書譜云其幼不羈，唯以狗馬彈射爲務，中年銳意於學，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浣之，覩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及寤，胸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又云：仁裕翰墨雖無聞於時，觀其送張禹偁詩，正書清勁，自成一家，豈非濯西江水之效歟？

馮延己、初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仕南唐累官左僕射同平章事。馬令南唐書宋齊丘傳云：『延己工書，遠勝宋齊丘；齊丘謂曰：「子書往往似虞世南。」』

潘佑，江南人。宣和書譜稱其行書草帖，筆迹奕奕，超拔流俗，有東晉之遺風。

王文秉，六一題跋云：『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朝中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初入蜀依王建爲掌書記；及建稱帝，莊遂爲相。宣和書譜云：『莊在當時，以作字名於世，但今所見者少；觀借書諸帖，有行書法，非潛心於古而一意文詞翰墨間，未克至此也！』

馮偘，蜀人。墨池編稱其能書，得二王法；然而以二指搯筆管而書，凡故筆必有二爪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法之異者也。

羅隱、初名橫，字昭諫，餘杭人，生於唐末，有詩名，尤長於詠史，仕吳越爲錢鏐從事。宣和書譜云：『隱雖不以書顯名，作行書猶有唐人典刑，略無季世衰弱之習。』

孫昭祚，宣和書譜稱其習翰墨，尤長歐陽詢行書法，嘗用其體書千字文傳於世。

薛存貴，宣和書譜云：『史失其傳，考其字畫，定非凡陋人也。然喜作草書，有晉宋間風度，所書雖出於一手，而變態百出，或妍或醜。其溫潤足繩墨處，便類獻之；而剛勁乏斌媚處，則李煜金錯刀之儔侶也。』

黃居寶、字辭玉，成都人。書史會要稱其以八分書知名。

釋彥修，梁乾化時人。王世貞王氏法書苑云：『彥修與西栖晉光齊名，書法如淮陰惡少年，風狂跳浪，俱非本色。』

釋應之，俗姓王，閩人。馬令南唐書稱其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宣和書譜云：『應之作行書，頗有氣骨。』

釋曇域，前蜀人。書史會要稱其工小篆，學李陽冰。

釋曉辯，吳任臣十國春秋云：『曉辯草書，得張旭筆意，與曇域並稱。』書史會要云：『曉辯工草聖，學張芝。』

李夫人，西蜀名家。書史會要云：『後唐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鬱鬱不樂，善屬文，尤工詩書。』

黃崇嘏，蜀臨卭人。厲鶚玉臺書史云：『周庠知卭州，崇嘏上詩稱鄉貢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與諸生同遊，善琴弈，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淸。庠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狀謝，仍貢詩曰：「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驚駭，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乞罷歸臨卭，不知所終。』

第十一章　宋朝之書學（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七六年計三一七年）

書至唐代，已呈江河日下之勢，古文篆隸，固無論矣，楷書為通用之體，亦毫無新意，承隋代之末流，謹守勻整而已。五季兵爭，斯文道喪，古法蕩然，自此以後，書法遂無精者。宋踵其敝，書學榛蕪，建隆以後，豐碑鉅製，皆出於袁正己孫崇望，其次則張仁愿，『王楊盧駱當時體，』非國工也。葉氏語石評之當矣！至太宗踐祚，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賢墨蹟，命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藏於禁中，釐為十卷，是為淳化閣法帖。十卷之中，二王居其半，故宋初之書，可謂尚王。惟唐人宗王，率皆眞蹟，閣帖之王，大抵贋鼎，馬氏書林藻鑑，論之是矣。且書多為行草小字，雙鈎摹刻，魯魚亥豕，文義且乖，書何足道？王虛舟淳化祕閣法帖考正，論之詳矣。淳化為諸帖之祖，既已如此，其餘當更不足道矣。此後，潘師旦因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編二十卷，是為絳帖；寳月大師因淳化閣帖摹刻，是為潭帖；大觀間，奉旨以御府眞蹟重刻於太清樓，中有蘭亭序，是為大觀帖；後劉燾再摹刻，是為太清樓續閣帖；劉次莊摹刻於臨江，除去淳化年月，而增釋文，是為戲魚堂

帖；紹興間，武陵丞趙鋋父子編刻廿卷，中有黃庭經，是為鼎帖；曹士冕摹刻者，為星鳳樓帖；吳琚摹刻者，為玉麟堂帖；米元章手摹者，為寶晉齋帖；宋綬刻者，為賜書堂帖；韓侂胄刻者，為羣玉堂帖。刻於汝州者，為汝州帖；刻於黔江者，為黔江帖；刻於蔡州、彭州、利州者，為蔡州帖、彭州帖，利州帖、不可勝數。然多因淳化閣帖翻刻者，帖學大興，而書學亦掃地無餘矣。阮元揅經室集云：『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拙著愚盦書話，亦嘗論書學之衰，今不如古，蓋有二因：歷代相承，弟不如師，每況愈下，一也；科舉之興，多趨於干祿之途，力求勻整，天才遂為所沒，不復能特立獨行，二也。宋代書家，率多學唐人書，故反不能與五季數子爭勝。而米氏書史亦云：『李宗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扁朴拙，是時不謄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世風如是，書學之不足道也，宜矣！是代書家，首推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或謂蔡本蔡京，後世惡其為人，故以襄代之耳。是數子者，尚能上法六朝，不守唐人窠臼，無怪其雄視一代也。東坡書本出魯公，有跡可尋，

康長素謂馬鳴寺，常有側勢，質啓蘇派，抑曾致力於此歟？然常自謂「我書意造本無法，」宜其不與人同也。惟以擺筆不定，常假其筆，書雖媚而力常弱，數寸以上，則非其所長矣。山谷書，康長素謂自石門銘來，當是灼見，飛逸雄強，足以抗衡唐賢者也。君謨行草，尙有晉賢風度。元章收藏雖富，臨摹雖精，前人每譏其氣象怒張，尙乏虛和之度，然實皆是代之冠冕也。此外郭忠恕之篆，足與徐鉉頡頏；蘇舜元舜欽兄弟之草，山谷素所推許；岳武穆長於章草；朱文公力追魏武，亦爲是代之能者。薛紹彭與米芾齊名，常有於四家之中，以薛代蔡者，亦可見其工候之深矣。陳希夷書，流傳無多，然其「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石刻，字大盈尺，逼眞石門，恐山谷見之，亦當退避三舍。石門銘本有龍字，而學「瓏」字右旁之龍，趯筆尤爲難能而絕妙，宋代書家，神通廣大如此者，吾見亦罕矣！宋高宗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至北宋之末，徽宗之世，御府之藏，可謂至富；南渡以後，以高宗篤好書畫，仍依舊例，置書畫院。雖有書畫學博士之設，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然終不能挽回書學之狂瀾矣。

宋代書家，頗不乏人，然亦不過是代之雄耳，終不能與唐人爭勝，況六朝以上乎？述其人並錄其言，而遼金盤据塞北，幾與宋相終始，故亦附於末焉。

北宋

（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計一六七年）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

太宗、名光義，太祖之弟。米芾書史云：『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朱長文墨池編云：『太宗方在躍淵，留神墨妙，斷行片簡，已爲時人所寶。及既卽位，區內砥平，朝廷燕寧，萬機之暇，學書至於夜分。巧備前古，體兼數妙，英氣奇采，飛動超舉，聖神絕藝，無得而名焉。常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

眞宗、名恆，太宗之子。劉次莊法帖釋文稱其善草聖。

仁宗、名禎，眞宗之子。歐陽修歸田瑣錄云：『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云：『宋仁宗書，骨血俊秀，深似龍藏。』

徽宗、名佶，神宗之子。鐵圍山叢談云：『裕陵作黃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陶宗儀書史會要云：『徽宗行草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意度天成，非

可以形迹求也。』王文治論書絕句云：『不徒素練澂秋鷹，筆態沖融似永興；善諫工書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

仁宗曹皇后，宋史本傳稱其善飛白書。

益端獻王頵，英宗第四子。宣和書譜云其留意翰墨，而飛白篆籀，皆造其妙。嘗效唐玄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非積學不能至此。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周書學博士，太宗朝官至國子監主簿。陳思書小史稱其工古文小篆八分，亦能楷法，尤善字學；著古文汗簡十卷，全倣許氏說文偏旁，凡五百四十一字。劉熙載書槩云：『忠恕以篆古之筆，益爲分隸，獨成高致。』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歷仕漢周，宋初判國子監，後官至保大軍行軍司馬。宋史本傳稱其善筆札，時稱遒麗。

宗翼，上蔡人，隱居不仕。宋史戚同文傳：『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

皇甫儼，趙崡石墨鐫華云：『僧夢英篆書千字文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之堂。』

張仁愿，官待詔。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云其行筆殊草草，意小勝耳。丹石之不能謹嚴，

始自李太和，濫觴於仁愿，至二米極矣。

袁正己，汝南人。石墨鐫華稱其習歐陽率更法，隸書方勁，非嘉祐後人所及。

孫崇望，畢沅中州金石記云：「崇望書郭進屏盜碑，甚瘦勁；新修嵩嶽中天王廟碑，又以圓潤勝。弇州山人題跋指爲吳通微院體之遺。」

尹熙古，官翰林待詔。書史會要稱其工篆，得撥鐙法，所書爲一時之絕。中州金石記云其有唐人風格，而出於王右軍，信可愛也！

孫思皓，米芾書史稱其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李建中，字得中，京兆人，累官太常博士。宋史本傳稱其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楷法。黃伯思東觀餘論云：「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觀筆勢，尙有先賢風氣，固自佳。」宋高宗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書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後賜進士第。眞宗時兩爲翰林學士，官終工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宋史本傳稱其自幼及終、不離

翰墨，善細字。

趙安仁、字樂道，洛陽人，官至御史中丞。滕康翰墨叢記、稱其善書，必用舊紙。

鄭文寶、字仲賢，寧化人，仕南唐，校書郎；入宋，官至兵部員外郎。釋文瑩續湘山野錄云：『仲賢師徐鉉小篆，嘗篆千文以示鉉，其字不出一中指之甲；鉉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篆可兼爾。」』

李宗諤、字昌武，饒陽人，昉之子，眞宗時累拜右諫議大夫。米芾書史云：『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字，肥扁朴拙。』

李居簡，墨池編稱其善草書，太宗甚愛之，禁林詔命筆體不變，粲然可觀，遠追唐室。

句正中、字坦然，華陽人，官至屯田郎中。宋史本傳稱其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王著、字知微，成都人，累官殿中侍御史。書史會要云：『王著筆法圓勁，不減徐浩，少令韵勝，其所書樂毅論學虞永興，可抗行也。』馮武書法正傳載黃山谷評書云：『王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誠皆渠儂胸中欠之罪，非學者不盡之功也。』

陳摶、字圖南，號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石延年詩云：「希夷先生人中龍，天岸麥逐東王公。酣睡忽醒骨靈通，掀指忽忽來天風。鸞舞廣漠鳳翔空，俯視羲獻皆庸工。投筆下拜稱伎窮，太華少華白雲封。」

錢惟治、字和世，吳越人，太宗時累進檢校太師，轉右武衞上將軍，累加神武統軍。宋史吳越世家稱其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

錢易、字希白，累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本傳稱其善尋丈大書行草。翰墨志云：「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書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遽，若臨江則失眞遠矣。」

李無惑，同安人，官翰林待詔。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稱其善小篆，斯公陽冰之後，未見其比！其勁健端好，又過於陽冰，士大夫家藏之以爲寶。

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郇國公。東坡題跋云：「章丘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陳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累官同平章事右僕射。宋史本傳稱其善草隸。

陳堯佐、字希元，堯叟弟，累官參知政事同平章事，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史本傳稱其善

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皇朝事實類苑云：『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爲文字，謂之堆墨八分。』

陳堯咨、字嘉謨，堯佐弟，拜武信軍節度使，徙知天雄軍。宋史本傳稱其工隸書。

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累官至給事中樞密副使。宋史本傳稱其筆法遒媚，書法之出，人多傳傚。

晁迥、字明遠，清豐人，眞宗時累官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以太子少保致仕。書史會要稱其書法楷正，爲時推重。

楊虛己，中州金石記云：『虛己行書習王羲之，正書亦似歐陽詢，宋代書法之工者，而名不顯，何歟？』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眞宗時官至龍圖閣待制。書史會要云：『道始習篆，患其體勢弱，有教以撥鐙法，仍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

周越、字子發，淄州人，官至主客郎中。墨池編云：『越草書精熟，博學有法度，而眞行不及，如傖士半酣，容儀縱肆，雖未可以語妙，於能則優矣。』宣和書譜云：『天聖慶曆間，以書顯，學者翕然宗之。落筆剛勁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然而眞行入妙，草字入能也。

越之家，昆季子姪，無不能書，亦其所漸者然耶？」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官至太子中允。墨池編云：「曼卿正書入妙，尤善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陳繼儒眉公書畫史云：「石曼卿眞書大字妙天下，湖州學經史閣三字，石學士書。」王氏直方詩話云：「曼卿以書名世，然大字愈妙，嘗遊龜山寺三佛名榜，最爲雄偉。」山谷題跋稱東坡云：「曼卿大字，愈大愈奇，張文潛詩云：「煌煌三佛榜，鐵貫金石鈕。開張宮室正，渾寶山岳厚。井水駁能詮，蟻封觀驥騄。」眞能道其妙！」宣和書譜稱其正書入妙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而得如意。初沿汴而東，繫舟泗水龜山下，佛祠釋子以題殿榜爲請，乃爲劇飲，卷氈濡墨作方丈字，一揮而成，人以爲絕筆。異時范仲淹作文誄之云：「延年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歐陽修亦作詩美之曰：「延年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其爲名流推許如此。

梁鼎、字凝正，華陽人，太宗時歷知數州皆有治績，累官判西京御史臺。宋史本傳稱其工篆籀八分。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書史會要云：「种放書迹，有晉人風氣。」山谷題跋云：「种放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亞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蹟，猶可想其風度，況筆

精墨妙耶？」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結廬西湖之孤山，恬淡好古，不趨榮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卒諡和靖先生。桑世昌和靖先生傳云：『逋善行草書。』放翁題跋云：『君復書法高勝絕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飢，不食而飽。』沈周詩云：『我愛翁書得瘦硬，雲腴濯盡西湖淥。西臺少肉是眞評，數行清瑩含冰玉。宛然風節溢其間，此字此翁俱絕俗。』

彭太素，盛時泰蒼潤軒碑跋稱其行書猶有唐人行狎之勢，覽之翩翩，自可喜也。

張維、字公言，蜀人。皇朝事實類苑稱其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官至大學士進太子太傅，封祁國公。宋史本傳稱其正書行草皆有法。東坡題跋云：『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淸閑妙麗，得晉人風氣如此耶？』東觀餘論云：『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逮晝遊哉？』宣和書譜云：『衍至暮年，以草書爲得意，喜與增蘇舜欽論書。年位雖重，而尺牘必親作。韓琦嘗以詩謝其書云：「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筋骨義之膚！」其爲當時所推重如此。』晦菴題跋云：『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淸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仁宗時爲相，善知人，范仲淹、歐陽修皆出其門。書史會要云：「元獻擅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帖中。」

宋綬、字公垂，平棘人，仁宗朝參知政事。宋史本傳稱其筆札精妙，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米芾書史云：「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墨池編云：「公垂特工筆法，本朝以來言書者，稱西臺與公垂云。」宣和書譜稱其筆法清癯而不纖弱，輕活秀潤，在李建中之上。

宋敏求、字次道，綬之子。墨池編云：「次道碑刻遒麗。」書史會要云：「敏求書法溫厚清峻，凡當時巨卿名碣，必得敏求書，方以爲榮。」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仁宗時，西夏反，琦爲陝西經略招討使，爲朝廷所倚重。後爲相，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執政十年，光輔三后，歐陽修稱爲社稷臣。封魏國公，卒諡忠獻。墨池編云：「韓魏公書，骨力壯偉。」書史會要云：「魏公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圭角。」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神宗時爲同平章事，始封鄭，稱富鄭公；後進封韓，亦稱富韓公。書史會要稱其擅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帖中。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仁宗時與韓琦率兵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旋召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山谷題跋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唐錦龍江夢餘錄稱其書極端勁秀麗，無豪銋縱逸之態，其視浮佻之徒，貴輕揚而賤持重者，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哉？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仁宗時進士，累仕四朝，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名聞四夷；以太師致仕，年至九十二卒，封潞國公。周必大益公題跋云：『公年過七十，筆力猶清壯如此，非獨見其所養深厚，亦足占壽考之祥矣。』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論事切直；後拜參知政事，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東坡題跋云：『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歐陽公好金石，曾收藏金石文字一千卷，著爲集古錄，並跋其尾；又令其子棐著爲集古錄目十卷，蓋金石書之最古者也。』

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安陸人，後徙雍丘，與弟祁俱以文學名，人稱大宋小宋；官至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封鄭國公。歐陽修歸田錄云：『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益公題跋云：『元獻公表藁，辭理精粹，眞行粲然。』

劉居正、字安行，樂壽人。蘇頌魏公題跋稱其書模範二王，復兼採唐用筆法。有得其行草帖者，至今猶藏弃，以比李西臺建中。

宋祁、字子京，庠之弟，與兄庠同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書史會要云：『景文工筆札，其蹟雜見鳳墅續法帖中、常自名其書曰「鐵線。」』

張觀、字思正，絳縣人，歷官觀文殿學士，知許州。宋史本傳云其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如其爲人。王偁東都事略云其平生未嘗草書，因爲詩曰：「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

王洙、字原叔，宋城人，累官侍講學士。宋史本傳稱其篆隸之學，無所不通。中州金石記載范仲淹神道碑，歐陽修撰，王洙隸書，評云：『此碑書陷勁，多帶篆體，眞出唐人隸書之上。』墨池編云：『洙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

邵餗、字溪齋，丹陽人。墨池編稱其以篆顯於天聖間。岳珂寶眞齋法書贊云：『高蹈丘樊，終身不仕。范文正謫守嚴瀨，作客星祠記，奉書先生，有曰：「抵桐廬郡，有嚴子陵釣

臺，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於虖！亦可想其人矣。』陳樵負暄野錄云『其才行俱美，高尙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爲釵股篆，世所欽重。』

唐異、字子正，隱士也。墨池編稱其善書，范文正嘗稱其與西臺相左右。

胡恢，金陵人。書史會要稱其善篆隸。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自得。陳繼儒邵康節先生外紀云：『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又云：「司馬溫公居濟，與先生唱和，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魏了翁鶴山題跋云：『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麤，莫非實理。』晦菴題跋跋康節「檢束」二大字云：『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耶？』

蘇舜元、字才翁，易簡孫，銅山人，官至尙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宋史本傳稱其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劉克莊後村題跋云：『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

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龍江夢餘錄云：『才翁以書，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懷素；而山谷陳嬾散人，又出於才翁也。』

蘇舜欽、字子美，自號滄浪翁，舜元之弟，官湖北長史。宋史本傳稱其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墨池編云：『舜欽工行楷草書，皆入妙品。』劉壎論書絕句云：『子美交窮被鬼欺，滄浪清泚濯纓宜；胸中礧塊豪端露，只有廬陵具眼知。』弇州山人題跋云：『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法而微病疏；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堂廡也。』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官至丞相，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山谷題跋云：『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而身爲度者也。觀其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顚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陸經、字子履，越人，仁宗朝官至集賢殿修撰。宣和書譜稱其善眞行書，當時與蘇舜欽爲翟流，而筆法亦同。前輩高文，必求經書，經之石刻，殆遍天下。歐陽思穎諸詩，得經書方喜；然多作正書，以規矩自窘。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祕書省校書郎。書史會要云：『老泉工書法，氣韻有餘。蜀人不能書，元祐間軾以字書名世，其實濫觴於洵。』汪砢玉珊瑚網云：『老泉書懷素詩，並倣其筆法。』

蘇軾、字子瞻，洵之子。元祐中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為翰林承旨，歷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山谷題跋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如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兼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又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姿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劉壎論書絕句云：『蘇黃佳氣本天眞，姑射豐姿不染塵；筆輭墨豐皆入妙，無窮機軸出淸新。』劉熙載書槩云：『東坡詩如華嚴法界，文如萬斛泉源，書亦頗得此意，卽行書醉翁亭記，便可見之。其正書字間櫛比，近顏書東方畫贊者為多：然未嘗不自出新意也。』書法正傳選其書說四則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

陽蘭臺書，妍緊拔峯，尤工於小楷，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張長史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柳誠懸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楊少師書，筆跡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風。蔡君謨書，天姿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聞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著有東坡題跋。

蘇過、字叔黨，自號斜川居士，軾之次子，任右丞務郎，後歷通判中山府。性至孝，軾帥定武，謫英州、惠州，遷儋耳，徙廉永，獨過侍。鶴山題跋云：『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襮腴裏方者乎？』釋德洪石門題跋云：『叔黨行草皆蟬蛻塡塵之類，筆法近亞乃翁矣。』

黃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又號山谷，分寧人，官著作郎，擢起居舍人；紹聖中，知鄂州；徽宗初，起知太平州。宋史本傳稱其善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趙希鵠洞天清錄云：

『山谷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 然行不及眞，草不及行。』馮班鈍吟書要云：『黃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之周子發，故遒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書槩云：『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因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不可醫，是則其去俗務盡也，豈惟書哉？即以書論，識者亦覺鶴銘之高韻，此堪追嗣矣。』廣藝舟雙楫云：『山谷行書，雖昂藏鬱拔，而神閑意穊，入門自媚；若其筆法瘦勁圓通，則自篆來。』書法正傳載其書說二則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肥字須要有骨，瘦書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多偏得其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著有山谷題跋。

黃幼安，山谷之弟。山谷題跋云：『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

李挺祖，零陵人。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云：『挺祖書取法漢隸，結構有體，在宋人中，已不可多得。』

石蒼舒，字才美，京兆人。蘇軾題石蒼舒醉墨堂詩云：『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

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東觀餘論云：『石蒼舒書雖有氣骨，而失於粗俗。』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元祐初，蘇軾以賢廉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累遷國子院編修官。洞天清錄云：『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委媚遒勁可愛。』

雷簡夫、字太簡，郃陽人。墨池編云：『簡夫善眞行，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書史會要云：『簡夫少年時學王右軍樂毅論，鍾東亭賀平賊表，歐陽率更醴泉銘，褚河南聖教序，魏庶子郭知運碑，顏太師家廟碑；後又見顏行書馬病帖、乞米帖，苦愛重之，但自恨未及其自然。』

唐詢、字彥猷，錢塘人。墨池編云：『彥猷筆迹遒媚，頗學歐行書，非精紙佳筆，不妄書也。』

章友直、字伯益，建安人。宣和書譜云：『友直工玉箸字學，自李斯篆法亡，而得一陽冰，陽冰後得一徐鉉；友直在鉉之門，其猶游夏歟？』負暄野錄稱其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釵體。

范文度，書史會要云：『文度能書，蔡君謨稱之。』

杜叔元、字君懿，梅聖俞贈詩云：「京兆外郎稱善書，當時相與集江都，日書藤紙爭持去，長鈎細畫如珊瑚。」

董儲、密州安丘人，官郎中。東坡題跋稱其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張伯玉、字公達，建安人。墨池編稱其染翰雖少媚態，而老重不拘窘，亦可尚已。

愼東美、字伯筠，錢塘人。墨池編稱其書得筆法，不偶俗好，而老逸如其爲人，人甚高之。

李唐卿，歐陽修歸田錄稱其飛白書窮盡物象。晁補之无咎題跋云：『李唐卿篆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

趙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官定武軍觀察留後。宋史本傳稱其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

李瑋、字公炤，錢塘人。書史會要云：「公炤善章草飛白散隸。」

于正封，浦陽人。宋濂浦陽人物志稱其善正書，酷類顏眞卿，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拏先後，精神爲之飛動。

蔡襄，字君謨，興化人，官端明殿學士。宋史本傳稱其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東坡題跋云：『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又云：『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書史會要云：『君謨工字學，大字鉅數尺，小字如毫髮，筆力位置，大者不失結密，小者不失寬綽。至於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精妙，而尤長於行，在前者中，自有一種風味。筆甚勁而姿媚有餘，自珍其書，以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而復推爲宋朝第一也。』

蔡[illegible]、字子堅，襄之子。何喬遠閩書稱其工字畫，論者謂其得君謨用筆之妙。

劉澤，閩人。書史會要稱其善大字，嘗書萬安橋三字，在海石上，徑三尺許，有隼尾存筋之法。

滕元發，東陽人。書史會要云：「元發揮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帖中。」

王廣淵、字才叔，成安人。山谷題跋云：「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料粘蚪脈，乃以筆力

豪壯爲主。范中濟中潛書，蓋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值一錢。』墨池編云：『才叔書以婉美稱。』書史會要云：『廣淵師宋綬，作小字有法度。』

岑宗旦、字子文，開封人。宣和書譜云：『宗旦作字，尤善行書，如銀鈎蠆尾，脫去娥媚，規模點畫，當是蘇舜欽之亞，顧筆力亦窮於此矣。又嘗取古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爲論以評其書曰：「張芝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鍾繇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語其衆妙，足以爭造化者，羲之也；較其父風，但恨乏天機者，獻之也。世南潛心羲之，蓋若顏子之亞聖；徐浩比肩儒雅，有類仲由之勇態；歐陽詢得其正，故如廟堂衣冠，不失動靜；柳公權得其勁，故如轅門列兵，森然環衛；懷素之閒逸，故如翩翩眞仙；眞卿之淳謹，故厚重如周勃。至如李邕，則舉動不離規矩，而有虧適變之道焉。」此皆其自得於心，積學於外，而其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者。』

趙忭、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官龍圖閣學士，擢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書史會要云：『清獻擅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法帖中。』

王安石、字介甫，本撫州人，後居金陵，退相日，官時進荊國公，諡曰文，追封舒王。

東坡題跋云：『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海岳名言云：『文公學楊凝式，人鮮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張邦基墨莊漫錄云：『荆公書淸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宣和書譜稱其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書，初未嘗略經意，惟達其辭而已。然而使積學者，盡力莫能到，豈其胸次有大過人者，故筆端造次，便見不凡？而評書者謂得晉宋人用筆法，美而天饒，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官中書舍人。書史會要云：『鞏擅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帖中。』

沈遼、字叡達，錢塘人。沈括夢溪筆談云：『從弟遼喜學書，嘗曰：「書之神韻，雖得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

文同、字與可，號笑笑先生，又稱石室先生，錦江道人，官司封員外郎，元豐間、出守湖州。宋史本傳稱其善篆隸行草飛白。東坡題跋云：『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鶴山題跋云：『文與可操韵清逸。』

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官至祕書少監。宣和書譜稱其喜作正書，雖其餘事，然亦出

於力學；至於三過筆，眞可以挂萬鈞之重。蓋其學本宗褚遂良、顏眞卿，而暮年自變爲一家耳。

張友正、字義祖，陰城人。宋史本傳稱其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許其草書，爲本朝第一。董逌廣川書跋云：『友正作草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爲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遠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

唐坰、字林夫，錢塘人。山谷題跋云：『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

葛蘊、字叔忱。書史會要稱其善書，喜假古人之名。

李鷺、字顯夫，成都人。書史會要云其以能書名，得眞行草三昧，而眞尤勝，蘇軾常師之。

鍾離景伯、字公序。書史會要云：『公序善書。』益公題跋云：『景伯中原以書名者。』孔武仲觀鍾離草書帖詩云：『兒童不識草書法，但見滿紙鰍蛇結。安知筆法追古初？晚視衆體稱雄傑。』

鄒浩、字道鄉，常州人。書史會要云：『道鄉先生善書。』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書史會要云：『王初寮書法清俊。』

趙令穰、字大年，宋宗室，仕至崇信節度、觀察留後，卒追封崇國公。書史會要稱其戲弄翰墨，尤工草書。常作小草，如聚蚊蟲，如撮鍼鐵，筆獻而法足，觀之使人目力茫然，誠可喜也。

邵餗、字仲恭，丹陽人。鐵圍山叢談云：『仲恭從學於蔡魯公，教其學沈傳師，遂自名家。』書史會要稱其工正行，字體清勁。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書史會要稱其草書飄逸可觀。

錢勰、字穆父，吳越王裔。書史會要，稱其工書，正書師歐陽率更，草書造王大令閫域。

李元直、字通叔，長安人。東坡題跋云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

王詵、字晉卿，太原人。書史會要云：『晉卿碑版書極佳。』海岳書史云：『王詵，余每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亦可見其收藏之富也。

高述，丹陽人。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晉唐而下，書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玄宰；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併其神情似

之。能倣東坡者，則有高迹，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

劉燾、字無言，長興人。書史會要云：『無言以草書名世，晚年用筆圓熟。』

李彭、字商老，修水人。石門文字禪稱其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書史會要云：『商老字畫有鍾王之風，自言法右軍之贍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於誠懸，體韻度於凝式。』

李康年、字樂道，江夏人。東坡題跋云：『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聞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若此者耶？』山谷題跋稱其晚爲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

杜介，書史會要稱其善草書，清爽圓媚，誠奇絕也。

張舉、字子厚，武進人。孫偉德毗陵志稱其工書，精草隸之體，皆造古人妙處。

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徙襄陽，官至禮部員外郎。宋史本傳稱其妙於翰墨，沈著

飛翥，得王獻之筆意。宣和書譜云：「大抵書傚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有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珍玩，請求碑榜，而戶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名其所藏為寶晉齋。好事翻縹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喜之，即為作，古紙臨倣，便與真者無辨。」書法正傳載黃山谷評書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札，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耳。」宋高宗翰墨志云：「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人當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朱履貞書學捷要載其提筆法云：「陳寺丞、名昱，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跡，書杜少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受以作書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修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

「此無他，惟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之當自熟矣。」』著有書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錄、評紙帖、硯史等書。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宋史本傳稱其善書，世號小米。海岳名言云：『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廣藝舟雙楫云：『米友仁書中含，南宮外拓，而南宮佻傑過甚，俊若跳擲則有之，殊失莊若對越之意，若小米書，則深奇穠縟，肌態豐嫣矣。』

米尹知，芾之子。海岳名言云：『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乎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宋史本傳稱其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弆之，著東觀餘論。自論云：『僕自弱齡喜篆法，初得偕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

薛紹彭、字道祖，長安人。石墨鐫華云：『紹彭書作眞行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患態。』書槩云：『道祖書得二王法，而其傳也不如唐人高正臣、張少悌之流；蓋其時蘇黃方

尙變法，故循循晉法者見絀也。然如所書樓觀詩，雅逸足名後世矣。』高宗翰墨志云：『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薛即紹彭也。

張商英、字天覺，新津人，崇寧初，拜尙書右僕射，諡文忠。中州金石記，稱其鉷谷峯神燈記，字亦奇偉可觀。都穆寓意編云：『商英法顏，而自運爲多。』

豐稷、字相之，鄞人。安世鳳墨林快事云：『稷書慈谿永明寺殿記，海內少見，開大而不沓拖，謹密而不拘曲，馳騁於意象之先，從容於筆墨之外，蔡蘇黃米之美，無不提取，而不取其一筆。』豐坊書訣稱其得楷法於蔡端明，變其拘窘，優入大令之室。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沙縣人。石門題跋稱其翰墨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書史會要云：『瑩中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型。』

韓駒、字子蒼，仙井人。墨林快事云：『子蒼書爭位帖，行草如此者，宋人絕少。』

李時雍、字致堯，成都人。翰墨志云：『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

劉次莊、字中叟，長沙人。東觀餘論云：『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何南，而能兼採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筆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書史會要稱其工正行草，臨摹古帖，最得其眞。

王昇、字逸老，汴人。洞天清錄云：『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

李公麟、字伯時，元祐進士，爲後省删定官，御史檢法；元符末致仕歸老，居龍眠山莊，號龍眠山人。宣和書譜稱其書逼魏晉。洞天清錄云：『龍眠書於規矩中特飄逸，綽有晉人風度。眉公書畫史云：『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書之關紐透入書中。』

張閎道，東觀餘論稱其游心翰墨，眞草矯然，自作一家風範。

周邦彥、字美成，錢唐人，累官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書史會要云：『美成正書行書，皆善。』

于琮，毘陵人。書史會要稱其善隸書，學魏受禪表，深得其行筆意。

徐琰，成都人。書史會要稱其工篆書，雄偉可喜。

林彥祥，周密雲烟過眼錄稱其書風度意趣，有神游八極氣象。

蔡子因，石門題跋稱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羇勒之韻，宜從古人中求。

蔡京、字元長，仙游人，官至司空拜太師。鐵圍山叢談云：『魯公始受筆法於君謨，既學徐季海，未幾棄去，學沈傳師。及元祐末，又厭傳師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痛快沈著。迨紹聖間，天下號能書，無出魯公之右者。其後又厭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歎右軍

難及，而謂中令去父遠矣。遂自成一法，爲海內所宗焉。』張丑管見云：『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謂京也。後世惡其爲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謨書焉。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爲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

蔡卞、字元度，京之弟，王安石之壻，官至昭慶軍節度使。宣和書譜云：『卞自少喜學書，初爲顏行，筆勢飄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長於大字。』墨林快事云：『卞勝於京，京又勝於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徙居蘇州，官至尚書僕射，兼黃門侍朗。東觀餘論云：『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巧不殆唐，而筆意超越，意出褚薛上。莫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正者殊類逸少。』石墨鐫華云：『子厚草堂寺題記用臥筆，間作渴筆游絲法，亦遒逸。』

崔鶠、字德符，陽翟人。放翁題跋云：『德符詩名一代，書則未之見也。觀所書書法要訣，瘦健有神采，亦類其詩，乃知前輩未易以一技名也。』

蒲云，綿竹人。宣和書譜稱其喜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鈎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清細，若游絲縈漢，孤煙裊風，連綿不斷，或一筆而爲數字，分布勻穩，風味有餘。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官至尚書右僕射。書史會要稱其工筆札，其蹟見鳳墅續法帖中。中州金石記：『韓宗道墓志趙挺之正書。』

任誼、字才仲，洛陽人，官澧州通判。鄧椿畫繼稱其小字隸書，古勁學中郎。

高燾、字公垂，河州人。畫繼稱其篆隸飛白皆造妙。

張無垢，陳傅良止齋題跋云：『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

許采、字師正，吳興人。書史會要稱其字畫規模鍾繇，殆窺其妙。

閻蒼舒，書史會要稱其正書雄健而有楷則，扁榜尤工。

宋杞、字子和，書史會要稱其篆隸極精。

陳歸聖，書史會要稱其能篆書，尤工徑丈大字。

程嗣昌、字儒臣，書史會要稱其少喜學書，自謂獨得古人用筆之妙。

釋夢英，墨池編稱其效十八體書，尤工玉箸。石墨鐫華云：『英公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

釋言法華，書史會要云：『法華工書，蘇軾嘗云：「僕書得意便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矣。」』

政禪師，石門題跋云：『秦少游絕愛政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又云：『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韵，如水成文，出於自然。』

釋敏傳，石門題跋稱其能書如夙習，筆格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橫斜布列，擘窠棊畫。

宗上人，石門題跋稱其書僧寶傳，謹楷精嚴。

釋淨師，書史會要稱其善草聖，圓熟有法；今錢塘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

僧智成，中州金石記評其永安縣緱山通天觀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云：『碑文工整，字亦端秀，有唐虞褚風格；緇流辨此，當有書名，然不聞其人。』

章煎，友直女，書史會要稱其工篆書，傳其家學。友直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而煎亦能如其父。

和國夫人，王氏，宗室趙仲俔室。書史會要稱其能詩章，善字畫。

趙夫人，俞似之妻。洪邁容齋隨筆云：『似官廣欽轄，題英州金山寺壁云：「轉食膠膠

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與來尙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趙夫人親書此詩於壁，字書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

史琰，字炎玉，刺史張閣子祺之室。曹學佺蜀中詩話云：『祺亦有才，倡和成集，名曰和鳴。作字用禿筆，體法古勁。黃山谷與祺父有內親，而祺弟祉亦以進士爲青神尉，山谷親來訪之。炎玉致書，寄織絲朵以贈，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

王英英，楚州官妓，書史會要稱其學顏魯公書，蔡襄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書蠶頭魯公體。』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李格非女，趙明誠室。才婦錄稱其能書，能畫，而又能詞，尤長於文藻。

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七六年計一五〇年）

高宗、名構，徽宗之子。翰墨志自詡云：『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取舍。至若褉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又云：

『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勁，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之佳處。古人豈難到耶？』書史會要云：『高宗善真行草書，天縱其能，無不造妙。或云：初學米芾，又輔以六朝風骨，自成一家。』

孝宗、名眘，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書史會要云：『孝宗書行家庭法度。』

薛尚功、字用敏，錢塘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書史會要稱其善古篆，尤好鐘鼎，著有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楊无咎、字補之，清江人。書史會要稱其書學率更，小變其體，江西碑碣多无咎書；小字尤清勁可愛。嘗自謂於率更為入室上足。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官參知政事。宋史本傳稱其精於篆籀。

翟耆年、字伯壽，別號黃鶴山人，汝文之子。書史會要稱其工篆及八分，著有籀史。

葉夢得、字少蘊。吳人。宋史本傳稱其行書法大令，宛然名家。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累官給事中。劉子翬觀文定公手墨詩云：『溫溫文定公，至道夙所欽。不事八法奇，天成寫幽襟。有如翰海鴻，隨波自浮沈。又如太虛雲，舒卷杳

莫尋。』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人。書吏會要云：『簡齋工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帖中。』墨林快事云：『宋刻簡齋集，是公自書上木，醇古豐圓，出自黃庭。』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益公題跋稱其草書杜工部劍器行，龍蛇飛動，得顛張醉素之遺意。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累官至太尉，加少保；孝宗時追封鄂王，諡武穆。廣藝舟雙楫云：『岳武穆書力斫餘地，明太祖書雄強無敵，宋仁宗書骨血俊秀，深似龍藏。然則豪偉丈夫，胸次絕人，點畫有異；然其工夫，亦正不淺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累官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孝宗時追封蘄王，諡忠武。寓意編稱其書法蘇長公逼眞。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累官集英殿修撰。宋史本傳稱其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

吳說、字傅朋，錢塘人。翰墨志云：『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益公題跋稱其書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詔勝者也。』洞天清錄云：『說書

深入黃太史之室，時作鍾體。』陳繼儒妮古錄云：『傳朋爲宋小楷第一。』

徐兢、字朋叔，歷陽人。翰墨志云：『篆法惟信州徐兢。』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徐兢，鉉之後，善篆書，自題保大騎省世家。』書史會要云：『兢兄林弟琛，皆以篆名家。』

朱敦儒、字希眞，號巖壑老人。晦菴題跋稱其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喩公之典引諸書，可爲方駕耳。』

劉岑、字季高，號杼山老人，吳興人。書史會要云：『岑草書縱逸而不拘，蓋有自得之趣。』益公題跋稱其筆精墨妙，獨步斯世。

喩樗、字子才，號湍石，南昌人。晦菴題跋云：『喩工部出，乃能超然遠覽，迹追元常於千載之上。』

曾紆、字公袞。石門題跋云：『予觀公袞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工，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周必正、字子中，廬陵人。益公題跋云：『季兄子中，筆法絕高。』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劉克莊後村題跋稱其所書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著有益公題跋。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人，官至參知政事，贈少師。書史會要云：『石湖以
能書稱，宗黃庭堅、米芾，遒勁可觀。』蒼潤軒碑跋稱其筆墨標韵，步驟蘇黃之下。
吳琚、字居父，開封人。書史會要云：『琚字畫類米芾，大字極工。』
虞似良、字仲房，號橫溪，台州人。台州志稱其尤工隸書，謝翱浦陽先民傳稱其善篆
隸，家藏漢刻數千本，心摹手追，盡得旨趣，大至數尺，小至蠅頭，各盡其妙；兼能古今
奇字。
謝諤、字昌國，號艮齋，新喻人。書史會要云：『艮齋書法似蘇軾，而少變其體，自成
一家。』
朱熹、字元晦，後改字仲晦，號遯翁，婺源人，歷高孝光寧四朝，累官轉運使，煥章閣
待制，祕閣修撰。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
善大字；下筆既沈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祕，不啻球璵圭璧。』汪氏珊瑚網載其跋書
云：『余少時喜學曹孟德書，時劉貢父方學顏眞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誚之，貢父正色謂余
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黙然無以應。是知取法不可不
端也。』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自云：「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張丑管見云：『放翁書蹟飄逸，其自書詩一卷，字畫遒勁可愛。』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官至參知政事。宋史本傳稱其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弃。著有漢隸字源。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書史會要云：『鑰善大字，高宗時，太學成，奉敕書扁。』

業適、字正則，永嘉人。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云：『正則書法蔡君謨，而自有風骨。』

許奕、字成子，蘭州人。宋史本傳稱其通籀隸書。

顏直之、字方叔，長洲人。張泉吳中人物志稱其工小篆，得秦詛楚文筆意。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書史會要云：『鶴山先生善篆，不規規於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嘗以篆法寓諸隸，最為近古。』楊慎全蜀藝文志云：『宋人能篆者，頗多於唐，魏文靖公至今為人所稱。』眞德秀西山題跋云：『李文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

余煥，閩人。閩書稱其工大小篆書，筆勢奇偉。

陳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官祕書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朱衡道南源委稱其雅工篆

隸。西山題跋云：『北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遒美已如此，至晚歲則尤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

陳宓、字師復，號復齋，閩人。西山題跋云：『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與敬也。』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鄱陽人。書史會要云：『白石書法，迥脫脂粉，一洗塵俗。』書法正傳載其續書譜云：『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草與行，各有體製。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一、眞書：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書之眞態，理也；唐人師之，法也。眞書用筆，自有八法，今略言其旨：點者，書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勻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趯者，字之步履，或長或短，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輕出而稍斜，或隨颿而峻發，各隨字之用

處。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後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二，眞書用筆：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矣。三、草書用筆：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書有工拙，筆多失露，當聯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

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皆是獨草，不過二字連屬，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帶筆。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顚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則以耀其精神，無鋒則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行，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迫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乀，以發代辵，辵亦以捺代之，惟丿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四、用筆總論：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惟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疾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

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筆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陶說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當以腕運。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知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知左右之不同。「刺」「剌」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原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豈偶然哉？五、用筆：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長而不勁，不與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六、行書：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誤失，亦可耀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

博習，可以兼通。七、臨摹：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則鉤蠟本，須精意模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眞，則精神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一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石刻，又未必得眞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豈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塡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知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八、血脈：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神，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旨，一時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

也。余嘗列觀古人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九、方圓：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十、向背：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向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十一、位置：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十二、疎密：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爲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十三、風神：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十四、遲速：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張即之、字溫夫，號樗寮，歷陽人，官至直祕閣。宋史本傳稱其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

寶其翰墨。墨林快事云：『樗寮書昔人斥爲惡札，今評其筆意，亦非有心爲怪；惟象其胸懷，元與俗情相違逆，不知有匀圓之可喜，峭挺之可駭耳。』王文治快雨堂題跋云：『人知張帥海岳，而不知其出入歐褚。』豐坊書訣云其書學米元章，而變以奇勁，有春花秋水之勢。翁方綱蘇齋題跋云：『溫夫以書著名南宋之末，而金人亦極重其書。』

陳讜、字正仲，興化人。書史會要稱其與張即之同時，並以書名。

單煒、字炳文，沅陵人。書史會要稱其字畫遒勁，得二王法度。

曲端、字平甫，鎮戎人，官至宣州觀察使。豐坊書訣稱其作字奇偉。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宋史本傳稱其書法祖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林宗道、字仲學，福清人。八閩通志稱其善隸書，晚年用筆益蒼勁。

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吉水人，官至右相，封信國公。張丑管見云：『信國書體清疎挺煉，其傳世六歌等帖，令人起敬起愛。』豐坊書訣云：『文信公長於大字；餘非所能。』

龔開、字聖與，淮陰人。書史會要稱其作古隸得漢魏筆意。

陳深、字子微，吳人。姑蘇志稱其書法追魏晉。朱彝尊曝書亭書畫跋云其入元以能書薦，不出。

黃仁儉、字均之，奉化人。寧波志稱其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陽率更；眞草行書，皆見重於世。

陳仲輔，歸善人。惠州府志稱其工於隸篆，爲世所重。嘗作枕屏，篆五箴文，遺陳鵬飛，鵬飛贈詩云：「闌干一幅硏溪絹，中有五箴排小篆；銀鉤小變科斗文，挂我牀頭星斗爛。」

杜良臣、字子卿，豫章人。書史會要稱其以小篆重一時，筆法精妙。

牟益、字德新。書史會要稱其晚年喜篆書，深究古文，嘗取詛楚石鼓鐘鼎等文爲辨證一編，以糾釋文之誤。

周頌，益公之後。書史會要稱其書淸勁，復工扁榜大字。

趙必睪、字伯暐，宋之宗室。書史會要稱其善隸楷，作繪書譜辨妄、以規姜夔之失。

司馬栝、字子開，溫公之裔。書史會要稱其長于隸，亦善行。

姚敦、字公儀，江左人。書史會要稱其潛心篆學，得前古遺意。

白玉蟾，本姓葛，名長庚，字如晦，號海瓊子，瓊州澄邁人，隱於武夷山，初至雷州，繼爲白氏子，名玉蟾。唐順之荊川集稱其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馬宗霍書

林紀事云：『宋眞人白玉蟾，蓬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喜飲酒，不見其醉；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神龍飛動。』

劉震孫、字長卿，中州人。書史會要稱其善大字，尤有位置。

張有、字謙中，吳興人。陸友仁硯北雜志云：『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黃子高續三十五舉云：『趙宋一代，能篆者多，大約夢英禪師之後，斷推張有。』張後為道士。其復古編，能訂完俗字。此乃其手寫付梓者，今翻刻極好，結體長短肥瘦適中。』書史會要稱其篆，法甚古，神明意用，到昔人波瀾。饒節贈詩云：「道人鬚須似民部，平生篆學心獨苦。世間筆墨一點無，駸駸氣象追千古。道人得師在何許？秦漢鼎彝周石鼓。若繹山碑字訓楚，二李而下初不數。異時心醉不窺園，依繩作直規作圓。一朝妙解古人意，脫落尺度誠其天。」

陳景元，自稱碧虛子，建昌人。宣和書譜稱其平生不喜作草字，惟正書祖述王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東觀餘論云：『碧虛子小楷得丁道護筆勢，所書相鶴經，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概。』放翁題跋云：『本朝小楷，宋宣獻後，僅陳碧虛一人。』

金

章宗，姓完顏名璟。周密癸辛雜識云：『章宗之母，乃宋徽宗某公主之女，故章宗凡著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爲逼眞。』豐坊書訣云：『璟學徽宗瘦金書。』

完顏璹、小字陳和尙，應州人，官至鎭南軍節度使，蒙古入汴，罵賊而死。豐坊書訣稱其作牛毛細字，類苦寒士。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官至翰林學士。金史本傳稱其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題榜，皆競所書，士林推第一。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宮翰林待制。金史本傳云：『激、米芾之壻，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任詢、字君謨，號南麓，易州人，官益都判官，北京鹽使、金史本傳稱其書爲當時第一，書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于書，書高于詩。張廷綱永平府志云：『詢眞草字書，氣完力勁，世寶傳之。』元好問遺山題跋云：『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二王之下。』

黨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官翰林學士承旨。金史本傳稱其工篆籀，當時稱其第一，學者宗之。書槩云：『懷英既精篆籀，亦工隸法，此人惜不與稼軒俱南耳。』遺山題跋云：『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書，則李陽冰以後一人。』廣藝舟雙楫云：『懷英篆書，筆力驚絕，能成家具。』

趙渢、字文孺，號黃山，東平人，官至禮部郎中。金史本傳稱其工書，黨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黨趙。遺山題跋云：『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束縛，遠而望之，知爲風塵表物。』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居士，磁州人，累官至禮部尙書，兼侍讀學士翰林學士。金史本傳稱其字畫則草書尤遒勁。劉祁歸潛志云：『秉文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遺山題跋云：『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河東人，累官翰林修撰。金史本傳稱其書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書名家。蒼潤軒碑跋云：『博州廟學碑陰記、駸駸逐凌米顛，只欲與之分庭抗禮，虎兒在堦下，便當縮項爾。』遺山題跋云：『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

張天錫、字君用，河中人，號錦溪，官至樞密直學士。書史會要稱其眞字得柳誠懸法，草師晉宋；亦善大字，道陵諸殿字扁，皆其所題。

史公奕、字季宏，大名人。歸潛志稱其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堂主人。

王仲元、字清卿，平陰人。歸潛志云：「仲元工書，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

王澮、字仲澤，太原人。歸潛志稱其工尺牘，字畫遒美，有晉人風。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官至翰林應奉。金史本傳稱其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

張瑴、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官至河東南路轉運使。豐坊書訣云：「其書師顏魯公。」歸潛志稱其字畫勁古，有顏平原風。

李澥、字公渡，相人。歸潛志云：「澥書得法於趙閑閑。」

王予可、字南雲，吉州人。金史本傳云其性耆酒，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字畫峭勁。

郝天祐、字賢卿，陵川人。郝經原古錄稱其玩意書法，嘗以爲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而鍾王，書之經也；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其筆勢，莊重秀勁。能作丈餘楷草，嘗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

郝史，石墨鐫華云：『史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筠蓋似不及也。』

龍嵓，墨林快事云其字出顏魯公，峻峭過之，全不作蘇米習氣，亦行草中特出者。遺山題跋評其書柳子厚獨覺詩云：「龍嵓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如出兩手耳。」

譚處端，道士，書史會要稱其善草隸。

釋玄悟，書史會要稱其善草書。

第十二章　元明之書學（公元一二七七年至一三六七年計九一年）

元代興於蒙古，武功之盛，遠震歐洲，固未暇於文治；世祖入主中原，措克是務，更未遑於教化；迨仁宗英宗始漸喜文翰，至文宗而好益篤，幾足以媲美唐之太宗。然是代書家，未有出子昂之右者；其他守其循塗，未能出其肘下，主壇坫者，仍屬勝國之王孫也。子昂之在元，亦猶晉之二王，唐之歐虞；然氣魄殊弱，以之繼統，亦猶偏安之小朝廷，非泱泱大國之規模矣。史雖稱其於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然纖弱嫵媚，乃鬬草拈花之技耳，未足以語大也。葉氏語石云：有元一代豐碑，皆出其手。又云：華亭居竹記、青神山陳氏墓表，超出恆蹊，純乎化境，當爲趙書第一，亦爲元碑第一。喜趙書者，於此求之可耳。鮮于伯機與趙齊名，然止稱善草，不若趙之多能，惟氣魄則差勝之耳。巴西鄧善之、名藉一時，然亦寒儉之甚，未足與趙氏比肩。其餘書家，則吾丘衍、吳叡、周伯琦，以善篆稱；柯敬仲、倪元鎭、饒介之、張伯雨數子，則皆出於吳興。然元鎭人品高潔，伯雨不食煙火，皆能超然高舉，脩然塵外，非吳興所能籠罩也。蒙古能書者，惟康里子山一人，餘無足稱。子

山生當趙勢極盛之時，能特立獨行，不寓其籬下；且嘗言：『吳興日可作萬字，儂可作三萬字。』語恐過誇，然亦豪傑之士也。是代壇坫，既以趙氏主盟，數十年間，羣趨於趙。趙宗皆者也，取二王之糟粕，沿襲木之僞體，雖勞無功，多亦奚爲？其不足與唐宋爭勝，每況愈下也宜矣。

是代書家，雖不能與唐宋爭勝；然以當代論，則亦未嘗無錚錚者焉。

英宗、奇渥溫氏，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陶宗儀書史會要云：『英宗怡情觚翰，雄健縱逸，而剛毅英勇之氣，發於筆端。』

文宗、名圖帖睦爾，武宗之子。書史會要云：『文宗作書，有晉人法度。』

順帝、名妥歡帖木兒，明宗之子。書史會要云：『順帝留心翰墨，所書大字，嚴正結密。』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順帝長子。書史會要云：『太子好學，喜作字，眞楷遒媚，得虞永興之妙。』

劉秉忠、字仲晦，邢人。書史會要云：『秉忠兼工書翰。』

王磐、字文炳，永年人，官至太子少卿。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云其性嗜書，晚年益造精

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素求書者，繼踵於門，應之不少拒。』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宗室，官翰林學士承旨。元史本傳云：『孟頫篆籀分隸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陶宗儀輟耕錄云：『文敏以書法稱雄一世，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爲唐人書，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爲公書。』馮班鈍吟書要云：『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劉墉論書絕句云：『入手江南一段春，王孫才調百年新；六朝佳麗輸江總，金粉能教筆有神。』包世臣藝舟雙楫云：『吳興用筆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臣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嘗跋蘭亭云：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趙雍、字仲穆，孟頫之子，官至集賢待制。豐坊書訣云其書得家學，而風骨過之。書史會要云：『雍工眞行草篆，篆法二李，而清勁有餘，眞行草法魏公。公嘗爲幻住菴寫金剛經未半，雍足成之，其聯續處人莫能辨。於此見得家傳之祕。』

趙奕、字仲光，雍之弟。豐坊書訣云其不仕蒙古，獨知孝義，書學父而未熟。書史會要稱其工眞行草書，其合作者，可與魏公亂眞。

郭畀、字天錫，京口人。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遒逸精潔，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於卷册中，駸駸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

康里巎巎、字子山，蒙古人，官至中書平章事。元史本傳稱其善眞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草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書史會要云：『巎巎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行草師鍾太傅王右軍，筆畫遒媚，轉摺圓勁，名重一時。評者謂國朝以書名世者，自趙魏公後，便及公也。』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云：『元康里子山、明王覺斯，筆鼓宕而勢峻密，眞元明之後勁。』馮武書法正傳載其臨池九生法云：『一、生筆：純豪爲心，薄覆長短，不過六寸，軟而後健。二、生紙：漸出篋者，暢潤受書。三、生硯：用卽著水使筆，須洗滌令乾淨。四、生水：須汲新水。五、生墨：隨要用旋研，多研則凝滯。六、生手：過或執勞，須得腕健。七、生目：欲寢適悟，不得眠寐，既寐須歇。八、生神：凝念不令躁煩。九、生景：晴窗明曉。』

康里回回、字子淵，子山之弟。書史會要云：『回回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范梈、字亨父，清江人。趙孟頫稱之云：『范德機、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官至太常寺典簿。書史會要稱其作字奇態橫生，善行草，趙文敏極推重之。小楷類鍾元常。書法正傳稱其善草書，能懸臂書大幅，或問之，輒閉目曰：『膽！膽！膽。』盛時泰蒼潤軒碑跋云：『伯機細書唐人詩，筆勢如猿嘯蒼松，鶴鳴老檜。』梁巘評書帖云：『鮮于伯機書，自是子昂勁敵，惜大字不多見。』

商挺、字孟卿，濟陰人。元史本傳稱其尤善隸書。

史弼、字君佐，博野人。書史會要云：『弼書師管人，亦善大字。』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人。書史會要云：『長孺耿介，不同于俗，正書學鍾繇，剛勁骨立，似其人也。』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官至祕書少監。元史本傳稱其精篆隸之學。書史會要稱其善大小篆，著有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等書。

周馳、字景遠，聊城人。書史會要稱其行草師二王，婉約豐妍。

劉致、字時中，河東人。書史會要稱其能篆，有所著復古糾繆篇行於世。行草宗晉人而不純熟。

吾衍、一作吾丘衍，字子行，衢州人。陳繼儒偃曝談餘云：『吾子行精篆籀。』虞集道園學古錄云：『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豐坊書訣云：『子行墨蹟與李少溫、徐鼎臣、楚金、張謙中用筆一律，著有周秦刻石釋音、學古編等書。』

盧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書史會要云：『元初稱能詩，以摯爲首，亦稱能書。』

吳叡、字孟思，杭州人。蒼潤軒題跋云：『孟思篆字，起落筆處俱尖，蓋自古鐘鼎中出也。』

錢選、字舜舉，霅州人。書史會要云：『舜舉小楷亦有法，但未能脫去宋季衰蹇之氣。』

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續弘簡錄稱其詩文書法，皆具晉唐風致。

程鉅夫、名文海，建昌人。書史會要云：『鉅夫字體鈍正，下筆暗合書法；亦工大字。』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書史會要云：『文原工正行草書，早法二王，後法李北海。』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云：『鄧善之亦是晉法，但欠熟圓。』文氏停雲館十跋云：『鄧文原二札，皆有淸介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禮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糾糾

風骨。」

袁桷、字伯長，號清容，慶元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書史會要云：『桷書自晉唐中來而自成家。』

班惟志、字彥功，大梁人。書史會要稱其早歲宗二王，筆勢翩翩，不失書家法度；晚年學黃華，應酧塞責，俗惡可畏，文宗嘗許其書如醉漢罵街。

史性良、字顯甫，鄆城人，亦能大字。

姚燧、字端甫。書史會要云：『燧以文章名海內，書宗顛素，吳萊詩云：「我公宴坐展詩史，燈下搦管草數行；鸞鳳盤回姿舞蹈，蛟龍倔強高騰驤。」』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元史本傳云：『貫精於篆籀，當世册寶碑額，多出其手。』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書史會要云：『明善書體純熟，守李北海矩度。』

貫雲石、號酸齋，蒙古人。元史本傳稱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書史會要云：『酸齋工翰墨，其流於豪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滯於物，即其書而知其胸中之所養矣。』

吳澂、字幼清，臨川人，宋進士，入元官至集賢學士，贈參知政事。豐坊書訣稱其書全

用篆法，而結體加方，蓋程邈古隸之遺。

虞集、字伯生，仁壽人。書史會要云：『集眞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隸爲當代第一。』文氏停雲館十跋云：『虞仁壽札似僞佻。』書法正傳載其書評云：『自坡谷出，而魏晉之法書，米元章、薛紹彭、黃長容諸公，方知古法。而長容所書不逮所言，薛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元，而南方尤盛。歐陽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子昂則各體俱有師承，小楷法黃庭洛神，精工之內，時露俗筆。碑刻出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於行書得二王筆意，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元人自趙松雪外，鮮于伯機聲價與之同，極圓健而不能去俗；鄧文原有晉人之意，而微苦粗；巙巙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皆吳興之流亞也。

揭傒斯、字曼碩，豫章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元史本傳稱其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書史會要云其行書師晉人，蒼古有力。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豐坊書訣云：書師褚薛。書史會要云：『溍書宗薛晉公，而自成一家。』

柳貫、字道傳，浦陽人。書史會要云：『貫於大字得體。』宋濂浦陽人物記云：『貫善

楷法，工篆籀，妙處不減李陽冰。」

張起巖，字夢臣，官翰林承旨。元史本傳云：『起巖善篆隸。』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書史會要云：『旅善古隸，行楷亦有法。』

陳繹曾，字伯敷，吳興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豐坊書訣稱其書宗二王。書史會要云：『繹曾眞草篆隸，俱通習之，各得其法，嘗著翰林要訣一卷，凡十二章：第一勢筆法，第二血法，第三骨法，第四筋法，第五肉法，第六平法，第七直法，第八圓法，第九方法，第十分布法，第十一變法，第十二法書。第一執筆法指法云：「擫、大指骨下節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捺、食指著中節旁，鈎中指著指尖鈎筆下。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上。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中指鈎筆，名指拒定。導、小指引名過右，送小指送名指過左。上名撥鐙法——撥者筆筆著中指名指尖，員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腕法云：「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提腕，肘著案而虛提手腕；懸腕，懸著空中最有力。」手法云：「大凡學書，指欲實，掌欲虛，管欲直，心欲圓。」變法云：「撮管、以撮鐙指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搦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撥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幛；搶管，四指中節握

管，沈著有力，書誥勅榜疏。」第二血法云：「蹲、七分三折，管直心圓，駐七分力到水聚；提、三分大指下節骨竦水下；捺、九分力滿；過，十分疾過；搶，各有分數；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衄、三分三搭筆殺力，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豪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補之，衄以圓之；過貴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得重改。」……」

陸友、字友仁，吳郡人。張杲吳中人物志稱其工漢隸八分書，嘗至都下，虞奎章、柯博士皆善其書。書史會要云：『友仁眞草篆隸皆有法。』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人。書史會要稱其楷書宗歐陽率更，尤爲時所重。

薛植、字子立。書史會要稱其精於楷書，一點一畫不苟，殊有率更體格。

柯九思、字敬仲，仙居人。書史會要稱其善書。王文治快雨堂題跋稱其仿率更父子，力求勁拔。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官至奎章閣承制學士。元史本傳稱其善書，自篆隸眞草皆精詣，爲世所珍愛。書史會要云：『泂書有晉宋家法。』

楊益、字友直，洛陽人，書史會要稱其古隸學廬江太守碑，亦能篆，虞集贈詩云：『洛陽楊友直，字擬蔡中郎。』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陸友墨史云：『杜公書方正嚴重，如通經巨儒，進止有法。』書史會要云其本工楷隸，楷書結體謹嚴，全具八法；隸書學漢陽腹碑。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書史會要稱其行草略似蘇文忠，而剛勁流暢，風度不凡，未易以專門之學，一律議之。

張德琪、字廷玉，燕人。書史會要稱其草書學張長史，行書亦佳。

王都中、字元瑜，平江人，官至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書史會要稱其以廉介自持，爲政簡而不煩，大字似其爲人，小字亦善。

王畝、字季野，都中子。書史會要稱其行草師二王，度越流輩。

泰不華、字兼善，蒙古人。元史本傳稱其善篆隸，溫潤遒勁。書史會要云其篆書師徐鉉張有，稍變其法，自成一家，行筆亦圓熟，特乏風采耳。嘗以漢刻題額字法題今代碑額，極爲高古可尚。非他人所能及。正書宗歐陽率更，亦有體格。

余闕、字廷心，廬州人，累官參知政事。元史本傳稱其篆隸古雅可傳。

道童、號石巖，高昌人。書史會要稱其工大字，能作雙鈎書。

達識帖木兒、字九成，蒙古人。元史本傳稱其尤好學書。書史會要亦稱其能書，大字學釋溥光，小字亦有格力。

高翼、字茂之，南陽人。書史會要云：『翼正行草書皆從晉宋規矩中來，但以不知六書偏旁，時作謬字，爲識者所鄙耳。』

汪從善、字國良，臨安人。書史會要稱其善正書，亦合晉人紀律，兼能大字。

宗椿、字壽卿，山東人。書史會要稱其書學王黃華，尤工大字。

胡益、字士弓，鄱陽人。書史會要稱其草師趙魏公，都下碑刻，多其所書。

羅元、字迂仁，平江人。書史會要云：『元行楷有晉人風致。』

錢良佑、字翼之，平江人。黃溍日損齋稿稱其古篆隸眞行小草，無不精絕。又云：得吳興趙公之法，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爲一家。

張性之，良佑之壻。朱存理鐵網珊瑚稱其好古博學，暇則臨池，日不下千餘字，雖造次顚沛，一點一畫不苟，駸駸逼翼之而窺古人之域。

劉惟一，盛時泰玄牘記稱其篆書用筆古勁，有碧落遺意。

宣昭、字伯綱，漢東人。書史會要稱其博通古今，尤精翰墨，正書師歐陽率更，字字該備八法。

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書史會要稱其能大字，兼工八分。曾著衍極五卷，同郡劉有定爲之釋，並爲之序云：『至樸卷一，書要卷二，造書卷三，古學卷四，天五卷五：右衍極五篇，莆田鄭杓所作也。極者，理之至也，凡天下之小數末藝，莫不有至理在焉，況其大者乎？孔安國曰：「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是八卦與六書同出，皆聖人所以效法天地而昭人文也。世之言書者，蔑然不知至理之所在，此衍極之所由作也。是書自古文籀隸以極書法之變，靡不論著，辭嚴義密，讀者難之，於是乎詳述下方，使人考辭以得義，而知書之爲用大矣。至治壬戌冬十有一月庚申郡人劉有定敍。』至樸篇云：『至樸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已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降，凡五變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焉。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碑斷碣，未嘗不爲歔欷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於是倉史氏出，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祕，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而熟能與於此？若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

文，天授其靈，創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道壞亂極矣！李斯者適際其時，陶誕假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於一筆書，元常神妙於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末能人，莫或敢擬。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踏孔軌，潛心改作，過於秦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无迹；顏眞卿含弘光大爲書統宗，其氣象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也。嗚呼！書其難哉！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闊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者，是以難也。今余得其人，而不表章之，使來者知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余則有罪。厥今區夏同文，奎璧有爛，巽能閒作，黻黼皇猷，三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興，保氏之教必立，草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書要篇云：『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心之官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鳥音，謬哉閒乎其閎閒也！夾漈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皇元國書，重答人文，諧聲之義，實綜乎五，雖古之三皇，龍書穗文，雲人僣作，蔑以加諸，猗歟休哉！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耶？曰：夷考尙書龜蟲諸體，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

科斗也。蓋古人有塡書，麒麟鐘鼎，篆有垂露複書雜體，隸書八分，變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何取衷哉？曰：漢世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倉夏之迹遠矣！幣刀鼎鬲，後世募傳，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詛楚其興於近代乎？石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儼觀焉。黃庭非右軍其誰作耶？曰：永僧徐浩輩亂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混之；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間行之。墓田丙舍，其鍾太傅之懿乎？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浯谿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鶴，萬安記其裔苗乎？郎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未年誥身、同出一軌，所謂不約於法，而允蹈焉者，一掃歐虞褚薛之疲茶。張顏疇宗歟？曰：宗古文篆籀，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象。左迴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終；疾澀之分，執筆之度，入體變法之玄窅。崔瑗之書，高朗粹精，非魏晉所擬議，籀隸與篆同筆意歟？蕭相國張留侯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謂格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揚子雲訓纂，其說文切韻之本矣，回谿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衍極竊取之矣。戴侗六書故、辭理荒謬，蓋有不知而作之矣。夫

古之有作者，極其精微，闡其鍵機，合於天儀，豈徒作矣？其不思之甚矣！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有兩而精者也。先天庖犧氏、乾象鑿度、媧皇百庭氏地靈諸經，公孫軒轅氏闢其籀文，尤極於古。請問古質而今繁，今巧而古拙，其如何哉？噫！余獨未見今巧而古拙也。傳不云乎？釋儀的而妄發者，雖中亦不爲巧矣。夫質而不文，行而不遠，周鼎著倕，俾銜其指，以示大巧之不可爲也，極而已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庖犧，成乎軒頡，盛乎三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無愧於心爲自得。苟楞然於其中、而妄用者，吾恐非藤寃碑之後作也。』造書篇云：『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長之理，奇雄雅異之觀，靜而思之，謨然無睽，散而觀之，萬物紛錯，書之義大矣！或自秦漢以來，知書者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獨少，無他，師法之不傳也。或曰：三代不闢其囂囂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耶？曰：古昔之民，天淳未墮，動靜云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無傳也，略也；保氏之教，立乎周官，後世漸尙巧智，設官司以訓勅之，去本愈遠，而防之愈密；去道愈疎，而言之愈切。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至，至則

妙，未至亦不爲迷人。偭則邪，邪則曲，曲則難，於是閭中蘇援轉脫娗夸，以昜亂世俗學者。審正邪難，幾於向方矣。然則子襄沮誦氏法乎？曰：法倉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也，天雨粟，鬼夜哭，有諸？曰：吾不知也。李斯云：九百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言，曰陽冰，非直繼斯者也。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韋書，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筆法，何其神耶？曰：古書至秦而絕，斯邈之法復絕，徵邕軒然矣。鍾繇見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祕之，將死授其子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其祕也？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祕？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弗與，誡其子孫弗傳，曷傳乎？曰：天將啓之，人能祕之？顏魯公下問于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書十二意何耶？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書道盡矣。雖索靖之銀鈎蠆尾，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路，及釵股諸法，不法是之明且要也。或曰：李斯儉也，書奚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曰：多見其不知量也。李氏之書可乎？曰：使天下寒其兌，閉其門可也。唐藪宋史何夥乎？曰：未修之書也。古今書品，其効尤班固人物表歟？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暐辨妄所以作也。宣和書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考、兪松續考、瀜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黃伯思之論，何其自欺也？譙黃

門之銘，非蔡氏碑也，金鄉侯成塤于稿長、慶都靈臺弱於西華；卒史禮器諸碑，曹植廟文、漢魏之制異矣。大甝勒勳，繫城立表，禪壇刻記，甚哉！將以令後也。於戲！古碑之荒墜也，久矣！堯祠舜冢，蕪而弗汎，禹功頡銘，忽焉淪沈，志古之士，將何取哉？』古學篇云：『（前闕）右爲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紫眞授羲之其似乎？或曰：梁武帝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胤，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之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迹隱端，而分起伏諸用。又題衛夫人筆陳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又删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倫乎？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抛引蠆毒法；躍戈，曰：「濟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邊衫鼬及其肉闘築，未善也。蕭何革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子、應侯、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眞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祠宇等作，縱橫生動，不暇修飾，其署書之雄者乎？陳旅之記，能待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差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輿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押相參，後復傀異百出，邕作俑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

伯施過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梱奧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闕其瀟洒者乎？韓擇木、韓秀實、李邕、李儉綽有古意；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抱負，而有永興公之餘韻；議者以退之爲極疎厲，曰：彼蓋不知九方歅之相馬也。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若夫魯直之瓌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而有長史之遺法，然其眞行多得於瘞鶴。問周樾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吳說張孝祥范成大，法乎？曰：此無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張即之諸人其彌降乎？曰：吁！磔裂塗地矣。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傀見於顏眉，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過之也。曰：張即之陳讜之書一時籍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尙祖餘習，曰：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庸其靈矣。然則其自知耶？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瓌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樸稱皇象爲書聖，陶貞逸有顚仙之論。或問懷素草書，鄰於長史，君譏有奴僕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起相知於異世之

下，翩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邈然寡儔，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耳。然則高閑亞棲之流歟？曰：二僧躡若後矣。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功身而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酬身益乎？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天五篇云：「天地之數合於五，皇極之道中于五，四時之用成於五，六書之變極于五，是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隸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為周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然則筆曷始乎？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蘇望歐陽棐以三體為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何其言之齊耶？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离，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閟，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曰：間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

曰：篆多。禊序間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焉。然則執筆有異乎？曰：夫執筆者、法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蒐摭奇墨秘褚，昉於倉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搨，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澧、無慮數十，有亡不足計也，汪季路之辨審矣。曰：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謨隸篆、其憂思深矣。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或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造之孱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首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其言。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

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余襄，鄱陽人。書史會要稱其工篆，而大字尤善。

吳炳、字彥輝，汴人。書史會要稱其工篆書。潛研堂金石跋尾云：炳重書淮源桐柏廟碑，分隸頗有法度，而少漢人淳古之氣。碑末記亦炳所述，行書殊遒美。

邊武、字伯京，隴西人。書史會要稱其行草專學鮮于太常，時有亂眞者。

李申伯，江右人。書史會要稱其古隸專學孫叔敖碑，得方勁古拙之法。

王默、字伯靜，松江人。書史會要稱其書學趙魏公，行筆甚健。松江志云：求書者塡戶。張天雨稱其豪宕不羈，有姜白石之風。

張體、字孟膺，江陰人。書史會要稱其隸書時作顫筆掣勢，蓋學李重光金錯刀，而行楷亦善；又雙鉤書，極純熟可喜。

唐志大、字伯剛，如皋人。書史會要稱其行草落筆峻激，略無滯思。

葛萬慶，廬山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草書，酒酣落筆，愈得其妙。

衞近仁、字叔剛，華亭人。書史會要稱其楷書學黃庭經，蘊藉有風致。

章弼、字共辰，松江人。書史會要稱其未十歲卽能扁牓大字，及長，眞行草篆，皆師趙

魏公。

劉埂、字公坦，江陰人。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其精書法。書史會要云：『埂亦能篆。』

楊元正，吉水人。續弘簡錄稱其善行草書，其隸法師蔡邕，爲時所重。

劉仁本，安世鳳墨林快事稱其字意遒媚清脫，甚可愛。

盛熙明，豫章人。書史會要稱其工翰墨；至正中，嘗以所編法書考八卷進，上覽之徹卷，命藏禁中。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劉璋皇明書畫史云：『廉夫行草書雖未合格，然自清勁可喜。』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無錫人。張丑管見云：『雲林早年書法精美，其在至正初元者，妙有大令遺風；第指頂已上大字，便不能工，是亦尺有所短也。』

張貞居，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云：『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蓋貞居師李北海，間學素師，雖非正脈，然自有一種風氣。』

吳鎮、字仲圭，嘉興人。書史會要云：『仲圭草學晉光。』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人，吳興人，趙孟頫之甥。吳寬家藏集云：『黃鶴山人書不在

趙魏公下。」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張丑管見云：「子久好作小楷，圓熟中饒古意，別有一種韵度，蓋自趙文敏而下，指不勝屈，定在俞和倪瓚以上。」

王逢、字原吉，江陰人。書史會要云：「原吉作行草，初非經意，太率具有書家風範。」

楊翮、字文舉，金陵人。盛時泰蒼潤軒碑跋稱其書嚴勁古拙，不及古人，而布置美茂，風神骨力，反有一種韵度。

藍仲晦，吳海聞過齋集云：「仲晦書三體千文，清健雅麗，沈著痛快；篆得古意，草隸無一脫法，無一敗筆。」

朱珪、字伯盛，吳人。鐵網珊瑚稱其工古篆籀，精於六書之義。蘇州志云：「珪從吳叡授書法，凡三代金石，靡不極意規倣。」

唐懷德、字忠誠，婺人。皇明書畫史稱其精字學，得虞伯施法，有書學指南傳世。

周伯琦、字伯溫，鄱陽人，官浙江行省左丞。豐坊書訣云其書學智永而學古隸。元史本傳稱其工書法，尤以篆隸眞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書史會要云：「伯琦篆師徐鉉張有，行筆結字，殊有隸體，正書亦善。」

陳子翬、字象賢，奉化人。書史會要稱其兼工草書。寧波志云其書法李邕。

饒介、字介之，臨川人。書史會要稱其草書飄逸。李華六研齋筆記云：『介書圓勁暢朗，神追大令。』

張仲壽、字希靜，錢塘人。書史會要稱其行草宗羲獻，甚有典則，亦工大字。

蘇大年、字昌齡，眞定人。皇明書畫史稱其工八分行書。

張與材、字國梁，廣信人。書史會要稱其作大字有法，草書亦佳。

張雨、字伯雨，號勾曲外史，錢塘人。書史會要稱其字畫淸逸。六研齋筆記云：『伯雨書性極高，人言其請益趙魏公，公授以李泰和雲麾碑，書頓進，日益雄邁。魏公平日學泰和，得其舒放雍容，而伯雨獨得其神駿，所以不同。』

孫德彧、字用章，眉山人。弇州山人題跋稱其書法尤勁，有魯公遺意。

李道謙，羽士也。弇州山人題跋稱其書遒偉有法。

釋溥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書史會要稱其善眞行草書，尤工大字，國朝禁扁，皆其所書。葉封嵩陽石刻記云：『雪庵筆雖過豐，而結體遒緊，有淸臣誠懸之風。』

釋誠道元、號覺隱。六研齋筆記云：『喜作狂草，極雄宕可喜。』

釋慧敏、字仲膺，天台人。書史會要稱其書學晉，兼能篆。

釋靜慧、字古明，松江人。書史會要稱其正書師虞永興，甚得其法；但欠清婉。

釋明本，號中峯，錢塘人。皇明書畫史云：『明本書類柳葉，雖未入俗，亦自是一家。』

管夫人，趙魏公室，名道昇，字仲姬。書史會要云：『夫人能書，仁宗嘗取夫人書，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父子皆善書也。」』張丑管見云：『仲姬作草書，得章帝索靖皇象遺意。』

八達太夫人，忽都虎郡王太夫人也。金石文字志云：『長清縣靈巖山寺中碑，至治元年八達氏有詩二句云：「巖前松檜時時綠，殿上君王歲歲春。」大字刻之，不類婦人筆。』

趙夫人、名鸞，字應善，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書史會要稱其朗惠慈靜，能琴書，善筆札。

劉氏，孟運判妻。書史會要稱其性巧慧，能臨古人字，咄咄逼眞。

柯氏，九思之女。書史會要稱其通經史，善筆札。

段氏，天佑之女。書史會要稱其能詩章，善筆札。

曹妙清、自號雪齋，錢塘女子。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其善鼓琴，工書，行書點墨，皆有法

度。三十不嫁，風操可尙。嘗寫詩寄鐵崖，鐵崖答之云：「紅牙管帶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

陳自幼，六研齋筆記稱其能書，適南潯姚氏，一意奉佛；有手書觀世音普門品題，趙𣈆錄其題後。

第十三章　明朝之書學（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三年計二七六年）

明代自太祖成祖至於仁宣孝世皆喜書法，神宗尤稱篤好。黃佐翰林記云：『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中書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辨文書。』其留意於書學可知。然承宋代之末流，崇尚帖學，天下靡然從風，自唐至此，碑學廢弛久矣！故書學雖盛，亦不過專工行草書而已。明人既多能行草，其絕不知名者，亦有可觀，蓋以帖學大行也。明代帖學既大行，故法帖之傳刻亦盛，其著者，有常性翻刻淳化閣帖於泉州曰泉州帖，周憲王刻之東書堂帖，文徵明刻之停雲館帖，董其昌刻之戲鴻堂帖，華東沙刻之眞賞齋帖，莫是龍刻之崇蘭館帖，王肯堂刻之鬱岡齋帖，陳眉公刻蘇東坡書爲晚香堂帖，刻米海岳書爲來儀堂帖等，亦云盛矣。其次則小楷書，亦有可觀；然皆館閣之體，僅足爲干祿之資，尙未夢見六朝勝境也。以此之故，精榜書者殊尠；篆籀八分，幾於絕迹。是代書學，眞所謂江河日下，不足觀者矣。且行草雖妙，實亦不能出趙吳興肘下。姸者易稚，媚者易俗，能免斯病者，蓋亦不可多得也。明初書家，素推三宋，三

宋者，長洲宋克、南陽宋廣、浦江宋璲也。克書最佳，嘗見其跋定武蘭亭肥本，眞行章草眞迹，虛和茂密，優入晉人之室，足與唐人頡頏，宋之蘇米，恐未足與並駕也。廣僅能草，聲名稍減；璲則於行草之外，以能篆稱，故有謂三宋以璲爲優者。永樂之世，解縉頗負盛名，尙能遠俗。弘治以後，祝允明、文徵明、王寵出，雖云上窺晉唐，號稱中興，然祝之草書以隤放見譏；文之隸法，去古已遠；王之行書，未免寒儉。舉其所長，不過如此，尙未足與松雪比肩，況唐宋諸賢乎？晚明書家，則有邢侗、張瑞圖、董其昌、米萬鍾，董名最著，葉氏語石云：『董香光書碑遍南北，若彙而錄之，可與趙文敏相埒，』可以見矣。康氏廣藝舟雙楫云：『香光代興，幾奪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張董米四家並名，香光僅在四家之中，未能纘一統緒；又王覺斯飛騰跳躑其間，董實未之能勝也。』又云：『香光俊骨逸韻，有是多者，然局束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故物而已；然董所資極博，晚年臻於古淡，自謂書勝吳興，當爲四家之首。』然馬氏書林藻鑑謂其書秀色可挹，媚骨難除，有顧眄自喜之樂，無奮發爲雄之概。此其所以未能領袖羣英之故歟？綜觀二百七十年間，篆籀八分，既無人講求，擘窠題署，又卑卑不足道，小字則流於干祿，雖工，亦非不朽之業；所恃者行草精熟，簡牘妍媚，止此一技，安足以與宋元爭勝乎？

書學之廢，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是代書法，雖未能追蹤唐宋，然以書名者，仍不乏人；且年代未遠，眞迹尙有可尋，故欲研究是代之書學，反較前代爲易也。

太祖、姓朱名元璋，濠州人。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神明天縱，默契書法，御書「第一山」三大字於鳳陽龍興寺，端嚴遒勁，妙入神品。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云：『明太祖書，雄強無敵。』

仁宗、名高熾，成祖之子。書史會要云：『仁宗萬機之暇，留意翰墨，嘗臨蘭亭帖賜沈度，意法神韻，唐太宗不能過也。』

宣宗、名瞻基，仁宗之子。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書史會要稱其書如行雲流水，飛動筆端，眞天藻也。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宗翰墨圖書，隨意所在，盡極精妙。』

孝宗、名祐樘，憲宗之子。書史會要稱其酷愛沈度筆迹，日臨百字以自娛。

世宗、名厚熜，憲宗之孫，興獻王祐杬之子。張居正太岳雜著稱其天縱睿資，日勤聖學；至於操觚染翰，亦莫不究其精微，窮其墨妙，一點一畫，動以古人爲法。

神宗、名翊鈞，穆宗之子。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其天藻飛翔，留心翰墨，每攜大令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于慎行穀城山館詩文集云：『上初卽位，好爲大字，十餘歲時，字畫遒勁，鸞迴鳳舞。』

莊烈帝、名由檢，光宗之子。劉繇五石瓠稱其草書秀潤娟好。

周憲王有燉、太祖之孫，橚之子。藝苑卮言稱其眞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乏風格耳。書史會要云：『憲王集古名跡，手自摹臨，勒石傳世，名曰東書堂帖。』

寧靖王奠培，書史會要稱其書法矯潔遒勁，必自搬結構，不肯襲古，每書成，盡搜古帖，偶一字同，棄去更書。

三城王芝㮮，書史會要云：『王所作行草，人稱絕妙。』

荊端王厚烇，朱謀㙔藩獻記云：『王尤以篆隸著名。』

益端王祐檳，名山藏云：『王工楷篆。』

婁妃，書史會要云：『婁妃書倣詹孟舉，楷書千文極佳。江省永和門並龍興普賢寺額，其筆也，後人以其賢，不忍更之。』

劉基、字伯溫，靑田人，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豐坊書訣稱其書學智永。書史會要

云：『公善行草。』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名山藏云：『公自少至老，未嘗去書，豐體，近視，乃一黍上能作字十餘。』

宋璲、字仲珩，濂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名山藏稱其精篆隸眞草，小篆之工，爲國朝第一。書史會要云：『璲大小篆純熟姿媚，行書亦有氣韵。』何良俊四友齋書論稱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室者。

張羽、字來儀，吳人，官至陝西布政司。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云：『來儀書法纖婉有異趣，髣髴謝莊月賦。』

高啓、字季迪，吳人，號靑崖，官至戶部侍郎。書史會要稱其善楷書，飄逸之氣，入人眉睫；行草入妙。

楊基、字孟載，吳人。書史會要稱其正書師鍾元常，行草師二王。

徐賁、字幼文，吳人。書史會要稱其楷書清逸可愛。六研齋筆記云：『幼文楷草秀整端愼，不爲沓拖自恣；其草書雄緊跌宕，出入旭素，無不淋漓快健。』

危素、字太樸，臨川人，官至侍講學士。豐坊書訣云其書學虞永興。書史會要云：『素

善楷書，有釋智永虞永興典則。」

宋克、字仲温，號南宮生，長洲人。明史文苑傳云：『克杜門染翰，日費千紙，遂以書名天下。』豐坊書訣云其書學鍾繇，遒勁清雅。四友齋書論謂其書專工章草。

滕權、字用衡，姑蘇人。豐坊書訣稱其師吾子行，當代第一。

宋廣、字昌裔，南陽人。明史文苑傳稱其善草書，與克稱二宋。書史會要云：『廣草書宗張旭懷素；章草入神。』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官水部員外郎。藝苑巵言稱其正書入能品。過庭訓分省人物考云：『環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

詹希原、字孟舉，新安人，官至中書舍人。豐坊書訣稱其大字兼顏蔡之妙，獨步當代，中楷學歐者次之，小楷學虞而挑拂稍變，在楊孟載宋仲珩之下。陸深玉堂漫筆云：『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

陳璧、字文東，號谷陽生，松江華亭人，官解州同知。豐坊書訣稱其小篆圓熟有氣。書史會要稱璧與三宋齊名，用筆俱從懷素自敍帖中流出。四友齋書論稱其兼善四體，正書酷似歐陽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

胡布、字子申，一字建民，盱江人。汪珂玉珊瑚網云其得書法於宋克，或謂與克同受業紹興老僧。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書史會要稱其正書得其家傳。

張辰、字翰宸，嘉定人。張昶吳中人物志云：『辰尤知名於書。』

朱芾、字孟辨，松江人，官至中書舍人。明史文苑傳云：『芾與無爲吳志淳、並工草書篆隸。』書史會要稱其眞草篆隸，清潤遒勁，風度不凡。

汪廣洋、字朝宗，婺源人，官至右丞相。豐坊書訣稱其書學晉唐。鄭曉吾學編云：『廣洋善篆隸，尤工大字。』

朱同、字大同，休寧人。詹景鳳書苑補益云：『同入侍懿文太子，太子愛其書，殊親重焉。』

邵誼、字思宜，休寧人。淩迪知萬姓統譜稱其善篆隸，詹希原朱同盛推重其字學。

程曰可，休寧人。書苑補益云其與朱同同時，楷書結體纖長，而筆雅秀，腕力在陳文東上。

陳遠、字中復，寧波志稱遠工書法，有晉人風度。

兪貞木、字有立，吳縣人。書史會要云：「貞木善小楷，長於用筆，短於結構。」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明史文苑傳稱其刻意字學，習舅氏趙雍篆法，著有書史會要、古刻叢鈔。

兪和、字子中，錢塘人。豐坊書訣云：其母寡居，趙子昂私之而生和，遂冒趙氏，教之書；子昂死，趙雍等分出之，乃以兪爲氏，號紫芝生。杭州志稱其善書翰，早年得見趙文敏運筆之法，臨晉唐諸帖甚夥；行草逼眞文敏，好事者得其書，每用趙款識，倉卒莫能辨。弇州山人題跋云：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用章法書急就章，覺古色藹然。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惟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至唐蕩盡，黃長睿始振之，然往往下筆不逮意，子中獨能尋考遺則於斷墨殘楮，遂與仲溫並驅。

錢逵、字伯行，吳縣人。豐坊書訣稱其正書清勁，與王叔明朱孟辯伯仲。書史會要云：「逵才氣飄逸，眞草篆隸，不失規矩。」

張宣、字藻仲，江陰人。書史會要稱其作字得行楷之法，高啓草書歌贈宣云：「昔聞汝祖東吳精，醉傳草聖醒而驚。汝今能飲不滿杓，逸氣欲與相崢嶸。高堂把筆若把槊，長綃一拂悲風生。陰垂大澤雷雨過，響破巨峽波濤傾。颼颼游絲罥晴晝，落落高斗迥塞更。飲猿連

臂深澗絕，飢鶻振翅荒煙橫。自言靜裏觀萬物，故能變化窮其情。」

王廉、字希陽，麗水人。括蒼志云：『廉書宗韓擇木，兼精篆隸。』

孔彥縉，曲阜人。書史會要云：『彥縉精篆書，筆力豪壯，入於能品。』

顏祿、字謹中，華亭人。列朝詩集稱其善書，高士敏贈詩有「兩京書博士」之語。華亭志云：『祿善書，行楷學蘇文公，而尤工於分隸。』

烏斯道、字繼善，慈谿人。明史文苑傳稱其精書法。寧波志稱其小楷行草，各臻其妙。

陶琛、字彥珩，長洲志稱其工古篆書，多得籀法。

馬治、字孝常，宜興人。沈敕荊溪外紀云：『治善眞行書。』書苑補益云：『自洪武而下至永樂，多法詹宋，馬治小字、獨法晉唐，豈其人亦邁時者耶？』

袁養福、字能伯，吳人。列朝詩集云：『養福精於書法。』吳寬家藏集云：『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淸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至此，宜有書名於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

周砥、字履道，姑蘇人。書史會要云：『砥行草運筆分行勻穩。』姑蘇志云：『砥效東坡書，尤工。』

王紱、字孟端，官中書舍人，自號九龍山人，無錫人。明史文苑傳云：『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

王時、字景南，崑山志稱其精於篆隸章草，用意深密，凡六書源委，靡不擇究，深爲盧熊之所稱美。

唐肅、字處敬，山陰人，官至翰林應奉。豐坊書訣稱其書學柳。

謝肅、字元功，上虞人。紹興志云其書與唐肅齊名，人稱會稽二肅。書史會要云：『肅正草皆宗晉。』豐坊書訣云：其書宗二王。

鄭定、字孟宣，閩人。名山藏云：『定工古篆隸書。』書史會要云：『定以草書名天下，甚爲解學士所推許。』

金鉉、字文鼎，華亭人。書史會要稱鉉工章草。

張宗華、字穎之，沙縣人。沙縣志云：『宗華尤工書法，爲時所重，評其書者，謂如秋雲捲雨，蒼古纏藤。』

俞友仁，錢塘人。湖廣志云：『友仁善草隸，尤工於楷。』

張翼、字飛卿，無錫人，官至前軍都督簽事，封鶴慶侯。朱國禎開國臣傳云：『翼作行

書，鳳舞鸞翔，人以爲不可及。』

朱季子，臨川人。宋濂浦陽人物志云：『季子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

謝林，字瓊樹，毘陵人。毘陵志云：『林尤精眞行篆隸書，著字學源委五卷。』

龔炯，字延璋，晉江人。八閩通志云：『炯書翰遒勁端嚴，得歐陽率更筆意。』

馬孜，字彥強，吳江人。書史會要云：『彥強從詹孟舉游名山，觀前人碑石，議論筆；小楷歸宗晉唐，後自立門闕，精絕可愛。』

張紳，字士行，山東人。書史會要稱其能作篆書。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紳工大小篆，精於賞鑒，撰法書通譯二卷。』

范禮，字宗嗣，常熟人。書史會要云：『禮眞草篆隸俱能。』

顏愨，字有誠，慈溪人。書史會要云：『愨眞草篆隸俱工。』

張翥，字翔南，太倉人。吳中人物志云：『翥書大字如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所長也。』書史會要稱其正書宗晉。

沈宗學，字起宗，吳縣人。吳縣志稱其善書，能作徑尺大字。

周昉、字元亮，錢塘人。杭州志云：『昉作小楷，得晉人筆意。』

許鳴鶴、字賢廣，廬陵人。書史會要云：『鳴鶴受業詹孟舉之門，行草沈著可愛。』

李善、字性初，宜山人。慶遠府志云：善精楷書，逼眞晉人。

程輅、字伯衡，新城人。新城縣志云：『輅精於書札，尤長篆隸。』

陳性善、字復初，山陰人。名山藏云：『性善工楷書，洪武時，召書御前，稱上意，賜酒，留禁中。』

方孝孺、字希眞，一字希古，寧海人，官侍講學士。弇州山人題跋云：『希眞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

姚廣孝，長洲人，書史會要稱其書法古雅，全以筋勝。

解縉、字大紳，號文水，吉水人，官至交趾參議。名山藏稱其書得法於危素周伯琦，其書傲讓相綴，神氣自倍。陳繼儒妮古錄載祝允明評勝國人書云：解縉如肩郎執戟，列侍光明。曾著春雨雜述一卷，論詩法與書法。其論學書法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間架，擔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巎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

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箒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草書評云：『學書以沈著頓挫爲體，以變化牽制爲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沈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評書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門，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法，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書學詳說云：『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硯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力削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倣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眞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著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擫捺鈎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擫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用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筆全在於是。又有振罨法，食指柱上甚正而奇徤；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四者皆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豪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

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踊躍之；瀝之使之入，飆之使之凝，染之使之穿，按之如掃；注之躍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見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之也，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而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以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鬭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菴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闊隘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鉤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

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之爲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濕，穠澹相同，蓋不經意，肆筆爲之，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恡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復盡精神，有肉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脈絡分明。揣搨爲先，傍摹次之；雙鈎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塡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端之於瑁也；比之似之，如睨伐柯；察之象之，詳親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日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書學傳授云：『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傳授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德昇，後得韋誕家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祕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眞，集韋鍾

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郄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永欣師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伯施，伯施傳歐陽率更詢，及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時開元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眞、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庭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遊、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淸江范文白公得其瀟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兪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范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

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解禎期，縉之從子，官至中書舍人。名山藏稱其善書，選天下第一，仁宗召爲中書舍人。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雷禮列卿記云：『廣尤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一時。』黃佐翰林記云：『胡廣之行草，知名當世。』

楊士奇、初名寓，以字行，號東里，廬陵人，官至少師。豐坊書訣云其書學二王。書史會要稱其善行草，筆法古雅，而少風韻。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書史會要稱其善楷書，雖神骨少合度，筆勢遒媚，亦有可觀。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書史會要稱其精於草書。書苑補益云：『儼行書矯健而蒼，楷書精熟而整。』

王偁、字孟敭，長樂人。何喬遠閩書稱其行草類蘇子瞻。朱存理鐵網珊瑚云：『偁以草

隸鳴於時。』

王尹實，四明人。書史會要云：『永樂時，以篆書擅名海內。』

高廷禮、初名棅，字彥恢，長樂人。名山藏云：『廷禮工書畫。』列朝詩集云：『廷禮書得漢隸法。』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官至翰林學士。明史文苑傳稱其書以婉麗勝。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云：『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豐坊書訣云其書學虞孟舉、陳文東，而八法盡廢，肥濁癡俗，小字亦可觀，然少古意。

沈粲、字民望，度之弟，官至太常少卿。豐坊書訣云其書學宋克而得鍾體，大非其兄可及。明史文苑傳稱其書以遒逸勝。

沈藻、字凝淸，度之子。松江志云：『藻亦以書名。』書史會要稱其眞行草書甚佳，論者曰有父風。

滕用亨、字用衡，吳人。羅鳳延休堂漫錄稱其篆法之妙，高出近世。翰林記云：『用亨之篆八分，知名當世。』

王璲、字汝玉，吳人。書苑補益云：『璲小楷行書法晉人，皆雄秀。』

朱寅、字孔陽，華亭人。松江志云：『孔陽永樂初以能書被選。』

朱銓、字士選，華亭人。江寧縣志云：『銓從族兄孔陽游，得鍾王筆法，太宗選寫金字經。』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書史會要云：『勤書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

陳登、字思孝，長樂人，官中書舍人。翰林記云：『時王尹賓者，篆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讓登焉。』

端木智、字孝思，溧陽人，官至翰林學士。解縉文毅集云：『國初宋仲珩、饒介之、宋仲溫、杜叔循，皆篤志於書，智與之頡頏，三四十年間，遂空冀北，無與爲比者。』豐坊書訣云其書宗二王。

陳輝、字伯煒，閩縣人。福州府志稱其草書學懷素，老而筆力尤勁，解縉雅推服之。

張黻、字孟著，華亭人。松江志云：『黻書學陳文東，勁健有法。』書史會要云：『黻行草隸書，咸入神妙。』

張黼、字孟昭，黻之弟。書史會要云：『黼篆隸得秦漢遺法。』

吳餘慶、字彥積，宜黃人。宜黃縣志云：『餘慶尤善眞草篆隸，評者謂其楷如美女簪花，草如瑞雲飛空，流水赴壑。』

黃卓，江夏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草書，亦善章草。

周冕、字服卿，鄞人。寧波志稱其玩心字學，凡秦漢碑刻，晉唐法書，必探其精妙。

張順，奉新人。書史會要稱其工草書，入妙品。

卓迪、字民逸。文毅集云：『迪善篆書，奇峭深蔚，自視米南宮父子以下不論也；後以能書，選入翰林。』

陳琮、字叔正，吳江人。潘檉章松陵文獻稱其書法遒美，永樂初，徵書誥勅。

陳賡、字平叔，福清人。書史會要稱其學書三十年，篆籀草隸，皆嘗究意，而草隸尤爲時重。

俞行之、字文輔，清江人。劉璋皇明書畫史稱其善草書及章草，俱工妙。

周濟、字時顯。常熟志云：『濟善草書，超縱有神；正書小字，清媚可觀。』

曾棨、字子啓，號西墅，吉水人，官至禮部尚書。吾學編稱其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自解胡後，獨步當世。

李懋、字時敏，安福人。名山藏稱其善書，鈎書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

黃蒙、字養正、溫州人。溫州志稱蒙善楷書，永樂中，宮殿坊扁碑刻，多其所書。

何博、字宗文，金華人。書史會要稱其書有晉人典則。

楊尹銘，鄞人。寧波志云：『永樂間，尹銘以楷書進，小篆師周伯琦。』

潘暄、字時暘，嘉定人。書史會要稱其善楷書行草，亦能作大字。

胡正、字端方，廬陵人。書史會要稱其正草書，用筆如篆。

鄒穎、字會原，常熟人。常熟志稱其書學趙孟頫，得意可亂眞；兼善篆隸。

張衡、字以平，常熟人。常熟志稱其書法遒美，被徵入京師，書誥勅。

陳敬宗、字繼善，號澹菴，慈溪人，官至國子祭酒。豐坊書訣稱其書師虞趙宋克。書史會要云：『敬宗行草任筆成形，如蒼虯老榦，鐵屈銀蟠。』

黃翰、字汝申，華亭人。書史會要稱其善隸書，尤工章草，筆力雄健而有則，與宋仲溫相髣髴。

淩安然、字晏如，歸安人，官至都察院掌院事。列卿記稱其楷書學晉，小篆師秦相。

陸贊、字順德，海鹽人。胡震亨海鹽圖經稱其善篆隸。

劉實、字嘉秀，安城人。書史會要稱其草書飄逸師晉體。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行楷，結構老成，筆法精妙。

程南雲、字清軒，號遠齋，南城人，累官太常卿。列卿記稱其精篆隸，爲時所尙。書史會要云：『南雲篆法得陳思孝之傳，隸草俱古則，又善大字。』翰林記云：『正統中，程南雲以篆隸顯。』

金湜、字本清，鄞人。寧波志稱其篆隸行草，綽有漢晉人風度。

溫良、字允仁，晉江人。歐大任淸源文獻云：『良工於書，朝士乞書者至滿屋壁，片簡隻字，重於黃金。』

岑俊、字子英，慈谿人。寧波志稱其工書學，篆隸尤入妙。

莊琛、字廷璽，晉江人。何喬遠閩書稱其工四體書，筆法遒勁。

沐璘、字廷章，雲南通志稱其工篆籀草書大字。

聶大年、字壽卿，安福人，景泰中以修史徵入翰林。明史文苑傳稱其書得歐陽率更法。書苑補益云：『大年書法趙承旨，能自運，俊爽可愛。』

林春、字孟陽，代州人。分省人物考稱其性酷好書，每暇輒磨墨伸紙，揮汗呵凍不輟，

字體清勁遒麗，得者皆珍襲之。

徐有貞、字元玉，吳人。書史會要稱其書法古雅雄健，名重當時。列朝詩集云其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醺酒悲歌，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夏昺、字孟暘，崑山人，官中書舍人。王穉登國朝吳郡丹青志稱其善書畫，學高尚書，蕭蕭有林壑之氣，仲氏有所不逮云。

夏昶、字仲昭，昺之弟，官至太常少卿。豐坊書訣稱其書學子昂孟頫。國朝吳郡丹青志云其楷書畫竹爲當時第一，番胡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箇竹，西涼十錠金」之謠，即一時寶惜可知矣。

李紹、字克述，安福人。列卿記稱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剛勁奇逸，自成一家。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行楷，得蘇文忠筆意，著有菉竹堂碑目。

劉珏、字廷玉，號完菴，蘇州人，官至山西提學副使。豐坊書訣謂其草書學智永。吳中人物志稱其書效雲麾，行草各極其妙。

黃諫、字廷臣，蘭州人。列卿記稱其善書，工古隸篆。梁維樞玉劍尊聞云：『諫工書，

著從古正文五卷，藝林宗之。』

朱貞、字惟正，江寧人。江寧府志稱其初工楷法，脫變爲行益妙。

左贊、字時翔，南城人。書史會要稱其書法兼諸體，而尤精於隸，得二蔡筆意。

伍福、字天錫，臨川人。撫州府志稱其篆隸眞行草書，流麗俊美。

姜立綱、字廷憲，永嘉人。書史會要稱其善楷書，清勁方正，中書科寫制誥悉宗之。藝苑巵言云：『立綱書四子全文，結法圓熟端勁，妙不可言；初見絕以爲沈度學士書，徐覺其波磔處，小露鋒鍛，乃敢定爲姜筆。』

蘇致中、字雪瑕，蜀郡人。書史會要稱其以墨妙流聲景順間，評者謂其出入鍾王懷素，而自通天然之趣。

章瑾、字公瑾，華亭人。葉盛菉竹堂稿云：『瑾善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

陸鑑、字國馨，嘉定人。書史會要稱其書宗鍾王，小楷遒勁沈著，八法俱備，人爭愛重；行草章草，亦入矩度。

錢溥、字原溥，華亭人。書史會要稱其小楷行草俱工。

錢鑑、字緝熙，長洲人。書史會要稱其作大字，勁健奇古，當代珍之。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居白沙里，門人稱白沙先生。黃佐廣州人物傳云其嘗束茅代筆，人爭效之，謂之茅筆字。張詡東所文集云：『公甫能作古人數家書，束茅代筆，晚年專用，遂自成一家。』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行楷，法文信國，筆力淸健，結構端嚴，評者謂爲翰墨中珊瑚玉樹。

莊昶、號定山，江浦人。書史會要稱其深解書法。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官南安知府。明史文苑傳稱其工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

張弘宜、字時措，弼仲子。何三畏雲間志略稱其尤長於署書，居然朱晦翁體。

張弘至、字時行，弼季子。雲間志略稱其草書得三昧法，有父風，時比之芝旭羲獻。

張駿、字天駿，華亭人。書史會要云：『駿草書宗懷素，得龍蛇戰鬥之勢，論者病其傷於雕琢，故居張東海之下。』雲間志略稱其工書法，行草隸篆，入妙入神，與東海齊名，時號二張。

蕭顯、字文明，山海衛人。分省人物考稱其書沈著頓挫，自成一家，卷軸遍天下，傳至外國。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常熟文獻志稱其行楷宗晉人，草書流暢法懷素。

楊茂元、字志仁，鄞人。分省人物考稱其工篆隸草書，字畫遒勁，非特臨池之功，抑亦正毅之氣隨寓而見也。

翟瑛、字廷光，江寧人。周暉吉金陵瑣事稱其作字運筆如飛，結體流麗可愛。

朱應祥、字岐鳳，松江人。松江志云：「應祥書兼數家，遒勁有法度，尤長於題壁。」

邵珪、字文敬，宜興人。常州志稱其善草書，小楷得晉唐人筆意。

吳東升，杭州志稱其大字結構，尤佳。

曹時中、號定庵，華亭人。雲間志略稱其喜爲懷素草書，竟日不倦。書史會要云：「時中以詩名，尤工書，晉唐名家，皆能以意會，懷素宋克則愛而摹倣者，晚年益精小楷。嘗曰：「自少至老，已覺世味淺薄；惟學書一事，可以消日。」」

陳焯、字文厚，閩人。閩書云：「焯善行草書，達官貴人求之不能得，至具酒脯屬田父野叟反得之。」

黃諫、字撝之，江寧人。金陵瑣事稱其行草遒勁古雅，榜書更妙。劉思敬存徵錄云：『諫善書法，碧峯寺額，其書也。』

支鑑、字汝同，崑山人。張大復崑山人物傳稱其書宮廟墟墓碑版，莊體勻畫；無異小楷，人以為得書中三昧。書史會要云：『鑑小楷學夏仲昭。』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長沙人，官至少師。豐坊書訣云其早年書學子昂，中年以後學魯公。安世鳳墨林快事云：『長沙公大草，中古絕技也！玲瓏飛動，不可按抑，而純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無怒張蹈厲之態，蓋天資淸澈，全不帶滓渣以出。』周密須靜齋雲煙過眼錄云：『西涯篆書「親交贈別」四字，魄力雄厚，直逼松雪翁。』

吳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官至禮部尚書。明史本傳稱其工書，著有家藏集。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行草，深得魯公筆意。

李應楨、字貞伯，號范菴，長洲人，官至太僕少卿。豐坊書訣稱其書學歐顏，得君謨用筆之法。雷禮列卿記稱其篆楷皆入格。書史會要云：『少卿書，眞行草隸，皆淸潤端方，如其為人。』

呂獻、字丕文，新昌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列卿記云：『獻善草書，跌宕奇偉。』

張元澄、字靜夫，號東山。青浦志云：『元澄楷書逼二沈，草法懷素，與東海遺聽，時有「南安太守南昌倅，東海東山配兩翁」之句。』

蔡潮、號霞山，臨海人。書史會要稱其善作大書，巨坊名扁，取稱遐邇。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又號白石翁，長洲人。明史本傳云其書仿黃庭堅。王鏊云其書法涪翁，遒勁奇偏。

張淵、字子靜，吳興人。書史會要稱其行楷規模玉局，翩翩有致。

王綸、字理之，崑山人。崑山人物傳云：『綸工篆隸，楷書不減率更令。』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祝肇金石契云：『性甫書閱晉唐。』劉鳳續吳先賢傳云：『存理工篆籀，著有鐵網珊瑚。』

王一鵬、字九萬，號西園，華亭人。雲間志略云：『一鵬善書，尤長於署書，郡中扁額，多出其手。』

詹僖、字仲和，鄞人。書史會要云：『仲和生弘治時，行草法趙文敏，一點一畫，必有祖述。』寧波志稱其書師王右軍樂毅論、東方朔贊、及趙子昂度人經、金丹四百字、七觀、焦君碣諸帖，皆逼眞。年七十餘，燈下作小楷如蠅頭，遒勁可法。

李璧、號介石，晉江人。閩書稱其尤善草行，筆畫遒勁，若老幹枯藤，深得宋翼書法。

王鏊、字濟之，吳人，官至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列卿記稱其書法淸勁，得晉唐筆意。

喬宇、字希大，號白巖，太原人，官至少保吏部尙書。明史本傳稱其兼通篆籀。列卿記云：『宇通篆隸，有二李風。』豐坊書訣云：『白巖題署，初學西涯，而靑過於藍。』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官至南京戶部尙書。明史本傳稱其少工書，爲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親教之。吾學編云：『鴻儒作字，端勁有古法。』

劉春、字仁仲，巴縣人，官至禮部尙書。列卿記稱其字畫規模於歐，而自成一家，宛如冠冕佩玉，有心畫焉。

張嘉謨、字舜卿，寧夏人。分省人物考稱其好學書，隸篆行草，各得其妙。

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卒贈封新建侯。紹興志云：『新建善行書，出自聖教序，得右軍骨；第波豎徹不脫張南安李文正法耳。然淸勁絕倫。』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官至應天府通判。明史文苑傳云其五歲作徑尺大

字，長工書法，名動海內。豐坊書訣云其書宗二王。王世貞藝苑巵言云：『京兆自元常、二王、永師、祕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眞縱逸，眞足上配吳興，他所不論也。』梁同書頻羅庵論書云：『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圓適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

唐寅、字伯虎，號六如居士，吳人，南京解元。王世貞三吳楷法跋云：『伯虎書入吳興堂廡，差薄弱耳。』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先生，長洲人，官至翰林學士。豐坊書訣云其書學二王歐虞褚趙，清麗古雅，集名家之長，開元以來無此筆也。書史會要稱其小楷行草，深得智永筆法；大書仿涪翁尤佳，如風舞瓊花，泉鳴竹澗。藝苑巵言云：『徵仲常自負隸法則不倘古人，而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刻有停雲館帖。』

文彭、字壽承，徵明子，號三橋，官至國子監博士。三吳楷法跋云其少承家學，善眞行草書，尤工草隸，咄咄逼其父。王文治快雨堂題跋云：『精熟不如父，而蕭散之氣，則遠過之。』

文嘉、字休承，號文水，彭之弟，官和州學士。明史文苑傳云：『彭嘉並工書畫篆刻。』三吳楷法跋云：『嘉書不能如兄，工小楷，俊而佻。著有鈐山堂書畫記。』

王守、字履約，號涵峯，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豐坊書訣稱其書學右軍。

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號宜雅山人，涵峯之弟，以諸生貢太學，吳人。三吳楷法跋稱其正書始摹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晚節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麗遒逸，奕奕動人，爲時所趣，幾奪京兆價。珊瑚網載樵史品三吳書云：『王太學行書，自有一種風度，而白雀寺臨歿之筆尤奇。』四友齋書論云：『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宜雅爲第一；蓋其書本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張寰，鄞人，樗寮之後，官至德府工正。豐坊書訣云：『書學其祖，而參以顏蔡正鋒，能時出之雄偉，蕭灑而不俗。』

王逢元、字子新，金陵人。金陵瑣事云：『逢元書，初學王右軍永禪師，晚出入山谷老人。』

徐霖、字子仁，號髯仙，又號九峯道人，金陵人。名山藏云：『霖篆登神品，餘若眞行，皆入精妙，碑版書師顏柳，題榜大書師詹孟舉，並絕海內。』盛時泰蒼潤軒碑跋云：

『九峯先生篆書直繼周玉雪之後，李西涯喬白巖推為當代一人，眞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李北海趙松雪二公之中，豈徒二百年來江南傑出之士？蓋亦海內翩翩善書者也！』宋犖漫堂書畫跋稱其篆法與李長沙相伯仲，眞行皆入妙品。著有續書史會要。

顧璘、字華玉，號東橋，上元人。書史會要稱其善行草，筆力高古。金陵瑣事云：『東橋眞草，皆清徹可愛。』

鄭善夫、字繼之，號少谷，閩縣人，官南京吏部郎中。書史會要云：『善夫書法入神，眞行斟酌聖教，狂草奔放，縱橫爛熳，顚素而下弗論也。』

楊愼、字用修，新都人。弇州山人題跋云：『愼以博學名世，書亦自負吳興堂廡。』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云：『用修正德六年狀元，明代讀書之博，著述之富，三百年內無雙！著有金石古文、石鼓音釋、丹鉛總錄、墨池瑣錄等書。』

常倫、字明卿，沁水人。書史會要云：『倫書瀟灑遒勁，直與晉爭上下。』

孫存、字性甫，滁人。書史會要云其書法以清媚見稱。

華愛、字仁卿，櫟陽人。書史會要云：『愛精於書法，尤工義獻行草，評者謂其遒勁美澤，變化若風雲，翺翔若龍鳳。』

金琮、字元玉，號赤松山農，金陵人。列朝詩集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精工可愛。』

楊節、字居儉，餘姚人。陶元藻越畫見聞云其弘治末以懷才抱德舉，已乃以善書直內殿爲序班，後爲高郵判官。書效顏魯公，更加瘦勁；畫菊，有草書法。

鄭天鵬，諸暨人。書史會要稱其書法爲世所珍，令弋陽，手書文告，每爲好事者竊去。

江巨石，書史會要稱其好爲鐘鼎大篆，斯邕以下，恥而不爲。

謝承舉、字子象。金陵瑣事云：『子象書出於蘇黃兩家，筆力清硬。』

張詩、字子言，北平人。名山藏稱其字書放勁，得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足驅鬼。列朝詩集云其草書狂放，有筆力。

董宜陽、字子元，上海人。松江志稱其楷書，法虞永興，行筆法僧智永，顧司寇璘、文待詔徵明、許奉常穀，皆推獎之。

朱顯章、字文光，濮人。書史會要云：『顯章作字，用草竹筆，體畫遒勁，自成一家。』

林焊、字惟大，閩縣人。福州志云：『焊工署書，遒丈愈佳。』謝肇淛五雜俎云：『焊

署書學松雪而少勁。』

張煒、字德南，閩縣人。五雜俎稱其工署書，得法於朱晦翁，而參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官至參機務居首輔，謚文愍。藝苑卮言云：『文愍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若拱璧；正行亦遒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耳。榜書尤可觀。』

林一陽、字復夫，漳浦人，判濟南。朱衡道南源委稱其善臨池，有晦庵白沙筆意。

劉麟、字元瑞，饒州人。墨林快事云：『劉司空書醇古簡足，可砭今人好奇異之病。』

周倫、字伯明，號貞翁，崑山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謚康僖。崑山人物傳云：『康僖公性嗜書，善行草，識者謂似山谷。』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藝苑卮言云：『若水仿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陸深、初名榮，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嘉靖中爲太常卿兼侍讀。明史文苑傳稱其工書，倣李邕趙孟頫。雲間志略云：『深眞行草書，如鐵畫銀鈎，遒勁有法，頡頏北海，而伯

仲子昂，爲一代之名筆。』

海瑞、字汝賢，號剛峯，瓊山人，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廣藝舟雙楫云：『明人無不能行書，剛峯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觀。』

許成名、字思仁，聊城人，累官國子監祭酒，禮部左侍郎。分省人物考稱其書初學趙少，已沉酣吳興小變之，遒逸飛動，甚爲海內鑒賞。

許宗魯、字伯誠，咸寧人。咸寧縣志云其以善書名海內。藝苑卮言云：『宗魯書有聖教遺意。』

豐坊、字存禮，後更名道生，字人翁，號南禺外史，官吏部主事。詹景鳳書苑補益云：『道生書學極博，五體幷能，諸家自魏晉以及國朝，靡不兼通，規矩盡從手出，蓋工於執筆者也；以故其書大有腕力，特神韻稍不足。』書史會要云：『坊草書自晉唐而來，無今人一筆態度，唯喜用枯筆乏風韻耳。』馮武書法正傳載其筆訣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此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俛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書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惟藏眞得之爲多。庶幾

[illegible]書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昂；本朝則中珩、貞伯、希哲數人而已。書雖小道，然不臨古帖用功深，豈能成字？古今論書者衆矣，或泛而寡要，茲發其秘云：學書者，既知用筆之訣，又須博觀古帖，於結構布置，行間疏密，照應起伏，正變巧拙，無不默識於心，務使下筆之際，無一點一畫，不自法帖中來，然後能成家數。今人不聞古法，不見古帖，妄以杜撰為書，或體勢俗惡，或鋒毫側戾，邪氣洋溢，流俗慕其時名，更相效習，轉成畫虎，此古法之所以益泯也。古人以書名者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如蔡邕、張芝、鍾繇、梁鵠、韋誕等，皆若日月宣光，山川布理，巨細隱顯，縱橫高下，不容一毫私智為之；而方圓鉤殺，溫潤雄俊，錯綜開合，粲然成章，非天地自然之文，其孰能與於此？篆籀所以為諸體之本也。八分，蔡琰曰：「存篆八分，入隸二分，故謂八分。」隸者，今之眞書也，自歐陽修妄以八分為隸，而洪适因之，於是分隸之名始混。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脈相連而有勢；骨生於指，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於水，肉生於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勻，而肥瘦適可。然大要先知筆訣，斯衆美從之矣。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搦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

小腕，不使肉襯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則讓而右居外，右手側而過中，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而無傾側欹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拉管於下。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齊衄挫於毫芒。意在筆後者，熟記古帖，於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疎密、纖濃、蘊藉，隨物賦形，各得其理；昔鍾元常見宋翼而厲聲，衛夫人擧逸少肘而悲泣，知此，則知用筆之妙，無出四言者矣。無垂不縮，無往不留，則如屋漏雨，言不露圭角，連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枯，則如壁拆，言布置之巧出於自然也。指實臂懸，筆有全力，撅衄頓挫，書必入木，則如印印泥，言方圓深厚而不輕浮也。點不隱鋒，波必三折，肘下風生，起止無迹，則如錐畫沙，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水墨得所，肉勻骨勁，泥規矩於方圓，遁鈎繩於曲直，則如折釵股云，嚴重混厚，而不爲蛇蚓之態也。明乎此，則書之風神氣勢，信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取之左右而逢其源矣。今人所喜效而習之者，或云筆畫老硬，或云行間整媚，或云用墨鮮濃，殊不知老硬者，古所謂怒張傾仄，非盛德君子之容也；整媚者，古所謂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也；鮮濃者，古所謂無筋無力者，謂之墨豬也。然則今之所喜，皆古之所惡；古之所忌，乃今之所趨，古今不同，如晝夜寒暑

之相反，豈不信焉？』著有書訣傳世。

徐蘭、字芳遠，鄞人。都穆金薤琳琅云：『徐蘭與豐坊同時，好作隸書，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極。』寧波志云：『蘭正書師鍾繇宣示表，行草師王獻之授衣、天寶節、過鵝、還其帖，皆淳古遒勁，度越流俗。尤精六書，考究點畫，正其訛謬，作古文奇字，得邊魯生筆法。八分，初法蔡邕淳于長碑，不失矩度，而晚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與程南雲並馳。』

蘇若川、字君楫，休寧人。書苑補益云：『若川受筆法於文待詔及豐考功，其書得豐爲多；徑寸草書臨二王，清灑可愛。』

王問、字子裕，無錫人。藝苑卮言云：『問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無所師承，而風骨遒勁，渴筆縱體，往往與醉翁亭記法同。』

方元煥、字晦叔，山東人。藝苑卮言云：『元煥作行草，自矜以爲雄偉有力，而疎野粗放；署書稍勝。』

莫如忠、字子良，松江華亭人，累官浙江布政使。藝苑卮言稱其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署書。松江志云：『如忠書法以二王爲宗，書勢若龍蟠虎臥。』

莫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更字廷韓，號秋水，又號後明。明史文苑傳稱其善書。藝苑巵言云：『是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刻有崇蘭館帖。

陳鎏、字子兼，號雨泉，吳縣人，官四川右布政使。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云：『雨泉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藝苑巵言云：『陳方伯鎏、正書出入鍾顏，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遒，署書愈大愈勝。』

陸師道、字子傳，號玄洲，更號五湖，長洲人，累官尙寶少卿。明史文苑傳稱其工小篆古篆。三吳楷法跋云：『子傳全得麻姑壇法，而以色澤傳之，遂爲一時書家冠。』謝堃書畫所見錄稱其文追董賈，書繼鍾王。

王穀祥、字祿之，號酉室，長洲人，官吏部員外郎。藝苑巵言云：『王吏部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書畫所見錄稱其書法遒逸。

許初、字元復，號高陽，長洲人，官太僕寺主簿。吳縣志稱其書法二王，尤工篆籀，舉重公卿間。書苑補益云：『許初工小篆，莊整而秀，兼善楷草。』豐坊書訣云其書學二王率更，清潤勁逸。

朱日藩、字子价，寶應人。藝苑巵言云：『子价頗臨晉法帖，絕喜祝希哲，而以己意出

之，婉秀瀟灑，絕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疎。』

馬一龍、字負圖，號孟河，溧陽人。書史會要云：『一龍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自謂懷素以後一人；然評者謂其奇怪，爲書法一大變。』藝苑巵言云：『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

胡汝嘉、字懋禮，號秋宇，江寧人。江寧府志稱其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嘗取三人書之閣帖者，從宋搨本手摹刻之。金陵瑣事云：『秋宇得意之筆，酷似枝指生。』

彭年、字孔嘉，號龍池，長洲人。藝苑巵言云：『年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遒勁，行草眉山若遠耳。』

顧德育、字少潛，吳人。三吳楷法跋云：『德育書法酷似徵仲，唯老密處有別耳。』

戚元佐、號中岳，秀水人。六研齋筆記云：『中岳精楷法，與文徵仲頡頏。』

張橋、字衡如，雲南人。雲南通志稱其精書法，至今得其隻字，人爭寶之。

周天球、字公瑕，號幼海，太倉人。明史文苑傳稱其書繼徵明。藝苑巵言云：『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小變宣示、而肉微勝，一種出入吳興、而加嫵媚。』

黃姬水、字淳父，長洲人。列朝詩集云：『淳父學書於祝京兆，遂傳其筆法。』藝苑巵言云：『淳父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

王穉登、字伯穀，武進布衣。明史文苑傳云其六歲善擘窠大字。袁中道游居錄云：『伯穀隸書遒古，大勝眞草。』列朝詩集云：『穉登妙於書及篆隸，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踵門求一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著有吳郡丹青志。

張鳳翼、字伯起，長洲人。藝苑巵言云：『伯起平生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塚，雖天趣小減，而規度森然。』列朝詩集云：『鳳翼善書，晚年不事干請，鬻書以自給。』

張獻翼、字幼于，鳳翼之弟。書史會要云：『獻翼楷書不入法，而瀟遠之氣，令人意消。』

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檇李人。書畫所見錄云：『墨林收藏極富，眼界極佳，書法亦工，直欲使余作天外眞人之想。』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藝苑巵言稱其少工臨池，久而益擅，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書出入褚河南，稍縱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蔑如矣。列朝詩集云其正書規範歐陽，行書出入襄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

盛時泰、字仲交，金陵人。金陵瑣事云：『仲交隸書更優。著有蒼潤軒碑跋。』

陳芹、字子野，金陵人。金陵瑣事云：『子野法鍾王，俊逸可愛。』

顧源、字清父，金陵人。金陵瑣事云：『清父法孫過庭，筆力遒勁古雅。』上元志云：『源書畫皆不泥古法，其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似古，終成奴書，不足貴也。」』

姚淛、字元白，金陵人。金陵瑣事云：『元白行書，出入於黃山谷趙松雪兩派，而得於松雪者爲多。』

余渭、字文清，更字文長，號天池，山陰諸生。越畫見聞云：『文長筆墨，當以書爲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文居下。其書有縱筆太長處，未免野狐禪。』又云：『凡求書畫者，須値其匱乏時投以金帛，頃刻立就，若囊錢未空，雖以賄交，終不可得。晚年貧窶，嘗畫蒲萄，有題句云：「筆底明珠無賣處，閒拋閒擲野藤間。」其淪落無聊之感，已情見乎辭矣。』

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書史會要稱其篆隸行草俱入妙品。列朝詩集云：『民表隸書師文待詔，得其家法。』

張電、字文光，上海人。書史會要云：『電學書於陸文裕，能通其祕，筆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藝苑巵言云其書極圓熟姸美，所取顯重者，特姜氏體耳。

顧亭、字汝嘉，長洲人。長洲志云：『亭行草篆隸並入能品，眞楷爲一時之冠。』

吳錦、字有中，休寧人。書苑補益云：『錦受筆法於許元復，書各體俱能，分書入妙，幾逼文待詔。』

吳君懋、字德懋，寧陽人。書史會要云：『君懋工篆籀行草。』

顧從義、字汝和，上海人。松江志云：『從義楷書逼鍾尙書，行草宗右軍父子，徑尺大字，則仿顏平原趙承旨。』

蘇洲、號雪簑道人，杞縣人。藝苑巵言云其作方丈以外大書，濃瀋數斛，信手飛步，倏忽而成，矮健有勢。

浦澤、字時濟，上海人。松江志云：『澤耆習唐古帖，無不臨摹，窮其波磔之妙，以能書著名一時。』

張德讓、字士美，華亭人。松江志云：『德讓工眞草，宗李北海，師陸文裕公，悉授以祕訣，遂成名筆。』

余重讀，將樂人。延平志稱其善飛白，大者如蓋，宗考亭東坡法，楷草似祝枝山陳白沙，海內傳寶之。

湯煥、字堯文，仁和人。江陰志云：『煥工翰墨，持縑素索者，應之無倦色，吳越間比之文待詔。』

李登、字士龍，上元人。金陵瑣事云：『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繹山碑，於鐘鼎文尤妙，說者以為豐南禺之後一人。』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藝苑卮言云：『元馭學士書法在虞褚間，書黃庭經、神采風調，翩翩出蹊徑外。』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云：『文肅深於書，尤深於唐碑，晚年尤縣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

王衡、字辰玉，錫爵之子，官編修。畫禪室隨筆云：『辰玉雖不沾沾論書，乃眼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骨既爾秀絕，而盤礴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為學蘇子瞻，子瞻實不能盡辰玉也。』

申時行、字汝默，吳人。分省人物考云：『時行廷試時，上見其詞翰兼美，親擢第一，有賜閒堂帖行世。』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累官刑部尚書。書史會要云：『世貞書學雖非當家，而議論翩翩，筆法古雅。』書苑補益云：『元美雖不以書名，顧吳中諸家，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著有王氏書苑，弇州墨刻跋，三吳楷法跋，藝苑卮言等書。

王世懋、字敬美，世貞之弟，累大常少卿。書史會要云：『世懋書無俗筆，多從晉帖中流出。』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分省人物考云：『泮書法遒麗，有其家右丞右軍之致。』山陰志云：『泮書宗二王，善小楷，大幅草書，如龍蛇天矯，世皆寶之。』

邢侗、字子愿，臨清人，官至陝西行太僕卿。書史會要稱其臨仿法帖，雖未能盡合古人，但筆力矯健，圓而能轉，時亦有得。六研齋筆記云：『先生書法，以山陰為宗，唐宋名家，不以屑意，古澹圓渾，上掩鍾索，昭代文祝諸公，無是調度也。』

董原正、字伯長，其昌從兄。汪珂玉珊瑚網書錄云其工翰墨而蚤世，人皆知有玄宰，而董氏書法開山，肇自原正，罕知之者；有雙鈎宋十七帖，在吾禾高公玄家。畫禪室隨筆云：『原正少有逸才，臨池特妙，風骨高華，已度驊騮前。』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又號香光，松江華亭人，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太子太保。明史

文苑傳云：『其昌書，始以米芾爲宗，後自成一家，名聞外國，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包世臣藝舟雙楫云：『華亭受籙於季海，參證以北海襄陽，晚飯平原而親近於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爲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襄陽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出筆時形偏溺也。』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云：『香光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又云：『香光俊骨逸韻，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 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故物而已。』刻有戲鴻堂帖。

吳翹、後改名易，字楚侯。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楚侯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子弟。』

黃輝、字平倩，南充人。明史文苑傳云其書與董其昌齊名。書史會要云其楷法鍾元常，亦作行書。

焦竑、字弱侯，金陵人。顧起元客座贅語云：『弱侯眞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刺日之象。』

沈天啓、字生予。客座贅語稱其眞書師晉諸王，而拔拂點畫，且有拔山之力。

楊文驄、字龍友。書畫所見錄云：『龍友書畫，新逸而已，然能當文董之際，獨豎一幟，亦可謂之雄矣。』

朱之蕃、字元价，金陵人。江寧府志云：『之蕃眞行師趙魏公，開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日可萬字，運筆若飛，小若蠅頭，大則徑尺，咄嗟可辦。』列朝詩集云：『元价出使朝鮮，鮮人來乞書，以貂參爲贄。』

卜履吉、字中立，客座贅語云：『中立行書師章。簡勁無媚骨，望之蕭然，類其爲人。』

米萬鍾、字友石，關中人，官至太常少卿。書史會要云：『萬鍾行草得南宮家法，與華亭董太史齊名，時有南董北米之譽，尤善署書，擅名四十年，書蹟遍天下。』

劉一焜、字元丙，南昌人。書史會要云：『一焜本恬淡之思，出偏側之勢，筆筆蕭疏，頗饒晉韵，所謂無風之水，自然成文，元丙之翰類焉。』

張以誠、字君一，華亭人。松江志云：『以誠小楷規模大令，清勁有法。』

蔣如奇、字一先，宜興人。書史會要云：『如奇書法，瀟灑絕俗。』快雪堂題跋稱其氣韵和雅，實能追蹤晉賢逸軌。』

姚履旋、字允吉，江寧人。客座贅語云：『允吉眞行法率更，稍益以己意，簡峭中微帶

風貌，故自彬彬。」

李開方、字伯東，永春人。書史會要云：『開方好以篆隸八分作署書，自謂得斯邈遺意；體勢雖涉奇怪，略無怯澀，亦人所難。』

黃汝亨、字貞夫，武林人。書史會要云：『汝亨行草，合蘇米之長。』

詹景鳳、字東圖，休寧人。書史會要云：『景鳳深於書學，用筆不凡，如冠冕之士，端莊可敬；狂草若有神助，變化百出，不失古法，論者謂與祝京兆狎主當代。』

胡宗仁、字彭舉，上元人。五雜俎云：『宗仁善漢隸，得中郎遺法。』江寧府志云：『彭舉師魏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

劉黃裳、字玄子，光州人。汝南志云：『黃裳七歲能摹逸少書。』書苑補益云：『黃裳草法二王，兼倣張長史黃太史。』

郭天中、字聖僕，秣陵人。列朝詩集云：『天中專精篆隸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模搨，寢食都廢；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爲逼古。』

何湛之、字公露，江寧人。江寧府志稱其書法遒美。陶珽續說郛云：『湛之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淳之、字仲雅，湛之弟。江寧府志云：『淳之書畫，爲流輩所推。』續說郛云：『淳之行書，得晉人意。』

陸彥章、字伯達，華亭人。松江志云：『彥書法姸雅，小楷尤工。』

王思任、字孝重，山陰人，官至禮部右侍郎。山陰志云：『思任書法與董思白陳仲醇相伯仲。』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人。列朝詩集云：『民表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放筆如有神助。』

尹嘉賓、字孔昭，江陰人。列朝詩集云：『孔昭字書瘦勁，晚更雜篆隸出之。』

朱音，金陵人。客座贅語云：『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麗，翩翩動人。』

楊嘉祚、字邦隆，太和人。書史會要稱其書法淸古，與王雅宜筆法相類。

李寧儉、字惟禮，金陵人。書苑補益云：『寧儉徑寸草法孫過庭，大草法文壽承，幷有佳致。』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又號麋公，華亭人。書史會要云：『繼儒書法蘇長公，故於蘇書雖斷簡殘碑，必極搜採，手自摹刻之，曰晚香堂帖。又刻米海岳書，曰來儀堂帖。著有

妮古錄，書畫金湯，偃曝餘談，書畫史，太平清話等書。」

趙宧光、字凡夫，太倉人。書史會要稱其篤意倉史之學，創作草篆，蓋原天璽碑而小變焉，繇其人已超，書亦不蹈遺蹟。著有篆學指南、寒山帚談。

周叔宗、名祖，松陵人。六研齋筆記云：「叔宗書法，初喜希哲，已學漫士，又進學顏，晚遂一意山陰父子，書名大噪；然不輕爲人作。」

歐陽序、字惟禮，江寧人。江寧府志稱其工篆籀。金陵瑣事云：「惟禮眞師率更，篆八分師二李與梁鵠，結構不疎，古雅有意。」

陸萬里、字君羽，華亭人。松江志云：「萬里善書，於時莫雲卿早逝，董文敏其昌後起，故萬里獨步。其昌少貧，嘗作萬里書市之，人以爲贋，弗售也。」

朱完、字季美，南海人。書史會要稱其隸書嚴整清勁，獨步一時，楷書作顏體，行草亦佳。廣藝舟雙楫云：「吾見先師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諱完者，手書篆隸，結體取態，直與完白無二，始歎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視世風所尙耳。」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福王時官禮部尙書；南都亡，唐王以爲武英殿大學士，與淸兵戰，敗被執死。宋犖漫堂書畫跋云：「石齋先生楷法尤精，所謂意氣密麗，如飛

鴻舞鶴，令人叫絕。』快雨堂題跋稱其楷格遒媚，直逼鍾王。

洪周祿、字半石，黃岡人。湖廣通志稱其行草書妙絕一時，爲董思伯所賞。

婁堅、字子柔，嘉定人。列朝詩集稱其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

俞可進、字子漸，婺源人。徽州志云：『可進精鍾王書法，雲間董玄宰陳眉公見其所書黃庭心經，驚爲絕品。』

江淮、字禹乂，休寧人。徽州志云：『淮尤工書法，嘗書山陽寺額，董宗伯其昌、過休寧見之，歎曰：「此中有人。」』

宋珏、字比玉，莆田人。列朝詩集云：『珏善八分書，規模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法嶄然。』藝舟雙楫列其分及榜書於能品上。周亮工賴古堂書畫跋云：『比玉人知其善分書，不知其行楷俱登峯造極；人恆索其分書，比玉亦以漢隸應之耳。』

宋獻、字獻孺。書史會要云：『獻行草遒勁，尤善榜額，晚年寫各體臻妙。』

文震孟、字文起，徵明曾孫。梁巘評書帖云：『文震孟書厚實，得北海意。』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劉鑾五石瓠云：『次尾行草書，早學山谷，中學顏公米元

章，皆曲盡其工。』

林日本、字原長。紹興志稱其工書，酒酣揮翰，縱意所之，徐渭之流亞。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廣東通志稱其工大小篆八分行草書。

李日華、字君實，號竹懶，嘉興人，官至太僕少卿。秦祖永桐陰論畫云：『君實妙於書法。』著有竹懶書賸，六硏齋筆記。

張瑞圖、字長公，號二水，晉江人。桐陰論畫云：『瑞圖書法奇逸，鍾王之外，另闢蹊徑。』梁巘評書帖云：『張瑞圖書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瑞圖行草書初學孫過庭書譜，後學東坡草書醉翁亭。明季書學競尚柔媚，王張二家矯積習，獨標氣骨，雖未入神，自是不朽。』

陳元素、字古白，長洲人。桐陰論畫稱其楷法歐陽，草摹二王。

王心一、字純甫，吳人。桐陰論畫云：『心一書法坡公，極精妙。』

歸昌世、字文休，崑山人。桐陰論畫云：『昌世書法晉唐，善草書。』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上虞人，歷官至戶禮兩部尚書。越畫見聞稱其書畫俱工。桐陰論畫云：『元璐書法靈秀神妙，行草尤極超逸。』廣藝舟雙楫云：『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

寶新理異態尤多。』書畫所見錄云：『書畫乃其餘事，嘗與黃道周合璧書畫，人爭寶之，世稱倪黃云。』

孫克宏、字元執。桐陰論畫云：『克宏正書仿宋仲溫，隸篆上追秦漢。』

周履靖、字逸之，嘉興人。嘉興縣志稱其工篆隸章草行楷。

馬元震、字伯起，南海人。書史會要云：『伯起隸書與朱完爭名，用筆雖古，體勢多怪。』

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江寧府志云：『考叔眞書師黃庭經，結構微密，神采流麗。』翔雲論畫稱其行書撫聖教序，楷倣歐陽率更。

詹希賢、休寧人。徽州志稱其善篆隸諸體書，著書筌，極論書法，四方多師之。

詹萬里，希賢子。徽州志稱其以善書重一時。

朱應嬌、字仲望，汾州同人題跋云：『仲望工書，凡篆隸行草，心慕手追無不習。』

金翡、字維垣，浙人。山東通志云：『維垣尤工顏魯公書法，青州碑碣，多出其手。』

周榮起、字研農，江陰人。江南通志云：『榮起工篆書。』

章冕、字尙周，嘉定人。書史會要稱其善楷書行草，尤工大字。

李永昌，休寧人。徽州志云：『永昌善書，與董思白齊名，思白雅重之，所書如董筆云。』

葛應典，字貞白，吳人。吳縣志云：『貞白性喜臨池，行楷入羲獻之室。』

陳元素，字古白，吳人。蘇州志云：『古白書法歐陽率更，精妙入神。』

徐弘澤，字潤卿。六研齋筆記云：『潤卿書法，從吳興取途，晚愛張伯雨，遂與姚丹丘頡頏。』

洪墨卿，休寧人。徽州志云：『墨卿善書徑丈大字，以尺量壁，塗抹而成，極飛舞生動之致。』

吳高節，字希夷，休寧人。徽州志云：『希夷小楷行書，入趙吳興神境，與文衡山仿趙書及停雲館摹趙帖，如出一手。』

陳師泰，字交甫，黃岡人。湖南通志云：『交甫書法，直逼大蘇。』

王琦，字玉振，昆明人。雲南府志云：『玉振以詩酒自放，醉甚，索筆作書，淋漓遒健，類李北海。』

卓晚春，莆田人，人呼小仙。名山藏云其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

釋德祥、號止庵，仁和人。杭州志稱其書法擅名一時，有鐵畫銀鈎之妙。

釋無辨、號雪峯，大同人。毛晉明僧弘秀集稱其灑翰作草書，鏤諸樂石，龍掀鳳舞，人稱之曰：「詩禪草聖。」

釋宗奎，杭州人。祝允明奎上人署書贊云：『雄穎偉墨，突如其來。云誰之爲？緇師宗奎。縱橫闔闢，絪縟輾轉。按規俯矩，束帶頂冕。千力萬氣，曳斫不斷。平原風骨，溥光首面。耳目驚聳，誰敢褻玩？』

釋智舷、號黃葉頭陀。六研齋筆記云：『黃葉老人書力祖顏行，稍涉雙井，風義成就，如霜後擘柑，香味俱絕。』

釋道生、字九奇，黃梅人。閔奎翠橘堂箋臆云其右手胎孿，能以左手運筆如飛，紙上端楷超逸，有鐵門限之風。

高柯瑩、字叔琬，解縉之母。名山藏稱其通經史傳記，善小楷。

蔡氏，隱士韓奕之妻。張日永吳中人物志稱其讀書通大義，善筆札。

楊夫人，邢子愿之妻。列朝詩集載盧得水云：「子愿九嫂，乃楊磐女弟，書法自成一家，博學能文，過於慈靜。」

邢慈靜，侗之妹，馬拯之妻。武定州志稱其書宗李衛。列朝詩集云：『慈靜善仿兄書。』

馬閒卿，字芷居，金陵人，陳魯南之繼室。列朝詩集稱其書法蘇長公，得其筆意，頗與魯南相類。

陸卿子，吳人，趙宧光之妻。列朝詩集云：『卿子工於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

黃氏，珂之女，楊用修繼室。列朝詩集稱其博通經史，工筆札

徐元賓妻，三吳楷法跋云：『元賓爲履吉上足，故其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而閨閣之氣未除。』

徐媛，字小淑，范元臨室。珊瑚網云：『近代名閨，以書表著者，吳中范夫人徐小淑。』

葉紈紈，字昭齊，歸趙田袁氏。列朝詩集稱其三歲能誦長恨歌，十三能詩，書法遒勁，有晉風。

蔡夫人，黃石齋之配。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能詩，書法學石齋，造次不能辨，尤精繪事。

徐範，嘉興女子。珊瑚網云：『吾禾有十三齡女童，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

梁小玉，武林人。列朝詩集云其七歲依韻賦落花詩，八歲摹大令帖，長而游獵羣書，作

兩都賦，半載而就，著瑯環集三卷。

何玉仙、號白雲道人，史癡翁之室。列朝詩集，稱其能篆書。

馬如玉、字楚嶼，本姓張，家金陵南市，徙居舊院。列朝詩集云其精熟文選，善小楷及八分書。

朱無瑕、又名馥，字泰玉，金陵女子。列朝詩集云其幼學歌舞，長而淹通文史，工詩善書。

楊宛、字宛叔，金陵名妓。列朝詩集云：『能詩有麗句，善草書。』書史會要載董其昌評其書云：『楊宛書非直娟秀取姿，而迴腕出鋒，絕無媚骨。』

第十四章　清朝之書學（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計二六八年）

康氏廣藝舟雙楫曰：『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咸同之際。』蓋是代書學，嘉道以前，仍承明代帖學之末流，康熙重董，乾隆尊趙，皆帖學也。所刻法帖亦殊不少，有康熙之懋勤殿帖，乾隆之三希堂帖，成親王之詒晉齋帖，梁蕉林之秋碧堂帖，笪重光之東書堂帖等，不勝枚舉。宣宗字尚工整，歐虞褚顏代之而興，於是唐碑盛行一時矣。金石之學，萌芽於雍乾之際，本爲學者解經證史之資，物聚所好，碑碣之出土日多，佳拓之傳布日廣，金石之著作日衆，而學書者亦藉以研求書法，考據家之所貴，遂爲臨池者之所寶矣。逮光緒二十五年，甲骨文字出土於殷之舊墟，而考據家書家又新開闢一寶山矣。自碑學勃興，一掃帖學纖弱衰頹之勢，大家輩出，追攀高古，小而造像墓誌，大而豐碑摩崖，無體不備，無妙不臻。且六朝諸刻，率皆書丹上石，僅次眞迹一等，字多完好，墓志出土，幾如新製，不若閣帖棗木傳刻之失眞，魯魚亥豕之莫辨也。學者得此，頗可窺見古人用筆之法，遂能大放光焰，而與唐賢頡頏，不復

目有宋明矣。是代論書之書，若包世臣之藝舟雙楫，康有為之廣藝舟雙楫，連篇累牘，評論之詳，前賢所無；然皆尊碑而抑帖，以碑尚有典型，而帖則傳刻失真，非無故也。包氏首倡碑學，風氣已開；康氏因而廣之，論多中肯，而執筆一章，力主運腕，論尤精碻。是代書家，包康俱首推鄧石如，以為各體兼善，千年來無與比者。馬宗霍書林藻鑑謂其篆足名家，餘未能稱是，欲尸一代，未免太諛；然其生當帖學盛行之世，獨能上追三代秦漢，為開山之祖，且其氣滿勢厚，足稱無匹，包康尊之，亦未為太過也。包於尊鄧之外，尚有劉墉姚鼐；康於尊鄧之外，又尊伊秉綬、劉墉、張裕釗。康氏云：「本朝書有四家，皆集大成以為楷。集分書之成，伊汀洲也；集隸書之成，鄧頑伯也；集帖學之成，劉石庵也；集碑學之成，張廉卿也。」汀洲之分，石庵之真，學者於康氏之評，尚無異辭。廉卿雖氣魄雄厚，然其布白猶未免平直若算子，尚乏疏逸之妙，不能無疵。何子貞由魯公以上追秦漢六朝，所取極博，功候殊深，當為第一流書家，康氏論不及之，何也？趙撝叔專工北碑，康氏雖有靡靡之譏；然體態妍麗，能自結撰，亦自成家，未可厚非也。包氏雖首倡碑學，且自負其學博功深，然亦僅能以真行小字傳，餘不足觀也。康氏力主運腕，筆力矯健，自謂「吾眼有神而腕有鬼」，亦自知其池水之未盡墨矣。晚近李梅盦、曾農髯書名藉甚。李得力於鼎彝，脫盡唐人窠

臼，筆力甚健，尤稱大家；惜其波磔太露，若揮顫筆，淺學效颦，遂流醜怪，蓋無心而流毒後世者矣。曾書胎息雖古，而筆力則稍遜於李，尚未足與爭勝也。綜而論之，清代書學，當以咸豐爲界，咸豐以前爲帖學期，咸豐以後爲碑學期。而帖學之衰較明代爲尤甚，康氏云：國朝帖學，薈萃於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夫物極必反，帖學之衰已極，碑學之盛行也宜，書道中興，遂與唐代爭勝，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清代書學，實有此境界也。

清代享祚既久，碑學勃興，書學之隆，書家之衆，幾欲度越唐代；而金石學書學之著作，尤稱汗牛充棟，著空前之盛況也。故傳其人，兼述其著作焉。

世祖、姓愛新覺羅，名福臨。王世禎池北偶談云：世祖章皇帝、以武功定天下，萬幾之餘，游藝翰墨，時以奎藻頒賜部院大臣，眞天縱也。」清朝野史云：「世祖能濡墨作擘窠大字。」

聖祖、名玄燁，世祖之子。廣藝舟雙楫云：「聖祖酷愛董書，臣下摹仿，遂成風氣。」

高宗、名弘曆，世宗之子。馬宗霍霋嶽樓筆談云：「高宗席父祖之餘烈，天下晏安，因而栖情翰墨，縱意游覽，每至一處，必作詩紀勝，御書刻石，其書圓潤秀發，蓋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無變化，雖饒承平之象，終少雄武之風。」

成親王永瑆，觀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成親王善書法，幼時握筆，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趙文敏。又嘗見康熙時內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用筆，惟以前三指握管，懸腕書之。故王推廣其語，作撥鐙法談，論書法具備，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詒晉謂國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楊翰息柯雜著云：『詒晉齋書，素未究心，但知其從趙承旨，上溯歐陽率更，雖涉諸家，終不離兩家宗旨。集卷隨手雜臨，竟有脫盡町畦，不似本家筆意者，篆隸亦有法度。蓋書非一時，臨非一家，不甚經意，而精神所寄，一一渾足，此無意之勝於有意也。』

榮郡王緜億，藝舟雙楫云：『榮邸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流，儼然若接，不受氈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

宗室永忠，號臞仙。嘯亭雜錄云其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

郭宗昌，字允伯，華州人。池北偶談云：『宗昌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爲當時第一。』王宏撰砥齋題跋云：『徵君分法，直逼漢人，不知有魏，無論唐宋，王孟津嘗稱爲三百年第一手。』

郭都賢，字天門，益陽人。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云；『天門書法瘦硬，人得其片紙隻

字，爭珍奇之。』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秦祖永桐陰論畫稱其書作章草，亦工二王。

陶汝鼐、字仲調，一字燮友，號密庵，寧鄉人，官檢討。國朝先正事略云：『仲調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

傅山、字靑主，初名鼎臣，字靑竹，陽曲人。郭尙先芳堅館題跋云：『先生學問志節，爲國初第一流人物，世爭重其分隸；然行草生氣鬱勃，更爲殊觀。嘗見其論書一帖云：「老董止是一個秀字。」知先生於書未嘗不自負，特不欲以自名耳。』寶嶽樓筆談云：『靑主隸書，論者謂怪過而近於俗；然草書則宕逸渾脫，可與石齋覺斯伯仲。』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學者稱船山先生，衡陽人。寶嶽樓筆談稱其著述皆楷書手錄，雍雍穆穆，見儒者之象。

歸莊、字元恭，號恆軒，崑山人。崑山新志稱其工諸體書，壯歲所作行草，直逼兩晉。楊賓大瓢偶筆云：『莊草書虛和圓熟。』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藝舟雙楫列其正書於逸品上。寶嶽樓筆談云：『寧人書如其詩，本不求工，而自饒淵懿之味。』著有金石文字記，石經考，求古錄等書。

陳洪綬、字章侯，號老蓮，諸暨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大瓢偶筆云：『章侯以書名，而書亦佳。』

王鐸、字覺斯，號嵩樵，孟津人，明天啓進士，累擢禮部尙書，福王時爲東閣大學士。順治間降清，官至禮部尙書，卒謚文安。梁巘評書帖云：『王鐸書得執筆法，學米南宮、蒼老勁健，全以力勝；然體格近怪，祇爲名家。』姜紹書無聲詩史云：『鐸行草書宗山陰父子，正書出鍾元常，雖模範鍾王，亦能自出胸臆。』雲嶽樓筆談云：『明人草，無不縱筆以取勢者，覺斯則擬而能斂，故不極勢而勢若不盡，非力有餘者，未易語此。』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云：『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金俊明、字孝章，號耿庵，吳縣人。江南通志稱其工書。大瓢偶筆云：『孝章學祝，自成片段。』

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又號西廬老人，太倉人。江南通志稱其精隸書。桐陰論書云：『煙客行楷撫枯樹賦，隸書追秦漢，榜書八分爲近代第一，名山梵刹，非先生書，不足爲重也。』

邵彌、字僧彌，長洲人。張庚畫徵錄云：『彌書得鍾太傅法，圓勁多姿。』

紀映鍾、字伯紫，上元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儀徵縣志云：『映鍾工書，知名海內。』

宋曹、字射陵，鹽城人。王晫今世說稱其精書法。大瓢偶筆云：『射陵父子，雖有氈裘氣，然亦江北之傑。著有書法約言。』

丁元公、字原躬，嘉興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元公書畫俱臻逸品，兼精繆篆。』

張風、字大風，上元人。吳修昭代尺牘小傳云：『大風書畫，皆有別趣。』

程正揆、字端伯，號鞠陵，孝感人。周亮工讀畫錄云：『靑溪道人、書法李北海，而丰韵蕭然不爲所縛。』無聲詩史云：『先生工書畫，意有所到，援筆立成，若風雨集而江河流也。』

馮班、字定遠，號鈍吟，常熟人。清史列傳云：『班書四體皆精，尤工小楷，有晉唐人風致。』大瓢偶筆云：『鈍吟老人論書，大概翻陳繹會翰林要訣十二章，本以執筆爲第一。著有鈍吟書要。』

祁豸佳、字止祥，山陰人。紹興府志稱其善書畫。大瓢偶筆云：『止祥學董而乏其秀逸。』陶元藻越畫見聞載曹廓菴之言曰：「止祥之書，不在董文敏下，蓋已入荊關之室。」

計南陽、字子山，華亭人。朱彝尊曝書亭書畫跋云：『順治初雲間幾社諸子，多有存者，後進領袖，詩稱吳懋謙六益，書稱計南陽子山。』

王適定、字于一，號畛石，南昌人。今世說稱其書法遒勁，有晉人風度。靜志居詩話云：『于一行書筆法，亦自通神。』

査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海陽人。江南通志云：『二瞻書法精妙，人謂米董再出。』桐陰論畫稱其書法華亭，極超妙。靳治荊思舊錄云：『二瞻書法得董宗伯神髓。』

[illegible]孝忠、字則之，號懶逸，丹徒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善書。

冒襄、字辟疆，號巢民，如皋人。清史列傳云：『襄年八十，猶作擘窠大字，體勢益勁，人爭寶之。』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累官國子祭酒。桐陰論畫云：『梅村書法趙文敏，姿態靜逸，極有韵致。』

許儀、字子儀，無錫人。周亮工讀畫錄云：『儀工篆籀。』

朱耷、字雪箇，號八大山人，明之宗室。大瓢偶筆云：『八大山人雖指不甚實，而鋒中肘懸，有鍾王氣。』畫徵錄云：『八大山人有仙才，隱於書畫，書法有晉唐風格。』

蕭雲從、字尺木，蕪湖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

邵潛、字潛夫，通州人。陳維崧迦陵集云：『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所不習，精篆籀，善李潮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舛。』

湯燕生、字元翼，一字巖夫，號黃山樵者。太平人，思舊錄稱其篆書古淡入妙，不在伯奇子行之下。聞先生與谷口翁同究各體書學，無不透達壺奧。谷口專以分隸鳴，更不作篆，意不欲相掩。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緘齋，號櫟園，祥符人，官至戶部右侍郎。藝舟雙楫列其草書於能品下。著有賴古堂書書跋、小松閣書畫跋。

鄭簠、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人。藝舟雙楫列其分及行書於逸品上。梁巘評書帖云：『鄭簠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爲一時名手，王良常不及也。然未得執筆法，雖足跨越時賢，莫由追蹤先哲。』雲巘樓筆談云：『谷口分隸，在當時殊有重名，以漢石律之，知其未入古也；然筆較唐分則稍縱，故尚不傷雅。』

張弨、字力臣，山陽人。馮仙湜圖繪寶鑑續纂云：『弨以賣書畫爲生，眞草隸篆，均入妙品。』著有昭陵六駿贊辯，瘞鶴銘辯。

許容、字默公，如皋人。圖繪寶鑑續纂云：『容深究六書，熟寫小篆。』

陳醇儒、字蔚宗，當塗人。江南通志云：『醇儒工漢隸八分。』

文點、字與也，長洲人。吳縣志云：『點詩字畫，皆得徵明法，時擬之鄭虔三絕。』

張蓋、字覆輿，永平人。息柯雜著云：『先生書如枯藤怪石，空山老衲，如蟲蝕木，如錐劃沙，如利戈矛，如強弓矢，可謂奇矣？先生之書奇，先生之行尤奇於書。』

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江南通志稱其書畫俱精絕。無聲詩史稱其行楷遒逸，有鸞鶴停跱之態也。著有墨論，墨表。

黃經、字濟叔，如皋人。桐陰論畫云：『經善書法圖章。』圖繪寶鑑續纂稱其博通六書，字學尤著。周亮工賴古堂書畫跋云：『黃濟叔規李斯碑爲指頂小篆，纖微無不畢肖，自有小篆以來，未見有神合如濟叔者！』

朱軒、字雪田，華亭人。江南通志云：『軒少學書於董其昌，學畫於趙左。嘗謂古人以畫爲寫，必以書入畫始佳。』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長洲人。國朝先正事略云：『枋書法孫過庭。』書徵錄稱其書法十七帖，爲世所重。

侯思炳、字嗣宗，樂清人。溫州志稱其詩畫書法，秀出一時。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圖繪寶鑑續纂云：『奇齡工書法。』

沈樹玉、號蓬夫，杭州人。讀畫錄稱其工篆籀。

顧彝、字名六，仁和人。圖繪寶鑑續纂稱其小篆佳絕。

姜實節、字學在，號鶴澗，萊陽人。昭代尺牘小傳云其工書畫，俱仿倪迂。

吳山濤、字岱觀，號塞翁，歙縣人。錢塘縣志云：『山濤書法飄逸，能自成家。』桐陰論畫稱其書法勁逸。

李楷、字叔則，號岸翁，朝邑人。王士禎居易錄稱其楷字學東坡，尤善飛白。

來蕃、字成夫，蕭山人。今世說注云：『蕃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殳隸八分，第不輕為人寫。』

柳堉、字公韓，江寧人。江寧志云：『堉書法本北海，而出以己意。』

先著，字遷夫，瀘州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息柯雜著稱其書得晉人遺意。

孫杕、字子周，號竹癡，錢塘人。圖繪寶鑑續纂稱其能書善畫，書寫行草八分，筆法遒勁。

郭鼎京、字去問，福清人。今世說稱其書法最工。讀書錄云：「去問精小楷，筆筆仿歐陽率更，無少局促態，眞神技也。」

張振岳、字崧高，蕭山人。圖繪寶鑑續纂稱其書法二王，尤工小楷。

張絨、字孔瀟，淄川人。王士禎蠶尾續文稱其工書法，尤精篆籀。

陳恭尹、字元孝，順德人。陳奕禧隱綠軒題跋稱其書法蔡中郎，腕力甚勁，可與谷口頡頏也。王士禎漁洋詩話云：「元孝尤精於書。」

杜首昌、字湘草，山陽人。今世說云：「首昌書法文詞，卓絕一時。」

王光承、字玠右，上海人。王世禎夫于亭雜錄齋中三詠、詠王玠右草書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鉏；自是高人筆，非關餓隸書。」

翁陵、字壽如，建安人。讀畫錄稱其小楷八分，皆有意致。圖繪寶鑑續纂云：「陵尤善篆隸小楷。」

馬元馭、字扶曦，常熟人。桐陰論畫稱其書極雋雅。

胡宗仁、號長白，字彭舉，上元人。桐陰論畫云：「宗仁八分書學禮器碑，無一點俗態。」

惲壽平、名格，以字行，更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雲溪外史、東園客，武進人。江南通志云：『正叔工畫花卉，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桐陰論畫稱其書法褚米，自成一家。

王岱、字山長，湘潭人。圖繪寶鑑續纂云：『岱書法備各體。』今世說稱其工書畫。

王熹儒、字歙州，一字勿齋，興化人。興化縣志稱其小行楷書，神似山陰，擘窠書入顏柳之室，人得其翰墨，珍踰尺璧。

俞時篤、字企延，錢塘人。錢塘縣志云：『時篤工書，書窮其妙，請乞滿門，至廢七箸。』昭代尺牘小傳云其工書能畫。

許友、字有介，又名友眉，一作有眉，侯官人。淸史列傳稱其善畫工書，少師倪元璐，晚慕米芾爲人。東越文苑後傳云：『友善書畫，酷慕宋米芾，構友米堂祀之。』

沈岸登、字覃九，嘉興人。平湖縣志稱其書宗二王。嘉興府志云：『岸登書畫皆雋妙。』

宋祖謙、字去損，莆田人。賴古堂書畫跋云：『去損分書得之其從叔祖比玉處士，而遒勁多姿，似又過之。去損書固勁敵，僕歌何足珍也？』今世說云：『去損精八分書，高雲客

以爲學從祖比玉。宋云：「僕固不厭家鷄，然何至舍古撫今？』」

周容、字茂三，又字鄮山，鄞縣人，明諸生；國變後爲僧，有以鴻博薦者，以死拒。淸史列傳云：『容工書畫，書法歐褚；時稱容書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

褚廷琯、字硯芸，嘉興人。昭代尺牘小傳云：『廷琯以草書擅名。』

汪挺、字無上，嘉興人。昭代尺牘小傳云：『挺書似率更，小楷尤工。著有書法粹言。』

馮行賢、字補之，常熟人。何焯義門題跋云『馮丈書用筆圓潤穩秀，蓋不減唐經生，微恨失之太拘，乏映帶飛動之勢，此由見元以前人眞跡少耳。』

高培、字稜原，常熟人。魚翼海虞書苑略云：『培凡汲古所藏祕本，輒謄錄精好，令人不敢手觸，蓋深精楷法也。』

許濤、字巨源，常熟人。海虞書苑略云：『濤工書，喜作小楷，極秀整。』

章谷、字言在，錢塘人。今世說云：『谷善八分隸體。』

查振旟、字雲槎，星子人。馮金伯國朝畫識云：『雲槎作書，以三指提筆，縣肘如意，故大小楷皆有法度。』

周之恆、字月如，臨淸人。畫徵錄云：『恆工八分書，竹垞詩稱其委曲得宜者也。』

周綵、字萊衣，號嬾漁。國朝畫識云：『綵隸法出入禮器曹全。』

李根、字雲谷，侯官人。讀畫錄云：『根精篆籀，小楷得魏晉法。』

畢宏述、字旣明，海鹽人。昭代尺牘小傳云：『宏述精篆隸，著有六書通。』

藍璉、字釆飲，閩縣人。東越文苑後傳云：『璉父鎦善篆隸，璉工諸體。』讀書錄云：『璉書法淸婉可喜。』

法若眞、字漢儒，膠州人。李集鶴徵錄稱其巨幅大書，筆勢飛動。

方亨咸、字吉偶，號邵村，桐城人。桐陰論畫稱其精於八法。昭代尺牘小傳云：『亨咸善書，精於小楷。』

沈荃、字貞蕤，號澤堂，華亭人。藝舟雙楫列其眞書於佳品上。江南通志：云『荃學行醇潔，書法尤推獨步。』

笪重光、字在辛，號江上外史，亦號鬱岡掃葉人，勾容人，官御史。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桐陰論畫，稱其書法眉山，筆意超逸名貴，與西溟退谷義門齊名，稱四大家。著有書筏一卷，凡二十八則。『一、筆之執使，在橫畫，字之立體，在竪畫，氣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結，在紐轉，脈絡之不斷，在絲牽，骨肉之調停，在飽滿，趣之呈露，在勾點，

光之通明、在分布，行之茂密、在流貫，形之錯落、在奇正。二、橫畫之發筆仰，豎畫之發筆俯，撇之發筆重，捺之發筆輕，折之發筆頓，裹之發筆圓，點之發筆挫，鈎之發筆利，一呼之發筆露，一應之發筆藏，分布之發筆寬，結構之發筆緊。三、數畫之轉接欲折，一畫之自轉貴圓；同一轉也，若誤用之，必有病，分別行之，則合法耳。四、橫之住鋒或收或出，豎之住鋒、或縮或垂，撇之出鋒、或掣或捲，捺之出鋒、或迴或放。五、人知起筆藏鋒之未易，不知收筆之出鋒甚難，深於八分章草者始得之，法在用筆之合勢，不關手腕之強弱也。六、匡廓之白，手布均齊；散亂之白，眼布勻稱。七、畫能如金刀之割淨，白始如玉尺之量齊。八、精美出於揮毫，巧妙在於布白，體度之變化，由此而分，觀鍾王楷法殊勢而知之。九、眞行大小，離合正側，章法之變，格方而棱圓，棟直而綱曲，佳構也。十、人知直書之力勁，而不知遊絲之力，更堅利多鋒。十一、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則活，蘸筆欲潤，蹙毫用之則濁；黑圓而白方，架寬而遊絲緊。十二、古今書家同一圓秀，然惟中鋒勁而直，齊而潤，然後圓，圓斯秀矣。十三、勁拔而綿和，圓齊而光澤，難哉！難哉！十四、將欲順之、必故逆之，將欲落之、必故起之，將欲轉之、必故折之，將欲掣之、必故頓之，將欲伸之、必故屈之，將欲拔之、必故擫之，將欲束之、必故拓之，將欲行之、必故停之，書亦逆數

焉。十五、臥腕側管，有礙中鋒，佇思停機，多成算子。十六、活潑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滯者、其機圓，機致相生，變化乃出。十七、一字千字，準繩于書；十行百行，排列於直。十八、使轉圓勁而秀折，分布勻豁而工巧，方許入書家之門。十九、名手無筆筆湊拍之字，書家無字字疊成之行。二十、墨之量度爲分，白之虛淨爲布。二十一、橫不能平，豎不能直，腕不能展，目不能注，分布終不能工，規矩終不能圓備，規矩有虧，難云書法矣。二十二、起筆爲呼，承筆爲應，或呼疾而應遲，或呼緩而應速。二十三、橫撇多削，豎撇多肥，臥捺多留，立捺多放。二十四、骨體筋而植立，筋附骨而縈旋，骨有修短，筋有肥細，二者未始相離，作用因而分屬，勿謂綿輭二字爲劣，如製筆非第一品紫豪不能綿輭也。二十五、欲知多力，觀其使運中途；何謂豐筋？察其紐絡一路。二十六、筋骨不生於筆，而筆能損之益之；血肉不生於墨，而墨能增之減之。二十七、能運中鋒，雖敗筆亦圓；不會中鋒，即佳穎亦劣，優劣之根，斷在于此。二十八、肉託豪穎而腴，筋籍墨瀋而潤；腴則多媚，潤則多姿。」

范承謨、字覲公，號螺仙，漢軍鑲黃旗人、官至福建總督，卒謚忠貞。梁同書頻羅菴書畫跋云：『書有以人傳者，忠貞公書是也。公不以書見長，而字裏行間，一種方正嚴毅之

氣，令人起敬起畏。」

王士禛、後因避雍正諱改士正，乾隆中賜名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書。鶴徵錄云：『阮亭楷書之精，逼眞褚公枯樹賦。』砥齋題跋云：『阮亭於書得其宗人雅宜法，外拓特勝。』霎嶽樓筆談云：『漁洋行書，奕奕有雅致，詩人之書也。』著有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夫于亭雜錄。

王士鵠、字志千，漁洋族兄。蠶尾文云：『士鵠少工書，於楷法尤精，每得一舊拓本，必裝潢藏弆，暇即展玩臨摹，以爲娛樂。』

馮雲驤、字訥生、代州人。鶴徵錄稱其善書法，筆類坡翁。

勵杜訥、字近公，靜海人。紀昀槐西雜志云其剪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豪出入。國朝先正事略云：『康熙二年，纂世祖實錄，詔選善書之士，公試第一，會殿門易額，勅翰林官書禁扁、皆不稱旨，惟公書稱可。』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巖，宛平人。汪琬說鈴云：『紫來書畫皆工秀，書法學米南宮，徑寸外尤勁媚。』王士禎香祖筆記云：『紫來工書畫，書仿南宮，尤工金石篆刻。』

彭孫遹、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鶴徵錄云：『羨門小楷，神似董香光。』

馬世駿、字章民，溧陽人。清史列傳稱其工書畫，有「二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

錢瑞徵、字鶴菴，海鹽人。畫徵錄云：『鶴菴書得趙吳興法，兼顏平原意，雅雋古樸。』

王鴻緒、字季友，號橫雲山人，華亭人，官至戶部尙書。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梁巘評書帖云：『王鴻緒得執筆法，學董玄宰，腴潤有致，然不免弱耳。』

顏光敏、字遜甫，號修來，曲阜人。清史列傳稱其九歲工行草書。漁洋詩話云：『修來書法擅一時。』

納蘭性德、初名成德，字容若，明珠子，滿洲正黃旗人，康熙時官一等侍衞，能詩，尤工倚聲，卒年三十一。清史列傳稱其書學褚河南，見稱於時。八旗通志云：『容若工書，妙於撥鐙法，臨摹飛動。』

高層雲、字二鮑，號稷苑，晚號菰村，華亭人，仕至太常寺少卿。鶴徵錄云：『先生工詩工畫，工書法，京師稱爲太常三絕。』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康熙時召試博學宏詞，授檢討。藝舟雙楫列其分及行書於逸品下。桐陰論畫云：『竹垞古隸筆意秀勁，韻致超逸。』著有說硯、曝書亭金石跋尾。

朱昆田、字文盎，竹垞之子。錢林文獻徵存錄云：『昆田九歲善書，得推拖撚拽法。』

倪燦、字闇公，上元人。清史列傳稱其書法詩格，妙絕一時。

嚴繩孫、字蓀友，自號藕蕩漁人，無錫人，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遷中允。清史列傳云：『繩孫六歲卽能作徑尺大字，書畫兼工，梁溪人爭以倪雲林目之。』

汪楫、字舟次，休寧人。今世說稱其翰墨妙天下。鶴徵錄云：『楫筆法奇逸，渾脫淋漓，如舞劍器。』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康熙中薦鴻博，以病辭。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工書，精金石之學，善鑒別法書名畫，著有砥齋題跋。

吳雯、字天章，鶴徵錄稱其書法古雅。

朱士曾，字敬身，山陰人。鶴徵錄載竹垞贈朱大詩云：『吾宗髯也書絕倫，頻過論書仍論文；臨池就我一題扇，世上俗學徒紛紛；』

高士奇、字澹人，錢塘人。方薰山靜居畫論稱其以書法名於時。雲嶽樓筆談云，其題跋行楷，整潔可觀，然無逸致，由腕不空也。』著有江村消夏錄。

鄭來，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下。

梅庚、字耦長，宣城人。國朝先正事略稱其兼工書畫。國朝名人小傳云：『庚善八分書。』

史榮、字雪汀，鄞人。鄞志云：『榮尤精小學，工擘窠書。』

馮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居易錄稱其書法擅絕一時。

孫岳頒、字雲韶。吳縣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善書，受知聖祖，有御製碑版，必命書之。御書「筆端垂露」四字賜之。

朱軾、字棠陰，平湖人。平湖縣志云：『軾工書畫，俱得米襄陽董華亭筆意。』

查昇、字仲韋，號聲山，海寧人，累官少詹事。昭代尺牘小傳稱其書法秀逸，爲時所珍。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小傳云：『宮詹書法得董文敏之神，入直南書房，聖祖屢稱賞之。』

湯右曾、字西崖，仁和人。浙江通志云：『西崖工行楷書，尺牘華贍流麗，人爭寶之。』王士禎分甘餘話云：『西崖書法，遒媚似東坡。』

鍾正章、字漢雯，平江人。湖廣通志稱其精楷法。

李栻、號椒眞，高郵人。高郵州志稱其精隸書。

陳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官至河道總督，兼攝漕運總督。藝舟雙楫列其行書

於佳品上。霋嶽樓筆談云：『滄洲不屈於權貴，東節岸然，書亦鋒棱內蘊，嘗遊焦山，出瘞鶴銘於江波，且爲之考。』

楊中訥、字耑木，海寧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書學米南宮。大瓢偶筆云：『耑木工草書，有書名。』

徐眞木、字士白，嘉興人。昭代尺牘小傳云：『士白工書法，篆刻。』

馮武、字竇伯，號簡緣，常熟人。淸史列傳云：『武善書，著有書法正傳。』

方觀承、字遐穀，號問亭，桐城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下。

陳奕禧、字六謙，又字子文，號香泉，海寧人，官南安知府。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大瓢偶筆云：『香泉專取姿致，然大書沈著渾融，絕無輕佻之態。』漁洋詩話云：『子文書法名當代，人尤豪雋。蔣靜山輓詩云：「已亡飛鳥驚蛇蹟，又失嶔崎歷落人。」』著有隱錄軒題識，金石遺文錄。

錢元昌、字朝來，海鹽人。畫徵錄云：『元昌工詩，善書畫，弱冠卽以三絕名京師。』

沈康臣、浙江人，今世說註云：『康臣書法王柳顏歐，鈎畫摹脫，盡變極神，旁通篆籀；偶刻石印，士林寶之。』

周茂蘭、字子佩，吳縣人。清史列傳云：『茂蘭工書法，著有篆隸考異八卷。』

羅牧、字飯牛，寧都人。桐陰論畫稱其工楷法。畫徵錄云：『牧能詩，楷法亦工。』

楊賓、字可師，號大瓢山人，山陰布衣。梁巘評書帖云其得執筆法，學右軍、長公，閒韵自然。昭代尺牘小傳云：『賓工書，八歲能作擘窠大字，精鑒碑版。著金石源流，鐵函齋題跋，大瓢偶筆。』

蔡方炳、字九霞，號息關，長洲諸生。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善行草。清史列傳云：『方炳兼善篆草。』

沈白、字濤思，號賁園，又號天庸子，青浦人，高隱不仕。青浦縣志云：『白工書，眞行書皆入妙。』大瓢偶筆稱白書在米董間。

劉森峯、字一棟，永新人。吉安府志云：『森峯善懷素法，酒酣一揮百幅，更入神妙。』

程京蕚、字韋華，上元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梁巘評書帖云：『韋華得執筆法，學山谷空靈瘦硬；然結體傾斜，亦未成家。』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又號韋間，慈溪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上。大瓢偶筆

云：『西溟少時學米董書，有書名；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學晉人書，丁丑後方用大拇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後一人哉？』頻羅菴論書云：『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寥嶽樓筆談云：『西溟晚達，其書雖瑩秀可悅時目，而清光澹韵，則涵山林之氣爲多，亦賴有此方能入品。』曝書亭書畫跋云：『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著有湛園題跋。

吳大米，藝舟雙楫列其草書於能品下。

汪士鋐、字文升，號退谷，長洲人，康熙狀元，官左中允。藝舟雙楫列其眞書於佳品上。潘遵祁須靜齋雲煙過眼錄云：『退谷蠅頭楷書，尤精妙絕倫。』梁巘評書帖云：『退谷得執筆法，書絕瘦硬，頡頏得天，諸子莫及。曾見其題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停雲館麻姑神壇陰符經，入都後，友人陶子師譏爲木板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再變學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顏家廟碑額於壁間，觀玩摹擬，而歲月遲暮，精進無幾。」噫！先生書學，本末盡於此矣。』寥嶽樓筆談云：『退谷書瘦勁中有疏朗之致，以此賢於覃谿。』淸史列傳稱其工書法，與姜宸英齊名，號姜汪。其論書謂不學古隸，不知波折往復之理；不

習晉帖，不知回環牽結之妙；不玩唐碑，不知古人各自成家之法。去其短，集其長，毋矜奇，毋尚險，庶幾歸於正而合於古。著有瘞鶴銘考。

周宣猷、字辰遠，長沙人，雍正進士，官至浙江鹽運通判。淸史列傳稱其工隸法。

黃任、字辛田，永福人，康熙舉人，知四會縣。文獻徵存錄云：『辛田工書法，初學於林吉人，後得筆法於汪退谷。』杭世駿榕城詩話云：『辛田工書法，有研癖，自號十研先生。』

何焯、字屺瞻，號茶仙，學者稱義門先生，長洲人，官編修。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佳品上。梁巘評書帖云：『義門未得執筆法，結體雖古而轉折欠圓勁，特秀韵不俗，非時流所及。』蘐嶽樓筆談云：『義門日事點勘，故小眞行書不習而工，較之習而工者爲雅，以其澤古旣深，自有韵味也。』著有義門題跋。

陳邦彥、字世南，號春暉，又號匏廬，海寧人，官至禮部侍郎。阮元石渠隨筆云：『邦彥小楷書御製圓明園十景詩，又臨董其昌臨淳化閣帖一部凡十册，皆淸華朗潤，氣韵風格，獨擅一時。又小楷書御製日知薈說一部，字畫寬展秀發。』

萬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頻羅菴書畫跋云、其

書如商彝周鼎，古色黝然；又如蒼松老柏，可愛可敬。』著有分隸偶存。

徐用錫，字壇長，號畫堂，宿遷人，官侍讀。大瓢偶筆稱其壇長書法，蒼勁飄逸，兼而有之。

劉紹庭，藝舟雙楫列其草牓書於能品下。

張照，字得天，號涇南，又號天瓶居士，華亭人，官至刑部尚書。藝舟雙楫列其行草書於能品下。梁巘評書帖云：『得天書早年學董，中晚年學米，遂成一代大家。』頻羅菴論書云：『天瓶先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彊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吳得旋初月樓論書隨筆云：『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鷙，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著有天瓶齋書畫題跋。

林佶，字吉人，號鹿原，侯官人，康熙進士，授內閣中書。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佳品下。鶴徵錄稱吉人善篆隸楷法。著有漢甘泉宮瓦記。

趙潤，藝舟雙楫列其草牓書於能品下。

蘇珥，字瑞一，順德人，大吏以鴻博薦，母老不與試。清史列傳云：『珥文與書稱二絕，皆見重於時。』

李鱓、字復堂，號宗揚，興化人，官滕縣知縣。桐陰論畫稱其書法樸古，作書款題，隨意布置，另有別趣，殆亦擺脫俗格，自立門戶者也。

王澍、字若霖，亦書爲篛林，號虛舟，亦自署二泉寓客，金壇人，官至吏部員外郎。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清史列傳云：『康熙時以善書法，特命充五經篆文館總裁官。嘗著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卷，古今法帖考一卷，論者謂其書在米黃顧三家之上。告歸後，書益工，遠近士夫，以金幣請者無虛日，然不問家人生產。貧士丐其翰墨以舉火者，亦應之不倦。』梁巘評書帖云：『未得執筆法，專學歐，扁削浮弱而乏圓勁；然結構穩稱，火候純熟，雖未上逼古人，自屬一時好手。』於法帖考正外，尚著有竹雲題跋、虛舟題跋。

吳襄、字七雲，號懸水，青陽人，累官禮部尚書。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

張鵬翀、字天扉，號南華，嘉定人，乾隆時仕至詹事。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清史列傳稱其書法蒼潤勁秀。

錢陳羣、字主敬，號香樹，又號柘南居士，嘉興人，官至刑部左侍郎。沈初西清筆記云其年臻耄耋，所進詩册，自繕行書，極有風致。

蔣衡、原名振生，字拙存，號湘帆，晚號江南拙叟，金壇人，舉鴻博不赴。藝舟雙楫列

其眞書於佳品上。清史列傳云其書師楊賓，復涉晉唐以來各家名蹟，積學既久，名噪大江南北。生平論書，謂『不能爲人祖宗，亦當與古人弟昆。』大瓢偶筆云：『湘帆十五歲從余學書，今小楷冠絕一時，余不及也。』陳彬龢中國文字與書法云其嘗手書十三經，凡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成，乾隆時奉旨刻石列太學。』著有拙存堂題跋。

蔣驥、字赤霄，衡之子。中國文字與書法云其能嗣其家學，亦工書法。著有續書法論。

蔣和、字仲淑，號醉峯，驥之子，乾隆時以太學生充四庫篆隸校錄，賜舉人，復以石經刻成，賜國子監學正。桐陰論畫稱其隸書蒼古渾厚，力追秦漢，高出流輩，蔣寶齡墨林今話云：『醉峯書學承其祖法。』著有書法正宗、漢碑隸體舉要。

陳章、字授衣，一字竹町，號紱齋，錢塘布衣。清史列傳云：『章工楷法，詩文閎稿，不作行書。』

高其佩、字韋之，號且園，漢軍鑲藍旗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畫徵錄云：『且園工書畫。』

高承爵、字子懋，號一菴，漢軍旗人，累官安徽巡撫。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承爵善擘窠書，爲揚州太守，每歲暮鄉民求「福」字以爲瑞。』

顧藹吉、字畹先，號天山，又號南原，吳縣人，以歲貢生充書畫譜纂修官。書徵續錄稱其精繆篆分書，著隸辨行世。昭代尺牘小傳云：『南原善書，精繆篆八分書。』

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號荔軒，漢軍鑲藍旗人，世居瀋陽，官通政使江寧織造。揚州畫舫錄云：『寅善書，儀徵余園門榜「江天傳舍」四字，是所書也。』

沈翼、字寅中，原名敬，字習之，號棻畦，嘉興人，以孝廉方正薦不赴。昭代尺牘小傳云：『寅中工八分行草，爲竹垞入室弟子，書法酷似之。』

顧苓、字云美，吳縣人。方朔枕經堂題跋云：『國初習李更碑者，有顧云美，其大小之隸，無不刻意摹仿。』張廷濟清儀閣題跋云：『云美善隸書八分，斬筋截鐵，極有古法。』

柏古、字斯民，號雪耘，又號白牛牧人，華亭人。海虞書苑略云：『斯民書法，曠然有千古之志。』

周於禮、字立崖，一字綏遠，號亦園，嶍峨人，乾隆進士，官至大理寺少卿。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清史列傳云：『於禮書法東坡，藏宋元真蹟尤多，嘗取褚顏蔡蘇黃米六家勒於石。』

沈龢、字石氏，海虞書苑略云：『石氏工書，僑居吳門，廷尉李公邀致幕下，聖廟南

巡，凡離宮榜額，皆出其手，並邀御覽，名著一時。』

徐稷、字稼臣，號稔齋，又號歷山，常熟人。海虞書錄云：『稼臣書妙四體。』

姚揆、字聖符，嘉興人。嘉興府志云：『揆善臨池，年八十餘，猶能作蠅頭小楷書，一時求者滿戶外。』

黃丹書、字廷授，號廬舟，順德人，乾隆舉人，官教諭。清史列傳云：『丹書善詩，兼工書畫，時稱三絕。』

沈灝、字朗倩，號石天，吳縣諸生。揚州畫舫錄云：『朗倩書法，眞行篆籀，無所不能。』

李長琨、字越石，興化人。興化縣志云：『長琨善書，狂草尤妙。』

湯豹處、字雨七，盛澤人。鈕秀觚賸云：『豹處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偏購書畫，日夕摩玩，故所作行草，得祝枝山筆意。』

黃本初、字旣園，興化人。興化縣志云：『本初楷書仿率更，行書似山谷，兼華亭風致。』

羅日琮、字宗玉，高郵人。高郵州志云：『日琮人品高淡，書法得晉人之道。』

陸驂、字白義，號左軒，興化人。興化縣志云：「驂善書，楷法率更，行摹山谷，尤工狂草，有龍蛇夭矯之勢，書與鄭燮顧于觀埒，而性情迥異；鄭顧歿後，贋本紛紛，惟陸書不能僞也。」

顧于觀、字萬峯，一字澥陸，興化人。興化縣志云：「于觀書出入魏晉，居鄉惟與李鱓鄭燮友，目無餘子。」

王致綱、字卞循，吳江人。墨林今話云：「卞循工飛白書，張徵君文魚極稱賞，采入飛白錄。」

陸元李、字聯郭，興化人。興化縣志云：「元李書瘦硬通神，擘窠尤善。」

戴臥雲、嘉善人。墨林今話云：「臥雲工篆隸。」

徐朝棟、字澗松，興化人。興化縣志云：「朝棟工四體書，尤長於篆。」

汪由敦、字師茗，號謹堂，休寧人，雍正進士，乾隆間，官至吏部尚書。西清筆記云：「前輩書學擅名，而又勤進不懈者，無如汪文端尚書，今內府所藏小楷成册者數十。」

馮霦大、字麟書，興化人。興化縣志云：「霦大每酒酣搦管作大書，有龍蛇飛舞之勢。」

汪德容、字重闇，浙江人。頻羅菴書畫跋云：「重闇先生楷法，初學黃庭，行書學率更

諸帖，晚年則一意平原，惜其早經患難，流傳人間絕少。嘗聞在塞上，時有請作擘窠書者，苦乏巨筆，以竹箸夾絮濡墨汁爲之，可謂書道之厄運矣！設使先生在朝在野，常得精筆良紙，揮灑自得，又不知其暮年境界若何？乃今徒令其子若孫，搜索戍所故篋，得殘牋片楮而寶之藏之，烏足窺先生全豹哉？噫！亦可慨也已！』

趙大鯨、字橫山，福建人。張維屏松軒隨筆云：『陳星齋先生嘗論本朝書法，首推何義門，次則姜西溟趙大鯨。』

楊錫紱、字方來，清江人。湖海詩傳小傳云其工書法，歿後人刻其書以行世。

王峻、字次山，號艮齋，常熟人，官御史，有直聲。清史列傳云：『峻書法撫李北海。』昭代尺牘小傳云：『峻工書，所書碑碣，盛行吳下。』

汪惟憲、字子宜，一字積山，號水蓮，仁和人。清史列傳云其書法似蘇長公，李檀園，爲世所稱；賞鑒書畫，別眞贋甚精。

嵇璜、字尚佐，號黼庭，長洲人。藝舟雙楫列其眞書於佳品上。隨園詩話云：『公精小楷，能於胡麻上作字。』

馮金伯、字治亭，一字墨香，號南岑，南匯人。墨林今話云：『墨香兼善書畫，書法學

米襄陽。」著有國朝書識，墨香居書識。

陳兆崙、字星齋，錢塘人。杭世駿榕城詩話云：『星齋工行書，得力古人。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世人但以文譽吾，未可為眞知吾者。」

陸無咎、吳江人，墨林今話云：『無咎精分隸書，極得古法。」

徐良、字鄰哉，號又次居士，華亭人，乾隆舉人，官夔州知府。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昭代尺牘小傳云：『良工書，似董文敏。」

鄂容安、字休如，號虛亭，滿洲鑲藍旗人。春融堂集云：『公書楷帖，筆力峻拔，在歐顏間，稿書瘦硬通神，藏鋒出力。」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進士，官知縣。清史列傳稱其善詩工書畫，人以鄭虔三絕稱之。少工楷書，晚雜篆隸，間以畫法。國朝先正事略云：『燮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廣藝舟雙楫云：『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

金祖靜、字會川，又字定濤，別號安安，吳縣人，官至貴州按察使。錢泳履園叢話云：『會川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外舅楊大瓢先生游，專工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

寶，而尤近文待詔。』

翟賜履，藝舟雙楫列其草書於能品下。

韓雅量，字復雅，奉賢人。奉賢縣志云：『復雅書工八分，筆法在漢唐之間。』

謝道承，字又紹，號古梅，永福人，官至內閣學士。倪鴻桐陰清話云：『謝閣學爲林鹿原先生之甥，書學初學舅氏，娟秀流麗』。梁章鉅歸田瑣記云：『道承書學褚河南，國朝閩人善書者，以先生爲巨擘。』

高鳳翰，字西園，號南阜老人，濟寧人，一作膠州人，以諸生舉賢良。張庚畫徵續錄云：『西園善草書，圓勁飛動。』揚州畫舫錄云：『南阜老人善書法，右痺不仁，作書用左手，號尚左生，又號丁巳殘人。』國朝先正事略云：『鳳翰隸法漢人。』

陸俊，號濰竹，吳江人。墨林今話云：『濰竹書法似思翁，而加脫略，頗得天趣。』

黃樹穀，字松石，一字培之，號黃山，錢塘人。清史列傳云：『樹穀工隸書，博通金石。』

阮元，小滄浪筆談云：『松石工小篆八分，得者珍如球璧。』著有扶風縣石刻記。

童鈺，字璞巖，又字二如，號二樹，山陰人。桐陰論畫云：『二樹尤精古隸。』墨林今

話云：『二樹喜臨秦權漢布及古銅印法書名畫，以隸草法寫水石蘭竹。』

于令淓，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

陸瓚，字虔實，號廬墟，吳江人。枕經堂題跋云：『邇時學西嶽華山碑者，有陸廬墟，予獲其縮臨一百弟一本石刻，字大不過三分，而神氣逼古，眞是具體而微。』小滄浪筆談云：『先生篤嗜漢隸，臨華山碑至三百餘本，其專且勤如是。嘗手書徐幹中論治學篇，筆法古勁，足與諸漢碑頡頏。』

朱稻孫，字稼翁，一字芋陂，晚號娛村，竹垞孫，乾隆初舉鴻博。顧玉亭題跋云：『稼翁書工八分小篆。』清史列傳云：『稻孫工分隸，初從汪士鋐學書，後取柳誠懸米南宮書，晨夕撫之，遂自成一家。』

金農，字壽門，又字冬心，號司農，別號稽留山民，錢塘人，乾隆初以布衣舉鴻博不赴。藝舟雙楫列其分書於逸品上。墨林今話稱其書工八分，小變漢法，後又師國山及天發神讖兩碑，截豪端作擘窠大字甚奇。靈嶽樓筆談云：『冬心以拙爲妍，以重爲巧，似有得於天發神讖，然彼固不見妍巧也，以此知學古之難。』

丁敬，字敬身，號鈍丁，又號龍泓山人，錢塘人。國朝先正事略云：『敬工分隸，精篆

刻印章。」何紹基詩云：「龍泓金石學詣精，八分篆書有法程；隸法遒穆超蹊町，如其詩多聲外聲。」著有武林金石錄。

華嵒、字秋岳，號新羅山人，閩縣人，僑居杭州。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下。桐陰論畫云：「新羅書法六朝。」錢塘縣志云：「秋岳工畫，工詩，善書，世稱三絕。」

方士庶、字循遠，號環山，又號小師道人，江都人。金農冬心印識云：「先生以書法名蕪城，行楷結構嚴密，純學思翁。」

黃愼，字恭懋，號癭瓢山人，寧化人，僑居揚州，雍正間布衣。桐陰論畫云其書學懷素，極有功力。墨林今話云：「恭懋書工草法，師二王。極古勁之致。」謝堃書畫所見錄云「其初至揚郡，仿蕭晨韓范翟工筆人物，書法鍾繇，以至模山范水，其道不行。於是閉戶三年，變楷爲行，變工爲寫；又三年、變書爲大草，變人物爲潑墨大寫，於是道大行矣。」

陳梓、字敷公，一作俯恭，又字古銘，一作古民，號一齋，餘姚人。淸儀閣題跋云：「古民書法晉賢。左臂書尤高妙超雋。」李虹舟陳隱君傳云：「敷公行草書，眞造晉人堂奧。」

汪士愼、字近人，號巢林，歙縣人，家揚州。楊鍾羲雪橋詩話云其善八分，有巢林集七

卷，手書上版。樂欄詩話云：「近人暮年雙目失明，猶能以意運腕作狂草，金冬心謂其盲於目，不盲於心。」

李鯤、字化鵬，濟寧人。濟寧州志云：「鯤工行草篆隸。」

高翔、字西塘，甘泉人。桐陰論畫云：「西塘尤精八分。」廣陵詩事云：「西塘工八分書，晚年右手廢，以左手書，字奇古，爲世寶之。」

鄭廷暘、字嵎谷，長洲人。湖海詩傳小傳云：「嵎谷書法褚中令，小楷尤工，銀鈎鐵畫，出力藏稜；同時如蔣蟠漪仙根、錢思贊襄，皆不逮也。」

桑豸、字楚執，江都人。揚州府志云：「豸工書畫篆籀。」

方元鹿、字竹樓，儀徵人。馮金伯墨香居畫識云：「竹樓楷則衡山，行兼蘇米。」

白雲上、字秋齋，河內人，乾隆武進士，官至漕標中軍副將。包世臣齊民四術云：「雲上善草書，人爭藏弆爲祕玩。」揚州畫舫錄云：「秋齋工書，於揚州慧因寺書「了然」二字，刻石陷於樓壁。」

康濤、字石舟，錢塘人。揚州畫舫錄云：「石舟善書法，年七十，能作蠅頭楷書。」

葉天賜、字孔章，江都人。揚州畫舫錄稱其書運中鋒，多逸趣。

管希寧、字幼孚，號本原生，江都人。墨香居畫識云：『幼孚書兼篆籀眞行。』

徐恆、號竹坪，靑浦人。墨林今話云：『竹坪工隸法。』

閻穀年、字貽孫，江都人。揚州畫舫錄云：『貽孫工書，以大幅竹壁寫大書己作詩，別具蒼涼之致。』

阮亘衡、字瑤琴，江都人。揚州畫舫錄云：『瑤琴工十七帖，年七十餘，猶日臨不倦。』

楊法、字已軍，江寧人。揚州畫舫錄云：『已軍工篆籀。』雲獄樓筆談云其狂草恣逸，殆不可識，殊無筆法。

程兆熊、字夢飛，儀徵人。揚州畫舫錄云：『夢飛書法爲退翁所賞，揚州名園甲第，榜署屏幛，金石碑版之文，皆賴之。』

李汝華、號松谿，鎭洋人。墨林今話云：『松谿善篆隸。』

曹秀先、字冰持，號他山，新建人，官至禮部尙書。國朝先正事略云：『公尤工書法，高宗嘗召問平日究心字學，因進所刻敬恩堂移晴堂書課，蒙賞御臨黃庭堅尺牘二幅，以公籍江西故也。』

史震林、字梧園，金壇人。墨香居畫識云：『梧園工八分書，酷摹曹全碑，後更參以

己軸。」

趙知希，藝舟雙楫列其草書於佳品上。

裘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號諸皋，新建人，乾隆進士，歷官禮刑工三部尚書。西清筆記云：『裘文達公書法自成一家，其瀟灑拔俗之致，似不食人間煙火者。』

王國棟、字殿高，號竹樓，興化人。興化縣志云：『殿高善書，客郡城及通州潤州，索者屨滿戶外，嘗自題其門曰：「書宗王內史，畫近李將軍。」』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少年棄官築隨園於江寧城西，學者稱隨園先生。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

汪士通、字宇亨，號東湖，黟縣人。黟縣志云：『東湖書法，眞草篆隸皆工。』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諸城人，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諡文淸。藝舟雙楫云：『文淸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列其小眞書於妙品下，榜書於能品上，行書於能品下。淸稗類鈔云：『文淸書法，論者比之以黃鍾大呂之音，淸廟明堂之器，推爲一代書家之冠。蓋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羣賢之大成也。』廣藝舟雙楫云：『石庵出於董，然力厚思沈，

筋搖脈聚，近世行草書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大成也。」

梁詩正、字養仲，號薌林，錢塘人，雍正進士，乾隆間官至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國朝先正事略云：「公書初學柳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著有錢錄，主編西淸古鑑。

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以顏其齋，世稱山舟先生，詩正之子，官侍講。履園叢話云：「先生博學多文，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日本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片縑以爲快。年九十餘，尙爲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見道者也。」[illegible]嶽樓筆談云：「山舟暮年書，猶無蒼老之氣，斯其所以能見稱於一時，而不能要重於後世。」著有頻羅庵書畫跋筆史等書。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晚號蘇齋，宛平人，官至內閣學士。藝舟雙楫云：「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於碑帖無不徧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聞，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illegible]嶽樓筆談云：「覃谿以謹守法度，頗爲論者所譏；然小眞書工整厚實，大似唐人寫經，其樸靜之境，亦非石庵所能到也。」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漢石經殘字考、焦山鼎銘考、廟堂碑唐本存字、蘇齋題跋、蘇齋唐碑選、蘇米齋蘭亭考、天際烏雲帖考

等書。

莊寶書、字然乙，陽湖人。淸稗類鈔稱其善八法，初取徑於董香光諸名家，其後直窺晉人之室。遊京師，就試北雍，每作一書，當時之善書鉅公，如劉文淸、梁山舟，無不交口贊揚之。

秦大士、字魯一，又字澗泉，號秋田老人，江寧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講學士。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下。墨香居畫識稱其書法直逼歐柳。

錢載、字坤一，號籜石，又號瓠尊，晚號萬松居士，秀水人，乾隆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藝舟雙楫列其行書逸品下。

顧光旭、字華陽，號晴沙，無錫人，乾隆進士，官甘肅甘涼道。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履園叢話稱其能詩，工書，求書者必索潤筆，亦甚廉，卽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

董邦達、字孚存，富陽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下。桐陰論畫云：『孚存力學篆隸，深得古法。』

陸燿、字朗夫，號靑來，吳江人，累官至湖南巡撫。墨林今話云：『朗夫精分隸，極得

古法。』

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乾隆進士。藝舟雙楫列其稿草於逸品上。昭代尺牘小傳云：『竹君書法參六期，有隋以前體。』

陳楓崖，西清筆記稱其工篆籀八分書。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嘉定人，累官少詹事。墨林今話云：『竹汀博於金石，尤精漢隸。』著有金石文跋尾、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錢東塾、字學仲，號東橋，竹汀之子。墨林今話稱其工分隸，樸茂得漢人氣息。

陸琛、字懷玉，號蒓薌，婁縣人，武生。墨林今話云：蒓薌工書。著有玉堂漫筆。

袁鉞、字震業，號清谿，又號匏隱，元和諸生。墨香居畫識云：『震業書法，得何義門指授，著聲藝林。』

徐鼎、字峙東，號雩樵，吳縣人。墨林今話云：『曹地山尚書校士玉峯，雩樵詩古制藝書畫、皆列第一，名躁一時。書學山谷。』

徐涵、字有容，號竹溪，寶山人。墨林今話云：『竹溪行書摹王覺斯趙凡夫，見者無不疑爲古人也。』

陳雲瑞，婁縣人。墨香居畫識云：「雲瑞工漢隸，亦能畫，而不苟作，故僅以書名世。」

瑛寶、字夢禪，滿洲正白旗人，隱居不仕。嘯亭雜錄云：『夢禪書法，俊逸可喜。』

于宗瑛、字英玉，號紫亭，漢軍鑲紅旗人，官至江南道監察御史。墨香居畫識云：『英玉書學顏平原，參以蘇米兩家，極蒼古渾厚之致。』

尤蔭、字水村，號貫父，儀徵人。墨林今話云：『水村書法從畫中來，有金錯刀遺意。』

李培源、字道園，興化人。興化縣志云：『道園書法，力追顏平原。嘗言作字須讀書數月、方可落筆，鄭燮推為邑中三百年楷書第一。』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吳縣人。湖海詩傳稱其工隸書。

史嗣彪、字斑如，金壇人，乾隆間官內閣中書。書徵續錄云：『斑如善書，端楷而敏，一日能書萬字。』

沈浩、號夢花，桐鄉人。墨林今話云：『浩九歲能縱筆作大字，骨格挺勁。』

程世淳，儀徵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揚州畫舫錄云：『世淳書法二王，有雲姿鶴態。』

周彥曾、字抱孫，號美齋，海寧人。阮元兩浙輶軒錄云：『抱孫善楷書行草，尤精

漢隸。」

王昭麟、字公符，號小弇山人，太倉人，官龍溪知縣。蕭掄小弇山人傳云：『山人善眞草書，弱冠爲相國劉公墉所賞，其書法重於時。天台鴈宕間碑刻，往往出其手。」

馮洽、字虞伯，號秋鶴，嘉興人。墨林今話云：『秋鶴酷耆翰墨，行楷學顏平原，分隸宗漢人，題畫小楷，悉有古韵。」

吳文澂、字南薌，歙人。墨林今話稱其書工分隸行草，皆遒媚入古。墨香居畫識云：『南薌工書，凡篆隸眞草，莫不通而習之。」

吳晉、字田三，號進之，常熟人。墨香居畫識云：『田三精研字學，於大小篆分隸書，皆洞悉源流，故不特脫穎超羣，卽篆刻亦深得古趣。」

趙青藜、字然乙，涇縣人，官御史，有直聲。藝舟雙楫列其眞及行書於逸品下。

袁得華、字迪諧，曰修之從子。西清筆記云：『迪諧行書正書皆能，善篆書，不恆作。」

徐觀海、字匯川，一字袖東，號壽石，上虞人，乾隆舉人，由四川知縣從戎金川，擢同知。墨香居畫識稱其平居棲情翰墨，篆隸行楷俱工。湖海詩傳云：『壽石工小楷，嘗爲方略館寫書官。」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乾隆進士，出守臨安府。藝舟雙楫列其方寸眞書能品下。湖海詩傳云：『禹卿尤工書，楷法河南，行書效蘭亭聖教；入京師，士大夫多寶重之。』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履園叢話云：『太守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眞迹臨摹，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

申兆定、字圖南，號鐵蟾，陽曲人。湖海詩傳云：『圖南工分書，遇有漢魏碑碣，必於蠹缺尋其點畫，凡偏傍波磔，反覆考證，臨摹數十過乃已。』

梁巘、字聞山，號松齋，亳州人，乾隆舉人，知巴東縣。藝舟雙楫列其眞及行書於能品下。昭代尺牘小傳云：『聞山工書，與錢塘梁學士、會稽梁文定、有三梁之目。』寥嶽樓筆談云：『聞山草書，不知運北海清駿之氣以入腕，遂多累筆。』著有評書帖。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昭代尺牘小傳云：『容甫精六書說文金石之學。』

沈可均、字師衡，號半桐，海鹽人。淸儀閣題跋云：『師衡工八分書，以漢人爲宗極，

參以韓蔡史梁諸家。禾郡數十年中，唯澉浦畢蓮園，與之抗衡，時人言隸法者，必推沈畢云。』

姚鼐、字姬傳，其齋名惜抱軒，學者稱惜抱先生，桐城人，乾隆進士。藝舟雙楫云：『惜抱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眞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列其行草書於妙品下，小眞書於逸品下。』曾文正公日記云：『惜抱草書學懷素，不甚沈著，特字以人重耳。』

黃易、字小松，號秋盦，錢塘人，官濟寧同知。清史列傳云其幼承家傳，尤嗜金石。桐陰論畫云其隸書筆意沈著，脫盡唐人窠臼。枕經堂題跋云：『小松司馬大隸書摹校官碑額，小隸有似武梁祠題字。』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嵩洛訪碑日記、岱巖訪古日記。

程瑤田、字易田，號易疇，歙縣人。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逸品下。揚州畫舫錄云：『易田書法，步武晉唐，均爲其學問所掩。』著有通藝錄、硯紀、書勢等書。

沈宗騫、字熙遠，號芥舟，烏程人。墨林今話云：『芥舟早歲能書小楷章草及盈丈大字，皆具古人神致魄力，嘗見賞於曹地山錢辛楣諸巨公。』

陳栻、字逕南，號斗泉，吳縣人。墨香居畫識云：『斗泉以翰墨名知，書仿南宮。』墨

林今話云：『斗泉書畫俱宗董香光，曹地山宗伯、督學江南，以書畫試士，極賞之。』

余集、字蓉裳，號秋室，仁和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講學士。墨林今話云：『秋室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號顨軒，曲阜人，乾隆進士，官檢討。江藩漢學師承記稱其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入能品。

潘奕雋、字守愚，號榕皋，又號水雲漫士，吳縣人，乾隆進士，官戶部主事。桐陰論書云其書、宗顏柳，篆隸入秦漢人之室。齊學裘見聞隨筆稱其篆隸眞草，卓然大家。

孔繼涑、字信夫，一字體實，號谷園，曲阜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淸朝野史云：『先生之書，瓣香天瓶居士，乾隆東巡，臨書以進，上熟視曰：「好像張照。」』

錢灃、字東注，號南園，昆明人，乾隆進士，官御史。時和珅用事，灃疏摘其奸，直聲震天下。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曾熙南園大楷册跋云：『南園先生崛起邊疆，獨入魯公堂奥，猶孔得孟，斯道以昌；先生正直不阿，海內欽仰，學其書傚幷學其人，則書雖藝事，可進於道矣。』鄭孝胥南園大楷册跋云：『南園先生之書，自蔡君謨以後，一人而已！結體雖出魯公，而計白當黑，特多新意。觀君謨金箋帖萬安橋碑，可見其詣力相近處；惟南

園筆性峻拔，發揚蹈厲之概，微不同耳。』雲嶽樓筆談云：『南園學顏得其骨，學歐得其勢，學褚得其姿，故其臨寫雖各有本體，而自運者遂融爲一家；行書猶雄渾不可及，或謂學米者，誤也，米蓋亦從褚來。』

康基田，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

嵇璜、字南丁，陽湖人。墨林今話云：『南玉作書不擇紙筆，其書遠法晉唐。』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大興人，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藝舟雙楫列其書於逸品上。

袁棠、字湘湄，吳江人。墨林今話云：『湘湄行楷書出入晉唐諸家。』

鐵保、姓覺羅氏，後改棟鄂，字冶亭，號梅盦，滿洲正黃旗人，乾隆進士；嘉慶時官兩江總督。湖海詩傳云：『冶亭尤工書法，北人論者，以劉相國石庵、翁鴻臚覃谿、及君爲鼎足。』刻有惟清齋帖。

錢坫、字獻之，號十蘭，嘉定人，乾隆副貢，累官知乾州。藝舟雙楫列其篆書於佳品上。[illegible][illegible]野史云：『坫篆書空前絕後，翁方綱見之歎絕，以爲神授，遂以篆書名天下。』雲嶽樓筆談云：『獻之作篆，知燒筆之非法，而仍未能合婉通之律。』著有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

鄧石如、初名琰，避仁宗諱以字行，更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又號笈遊道人，懷寧人。藝舟雙楫完白山人傳云：『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當皖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而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巘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箑，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鷙，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轢轢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貴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閱人十數，弆藏至富；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母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

淯、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闔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遒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繹山國山之法而爲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於梅氏八年，學既成，梅氏家益匱，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履擔簦，徧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爲修撰所器。編修見山人書於市，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眞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修撰卽備禮客山人。修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工𣂺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僑居修撰家，編修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韈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

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値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躓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尚書以鑒賞名家，然於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坐黯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卽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於某，不數年歿，繼娶於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鎭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知山人書。明年復遊揚州相値，山人作泰

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乃十二月杪，晤陽湖令鳳臺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修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愼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尙璽尙幼。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於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愼。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傳。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於眞行藁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沈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坰魯斯先生、皆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淸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人紙，助其怒張之勢。常謂

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鈎拒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鈎，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眞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於編修與文敏也。』

鄧傳密、初名尙璽，字守之，石如之子。息柯雜著云：『守之篆法，近承家學，遠紹斯冰。』

朱文震、字青雷，號去羨，歷城人，官參事府主簿。墨林今話云：『青雷肆力於分隸。』

谷際岐、字西河，雲南趙州人，乾隆進士，官至禮部給事中。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齊民要術云：『西河性耽作書，出入於平原眉山，而得其渾逸，稿草不經意者尤工。』

顧應泰、字雲鶴，無錫人。畫徵錄云：『雲鶴書法褚河南，極冷逸之致。』

奚岡、字純章，號鐵生，別號蒙泉外史、鶴渚生、散木居士，行九，人呼奚九，錢塘人。清稗類鈔云：『鐵生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晚歲專精繪事，書名遂爲所掩。』墨林今話稱其詩書畫三絕，天分學力，悉異常流，九歲作隸書，及長工行草篆刻。謝堃書畫所見錄云：

『鐵生書畫頗尙氣韻，袁子才、王夢樓諸賢，皆拭目待之，因此而名傳外夷，乾隆間、琉球人以餅金購其書畫。』

方薰、字蘭士，一字蘭坻，號樗盦，錢塘布衣。桐陰論畫稱其書法河南。昭代尺牘小傳稱其詩書畫並妙，與奚岡齊名，稱方奚。

錢伯坰、字魯斯，號僕射山樵，陽湖人，乾隆時國子生。藝舟雙楫列其行及榜書於能品下。齊民要術云：『君書由董文敏、黃文節以追李北海、顏平原，本於梁巘，堅實不及，而流宕轉換、時或過之。』初月樓論書隨筆云：『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謬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豔，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時有兩。』雙嶽樓筆談云：『魯斯行書所資太博，初欲自成一家，竟莫能名一體，博能返約，自無此累。』

程元豸、字直齋，如皋人。墨香居畫識云：『直齋草書仿孫過庭書譜，幾入於化。』

汪庭桂，藝舟雙楫列其分書於能品下。

于振，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

陶賡、號筠椒，吳縣人。墨林今話云：『筠椒精隸楷。』

胡鐘、字山音，號蘭川，又號晚晴，江寧人，乾隆舉人，官遵義知府。墨香齋書識稱其篆隸之妙，一時無出其右。履園叢話云：『蘭川書法篆隸眞草，各體俱備。』

孫星衍、字淵如，又字季逑，陽湖人，乾隆進士，歷官山東督糧道。履園叢話云：『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爲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爲夢英所囿耳。』洪亮吉北江詩話稱其工六書篆隸之學。著有寰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魏三體石經遺字考、京畿金石考、泰山石刻記等書。

清安泰、姓費莫氏，字平階，滿洲鑲黃旗人，乾隆進士，嘉慶間，官至浙江巡撫。履園叢話云：『平階善隸書，亦蒼勁入古。』

馬履泰、字叔安，號秋藥，錢塘人，乾隆進士，累官太常寺卿。墨林今話云：『叔安書宗唐人，古勁似李北海。』

褚逢椿、號仙根，長洲人。墨林今話云：『仙根善隸書，規行矩步，不失尺寸。』

王學浩、字孟養，號椒畦，崑山人，乾隆舉人。葉廷琯鷗陂漁話稱其於書無不工，篆隸古勁。直接秦漢，而不自謂能；眞書從歐入褚，晚探二王之祕；行書更得瘞鶴銘筆意，堅

蒼渾厚，自成一家。墨林今話云：『椒畦詩書畫均入古，隸書挺秀。』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廣東通志云：伯求書法精研蘭亭。黃易嵩洛訪碑日記云：『魚山八分書碑，絕類韓勅。』

宋葆淳、字帥初，號芝山，又號倦阪，安邑人，乾隆舉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長於金石考據，善鑒別。漢學師承記云其隸行楷，皆入能品。

孫銓、字鑑堂，號少迂，崑山人，乾隆舉人，山東知縣。履園叢話云其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墨林今話稱其少工書法，初至京，成親王見其字極賞之。桐陰論畫云：『少迂集諸名家法書，摹勒入石，名壽石齋帖，極爲時珍重。』

江德量、字成嘉，號秋史，儀徵人，乾隆進士，授編修，改御史。揚州畫舫錄稱其好金石，盡閱兩漢以上石刻，故其隸書卓然成家。湖海詩傳云：『秋史承其家學，蒼雅篆籀，靡不綜覽，尤工八分，所書武成王廟碑、爲時所貴。著有泉志。』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舉人。昭代尺牘小傳云：『立人善書，各體皆工。』

金德輿、字鶴年，號雲莊，桐鄉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善書，精鑒藏。

張錦芳、字燦夫，號藥房，順德人，乾隆進士，官編修。國朝先正事略云其通說文之學，分隸得漢人法。

趙秫、號嘯雲，杭州人。墨林今話稱其書學褚河南，古媚中自具生趣。

周蓮、號蓮叔，華亭人。墨林今話稱其善篆隸。

王芑孫、字念豐，號惕甫，一號鐵夫，又號楞伽山人，長洲人，乾隆舉人。鷗陂漁話云：『吳下明季以來，書家用筆，皆以清秀俊逸見長，至惕甫加以遒厚渾古矯之，遂為三百年所未有，雖退谷義門，猶讓出一頭，何況餘子？』湖海詩傳稱其工書，仿石庵相國，具體而微。』著有碑版文廣例。

趙魏、字恪生，號晉齋，仁和人，康熙歲貢。清史列傳稱其工篆隸，考證碑版最精，所藏商周彝器款識漢唐碑版、為天下第一。張廷濟清儀閣題跋云：『恪生深於碑版之學，篆隸眞書俱精老有古法。』著有竹崦庵金石目、御史臺精舍題名、郎官石柱題名。

何琪、字東甫，號春渚，錢塘人。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稱其書法似董文敏，尤工八分，世鮮識者，故不輕作。

應澧、字儒傳，號藕莊，海寧人，官訓導。國朝正雅集小傳稱其書法遒勁，一宗鍾王，

至老精進不懈。

蔣仁、字山堂，號吉羅居士，原名泰、字階明，錢塘布衣。清稗類鈔稱其書法絕不趨俗媚，彭紹升推爲當代第一。鷗陂漁話云：『山堂生平書最精，由米南宮、上窺二王，參以孫過庭、顏平原、楊少師。』初月樓論書隨筆云：『山堂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籐之掛壁，思翁暮年神境也。』

陶之金、字載嶽，號東圃，嘉善人。墨香居畫識稱其工行楷書，其臨仿張文敏昭筆尤爲逼肖。

吳廷康、字贊甫，一字康甫，號元生，又號晉齋，晚號茹芝，桐城人。墨林今話稱其篆隸鐵筆，直窺漢人。著有慕陶古傳圖錄。

巴慰祖、字予籍，號雋堂，歙縣人。藝舟雙楫列其分書於能品下，行書於逸品上。著有蟫藻閣雙鈎夏承碑。

宋鎔、字亦陶，又字奕巖，號悅研，長洲人，乾隆進士，官兵部左侍郎。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上。

馬咸、字嵩洲，號澤山，平湖人。墨香居畫識稱其工繆篆，精小楷。

錢楷、字宗範，又字裴山，浙江嘉興人，官安徽巡撫。揅經室續集稱其善書兼工篆隸。桐陰論畫稱其漢隸樸古奇逸。

王志熙、字維清，號修竹，嘉善人。墨林今話稱其以行草書擅名。

高方，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佳品下。

陳淮，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

阮元　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諡文達。枕經堂題跋云：『文達寢饋於石門頌，故所書與此刻波瀾無二；中年亦力學百卒史碑，作擘窠大字，縱橫排盪，無一不與神合。』著有揅經室集，其三集卷一，南北書派論云：『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於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啓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

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衞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南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眞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啓眞書門逕；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王導初師鍾衞，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閒，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爲大行。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祕之。加以眞僞淆雜，當時已稱難辨。僧智永爲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智永，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遒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實虞派。購羲之眞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眞僞。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竇臮述書賦、自

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齊祇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羲獻諸蹟，皆爲南朝祕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蘭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敕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已成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唐書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北派，微詞也。蓋鍾衞二家，爲南北所託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初，實不出於二王。諸書碑石，雜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可以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唐時南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潭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薶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上石哉？宋以後學者，昧於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

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多，宜為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於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略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邈、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齊姚元標、亦得崔法，周冀儁、趙文淵皆為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湛碑、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鍾王，實皆南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語而已，絕無一語及於師法羲獻，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為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為後他族，可歟？其間惟梁王褒、本臆南派，褒入北周，貴遊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至於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

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據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罵，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古史，得覩兩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敏穎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齊魏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禕歟？」　北碑南帖論云：「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託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刻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敍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眞，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末出鋒，

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於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額，及天發神讖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惟帖是尙，字全變爲眞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校，體似相近，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俗相習成風，當時啓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甎，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廈細旃之上，敕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有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摩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

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稧聲驢稟」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喫彤准煞」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書法半出北朝，而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廟諸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顏氏、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字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託蹟歐陽，蓋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於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尙著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儀禮石刻經校勘記、華山碑考等書。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寧化人，乾隆進士，守惠州，再知揚州。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吳徐康前塵夢影錄云：『墨卿太守、善分隸而精鐵筆，其所用印皆手製，與桂未谷大令同。』趙光退庵隨筆云：『墨卿遙接漢隸眞傳，能拓漢隸而大之，愈大愈壯。』廣藝

舟雙楫云：『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爲眞書，師仿弔比干文，瘦勁獨絕。』又云：『集分書之成，伊汀洲也。』雙嶽樓筆談云：『世皆稱汀史之隸，以其古拙也；然拙誠有之，古則未能。獨其以隸筆作行書，遂入魯公之室。』

華銓、號栖堂，墨林今話稱其篆隸草書，皆入能品。

黎簡、字簡民，一字未裁，號二樵，順德人，乾隆拔貢。廣東通志云：『簡民工書畫，得晉人意。』廣藝舟雙楫云：『吾粵書家有蘇古儕、張樂房、黎二樵、馮魚山、宋芷灣、吳荷屋、謝蘭生諸家。』

吳東發、字侃叔，號耘廬，又號芸父，海鹽人，乾隆時諸生。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工古隸，善畫山水，中歲專精金石之學。著有商周文拾遺、石鼓讀七種、瘞鶴考等書。

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又號蜀山老猿、老船、藥菴退守，遂寧人，乾隆進士，累官萊州知府。淸史列傳云：『問陶書法險勁。』桐陰論畫云：『船山精書法。』墨林今話云：『船山才情橫軼，世但稱其詩，而不知其書畫俱勝，書法放逸近米海岳。』

吳秉權、字經可，海鹽人。墨林今話稱其精篆隸，酒酣落筆，頗得天趣。

洪亮吉、字稚存，號北山，又號更生居士，陽湖人，乾隆進士，授編修，督學貴州。昭

代尺牘小傳云：『稚存工篆書。』

李天澂，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

黃鉞、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乾隆進士，嘉慶時官至禮部尙書。桐陰論畫稱其善書。國朝先正事略云：『左田工書，年九十餘，目失明，猶能作書，自號盲左。』

康愷、字飲和，號起山。墨林今話云：『起山書學歐虞，下筆健逸。』

顧玉霖、字稚圭，號容堂，鎮洋人，乾隆進士，官員外郎。墨林今話稱其八分學漢人，天眞古樸。

桂馥、字未谷，一字冬卉，曲阜人，乾隆進士，永平知縣。藝舟雙楫列其分書於佳品上。退菴隨筆云：『未谷能縮漢隸而小之，愈小愈精。』昭代尺牘小傳云：『未谷以分隸篆刻名，精於考證碑版。』阮元小滄浪筆談稱其深於說文小學，詩才隸筆，同時無偶。黃子高續三十五舉云：『乾隆朝曲阜桂未谷，陽湖洪稚存、孫淵如，嘉定錢獻之四君，皆深於說文之學。未谷隸書，尤負盛名。』著有繆篆分韻續三十五舉等書。

萬承紀、字廉山，南昌人，乾隆副貢，嘉慶初，由軍功起家知縣，官至海防同知，署淮陽道。墨林今話稱其篆書行草皆妙，篆書得錢十蘭別駕指授，而體勢力量過之。履園叢話

云：「廉山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聲名籍甚。」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癖好金石，嘗以所藏漢魏碑縮臨，刊於端石硯之背，凡百種，名『百漢碑硯。』

英和、姓索綽絡氏，字定圃，一字樹琴，號煦齋，滿洲正白旗人，乾隆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少有異才，和珅欲壻之不可。于克襄鐵槎山房聞見錄云：『煦齋精於臨池，少壯時書法得松雪之神，晚年兼以歐柳，自成一家，當與成哲親王劉文清公、並垂不朽。』

洪梧、字桐生，歙縣人，乾隆進士，由編修官沂州知府。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佳品上。

金榜、字輔之，號檠齋，歙縣人，乾隆進士，授修撰。藝舟雙楫列其眞書於佳品下。

張桂巖、名賜寧，滄州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

李宗瀚、字公博，一字北溟，號春湖，臨川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蘉嶽樓筆談云：『清代學永興者，莫不兼信本以成體，以永興中和易失之庸也。獨春湖外標沖藹之容，內含清剛之氣，平矜釋躁，雅步雍華，眞可謂入永興堂奧。書品之潔，並世無偶，而安吳包氏不稱之，可異也！』

黃子高、字叔立，香山人。清史列傳云：『子高參證金石，尤精小篆，人得片紙，爭藏弆焉。』廣藝舟雙楫云：『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眞斯相，自唐後碑刻，罕見儔匹，雖博大變化，不逮完白，而專精之至，亦拔戟成隊。』著有續三十五舉。

陸紹曾、字貫夫，號白叢，吳縣人。履園話叢稱其工篆籀書，精於賞鑒。鷗陂漁話云：『貫夫工八分，尤善蠅頭細書，晚年好飛白。』著有續鐵網珊瑚、吉光片羽、飛白錄。

松筠、姓瑪拉特氏，字湘圃，蒙古正藍旗人，嘉慶時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國朝先正事略云：『公喜爲擘窠書，尤好作大「虎」字。』

楊欲仁、字體之，華亭人。墨林今話稱其書畫皆工。

陳希祖、字敦一，一字稚孫，號玉方，新城人，乾隆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藝舟雙楫云：『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海內，稱爲華亭後身。』又云：『侍御酷嗜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爲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委致遜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列其行書於能品下。』齊學裘見聞隨筆云、其書遠宗右軍魯公，近法董思白，得晉人空圓之妙，國朝書家，

自張得天劉石庵而外，無有比倫。

陳豫鍾、字浚儀，號秋堂，錢塘人。桐陰論畫云其書法高超勁逸，八分亦樸古有韵。阮元定香亭筆談云：『浚儀深於小學，篆隸皆得古法，摹印尤精。』

洪範、字石農，歙縣人，官河庫道。墨林今話稱其書法，俱磊落超逸，雄視一切。

吳同寅、字寅之、嘉興人。吳興府志云：『同寅詩畫書法，稱三絕。』

凌大寒、字寒林、烏程人。墨林今話稱其書畫皆超逸。

周軫、字逸雲、新陽人。墨林今話稱其能篆隸書。

杜厚、字載焉，號拙齋、常熟人。墨林今話稱其工分隸，藏漢人殘刻極多。顧承吳門耆舊記云：『拙齋專工漢隸書，漢氏諸碑，臨寫無虛日，暇輒為人作隸，吳中好事者，往往家有其書。』

翁廣平、字海琛，吳江人，道光間舉孝廉方正。墨林今話稱其分隸宗漢碑，為文名所掩，知者甚少。著有金石集錄。

程奎光、字貞白，長洲人。墨林今話稱其工隸書楷法。

吳三錫、字師中，號秋村，吳縣人。吳門耆舊記云：『師中少從鄭達谷廷暘學，遂以書

名；尤工小楷，求書者麕集。」

陳逵、原名夢鴻，字吉甫，號東橋，青浦諸生。墨林今話云：『逵於書法，尤所究心，佳搨妙墨，搜羅甚富。』

陳延、字遐伯，潛山人。江南通志云：『延折右手，一切書畫，皆用左腕。』

陳務滋、字植夫，湖北人，籍順天。藝林見聞錄稱其工楷書篆隸。

姚大勳、字受東，號學耐，昭文人。藝林今話云：『受東以書法名吳中，其行楷結構嚴密，純學思翁。』

孫衞、字虹橋，青蒲人。墨香居畫識稱其精篆，能作擘窠大字。

莘開、字芹圃，歸安人。墨林今話稱其工八分繆篆。吳興詩話云：『芹圃兼工書畫篆刻。』

方燮、字子和，號台山，南安人。墨林今話稱其行楷法二王，姿致筆力俱勝，尤工徑丈大字。

金可埰、字甸華，號心山，吳縣諸生。墨林今話稱其書法古勁秀削，學山谷兼得惲甌香逸致。

魯璋、字近人，號半舫，吳縣人。墨林今話云：『半舫書學鄭谷口，間參板橋法。』

沈世勛、號芳洲，長洲人。墨林今話云：『茅洲癖好古人書畫，朝夕臨摹，凡蘇米趙董字跡，脫手無不亂眞；小楷法文待詔，亦精絕。』

錢樹、字梅簃，錢塘人。墨林今話云：『梅簃少書從丁龍泓受篆隸，尤工鐵筆。』

孫延，原名衡，字壽之，號蔚堂，寶山諸生。墨林今話稱其工篆隸。

夏之勳、字銘旂，號芳原，江西人。墨林今話稱其善篆隸書。

陸鼎、字子調，號錢簫，元和人。墨林今話稱其精篆書。

張敔、字雪鴻，號茝園，桐城人。桐陰論畫稱其眞草篆隸，無不造極。

張彥眞、字農聞，號復庵，嘉定人。墨林今話稱其工小篆。

陳棨、字洛如，海寧人。陳其元庸閒齋筆記稱其髫歲能作擘窠書。

邵士燮、字友園，號范村，蕪湖人。墨林今話稱其善分隸篆刻。

汪恭、字竹坪，休寧人。桐陰論畫稱其工行楷書。墨林今話云：『竹坪書得山舟夢樓兩家法。』

江珏、字兼甫，嘉慶副貢，歙縣人。墨林今話稱其工篆隸。

嚴誠、字立庵，號鐵橋，仁和人，乾隆舉人。墨香居畫識云：「鐵橋古隸仿蔡邕韓擇木。」墨林今話稱其精六書，工篆楷，宗法漢晉，得者重之。

郭敏盤、字小華，歷城舉人。小滄浪筆談云：「小華未谷弟子，故隸獨得其傳。」

楊汝諧、字端校，號柳汀，又號退谷，華亭人，以貲授通判。墨香居畫識云其居常遇古搨名畫，不惜用價購置，窗明几淨，硬黃臨仿，或行或楷，居然入海岳香光之室。關隴輿中偶憶編云：「柳汀書學米董，粗筆禿筆，波磔得神。」

陳振露、字春渠，錢塘人。定香亭筆談稱其楷隸並得古法。

吳均、字陶宰，華亭人。關隴輿中偶憶編稱其篆隸並工，自可傳世。

李文田、字仲約，號勺農，順德人，咸豐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學靡不精綜，書翰特其餘事，著有和林金石錄。

畢溥、或作涵，字[illegible]、號竹濤，鎮洋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逸品下。墨林今話稱其工書法，深入趙董之室。

高塏、字子才，號爽泉，仁和人。清稗類鈔稱其工行草，尤精小楷，樹骨於率更河南，取姿於吳興。定香亭筆談云：「爽泉工書，楷法極似虞永興廟堂碑。」

溫純、字一齋，烏程人。頻羅菴題跋云其書出入蘇米諸家，尤工篆刻，所居曰墨妙樓，藏弆名人墨迹精拓碑版及金石圖，閒作畫勢，與古人爲徒。

吳榮光、字伯榮，號荷屋，南海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湖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廣藝舟雙楫云：「吾粵書家，吳爲深美，抗衡中原，實無多讓，愼伯書品不稱之，可異也！」又云：「荷屋榜書神采雍容，氣韻絕佳。」又云：「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爲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又云：「吳荷屋中丞精帖學，冠冕海內，著有帖鏡一書，皆論帖本，吾恨未嘗見之，海內好事，必有見者，儻有以引之耶？」尙著有筠清館金文、筠清館金石文字目。

錢泳、字立羣，號梅溪，金匱人。見聞隨筆云：「梅溪工書縮本唐帖；至其分書，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雖遠播，終不逮古。」墨林今話云：「梅溪工於八法，尤精隸古。」著有履園金石目、說文識小錄、唐開成石經考、金塗銅塔考等書。

江聲、字叔澐，一字鱷濤，晚號艮庭，吳縣人。漢學師承記云：「艮庭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箋札，皆作古篆，見者訝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黃子高續三十五舉云：「艮庭先生晚年與人書札，率用篆體。嘗手書所撰尙書集注音疏，鏤板

行世。又見一硯銘，乃其自書自刻者，結字長短參差，不拘一格，兼有石鼓、詛楚、國山之遺。』

張鏐、字子貞，號老薑，江都人。沈濤匏廬詩話稱其善書，兼工篆刻。墨林今話稱其通篆隸，工鐵筆。

宋湘、字煥襄，號芷灣，嘉應人，嘉慶進士，官至湖北糧道。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云：『芷灣襟抱豪邁，故揮毫洒翰，皆具倜儻權奇之概。』蕉餘偶筆云：『芷灣觀察工書，晚年作字，興到隨手取物書之，不用筆而古意磅礴。』

張燕昌、字芑堂，號文漁，又號金粟山人，海鹽人，嘉慶間舉孝廉方正。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佳品上。墨香居畫識云：『芑堂書工篆隸，翛然越俗，別有意趣。』墨林今話云：『芑堂工篆書飛白，耆金石，搜奇採僻。』撰有金石契、古來飛白書考、石鼓文釋存等書。

顧蒓、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晚號息廬，長洲人，嘉慶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桐陰論畫稱其書法歐虞，隸宗秦漢。墨林今話云其工楷法，師歐陽率更，下筆英挺，早爲錢竹汀所賞；行草分隸，亦沈鬱入古。

張廷濟、字叔未，嘉興人，嘉興舉人。清史列傳云：『叔未書法南宮，草隸獨出冠時。』

著有金石文字、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清儀閣題跋、清儀閣金石題識、清儀閣雜詠、清儀閣集古款識、清儀閣古印偶存等書。

屈培基、字子載，號元安，婁縣人，嘉慶副貢。墨林今話稱其工隸篆楷法。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嘉慶進士，官編修。藝舟雙楫稱其深究秦篆，列其篆書於能品下。著有說文諧聲譜。

陳鴻壽、字子恭，號曼生，錢塘人，嘉慶拔貢，官至江南海防同知。枕經堂題跋云：「開通褒斜谷道石刻，曼生司馬心摹手追，幾乎得其神駿，惜少完白山人之千鈞腕力耳。」墨林今話云：『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爲多，精嚴古宕，人莫能及。其言曰：「凡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見天趣。」』靈嶽樓筆談云：『曼生八分，率意擬古，毫無古法；行書則爽健厲舉，可與明人分席。』

趙學轍、字季由，陽湖人，嘉慶進士，官湖州知府。墨林今話云：『季由善書，學米南宮，而上窺平原，晚年專學思翁，乞者日不暇給。』

謝蘭生、字佩士，號澧浦，南海人，嘉慶進士。清史列傳云：『佩士工書畫，書法顏魯公，擘窠大字，無出其右，阮元極賞之；又精鑒別。』

陸學欽、字敦書，號子若，又號蘊眞，太倉人，嘉慶舉人。墨林今話云：「子若書畫，咸有時譽；書從晉人入手，後乃出入唐宋諸家，尤善學米襄陽。」

黃成、字樹穀，號香涇，吳縣人。墨林今話稱其書法學晉唐，旁及篆隸。

陸繼輅、字祁孫，一字修平，陽湖人，嘉慶舉人，官貴溪知縣。枕經堂題跋云：「本朝工摹石鼓文，陸祁孫亦稱能手。」

程壽齡、字漱泉，甘泉人，嘉慶進士，官太子庶子。履園叢話云：「漱泉工篆隸眞草。」

林則徐、字少穆，侯官人。國朝先正事略稱公書具體歐陽。

李兆洛、字申耆，陽湖人，嘉慶進士。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自跋其草書云：「予偏嗜臨池，逮經三紀，古人之作，所見日多，摹仿之勤，不間寒暑。」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菴，荊溪人，嘉慶進士。荊溪縣志云其書學王大令。古微堂外集稱其狂草淋漓。

姚元之、字伯昂，號薦靑，桐城人，嘉慶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桐陰論畫稱其工篆隸行草書法，深得趙承旨神髓。枕經堂題跋云其隸書間格取法卒史碑，而波撇風神，則參之郃陽令曹全碑。

屠倬、字孟昭，號琴塢，晚號潛園，錢塘人，嘉慶進士，官至九江知府。墨林今話稱其篆隸行楷皆妙絕。

何淩漢、字雲門，一字仙槎，道州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國朝先正事略云：『公書法重海內，朝鮮琉球貢使索書，應之不倦。』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云：『先文安公四十歲時，得智永千字文宋拓本，遂專習之，垂二十年，晚年筆法乃少變。』

孫原湘、字子瀟，號心靑，昭文人，嘉慶進士，改庶吉士，先武英殿協修。墨林今話稱其行楷隸古，皆有法。

朱沆、字達夫，號浣岳，大興人，官兩淮運判。藥欄詩話云其善狂草，興酣落筆，幾欲奪索靖之席。

陳崇本，藝舟雙楫列其小眞書於佳品下。

吳俊、字奕千，一字彝濤，吳縣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下。

郭尙先、字蘭石，莆田人，嘉慶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禮部侍郎。淸史列傳云：『蘭石工書法，嘗爲文宗所賞識。』廣藝舟雙楫云：『嘉道之間，以趙吳興較弱，兼重歐陽信本，

故道光季世，郭蘭石、張翰風二家，大盛於時，名流書體相似。其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於書道，未窺堂戶；然而風流扇蕩，名重一時，蓋便於摺策之體也。』著有芳堅館題跋。

包世臣、字愼伯，號倦翁，涇縣人，嘉慶舉人，官新渝知縣。何紹基跋張黑女誌云：『包愼翁之寫北碑，蓋先於我二十年，功力既深，書名甚重於江南，從學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於北碑，未爲得髓也。』廣藝舟雙楫云：『包愼伯之論書，精細之至，爲後世開山，然其要歸於運指，謂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引歐蘇之說以爲證。乃謂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在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其說根謬可笑。蓋愼伯好講墨法，又好言萬毫齊力，不得其故，而思借助於指；不知握筆既緊，腕平掌豎，俾手眼之勢，欲斜切於案，以腕運筆，欲提筆則毫起，欲頓筆則毫鋪，頓挫生姿，行筆戰掣，血肉滿足，運行如風，雄強逸蕩，安有拋筋露骨之病？愼伯自稱其書得之簡牘，頗傷婉麗，則逸少龍威虎震，太令跳宕雄奇，豈非簡牘乎？不自知腕弱之由，敗績在指，而反攻運腕之弱，不其謬乎？此誠智者千慮之失。余慮人惑於愼伯之說，故亟正之。』又云：『愼伯之論書雖精，然未嘗論及腕平大指橫撑之說，想愼伯尚未知之，故用功至深，而終傷婉弱。』著有藝

舟雙楫。其國朝書品云：「平和簡靜，遒麗天成，曰神品；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右爲五品。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授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閒，而實則不失苦攻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並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眞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旣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紹以世序，爲其先後。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縣包世臣愼伯甫編次。神品一人：鄧石如隸及篆書。妙品上一人：鄧石如分及眞書。妙品下二人：劉墉小眞書、姚鼐行草書。能品上七人：釋邱山眞及行書，宋珏分及榜書，傅山草書，姜宸英行書，鄧石如草書，劉墉榜書，黃乙生行榜書。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鐸草書，周亮工草書，笪重光行書，吳大來草書，趙潤草榜書，張照行書，劉紹庭草榜書，吳襄行書，翟賜履草書，王澍行書，周於禮行書，梁巘眞及行書，翁方綱行書，于令淓行書，巴慰祖分書，顧光旭行書，張惠言篆書，王文治方寸眞書，劉墉行書，汪庭桂分書，錢伯坰行及榜書，陳希祖行書，黃乙生小眞行書。逸品上十五人：顧炎武正書，蕭雲從行書，釋雪浪行書，鄭簠分及行書，高其佩行書，陳洪綬行書，程邃行書，紀映鍾行

書，金農分書，張鵬翀行書，袁枚行書，朱筠稿書，朱珪眞書，鄧石如行書，宋鎔行書。逸品下十六人：王時敏行及分書，朱彝尊分及行書，程京萼行書，釋道濟行書，趙青黎眞及行書，錢載行書，程瑤田小眞書，巴慰祖行書，汪中行書，畢涵行書，陳淮行書，姚鼐小眞書，程世淳行書，李天澂行書，伊秉綬行書，張桂巖行書。佳品上二十二人：沈荃眞書，王鴻緒行書，先著行書，查士標行書，汪士鋐眞書，何焯小眞書，陳奕禧行書，陳鵬年行書，徐良行書，蔣衡眞書，于振行書，趙知希草書，孔繼涑行書，梅植眞書，錢灃行書，桂馥分書，翁方綱小眞書，張燕昌小眞書，康基田行書，錢坫篆書，谷際岐行書，洪梧小眞書。佳品下十人：鄭來行書，林佶小眞書，方觀承行書，董邦達行書，華嵒行書，秦大士行書，高方小眞書，金榜眞書，吳俊行書，陳崇本小眞書。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鐮店櫃上，立招牌兩塊，「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道光二十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眞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眞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籛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眞書。」

錢杜、原名榆，字叔美，號松壺，又號壺公，一號卍居士，仁和人。桐陰論畫云：『叔美字法歐褚虞。』墨林今話云：『叔美年七十五，尙能作蠅頭小楷，一如文衡翁晚年。』

瞿中溶、字萇生，號木夫，嘉定人，官湖南布政理問。墨林今話稱其篆隸悉有法，行楷學六朝人，晚年隨手塗抹，彌見天趣。

平翰、字樾峯，山陰人，官貴州知府。寄心盦詩話云：『樾峯書學褚河南，所刻有求靑閣帖行世。』

李福、字備五，號子仙，吳縣人，嘉慶舉人。墨林今話稱其擅行楷書，宗褚河南，圓勁多姿。

陳均、初名大均，字受笙，海寧人，嘉慶舉人。墨林今話稱其善篆隸筆，又嗜金石文字，所至搜訪，手自椎拓。

吳篪、字味琴，歸安人。俞樾春在堂隨筆云：『味琴工書法，始學李北海，後學趙吳興，雖率爾命筆，動合法度。』

于書佃，藝舟雙楫列其行書能品下。

陳銑、字蓮汀，秀水人。墨林今話云：『蓮汀善書法，少即遊山舟學士之門，親受祕

訣，往還尤密，故所詣入神。』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進士，道光時累官戶部右侍郎。退庵隨筆云：『篆必須正鋒，須用飽筆濃墨爲之，惟春海侍郎、得其法，而春海筆力尤壯。』

段玉立，金壇人。藝舟雙楫列其小眞及草書於能品下。

張琦、初名翊，字宛鄰，號翰風，陽湖人，道光擧人，歷知章丘館陶等縣。齊民四術云：『翰風嗜書，移漢分法入眞行，又以北朝眞書斂入分勢，並騰踔蘊藉，當世無與匹。』

梁藹如、字遠文，號靑崖，順德人，嘉慶進士，官內閣中書。松心文集云：『遠文篆學繹山碑，隸學夏承碑，草書學右軍，眞書學顏公，行書學坡公，寸縑尺幅，人皆珍之。』

李在靑、字貫時，號白橋，湘潭人。湖南通志云：『貫時書法，名噪一時。』

沙神芝、字笠甫，嘉興人。墨林今話稱其工篆隸，學懷素狂草，筆力雄健。

褚篆、字蒼書，長洲人。昭代尺牘小傳云：『篆工書，聖祖南巡，召見，命書牋二幅，御書「海鶴風姿」賜之。』

張廷祿，字雪川，湘陰人，乾隆副貢。湖南通志云其善書，性豪嗜飲，數以所書易酒，皆醉書顧所親曰：「可將去藏之，二十年後，必有知寶貴之者。」』

羅瑛、字仲昭，一字石友，善化人，嘉慶進士。湖南通志稱其工各體書。

胡典民、字聖書，益陽人。湖南通志云：『典民工書翰。著有書法指南。』

劉光壘、字榮祿，醴陵人。醴陵縣志云：『光壘年九十餘，猶能握管作蠅頭小楷。』

劉象先、字令度，上元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工章草。

李心逸、字作德，桑植人。湖南通志云：『心逸工書，遇有法帖，常典衣購買之。客蜀歸，僅攜墨搨數十紙，他無有也。』

羅沛、字竹溪，酃縣人。湖南通志稱其工書，求筆蹟者無虛日。衡州郡城煙雨池前左右石碑，郡邑人士，珍若鼎彝。

羅澍昀、字藝甫，東安人。湖南通志云：『行草楷駸駸登顏柳之堂，書迹徧海內，每冬朝鮮來京貿易，輒乞數十紙以去。』

王撰、字異公，太倉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工隸書。

王繼賢、字翰城，黔陽人。湖南通志云：『繼賢書法名重一時，高麗屢遣使購求。著有字學源流行世。』

范永祺、字鳳頡，號莪亭，鄞人。昭代尺牘小傳稱其工篆隸印刻。

楊先鐸、字木鐸，湘陰人。湖南通志云：『先鐸工書，程恩澤極爲獎許。』

張紹、字雲齋，乾州廳人。乾州廳志云：『紹年十一入學，學政督審稱其書法冠楚南。』

黃文章、自號漱石子，永興人。郴州志云：『漱石子留心翰藻，凡眞草篆隸，水墨丹青，自無不精妙。』

丁一焯、字日峯，清泉人。湖南通志云其初學懷素書，苦不能脫窠臼，一日偶觀劇有悟，遂大進，人以比顚旭故事云。

凌麟、字蔗舫，衡陽人。衡陽縣志云：『麟恃書以自給，牓門定價，不恤于貴勢。年老病風，以左手執筆，書益遒媚，縣人有得麟隻字者，寶若金玉。』

王文鼎、字公調，湘鄉人。湖南通志云：『文鼎工行草書，年八十餘，揮毫不少倦。』

聶鏡敏、字蕘梅，衡山人。衡山縣志云：『鏡敏工書法，各體俱備。』

譚學元、字少微，清泉人。清泉縣志稱其善書書，皆能以指頭爲之。

潘廷輿、字驤雲，元和人。墨林今話稱其好金石，工篆書。

陳經、字抱之，烏程人，官主事。墨林今話稱其精於隸書。

姜皋、字少眉，吳縣人。墨林今話稱其小隸書入能品。

溫肇江、字翰初，江寧人。墨林今話稱其工隸書。

程荃、字蘅衫，懷寧人。枕經堂題跋云：『蘅衫受業於完白山人之門數十年，叩其所習，云：「先研許氏之學，次究秦相諸刻，然後出入古今則得矣。」』廣藝舟雙楫云：『程蘅衫、吳讓之、爲鄧之嫡傳，然無完白筆力，又無完白新理，眞若孟子門人，無任道統者矣。』

陸繩、字古愚，吳江人。小滄浪筆談云：『古愚秉承家學，隸書直追漢人。』

張金鏞、字良甫，號海門，平湖人，道光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墨林今話稱其善分隸。

趙鶴、字鳴臯，墨林今話稱其善草書。

黃乙生、字小仲，景仁之子，陽湖人，道光初舉孝廉方正。藝舟雙楫列其行榜書於能品上，小眞行書於能品下。齊民四術云：『君嗜書，攻之甚力。自董文敏後二百年，書壞靡無可采，君志在復古，近之能書者踵出，而君實爲始事。』

朱昂之、字青立，號津里，武進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佳品上。桐陰論畫稱其善書，工畫，均極超逸，爲時人稱重。墨林今話云：『津里書學董文敏，行草筆墨精妙。』

許希冲、字子輿，號默癡，青浦人。墨林今話云：『子輿書於晉唐宋元，罔不搜討，不

專習一家；其論書畫曰：「與其熟而平，不若雅而生。」』

徐嶧、字桐華，仁和人。墨林今話云：『桐華書學褚河南，兼精隸古。』

喻宗崙、字東白，新城人。東白小象記云其十三能擘窠書，尤精小楷兼善八分。

彭泰來、字子大，號春洲，高要人，嘉慶拔貢。清史列傳云：『泰來工隸草八分，精篆刻。』

倪稻孫、字未樓，仁和人。墨林今話稱其性嗜金石，精篆隸書。

王溥、字雲泉，太倉人。墨林今話云：『雲泉書學蘇米，並善分隸。』

邵詠、字子言，電白人。清史列傳稱其書畫篆刻，隨意爲之，皆臻神妙。

查懋桐，字琴齋，懷寧人。枕經堂題跋云：『琴齋學曹全碑，其徑寸內外諸字，娟秀絕倫，有美人不勝羅綺之態，是又得此中之一體者。』

朱璋、字秀珩，號臯亭，嘉定人。墨林今品云：『秀珩兼習分隸，晚年養痾，輒假漢碑日臨數百字，以爲樂。』

徐淪、本姓嚴，字心潛，錢塘人。墨林今話云：『心潛書畫，宗法香光，與蔣山堂仁，皆善作一筆書，必至筆渴而後已，梁山舟見其書，歎爲不及。』

袁沛、字少迂，元和人。墨林今話云：「少迂於書法深造，尤精徑尺字。」

錢昌言、號岱雨，載之孫。桐陰論畫云：「岱雨草書極淋漓瀟洒之致，題畫書法，皆臻妙境。」

顧洛、字禹門，號西海，仁和人。墨林今話稱其書法古雋圓厚。

屈頌滿、字宙甫，常熟人。墨林今話稱其數歲能作擘窠書，既長工行草篆隸。

孟耀廷、字心聞，陽湖人。墨林今話稱其工大小篆及行楷書。

談友仁、字尙米，號聞補，長洲人。墨林今話稱其書格圓勁，亦得古篆法。

趙之琛、字獻甫，號次閑，錢塘人。墨林今話云：「次閑工隸法，善行楷。」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嗜金石文字，爲阮元撫刻積古齋鐘鼎款識。工篆刻，集浙派之大成，好事者、彙爲補夢迦室印譜。

袁桐、號琴南，錢塘人。墨林今話稱其善隸法，下筆奇姿，類曇生司馬。

王有仁、字澥園，吳縣人。墨林今話稱其書工行草，摹文太史，而能軼出範圍，時得天趣。

錢元章、字子新，號拜石，嘉定人，墨林今話稱其習古篆隸，宗其家竹汀宮詹十蘭別駕

兩公評。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香山人。松心文鈔云：『逸卿太史以工書名於時，旣工小楷，而大小行草以及擘窠大字、靡弗工，故遠近求書者踵相接。』

陳潮、字東之，泰興人，道光舉人。廣藝舟雙楫云：『陳潮思力頗奇，然如深山野番，獷猂未解人理。』鑿巘樓筆談云：『東之篆書，馳驟有勢，而神頗能閒，惜其早卒，不能充其所至；然驊騮作駒，已汗血矣。』

湯貽汾、字雨生，號粥翁，武進人，官至浙江樂淸協副將。墨林今話稱其書畫詩文、並臻絕品。息柯雜著云：『雨生書畫淸而有韵。』

徐渭仁、字文台，號紫珊，上海人。墨林今話云：『紫珊工於書，篆隸行楷，悉有法，鈎摹尤精。』

陳奐、字碩甫，號師竹，晚號南園老人，長洲人。春在堂隨筆云：『碩甫先生，能爲篆書，其書甚佳；非如老輩人作篆書，翦筆頭爲之者，亦非時下人專摹鄧完白一派者可比。』

嚴寅、字同甫，號介堂，常熟人。墨林今話云：『同甫工書，尤妙篆法，筆力圓勁類王虛舟，與世之貌鐘鼎爲古者有別。』

何士祁、字竹薌，會稽人，嘉慶進士，官同知。墨林今話云：『竹薌工書，蕭疏澹遠，得華亭神韻。』

趙懿、字懿子，號穀庵，錢塘人。墨林今話云：『懿子工書隸古，見賞於翁覃谿；篆書間法鐘鼎款識，亦佳。』

江介、字石如，杭州人。墨林今話云：『石如書法歐陽率更，妙於波磔，有清峭出塵之概。』

沈烜、字樹棠，吳江人。墨林今話稱其善篆隸。

戈載、字順卿，吳人。墨林今話稱順卿工作隸書。

李森、字直齋，長洲人。墨林今話稱其工漢隸，得同郡杜雲齋之傳。

孫義鈞、字子和，吳縣人。墨林今話稱其書品在晉唐間。隸古無近人畦徑，曼生司馬首推之。

程普、字少山，錢塘人。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少山善作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

查仲誥、字竹洲，號作舟，海寧人。墨林今話云：『作舟家學相承，代擅書畫，尤作四

體書，及鐘鼎文。』

馮承輝、字少眉，一字伯承，婁縣諸生。墨林今話稱其篆摹石鼓，隸學史晨校官碑。著有金石萃、石鼓文音訓考正，兩漢碑跋等書。

李士訢、字尙迂，常熟人。墨林今話稱其書學香光，宕逸多姿，絕去塵俗。

郭驥、字友三，吳縣人。墨林今話稱其頗能篆隸，能入古人堂奧。

楊振、字蕉隱，陽湖人。墨林今話云：『蕉隱書法勁秀，在歐褚間。嘗作後書譜序，補孫過庭論所未及，其言深得書家祕要。』

戴熙、字鹿牀，號醇士，錢塘人，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墨林今話稱其書畫並臻絕詣。著有古泉叢話

張式、字抱翁，號荔門，又號夫椒山人，無錫人。墨林今話云：『抱翁書法，胎息河南，出入晉宋，能懸臂寫蠅頭楷。』

梅植之、字蘊生，江都人，道光舉人。藝舟雙楫云：『君書跌宕遒麗，頗宜觀者；然煆煉舊拓，必見其血脈所注，精氣所聚，使奔赴指腕下，則非觀者之所能知。』列其行書於佳品上。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蝯叟，道州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息柯雜著云：「貞老書專從顏清臣問津，積數十年功力，探源篆隸，入神化境。晚年尤自課勤甚，摹衡興祖張公方多本，神與跡化，數百年書法於斯一振。」靈鶼樓筆談云：「道州早歲楷書宗蘭臺道因碑，行書宗魯公爭坐位帖、裴將軍詩，駿發雄強，微少涵渟。中年極意北碑，尤得力於黑女志，遂臻沈著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漢石、無不臨模，融入行楷，乃自成家。」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

何紹業、字子毅，紹基之弟。息柯雜著云：「子毅筆墨超拔流俗，幼年卽著名壇坫，善書嗜琴。」

何紹祺、字子敬，號勗濳，紹業之弟，官至浙江道員，署糧儲員。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書法平原，能承家學。

何維樸、字詩蓀，紹基之孫，官內閣中書。靈鶼樓筆談云：「詩蓀書法，全仿道州；惟規矩已甚，未克繩其祖武。」

吳育、字子山，兆騫曾孫，吳江人，不事科舉。藝舟雙楫列其篆及行書於佳品上。廣藝舟雙楫云：「近世吳子山作西漢篆、體態樸逸，駸駸欲度驊騮前矣。若加奇思巧意，雖筆力

稍弱，亦當與頑伯爭一席地。」

吳德旋、字仲倫，宜興諸生。藝舟雙楫列其行書於能品下。初月樓論書隨筆自述云：「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卽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愼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愼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著有初月樓隨筆。

姚配中、字仲虞，旌德人，道光時諸生。藝舟雙楫云：『君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言；又注智果心成頌，如親受法於晉唐諸公，掃宋氏以來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時流無與比者。」

徐準宜、字仲平，武進人，乾隆舉人，官順天府糧馬通判。藝舟雙楫列其眞書於佳品上。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書法逼孟頫。刻有寶晉齋帖。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官至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封毅勇侯，卒於官，贈太傅。饗嶽樓筆談云其平生於書博習窮擅，未嘗少懈，每欲合剛健婀

娜以成體；然秉性凝重，筆亦隨之，故終以剛健勝。

曾國荃、字沅浦，國藩之弟，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封一等威毅伯。霋嶽樓筆談云：『忠襄專意率更，腕空筆實，方整有疏宕之美；書學雖不及文正，書才或謂過之。』

曾紀澤，字劼剛，國藩之子，襲一等毅勇侯，同治間歷使英法俄諸國。霋嶽樓筆談云：『惠敏庭訓最嚴，書功最深，所資亦最博；惟筆力稍弱，不能副志，似尚弗逮文正與忠襄也。』

曾廣鈞、字重伯，號㑊庵，國藩之孫。霋嶽樓筆談云：『重伯書宗率更，稍參北碑，以廓其勢，遒盤方峻，晚而益和，不似其人之跅弛也。』

左宗棠、字季高，湘陰人，道光舉人，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廣藝舟雙楫云：『左文襄筆法如董宣強項，雖為令長，故自不凡。』霋嶽樓筆談云：『文襄行書，出清臣誠懸、而稍參率更，北碑亦時湊筆端，故肅括森立，勁中見厚。篆書則得筆於窪尊浯臺，有渟有峙，不矜姿作勢，自然蒼挺，清代專以篆名家者，未能或之先也。』

彭玉麟、字雪琴，衡陽人，累官兵部尚書，諡剛直。霋嶽樓筆談云：『剛直書法，早歲秀勁，偶參石庵，中歲馳驅兵間，臨池不廢，時則習聞曾文正之說，轉師柳趙，圓潤遒拔，

兼而有之。晚年一意魯公，雄傑昂藏，蔚然以深，不露鋒芒，而熊熊之光，溢於楮墨之外。良由稟氣特厚，故雖藝事之微，亦復老而益壯。』

陳澧、字蘭甫，番禺人，道光舉人。廣藝舟雙楫云：『京卿出於香山，亦自雄駿。』霋嶽樓筆談云：『蘭甫行楷修娖，不失雅度；篆亦謹持有則。』

吳咨、字聖俞，武進人，官山東鹽運使。墨林今話稱其通六書之學，精篆隸。弟儆亦工篆隸。著有續三十五舉、適園印存。

吳熙載、原名廷颺，字讓之，號晚學居士，儀徵諸生。墨林今話云：『讓之善各體書，兼工鐵筆，邗上近無與與偶。』霋嶽樓筆談云：『讓之行楷束縛於吳興之法，假鋒裹墨，浸狀可憎；篆體以長勢取姿，如臨風之草，阿靡無力。』

莫友芝、字子思，號郘亭，晚號眲叟，獨山人，道光舉人。霋嶽樓筆談云：『郘亭篆隸，皆古拙有金石氣，不以姿致取容，雖器宇稍隘，固狷者之美也。』著有金石筆識。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德清人，道光進士。中國文字與書法稱其以隸筆作楷書，古雅拙樸，即普通函札，亦多作隸書。著有讀漢碑、駢隸、讀隸輯詞等書。

方朔、字小東，懷寧人。寄心庵詩話稱其工篆隸書。枕經堂題跋自述云：『余於學楷之

外，無日不摹禮器碑，里人見余能是，多出紙素丐求，長短廣狹，無一不摹此書應之。加以玩味，斂以格式，後卽能作細書，五寸之硯，一尺之箋，皆可縮千餘字漢碑一通矣。』著有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

楊沂孫、字子與，號詠春，又號濠叟，常熟人，道光舉人，官至鳳陽知府。淸稗類鈔云：『濠叟工篆書，於大小二篆，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寰嶽樓筆談云：『濠叟篆書，功力甚勤，規矩亦備，所乏者韵耳；韵，蓋非學所能致也。』

楊翰、字海琴，號息柯，宛平人，道光進士，官至辰永沅靖道。桐陰論畫云：『先生書法離奇超逸。』寰嶽樓筆談云：『海琴行書，酷似何道州，兩公同時且相厚，筆墨相師，古所恆有，初非有意於競名也；然海琴書名，竟因是而損。』著有息柯雜著粤西得碑記。

陸增祥、字星農，又字魁仲，號莘農，道光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馬宗霍書林紀事稱其少通篆籀之學，姓好金石文字，搜羅徧天下，積錄旣多，踵王氏金石萃編成金石補正百餘卷。又以所得漢魏晉宋齊梁古甎琢爲硯，搨墨本跋之，題曰三百甎錄。

徐思莊、字柳臣，龍南人。淸稗類鈔云：『道光時，歐底趙面之字，風靡一時，翰苑中人爭相摹習，柳臣尤爲此中能手。其初以善寫柳帖名，通籍後，又添以右軍襄陽各體，而獨

具匠心，運之以神，久之遂自成一家。」

徐尊、字幼珊，思莊之弟。清稗類鈔云：「幼珊於書法尤致力，行草宗王趙。」

徐德啓、字筠畦，尊之子。清稗類鈔云：「筠畦工書法，清麗妍媚，逼近松雪，有時幾可亂眞。」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湘陰人，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鬘嶽樓筆談云：「玉池老人、楷書法歐，典重矜嚴，淳然儒者；簡札則略取松雪之韻，尤多秀挺。」

楊峴、字見山，號庸齋，晚號藐翁，歸安人，咸豐舉人，曾權知常州府。清稗類鈔云：「藐翁工分書，如褒斜道石門頌，名重一時，金石小學，皆極能事。」鬘嶽樓筆談云：「見山分書，用筆師韓勅碑，結體師石門頌，欲成逸調，反漓古意。」

張裕釗，字廉卿，武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廣藝舟雙楫云：「張孝廉裕釗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得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人得意處，眞能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其在國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吾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

外器必運，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霎嶽樓筆談云：『廉卿書勁潔清拔，信能化北碑爲己用，飽墨沈光，精氣內斂，自是咸同間一家；然如南海康氏所稱，則未免過情之譽。』

趙之謙，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梅庵，更號悲盦，晚號無悶，會稽人，咸豐舉人，官南城知縣。廣藝舟雙楫云：『撝叔學北碑，亦自成家，但氣體靡弱。今天下多言此碑，而盡爲靡靡之音，則撝叔之罪也。』著有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二金蝶堂印存等。

莊鳳威，字耀采，號巢阿，武進人，官歸安知府。清稗類鈔云：『巢阿書法道源虞歐，篤信謹守，曾不踰越尺寸；然其擘窠大字，及題榜諸作，則又不縛規繩，游行自如，醇而後肆，成功則一。生平臨歐最多，貌描神完，蒼潤欲滴，「字外出力中藏精，」眞得信本的髓者矣。』

莊怡孫，字心吉，武進人，官刑部郎中。清稗類鈔云：『心吉書法天優於人，晚年撫乙瑛禮器諸碑，變樸茂爲姿媚，於漢法中自闢一徑，獨爲時流所賞。』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其尤工草隸，臨摹漢碑，凡數十百通，嘗謂熹平以前漢隸，無不簡易爲主，蓋別有心得者。

朱次琦，字子襄，號稚圭，南海人。廣藝舟雙楫云：『九江先生工筆札，其執筆主平腕

堅鋒，虛拳實指，蓋待之謝蘭生，爲黎山人二樵之傳也。先生所書朱氏祖祠額，雄深絕倫，不復知有平原矣。』又云：『先生於書道用功至深，其書導源於平原，蹀躞於歐虞，而別出新意，相斯所謂鷹準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井，有虎變而百獸跧氣象，魯公以後，無其倫比，豈獨劉姚也。元常曰：多力豐筋者聖，識者見之，當知非阿好焉，但先生不爲人書，世罕見之，吾觀海內能書者，惟翁尚書叔平似之，惟筆力氣魄去之遠矣。』

潘存、字孺初，文昌人，同治舉人。清稗類鈔云：『孺初臨九成宮，直逼眞踖，寫小楷亦懸腕，以三指撮筆端。』寶嶽樓筆談云其以歐法寫鄭文公，亦能健舉。著有楷法溯源。

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晚號瓶庵居士，常熟人，咸豐丙辰狀元，官至大學士，穆宗德宗兩朝，皆值弘德殿，爲師傅。清稗類鈔云：『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爲乾嘉以後一人。說者謂相國生平雖瓣香覃谿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谿南園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寶嶽樓筆談云：『松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亦時採北碑之筆，遂自成家；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爲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吳大澂、字清卿，號恆軒，又號愙齋，吳縣人，同治進士，累官湖南巡撫。霎嶽樓筆談云：「愙齋好集古，所得器最多，手自摹拓，而下筆卻無一豪古意，其篆書整齊如算子，絕不足觀。」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大澂工篆書，中年以後，又參以古籀文，書法益進。著有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說文古籀補、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愙齋字說、愙齋甎瓦錄等書。」

徐孝西、字辛齋，錢塘人。清稗類鈔云：「辛齋嫻書法，初學歐，繼以大拇指習小楷，久之，則以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頗有聲道咸間。」

李正華、字靜之，武進人。清稗類鈔云：「靜之初習歐陽率更，繼習李北海，既乃去而窺六朝，旁及篆隸，尤致力於北魏，如張猛龍、敬使君、石門銘、鄭文公，每種臨摹，多則千遍，少亦數十百過。尤善擘窠大字，沈雄古勁，見者爲之神王。」霎嶽樓筆談云：「靜之寫六朝、非無功力，顧手低識下，愈熟愈俗。」

祁寯藻、字叔穎，又字淳甫，後改實甫，號春圃，晚號觀齋，壽陽人，嘉慶進士，咸豐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同治間以大學士銜爲禮部尚書。霎嶽樓筆談云：「壽陽書、欲兼松雪之閎，誠懸之勁，山谷之韻；惟筆力未能遠舉，故清峻有餘，沈雄不足。」

朱大勛，字研臣，錢塘人。清稗類鈔云：「研臣髫年喜臨池，能作擘窠大字，其眞書出入顏柳，上追鍾王，直入晉人之室。又工篆隸，蒼勁古拙，自成一家。日本朝鮮人士之來華者，輒以得其一縑一帛爲榮。」

趙彥偁，字君舉，號辛厂，丹徒人。寥嶽樓筆談云：「君舉先生筆法近包安吳，意境近何道州，實能搴芳六朝，自成逸響，行楷小如蠅頭者，亦無懈可擊，所詣蓋在趙撝叔輩上；顧當時無籍名，則以秉性高潔，不欲以末藝與人競也。」

高邕，字邕之，號聾公，元和人。寥嶽樓筆談云：「邕之雖從北海得筆，而結體則仿瘞鶴銘，故兼有駿駛迴翔之妙。」

張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香巖，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南皮人，同治進士，外任督撫垂三十年，光緒末年爲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寥嶽樓筆談云：「文襄喜用側筆刷紙，雖法東坡；然有其橫肆，無其敦和，殊未爲成家也。」著有廣雅堂論金石札。

陶濬宣，字心雲，會稽人。寥嶽樓筆談云：「心雲寫北魏，亦有時名；然法鄭文公與龍門造像，未能得筆，徒具匡廓，板刻凝重，絕無意致，宜蒙匠手之誚。」

王闓運，字壬秋，又字壬父，湘潭人，宣統間賜翰院檢討，晉侍讀。寥嶽樓筆談云：

「先生經術文章，照耀當世，書法其餘事耳。顧性喜鈔書，日有恆課，自謂平生作字之多，今固無匹，古亦難儔，故其行楷小，雖似不經意而古澤書氣，醇乎有味，於書家外，別成一格。」

荷翁、字子琴，別號蔬筍居士，清泉人，官知縣。霋嶽樓筆談云：「蔬筍居士、官粵二十餘年，以金石書畫、名五嶺間，分書茂密雄強，得自西狹頌者爲多，而風神逸宕，亦兼有乙瑛楊淮表記遺意。楷書樹骨於平原，取勢於蘭臺，氣厚而遒，筆顛而駛。榜題舉重若輕，尤擅其勝；行書則平原南宮東坡松雪並出腕下，飛騰爽駿，王覺斯陳曼生不能過也。晚歲參以分隸，奇趣妙理，殆欲與何道州分席。」

張祖翼、字磊庵，桐城人。霋嶽樓筆談云其楷書宗唐，分書宗漢，雖所詣不高，而皆能中矩，篆亦矯勤可觀。

楊守敬、字惺吾，號鄰蘇老人，宜都人，同治舉人，充駐日欽使隨員。光緒間舉經濟特科，授內閣中書。霋嶽樓筆談云：「惺吾宗法信本，行書略帶縱筆，固當視草篆稍勝，小真書則尙不及。」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盦，又號寐叟，吳興人，光緒進士，官至布政使。霋嶽樓筆談

云：『寐叟執筆，頗師安吳，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中擬太傅，漸有入處；暮年作草，遂爾抑揚盡致，委曲得宜；眞如索西征所謂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極緖紛離披之美。有清一代草書，允推後勁，不僅於安吳爲出藍也。』

鄭文焯、字叔問，號大鶴山人，高密人。雙嶽樓筆談云：『大鶴山人書，結體純取南碑，而波磔駿發，復兼有北碑之妙，翩翩奕奕，氣味眞到六朝；簡札詩稿，脫手彈丸，對之殊有俊風。余嘗藏山人金石拓片，題跋墨蹟，筆法細如游絲，清麗芊眠，尤爲絕品。』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又字長素，號更生，別署西樵山人，南海人。廣藝舟雙楫自述云：『吾執筆用九江先生法，爲黎謝之正傳，臨碑用包愼伯法，愼伯問於頑伯者，通張廉卿之意而知下筆用墨，浸淫於南北朝，而知氣韻胎格；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語於道乎？』雙嶽樓筆談云：『南海書結想在六朝中，脫化成一面目，大抵主於石門銘，而以經石峪、六十人造像、及雲峯石刻諸種參之。』

李瑞清、字梅盦，晚自號清道人，臨川人，光緒進士，官翰林編修。雙嶽樓筆談云：『清道人自負在大篆，而得名則在北碑，余獨愛其倣宋四家，雖不形似，而神與之合，其行書尤得力於山谷，晚歲參以西陲木簡，益臻古茂。』

吳俊卿、字昌碩，號缶廬，安吉人。藝嶽樓筆談云：「缶廬寫石鼓，以其書梅之法爲之，縱挺橫張，略無含蓄，村氣滿紙，篆法掃地盡矣。」

曾熙、字子緝，號俟園，晚號農髯，衡陽人。清稗類鈔云：曾農髯季子、常與李梅盦同官京師，同學書。梅盦喜學鼎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爨龍顏之屬，自號北宗；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敵。梅盦於時賢書，無所可否，獨好季子書，以爲有晉人風。」藝嶽樓筆談云：「章草不振久矣，雖唐宋大家，亦於此遜謝，明之宋仲溫，略有六朝風度，可謂空谷逸響；然猶從閣帖悟入，未能望皇索之牆也。至曾先生出，知章由隸變，與八分同源，因合分隸以爲之，遂爾默契漢矩，奄邁晉規，有清一代，無可位置！惜不輕爲人作，故草蹟流傳，不若他體之盛耳。」

朱祖謀、一名孝臧，字古微，一字漚尹，號彊邨，吳興人，光緒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藝嶽樓筆談云：「彊邨老人，以中鋒作側勢，落墨重遲，而標格蒼勁。」

張世準、字叔平，沅陵人。藝嶽樓筆談云：「叔平以書名，書亦蒼勁，似得力於劉文清，而氣失之亢，故無醇雅之度。」

蕭遷、字嘯青，淸泉人。霎嶽樓筆談云其早歲學褚，得其隱秀，雖力若稍弱，自饒婀娜之致；晚參黑女，又從農髯先生問筆法，神靜度凝，彌臻整健。

向燊、字樂穀，自號抱蜀子，衡山人。霎嶽樓筆談云：『樂穀先生早歲法鍾元常，豐肌瑩厚，繼仿李仲璇，用功至深，尤多異趣；篆寫盂鼎，方拙入古。』

程頌萬、字子大，寧鄉人。霎嶽樓筆談云其篆學繹山碑，八分學華山碑，皆雍容中矩，眞行兼率更東坡之法。

吳錡、字劍秋，宜黃人。霎嶽樓筆談云：『劍秋先生，與臨川李氏、衡陽曾氏、最交篤，游處最久，曾李論書皆主三代兩漢，次亦六朝，先生獨主唐，以爲法莫備於唐也。其書則專仿褚河南、李北海，而北海習之尤勤。晚年所詣，如秋鷹刷羽，健翮凌雲，遂高出梁聞山、高邕之之上，以其胸次磊落，肝膽輪囷，腕下能攝俶儻權奇之氣以俱行也。』

釋邱山，藝舟雙楫列其眞及行書於能品上。

釋破門。一號石浪，衡州人。霎嶽樓筆談云：『破門和尙狂草，高處落墨，遠處養勢，懷素之嗣響也。』

釋道濟，字石濤，號淸湘老人，又號大滌子、苦瓜和尙、瞎尊者，明楚藩後。藝舟雙楫

刻其行書於逸品下。桐陰論畫云：『石濤尤精分隸，王太常云：「大江之南，無出石師右者。」可謂推許之至。』

釋可韵、號鐵舟，江夏人。墨林今話稱其書近蘇米，爛然天眞，意趣自足。

釋岸舫、名覺堂，餘姚人。墨林今話稱其工行草書。

釋超然、字友蓮，號松谿，海寧人，住海寧白馬寺。墨林今話云：『超然工書，學董文敏，藏其佳帖最多，暇則臨摹，不肯輟管，人以縑素請者、必扃戶爲之，勿令窺覗，故其書畫多有靜妙之致。』

釋達受、字六舟，號小綠天庵僧，海寧人，住海寧白馬寺。梁章鉅楹聯叢話云：『六舟精於金石篆隸之學，兼工書畫。』墨林今話云：『六舟篆隸飛白鐵筆並妙，搨手尤精絕，能具各器全形，陰陽虛實，無不逼眞；精鑒別古器及碑版之屬，阮太傅以金石僧呼之。』著有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

黃媛介、字皆令，嘉禾人，錫世功室。姜紹書無聲詩史稱其髫齡即嫻翰墨，好吟咏，工書畫，楷書仿黃庭經。

姜淑齋、號廣平內史，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善臨十七帖，筆力矯健，不類女子。閨秀正

始集小傳稱其書法摹二王入神，王阮亭極賞其執素便面。朱竹垞題其詩卷云：「三眞六草寫朝雲，幾股玉釵分，彷彿衛夫人，問何似當年右軍？鬱金堂外，青綾帳裏，小字評初開。門掩謝池春草，書偏鸞鬢穠鉛。」

王端淑、字玉瑛，錢塘人，適丁兆聖。書徵錄稱其工詩文，善書。閨秀正始集小傳稱其天資高邁，楷法二王。

董白、字小宛，江寧人，冒辟疆姬。廣陵詩事云：『手書唐人絕句一卷，落筆生姿，杜於皇極贊賞之。』

黃氏，劉石庵姬。藝舟雙楫云：『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疏散，韻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眞書覓至莫辨。有家書十册，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答皆妙絕。』

商婉人，會稽人。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其工楷法，常仿吳彩鸞寫唐韻作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礀芳爲題絕句云：「梅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眞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

徐昭華，字伊璧，上虞人，駱加采之室。閨秀正始集小傳稱其工楷隸，善丹青，毛西河

詩云：「吾郡閨房秀，昭華迥出羣；書傳王逸少，書類管夫人。」

金禮嬴、字雲門，山陰人，王仲瞿之室。墨林今話稱其幼嫻翰墨，書法晉唐，兼工漢隸。藝舟雙楫云：『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嬴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

曹貞秀、字墨琴，長洲人，王芑孫之室。閨秀正始集小傳云：『墨琴以書法名，尤工小楷，所臨十三行石刻，士林推重。』鷗陂漁話云：『墨琴夫人書氣靜神閑，娟秀在骨應推本朝閨閣第一。』

王圓照、字婉銓，福山人，郝懿行之室。閨秀正始集小傳稱其書法歐柳，尤精漢學。

鍾若玉、字文貞，崑山人。墨香居書識稱其書法蒼古，一洗閨閣纖弱柔媚之習。墨林今話云其以粥書自給，婉力蒼老，不類閨閣人書。

郭文貞、字恕宜，新城人。閨秀正始集小傳稱其工大草，揮灑奇妙，殆可追仿板橋。

書學史附錄一

歷代書家一覽

唐虞以前五人

神農　黃帝　少昊　帝堯　倉頡

夏一人

大禹

商一人

務光

周六人

穆王　史佚　史籀　孔子　宋司馬　魯秋胡妻

秦四人

李斯　趙高　胡毋敬　程邈

西漢二十一人

武帝　元帝　孝成許皇后　蕭何　司馬相如　董仲舒　嚴延年　張敞　杜鄴　李長　爰禮

孔安國　李陵　張安世　張彭祖　史游　王尊　陳遵　谷永　楊雄　馮嫽

東漢三十九人

光武帝　章帝　安帝　靈帝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順烈梁皇后　左姬

北海敬王睦　樂成靖王黨　杜度　曹喜　王次仲　師宜官　張芝　張昶　蔡邕　劉德昇　杜

林　班固　涂幹　蘇班　許愼　崔瑗　崔實　羅暉　趙襲　左伯　張超　孫敬　仇靖　仇紼
朱登　紀伯允　唐綜　王綺　皇甫規妻　蔡琰

魏十九人

武帝　文帝　高貴鄉公　陳思王植　梁鵠　邯鄲淳　衞覬　鍾繇　鍾會　毛弘　胡昭　韋誕
衞臻　張揖　劉廙　虞松　宋翼　杜畿　王明山

吳十人

大帝　後主皓　皇象　張昭　張紘　張宏　蘇建　賀劭　朱育　沈友

蜀五人

諸葛亮　諸葛瞻　張飛　譙周　劉敏

西晉四十人

景帝　文帝　武帝　武元楊后　齊獻王攸　何曾　荀勖　楊肇　嵇康　阮籍　阮咸　王戎
山濤　劉伶　向秀　衛瓘　衛恆　索靖　羊祜　張華　傅玄　王允　樂廣　呂忱　杜預　左
思　陸機　陸雲　陸玩　張越　張翰　成公綏　蔡克　趙琨　劉輿　王衍　辛謐　江瓊　劉
聰　劉曜

東晉二百十三人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哀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僖王皇后　武陵威王晞　會稽文孝王
道子　王導　王恬　王洽　王劭　王薈　王珣　王珉　王廞　王敦　王邃　王廙　王曠　王
羲之　王玄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操之　王煥之　王獻之　王濛　王修　王述　王坦之
王允之　王綏　謝尚　謝奕　謝安　謝萬　謝藻　謝璠伯　謝發　謝敷　郗鑒　郗愔　郗曇
郗超　郗儉之　郗恢　庾亮　庾懌　庾冰　庾翼　庾準　陶侃　劉超　顧榮　任靖　紀瞻
李志　卞壺　應詹　熊遠　范汪　范甯　葛洪　許邁　劉惔　孔偘　孔愉　丁潭　劉廞
戴逵　李充　李式　李廞　張嘉　張澄　張彭祖　荀輿　劉劭　柳詳　張翼　康昕　惠式道
人　何充　劉訥　劉璞　劉懷之　韋昶　江灌　沈嘉　溫放之　許靜民　桓溫　桓玄　顧愷

之　諸葛長民　袁山松　殷仲堪　陳暢　楊眞人　宋斑　羊忱　羊固　盧諶　盧循　虞安吉

衞夫人　郗夫人　謝夫人　傅夫人　李如意

宋四十七人

武帝　文帝　孝武帝　明帝　南平穆王鑠　海陵王休茂　劉穆之　朱齡石　朱超石　王弘

王曇首　王微　王裕之　羊欣　孔琳之　薄紹之　謝靈運　謝方明　謝惠連　謝晦　謝莊

蕭思話　范曄　張裕　張永　謝綜　顏延之　顏竣　宗炳　王思玄　桓護之　駱簡　龐秀之

巢尚之　裴松之　徐爰　徐希秀　江僧安　賀道力　陶隆　陶貞寶　顏廷之　王愔　王道

迄　史稜　王藻　謝夫人

齊三十五人

高帝　武帝　廢帝　臨川獻王映　武陵昭王曄　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　竟陵宣王子良　王僧

虔　王慈　王志　王儉　王僧佑　王融　王晏　褚淵　褚賁　劉休　徐孝嗣　劉係宗　蕭惠

基　張欣泰　到僞　顧寶光　胡諸之　紀僧眞　紀僧猛　張融　謝朓　宗測　劉瑱　劉繪

周顒 張大隱 蘭靜文

梁五十二人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武德郗皇后 邵陵攜王綸 蕭子雲 蕭特 蕭幾 蕭賁 蕭堅 蕭確 蕭駿 蕭撝 王彬 王筠 王藉 紀少瑜 陸杲 陶弘景 阮研 王僧孺 沈約 江淹 柳惲 任昉 殷鈞 傅昭 朱異 陸倕 庾詵 丁覘 到沆 袁昂 劉慧斐 張孝秀 孔敬通 庾元威 徐僧權 劉孝綽 范懷約 江蒨 江祿 徐伯珍 顏協 庾肩吾 韋仲 謝善勛 貝義淵 周弘讓 王崇素 斛斯彥明 滿騫

陳三十八人

武帝 文帝 後主 武宣帝皇后 後主沈皇后 始興王伯茂 廬陵王伯仁 武陵王伯禮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新蔡王叔齊 長沙王叔懷 顧野王 徐陵 趙知禮 張正見 謝貞 王克 蔡景歷 蔡徵 孫瑒 毛喜 蕭乾 蕭引 江總 沈君理 蔡凝 丁眞 謝嘏 袁憲 賀朗 伏智道 侯安都 劉覬 庾持 陸繕 鄭伯 釋洪偃

北魏五十人

崔悅　崔潛　崔宏　崔浩　崔簡　崔衡　崔光　盧玄　盧晏　江式　江順和　江強　盧魯元
谷渾　竇遵　崔挺　沈法會　劉芳　劉懋　郭祚　柳僧習　柳楷　夏侯道遷　庾道　曹世
表　孫伯禮　裴敬憲　王世弼　王由　李苗　蔣少游　劉仁之　游明根　李思穆　沈嵩　呂
溫　盧淵　宇文忠之　穆洛　鄭道昭　王遠　王長儒　蕭顯慶　朱義章　穆子容　寇謙之
盧伯源　黎廣　李夫人　李彪女

北齊十八人

趙隱　張景仁　姚孝標　崔季舒　杜弼　韓毅　元行恭　李元護　劉珉　劉玄平　殷英童
李鉉　李繪　劉逖　賈德胄　顏之推　慧朗　魏夫人

北周十七人

趙文深　黎景熙　趙仲將　冀儁　王褒　蕭撝　蕭慨　竇慶　竇璡　庾信　柳弘　泉元禮

薛愼　薛溫　沈遐　裴漢　單于斯彥

隋十九人

煬帝　楊素　盧昌衡　閻毗　趙孝逸　虞綽　丁道護　丁道眞　虞世基　房彥謙　史陵　薛道衡　孟弼　韋霈　賀泯　釋智永　釋智果　釋敬脫　釋述

唐一百八十一人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宣宗　竇后　武后　漢王元昌　韓王元嘉　魯王靈夔　魏王泰　曹王明　岐王隆範　臨川公主　晉陽公主　房玄齡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虞纂　虞煥　褚遂良　曹憲　顏師古　顏勤禮　顏昭甫　劉仁軌　陸柬之　楊思道　上官儀　殷開山　李懷林　薛純陀　孫過庭　錢毅　薛稷　魏叔瑜　魏華　裴行儉　姜協　殷令民　殷仲容　王知敬　王知愼　宋令文　宋之遜　王紹宗　王嗣宗　高正臣　李思訓　鍾紹京　賈膺福　顏元孫　顏惟貞　杜審言　盧藏用　魏哲　張旭　司馬承禎　賀知章　宋儋　李璆　吳道玄　鄭虔　盧鴻　陸堅　李巖　呂向　桑昇卿　郭謙

光　韓擇木　李邕　蕭誠　蕭諒　張庭珪　史白　史惟則　史懷則　蔡有鄰　田琦　顧誠奢　韋陟　韋斌　衞包　蘇詵　鄔彤　徐安貞　胡霈然　李造　李潮　徐嶠之　徐浩　徐璹　徐峴　王維　王縉　李陽冰　張諲　李權　荀望　鄭遷　張懷瓘　李白　顏允南　顏眞卿　張志和　韓滉　張從申　張籍　劉繪　明若山　竇蒙　竇臮　喬龜年　王行滿　瞿令問　齊皎　林傑　袁滋　吳通玄　吳通微　沈傳師　韓愈　柳宗元　柳宗直　裴潾　柳公權　柳公綽　柳仲郢　盧肇　盧知猷　司空圖　張弘靖　張文規　張彥遠　唐玄度　于僧翰　周穉　陸希聲　杜荀鶴　杜甫　白居易　元稹　賈島　牛僧孺　李德裕　杜牧　李商隱　陳惟玉　蘇靈芝　釋辯才　釋懷仁　釋懷素　釋高閑　釋亞棲　釋貫休　釋晉光　釋洪偃　釋湛然　釋夢龜　釋文楚　釋齊己　釋元雅　釋景雲　鍾離權　房璘妻　劉秦妹　吳彩鸞　薛濤　謝自然　柳夫人　崔瑗　楊夫人　金鸞　封絢

五代三十六人

梁太祖　梁末帝　周世宗　南唐元宗　南唐後主　吳越武肅王　吳越忠懿王　楊凝式　羅治威　馬胤孫　李鶚　李從曮　韓熙載　徐鉉　徐鍇　薛貽矩　柳應辰　豆盧革　盧汝弼　楊

邠　王仁裕　馮延己　潘佑　王文秉　韋莊　馮侃　羅隱　孫昭祚　薛存貴　黃居寶　釋彥修　釋應之　釋曇域　釋曉欒　李夫人　黃崇嘏

北宋一百六十二人

太祖　太宗　眞宗　仁宗　徽宗　仁宗曹皇后　益端獻王顥　郭忠恕　崔頌　宗翼　皇甫儼
張仁愿　袁正己　孫崇望　尹熙古　孫思皓　李建中　楊億　趙安仁　鄭文寶　李宗諤
李居簡　句正中　王著　陳搏　錢惟治　錢易　李無惑　章得象　陳堯叟　陳堯佐　陳堯咨
宋湜　晁迥　楊虛己　查道　周越　石延年　梁鼎　种放　林逋　彭太素　張維　杜衍
晏殊　宋綬　宋敏求　韓琦　富弼　范仲淹　文彥博　歐陽修　宋庠　劉居正　宋祁　張觀
王洙　邵餗　唐異　胡恢　邵雍　蘇舜元　蘇舜欽　司馬光　陸經　蘇洵　蘇軾　蘇過
黃庭堅　黃幼安　李挺祖　石蒼舒　秦觀　雷簡夫　唐詢　章友直　范文度　杜叔元　董儲
張伯玉　愼東美　李唐卿　趙克繼　李瑋　于正封　蔡襄　蔡懋　劉澤　滕元發　王廣淵
岑宗旦　趙抃　王安石　曾鞏　沈遼　文同　王子韶　張友正　唐垌　葛蘊　李騭　鍾離
景伯　鄒浩　王安中　趙令穰　邵[illegible]　張耒　錢勰　李元直　王詵　高述　劉燾　李彭　李

康年　杜介　張舉　米芾　米友仁　米尹知　黃伯思　薛紹彭　張商英　豐稷　陳瓘　韓駒
李時雍　劉次莊　王昇　李公麟　張闕道　周邦彥　于琮　徐玖　林彥祥　蔡子因　蔡京
蔡卞　章惇　崔鶠　蒲云　趙挺之　任誼　高燾　張無垢　許采　閻蒼舒　宋杞　陳歸聖
程嗣昌　釋夢英　釋言法華　政禪師　釋敏傳　宗上人　釋淨師　僧智成　章煎　和國夫
人　趙夫人　史玖　王英英　李清照

南宋五十八人

高宗　孝宗　薛尙功　楊无咎　翟汝文　翟耆年　葉夢得　胡安國　陳與義　權邦彥　岳飛
韓世忠　張孝祥　吳說　徐兢　朱敦儒　劉岑　喻樗　曾紆　周必正　周必大　范成大
吳琚　虞似良　謝鶚　朱熹　陸游　吳機　樓鑰　葉適　許奕　顏直之　魏了翁　余煥　陳
孔頎　陳密　姜夔　張卽之　陳讜　單煒　曲端　王埜　林宗道　文天祥　龔開　陳深　黃
仁儉　陳仲輔　杜良臣　牟益　周頌　趙必睪　司馬梠　姚敦　白玉蟾　劉震孫　張有　陳
景元

金二十二人

章宗　完顏璹　王競　吳激　任詢　黨懷英　趙渢　趙秉文　王庭筠　張天錫　史公奕　王仲元　王渥　龐九疇　張穀　李澥　王予可　郝天祐　郊史　龍嵒　譚處端　釋玄悟

元一百一十四人

英宗　文宗　順帝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劉秉忠　王磐　趙孟頫　趙雍　趙奕　郭畀　康里巎巎　康里囘囘　郭椁　鮮于樞　商挺　史弼　胡長孺　楊桓　周馳　劉致　吾衎　盧摯　吳叡　錢選　荀宗道　程鉅夫　郭文原　袁桷　班惟志　史性良　姚燧　郭貫　元明善　貫雲石　吳徵　虞集　揭傒斯　黃溍　柳貫　張起巖　陳旅　陳繹曾　陸友　周仁榮　薛植　柯九思　李泂　楊益　杜本　歐陽玄　張德琪　王都中　王畋　泰不華　余闕　道童　達識帖木兒　高翼　汪從善　宗椿　胡益　羅元　錢良佑　張性之　劉惟一　宣昭　鄭杓　余襄　吳炳　逸武　李申伯　王默　張體　唐志大　葛萬慶　衞近仁　章弼　劉埙　楊元正　劉仁本　盛熙明　楊維楨　倪瓚　張貞居　吳鎮　王蒙　黃公望　王逢　楊翮　藍仲晦　朱珪

唐懷德　周伯琦　陳子翬　饒介　張仲壽　蘇大年　張與材　張雨　孫德彧　李道謙　釋溥光　釋誠道元　釋慧敏　釋靜慧　釋明本　管夫人　八達太夫人　趙夫人　劉氏　柯氏　段氏　曹妙淸　陳自幼

明三百五十九人

太祖　仁宗　宣宗　孝宗　世宗　神宗　莊烈帝　周憲王有燉　寧靖王奠培　三城王芝桅　荊端王厚烇　益端王祐檳　婁妃　劉基　宋濂　宋燧　張羽　高啓　楊基　徐賁　危素　宋克　滕權　宋廣　杜環　詹希原　陳璧　胡布　揭樞　張辰　朱芾　汪廣洋　朱同　邵誼　程曰可　陳遠　俞貞木　陶宗儀　俞和　錢逵　張宣　王廉　孔彥縉　顧祿　烏斯道　陶琛　馬治　袁養福　周砥　王綬　王時　唐肅　謝肅　鄭定　金鉉　張宗華　俞友仁　張翼　宋季子　謝林　龔炯　馬孜　張紳　范禮　顏懋　張璁　沈宗學　周昉　許鳴鶴　李善　程輅　陳性善　方孝孺　姚廣孝　解縉　解禎期　胡廣　楊士奇　夏原吉　胡儼　王偁　王尹實　高廷禮　沈度　沈粲　沈藻　滕用亨　王璲　朱寅　朱銓　吳勤　陳登　端木智　陳輝　張黻　張黼　吳餘慶　黃卓　周冕　張順　卓迪　陳琮　陳廉　俞行之　周濟　曾棨　李懋

黃蒙　何博　楊尹銘　潘暄　胡正　鄒穎　張衡　陳敬宗　黃翰　淩安然　陸贊　劉寶
王直　程南雲　金湜　溫良　岑俊　莊琛　沐璘　聶大年　林春　徐有貞　夏昺　夏昶　李
紹　葉盛　劉珏　黃諫　朱貞　左贊　伍福　姜立綱　蘇致中　章瑾　陸鏞　錢溥　錢鑑
陳獻章　羅倫　莊昶　張弼　張弘宜　張弘至　張駿　蕭顯　桑悅　楊茂元　翟瑛　朱應祥
邵珪　吳東升　曹時中　陳焯　黃謙　支鑑　李東陽　吳寬　邵寶　李應楨　呂獻　張元
澄　蔡潮　沈周　張淵　王綸　朱存理　王一鵬　詹僖　李璧　王鏊　喬宇　王鴻儒　劉春
張嘉謨　王守仁　祝允明　唐寅　文徵明　文彭　文嘉　王守　王寵　張賓　王逢元　徐
霖　顧璘　鄭善夫　楊愼　常倫　孫存　華愛　金琮　楊節　鄭天鵬　江巨石　謝承舉　張
詩　董宜陽　宋顯章　林焯　張煒　夏言　林一陽　劉麟　周倫　湛若水　陸深　游瑞　許
成名　許宗魯　豐坊　徐蘭　蘇若川　王問　方元煥　莫如忠　莫是龍　陳鎏　陸師道　王
穀祥　許初　朱日藩　馬一龍　胡汝嘉　彭年　顧德育　戚元佐　張橋　周天球　黃姬水
王穉登　張鳳翼　張獻翼　項元汴　俞允文　盛時泰　陳芹　顧源　姚淛　徐渭　黎民表
張電　顧亨　吳錦　澤君懋　顧從義　蘇洲　浦澤　張德讓　余重謨　湯煥　李登　王錫
爵　王衡　申時行　王世貞　王世懋　王泮　邢侗　董原正　董其昌　吳翹　黃輝　焦竑

沈天啓　楊文聰　朱之蕃　卜履吉　米萬鍾　劉一焜　張以誠　蔣如奇　姚履旋　李開方
黃汝亨　詹景鳳　胡宗仁　劉黃裳　郭天中　何洪之　何淳之　陸彥章　王思任　張民表
尹嘉賓　朱音　楊嘉祚　李寧儉　陳繼儒　趙宦光　周叔宗　歐陽序　陸萬里　朱完　黃道
周　洪周祿　婁堅　俞可進　汪淮　宋珏　宋獻　文震孟　吳應賓　林日本　鄭鏐　李日華
張瑞圖　陳元素　王心一　歸昌世　倪元璐　孫克宏　周履靖　馬元震　魏之璜　詹希賢
詹萬里　朱慶斯　金湯　周榮起　章冕　李永昌　葛應典　陳元素　徐弘澤　洪墨卿　吳
高節　陳師泰　王琦　卓晚春　釋德祥　釋無辨　釋宗奎　釋智舷　釋道生　高柯瑩　蔡氏
楊夫人　邢慈靜　馬閑卿　陸卿子　黃氏　徐元賓妻　徐媛　葉紈紈　蔡夫人　徐範　梁
小王　何玉仙　馬如玉　朱無瑕　楊宛

淸五百九十一人

世祖　聖祖　高宗　成親王永瑆　榮郡王緜億　宗室永忠　郭宗昌　郭都賢　方以智　陶汝
鼐　傅山　王夫之　歸莊　顧炎武　陳洪綬　王鐸　金俊明　王時敏　邵彌　紀映鍾　宋曹
丁元公　張風　程正揆　馮班　鄒豸佳　計南陽　王適定　查士標　張孝思　冒襄　吳偉

業 許儀 朱耷 蕭雲從 邵潛 湯燕生 周亮工 鄭簠 張弨 許容 陳醇儒 文點 張蓋 萬壽祺 黃經 朱軒 徐枋 侯思炳 毛奇齡 沈樹玉 顧彝 姜實節 吳山濤 李楷來蕃 柳堉 先著 孫枎 郭鼎京 張振岳 張紋 陳恭尹 杜首昌 王光承 翁陵 馬元馭 胡宗仁 惲壽平 王岱 王熹儒 俞時篤 許友 沈岸登 宋祖謙 周容 褚廷琯 汪挺 馮行賢 高培 許濤 章谷 查振旗 周之恆 周綵 李根 畢宏述 藍漣 法若眞亨方咸 沈荃 笪重光 范承謨 王士禎 王士鵠 馮雲驤 勵杜訥 米漢雯 馬世駿 錢瑞徵 王鴻緒 顏光敏 納蘭性德 高層雲 朱彝尊 朱昆田 倪燦 嚴繩孫 汪楫 王宏撰 吳雯 朱士曾 高士奇 鄭來 梅庚 史榮 馮廷櫆 孫岳頒 朱軾 李昇 湯右曾鍾正章 李栻 陳鵬年 楊中訥 徐眞木 馮武 方觀承 陳奕禧 錢元昌 沈康臣 周茂蘭 羅牧 楊賓 蔡方炳 沈白 劉森峯 程京萼 姜宸英 吳大來 汪士鋐 周宣猷 黃任 何焯 陳邦彥 萬經 徐用錫 劉紹庭 張照 林佶 趙潤 蘇珥 李鱓 王澍 吳襄 張鵬翀 錢陳羣 蔣衡 蔣驥 蔣和 陳章 高其佩 高承爵 顧藹吉 曹寅 沈翼 顧苓 柏古 周於禮 沈龢 徐稷 姚揆 黃丹書 沈灝 李長琨 湯豹處 黃本初 羅日琯 陸膠 顧于觀 王致綱 陸元李 戴臥雲 徐朝棟 汪由敦 馮彩大 汪德容 趙大鯨

楊錫紱　王峻　汪惟憲　嵇璜　馮金伯　陳兆崙　陸無咎　徐良　鄂容安　鄭燮　金祖靜
翟賜履　韓雅量　謝道承　高鳳翰　陸俊　黃樹穀　童鈺　于令淓　陸瓚　朱稻孫　金農
丁敬　華嵒　方士庶　黃愼　陳梓　汪士愼　李鱓　高翔　鄭廷暘　桑豸　方元鹿　白雲上
康[illegible]　葉天賜　管希寧　徐恆　閻穀年　阮匡衡　楊法　程兆熊　李汝華　曹秀先　史震林
趙知希　裘曰修　王國棟　袁枚　汪士通　劉墉　梁詩正　梁同書　翁方綱　莊寶書
秦大士　錢載　顧光旭　董邦達　陸燿　朱筠　陳楓崖　錢大昕　錢東塾　陸琛　袁鉞
徐鼎　徐涵　陳雲端　瑛寶　于宗瑛　尤蔭　李培源　徐堅　史嗣彪　沈浩　程世淳　周彥曾
王昭麟　馮洽　吳文澂　吳晉　趙青藜　裘得華　徐觀海　王文治　申兆定　梁巘
汪中　沈可均　姚鼐　黃易　程瑤田　沈宗騫　陳栻　余集　孔廣森　潘奕雋　孔繼涑　錢灃
康基田　稽璋　朱珪　袁棠　鐵保　錢坫　鄧石如　鄧傳密　朱文震　谷際岐　顧應泰
奚同　方薰　錢伯坰　程元豸　汪庭桂　于振　陶賡　胡鐘　孫星衍　淸安泰　馬履泰
褚逢椿　王學浩　馮敏昌　宋葆淳　孫銓　江德量　舒位　金德輿　張錦芳　趙秫　周達
王芑孫　趙魏　何琪　應澧　蔣仁　陶之金　吳廷康　巴慰祖　宋鎔　馬咸　鐵楷　王志熙
高方　陳淮　阮元　伊秉綬　華鈐　黎簡　吳東發　張問陶　吳秉權　洪亮吉　李天澂

黃鉞　康愷　顧玉霖　桂馥　萬承紀　英和　洪梧　金榜　張桂巖　李宗瀚　黃子高　陸紹曾　松筠　楊欲仁　陳希祖　陳豫鍾　洪範　吳同雲　凌大寒　周軫　杜厚　孫廣平　程奎光　吳三錫　陳逵　陳延　陳務滋　姚大勳　孫衛　莘開　方燮　金可保　魯璋　沈世勛　錢樹　孫延　夏之勳　陸鼎　張敔　張彥眞　陳棨　邵士燮　汪恭　江珏　嚴誠　郭敏盤　楊汝諧　陳振露　吳均　李文田　畢溥　[illegible]塏　溫純　吳榮光　錢泳　江聲　張[illegible]　宋湘　張燕昌　顧蒓　張廷濟　屈培基　張惠言　陳鴻壽　趙學轍　謝蘭生　李學欽　黃成　陸繼輅　程壽齡　林則徐　李兆洛　周濟　姚元之　屠倬　何凌漢　孫原湘　朱沅　陳崇本　吳俊　郭尚先　包世臣　錢杜　瞿中溶　平翰　李福　陳[illegible]　[illegible]　于書佃　陳銑　程恩澤　段玉立　張琦　梁藹如　李在青　沙神芝　褚篆　張廷祿　羅瑛　胡典民　劉光暘　劉彖先

李心逸　羅沛　羅澍畇　王撰　王繼賢　汜永祺　楊先鐸　張緒　黃文章　丁一焯　凌麟

王文鼎　聶鏸敏　譚學元　潘廷興　陳經　姜皋　溫肇江　程荃　陸濯　張金鏞　趙[illegible]

黃乙生　朱昂之　許希沖　徐嶧　俞宗嵩　彭[illegible]來　倪稻孫　王溥　邵詠　查懋桐　朱璋

徐淪　袁沛　錢昌言　顧洛　屈頌滿　孟耀廷　許友仁　趙之琛　袁桐　王有仁　錢元章

鮑俊　陳潮　湯貽汾　徐渭仁　陳奐　嚴寅　何士祁　趙懿　江介　沈烜　戈載　李森　孫

義鈞　程普　查仲諧　馮承輝　李士訢　郭驥　楊振　戴熙　張式　梅植之　何紹基　何紹業　何紹祺　何維樸　吳育　吳德旋　姚配中　徐準宜　曾國藩　曾國荃　曾紀澤　曾廣鈞　左宗棠　彭玉麟　陳澧　吳咨　吳熙載　莫友芝　俞樾　方朔　楊沂孫　楊翰　陸增祥　徐思莊　徐尊　徐德啓　郭嵩燾　楊峴　張裕釗　趙之謙　莊鳳威　莊怡孫　朱次琦　潘存　翁同龢　吳大澂　徐孝酉　李正華　祁寯藻　朱大勛　趙彥偁　高邕　張之洞　陶濬宣　王闓運　符翕　張祖翼　楊守敬　沈曾植　鄭文焯　康有為　李瑞清　吳俊卿　曾熙　朱祖謀　張世準　蕭遜　向燊　程頌萬　吳錡　釋邱山　釋破門　釋道濟　釋可韵　釋雪舫　釋超然　釋達受　黃媛介　姜淑齋　王端淑　董白　黃氏　商婉人　徐昭華　金禮嬴　曹貞秀　王圓照　鍾若玉　郭文貞

書學史附錄二

引用書目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吳錄 張勃
南唐書 馬令
南唐書 陸游
十國春秋 吳任臣
清史列傳
清朝野史
清稗類鈔
列卿記 雷禮
藩獻記 朱謀瑋
開國臣傳 朱國禎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
漢學師承記 江藩
道南源委 朱衡
國朝吳郡丹青志 王穉登
吳中人物志 張昶
續吳先賢傳 劉鳳
浦陽先民傳 謝翺
浦陽人物志 宋濂
崑山人物傳 張大復
萬姓統譜 凌迪知
皇朝事實類苑 江少虞
王右軍年譜 魯一同
邵康節先生外紀 陳繼儒
元朝名臣事略 蘇天爵

分省人物考 過庭訓

姑蘇名賢小記 文震孟

續高僧傳 釋道宣

續仙傳 沈汾

吳門耆舊記 顧承

廣州人物志 黃佐

才婦錄

明僧弘秀集 毛晉

韓詩外傳 韓嬰

昭代尺牘小傳 吳

國朝正雅集 [illegible]

國朝詩人徵略 張維屏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 沈德潛

湖海詩傳 王昶

通志金石略 鄭樵

金石史 郭宗昌

中國美術史 大村西崖著 陳彬龢譯

秦漢美術史 朱傑勤

書小史 陳思

玉臺書史 厲鶚

翰墨志 宋高宗

書史 米芾

眉公書畫史 陳繼儒

皇明書畫史 劉璋

書史會要 陶宗儀

續書史會要 徐霖

書林藻鑑 馬宗霍

書林紀事 馬宗霍

四體書勢　衛恆
翰林禁經
墨藪　韋續
法書要錄　張彥遠
過庭書譜　孫過庭
續書譜　姜夔
續書譜辨妄　趙必睪
後書譜序　楊振
宣和書譜
翰林要訣　陳繹曾
書法正傳　馮武
鈍吟書要　馮班
書法正宗　蔣和
墨池編　朱長文

書法約言　宋曹
書法粹言　汪挺
四友齋書論　何良俊
藝舟雙楫　包世臣
廣藝舟雙楫　康有為
書學捷要　朱履貞
續書法論　蔣驥
書法指南　胡典民
書學拾遺　姚配中
書畫金湯　陳繼儒
書勢　程瑤田
書筏　笪重光
篆學指南　趙宦光
竹嬾書賸　李日華

紹興內府古器評 張掄
六一題跋 歐陽修
山谷題跋 黃庭堅
放翁題跋 陸游
後村題跋 劉克莊
西山題跋 眞德秀
晦庵題跋 朱熹
廣川書跋 董逌
鶴山題跋 蘇頌
兂咎題跋 晁補之
遺山題跋 元好問
益公題跋 周必大
止齋題跋 陳傅良
石門題跋 釋德洪

蒼潤軒題跋 盛時泰
弇州山人題跋 王世貞
弇州墨刻跋 王世貞
三吳楷法跋 王世貞
鐵函齋題跋 楊賓
快雨堂題跋 王文治
砥齋題跋 王宏撰
芳堅館題跋 郭尚先
東洲草堂金石跋 何紹基
潛研堂金石跋尾 錢大昕
清儀閣題跋 張廷濟
枕經堂題跋 方朔
竹雲題跋 王澍
虛舟題跋 王澍

拙存堂題跋　蔣衡
隱綠軒題跋　陳奕禧
湛園題跋　姜宸英
蘇齋題跋　翁方綱
鈐山堂書畫記　文嘉
漫堂書畫跋　宋犖
書畫題跋記　郁逢慶
曝書亭書畫跋尾　朱彝尊
小松閣書畫跋　周亮工
賴古堂書畫跋　周亮工
天瓶齋書畫跋　張照
述書賦　竇臮
述書賦注　竇蒙
九品書人論　韋續

書儀　張懷瓘
書斷　張懷瓘
法書論　蔡希綜
書品　庾肩吾
書後品　李嗣眞
書錄　王僧虔
書槩　劉　載
海岳名言　米芾
衍極　鄭杓
古今書評　袁昂
續書評　呂總
古今法書苑　周越
王氏法書苑　王世貞
書苑補益　詹景鳳

頻羅庵論書 梁同書
評書帖 梁巘
金石書錄目 容媛
集古錄 歐陽修
集古錄目 歐陽棐
金石錄 趙明誠
二王書錄
求古錄 顧炎武
飛白錄 陸紹曾
寰宇訪碑錄 孫星衍 邢澍
續寰宇訪碑錄 趙之謙
江寧金石待訪目 嚴觀
武林金石錄 丁敬
和林金石錄 李文田

金石集錄 翁廣平
愙齋集石錄 吳大澂
愙齋甎瓦錄 吳大澂
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 錢坫
書畫所見錄 謝堃
慕陶軒古甎圖錄 吳廷康
筠清館金石文字目 吳榮光
鐵雲藏龜 劉鶚
田野考古報告 董作賓等
蘇齋唐碑選 翁方綱
菉竹堂碑目 葉盛
履園金石目 錢泳
竹崦菴金石目 趙魏
御史臺精舍題名 趙魏

郎官石柱題名　趙　魏
三百甎錄　陸增祥
寶刻類編
刀劍錄　陶宏景
銅仙錄　徐元潤
寶素齋金石書畫編年表　釋達受
國朝金文著錄表　王國維
國朝金文著錄表補遺　鮑　鼎
金石索　馮雲鵬　馮雲鵷
金石契　張燕昌
蟫藻閣雙鈎夏承碑　巴慰祖
楷法溯源　潘　存
吉光片羽　陸紹曾
書書道全集　下中彌三郎　日本凡社出版

武英殿彝器圖錄　容　庚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郭沫若
金石古文　楊　慎
古刻叢鈔　陶宗儀
金石文字記　顧炎武
漢甘泉宮瓦記　林　佶
分隸偶存　萬　經
金石存　吳玉搢
周金文存　鄒　安
金石遺文錄　陳奕禧
金石文字　張廷濟
小蓬閣金石文字　黃　易
嵩洛訪碑日記　黃　易
岱巖訪古日記　黃　易

周秦金石文選評注 黃公渚
石墨鐫華 趙崡
兩漢金石記 翁方綱
粵東金石略 翁方綱
讀漢碑 俞樾
駢隸 俞樾
讀隸輯詞 俞樾
金石萃編 王昶
平津館金石萃編 孫星衍
八瓊軒金石補正 陸增祥
筠清館金文 吳榮光
金石苑 馮承輝
中州金石記 畢沅
關中金石記 畢沅

泰山石刻記 孫星衍
嵩陽石刻記 葉封
粵西得碑記 楊翰
山左金石志 阮元
兩浙金石志 阮元
扶風縣石刻記 黃樹穀
法帖釋文 劉克莊
東觀餘論 黃伯思
金薤琳瑯 都穆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瞿中溶
珊瑚網 汪砢玉
鐵網珊瑚 朱存理
續鐵網珊瑚 陸紹曾
語石 葉昌熾

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　吳大澂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薛尚功
清儀閣集古款識　張廷濟
東武劉氏款識　陳介祺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阮　元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　錢　坫
散氏盤毀風樓釋文　周正權
寶眞齋法書贊　岳　珂
昭陵六駿贊辯　張　弨
集鼎銘考　翁方綱
天際烏雲帖考　翁方綱
廟堂碑唐本存字　翁方綱
石鼓文音釋　楊　愼
石鼓文考　李中馥

石鼓文正誤　陶　滋
周宣王石鼓文定本　劉　凝
石鼓文集釋　任兆麟
石鼓文釋存　張燕昌
石鼓讀七種　吳東發
石鼓文鈔　許　容
石鼓文鈔　楊世春
石鼓文然疑　莊述祖
石鼓文音訓考正　馮承輝
校補石鼓文音訓　周　庠
石鼓文纂釋　趙烈文
石鼓定本　沈　梧
石鼓文匯　尹彭壽
石鼓文考證　吳廣霈

石鼓文考釋 羅振玉
石鼓文爲秦刻考 馬 衡
石鼓文釋文 强開運
石鼓文疏記 馬叙倫
蘭亭考 張彥遠
蘭亭考 桑世昌
蘭亭續考 俞 松
蘇米齋蘭亭考 翁方綱
蘭亭記 何延之
瘞鶴銘考 陳鵬年
瘞鶴銘考 汪士鋐
瘞鶴銘考 吳東發
瘞鶴銘辯 張 弨
唐賜鐵券考 錢 泳

金塗銅塔考 錢 泳
古今法帖考 王 澍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 王 澍
帖鏡 吳榮光
京畿金石考 孫星衍
古來飛白書考 張燕昌
法書考 盛熙明
法書通釋 張 紳
華山碑考 阮 元
石經考 顧炎武
漢石經殘字考 翁方綱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孫星衍
儀禮石刻經校勘記 阮 元
歸田錄 歐陽修

輟耕錄　陶宗儀
丹鉛總錄　楊　慎
原古錄　郝　經
妮古錄　陳繼儒
居易錄　王士禎
游居錄　袁中道
思舊錄　靳治耕
文獻徵存錄　錢　林
前塵夢影錄　吳徐康
清異錄　陶　穀
雲烟過眼錄　周　密
揚州畫舫錄　李　斗
龍江夢餘錄　唐　錦
墨莊漫錄　劉邦基

兩浙輶軒錄　阮　元
續弘簡錄
鐵槎山房聞見錄　于克襄
江村消夏錄　高士奇
延休堂漫錄　羅　鳳
洞天清錄　趙希鵠
通藝錄　程瑤田
鶴徵錄　李　集
存徵錄　劉思敬
華陽隱居錄　陶　[illegible]
鐵圍山叢談　蔡　絛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
小滄浪筆談　阮　元
定香亭筆談　阮　元

石渠隨筆 阮元
松軒隨筆 張維屏
西清筆記 沈初
大瓢偶筆 楊賓
春在堂隨筆 俞樾
客座贅語 顧起元
息柯雜志 楊翰
池北偶談 王士禛
香祖筆記 王士禛
夫于亭雜錄 王士禛
蠶尾文 王士禛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見聞隨筆 齊學裘
退庵隨筆 趙光

韻石齋筆談 姜紹書
靈嶽樓筆談 馮宗霍
蕉餘偶筆
金石筆識 莫友芝
廣雅堂論金石札 張之洞
玉堂漫筆 陸深
翰墨叢記 滕泱
履園叢話 錢泳
墨林今話 蔣寶齡
鷗陂漁話 葉廷琯
金陵瑣事 周暉
墨林快事 安世鳳
寒山帚談 趙宧光
桐陰清話 倪鴻

桂苑珠叢　曹憲
容齋隨筆　洪邁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從征記　伍緝之
序仙記
偃曝餘談　陳繼儒
太平清話　陳繼儒
藝苑卮言　王世貞
玄牘記　盛時泰
大業記
金壺記　釋適之
河洛遺語
六研齋筆記　李日華
硯北雜記　尤袤

研北雜志　陸友仁
癸辛雜識　周密
槐西雜志　紀昀
名山藏　何喬遠
五石瓠　劉鑾
五雜俎　謝肇淛
齊民四術　包世臣
張丑管見
吾學編　鄭曉
關隴輿中偶憶錄　張祥河
玉劍尊聞　梁維樞
今世說　王晫
觚賸　鈕琇
皇明世說新語　李紹文

荆溪外紀 沈 敕
說鈴 汪 琬
翰林記 黃 佐
金石契 祝 [illegible]
曾文正公日記
歷代名畫記 張彥遠
山靜居畫論 方 薰
讀畫錄 周亮工
桐陰論畫 秦祖永
海虞畫苑略 魚 翼
畫繼 鄧 椿
越畫見聞 陶元藻
國朝畫識 馮金伯
墨香居畫識 馮金伯

畫徵錄 張 庚
畫徵續錄 張 庚
無聲詩史 姜紹書
海鹽圖經 胡震亨
掘圖經 張樺主
圖繪寶鑑續纂 馮仙湜
中國藝術論叢 黃作賓等
復古編 張 有
復古糾謬 劉 致
學古編 吾丘衍
續三十五舉 黃子高
續三十五舉 吳 春
續三十五舉 桂 馥
古泉叢話 戴 熙

泉志　汪德量
錢錄　梁詩正
筆史　梁同書
墨史　陸友
墨論　萬壽祺
墨表　萬壽祺
硯紀　程瑤田
說硯　朱彝尊
易經
經義考　朱彝尊
莊子
荀子
說文解字　許愼
羲皇編　漢靈帝

急就篇讀注音義　劉芳
四聲韻譜　沈約
說文解字韻　徐鍇
繆篆分韻　桂馥
說文字原　楊桓
說文古籀補　吳大澂
說文諧聲譜　張惠言
說文小識錄　錢泳
字林　呂忱
愙齋字說　吳大澂
書學正韻　楊桓
六書統　楊桓
六書泝源　楊桓
六書通　畢宏述

六書正訛 周伯琦
字學源委 謝林
字學源流 王纘賢
文字志 王愔
古今文字 江式
隸釋 洪适
隸續 洪适
隸辨 顧藹吉
漢碑隸體舉要 蔣和
碑版文廣例 王芑孫
篆隸考異 周茂蘭
六朝別字記 趙之謙
干祿書 顏元孫
續說郛 陶珽

列朝詩集 錢謙益
韓昌黎集
荊川集 唐順之
文毅集 解縉
東所文集 張詡
聞過齋集 吳海
家藏集 吳寬
叢竹堂稿 葉盛
日損齋稿 黃溍
古徵堂外集
蜀中詩話 曹學佺
漁洋詩話 王士禛
榕城詩話 杭世駿
隨園詩話 袁枚

藥欄詩話
雪橋詩話　楊鍾羲
瓠廬詩話　沈濤
寄心詩話
靜志居詩話　朱彝尊
北江詩話　洪亮吉
楹聯叢話　梁章鉅
廣陵詩事
常熟文獻志
松陵文獻　潘聖章
清源文獻　歐大任
全蜀藝文志　楊慎
雲間志略　何三畏
雲南通志

八閩通志
閩書
毗陵志　孫偉德
姑蘇志
蘇州志
松江志
永平府志　張廷綱
八旗通志
常州志
長沙志
湖廣志
寧波志
杭州志
括蒼志

吳縣志
崑山志
紹興志
山陰志
華亭志
沙縣志
錢塘縣志
興化縣志
宜黃縣志

祝嘉著作一覽

書名	出版
書學	正中書局出版
愚盦書話	南京萃文書局發行
書學史	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書學格言	上海教育書店出版
祝嘉書學論叢	未出版
愚盦碑話	未出版
文字學	未出版
軍國民詩話	商務印書館出版
杜詩醇	未出版
病詩	未出版
金石學	未出版
博物館學概論	未出版